

屈居人下

Beneath the Underdog

屈居人下

一位音乐人由他本人讲述的世界

Beneath the Underdog

His World as Composed by Mingus

查尔斯·明格斯 著

内尔·金 编

Charles Mingus · edited by Nel King

卡农盖特 · 爱丁堡 · 纽约 · 墨尔本

1995年由英国卡农盖特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爱丁堡高街14号 EH1 1TE

1971年由阿尔弗雷德·A·诺夫公司首次在美国出版

本版于2005年出版版权所有©查尔斯·明格斯和内尔·金，1971年
序言版权所有©理查

德·威廉姆斯，1995年保留所有权利

大英图书馆出版编目数据

如需此书的书目记录，可向大英图书馆索取。

ISBN 184195 570 1由帕林普塞斯特图书制作有限公司（位于斯特灵郡
波尔蒙特）排版

由英国圣艾夫斯的 Clays Ltd 印刷并装订

我要向内尔·金（*Nel King*）表达深切的谢意，她为编辑本书付出了长期而艰辛的努力，而且她可能是唯一能胜任此工作的白人。

此外，还要感谢 *Knopf* 出版社的 *Regina Ryan*——她听说了

我的书，特意来找我，并负责

目录

引言	1
正文	9

引言

——理查德·威廉姆斯

在查尔斯·明格斯的音乐中，暴力与温柔交织得如此紧密，这在音乐史上实属罕见。作为贝斯手、作曲家和乐队领队，他是二十世纪美国音乐界的一代巨擘。换言之，再没有哪种音乐能像他的作品那样，如此直接地表达、如此精准地反映人类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对于那个在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受“垮掉的一代”哲学熏陶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来说，有三位音乐英雄：即“三个M”——迈尔斯、蒙克和明格斯。这三位不可一世的天才组成的铁三角，其现代爵士乐似乎在倡导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各自在作品中注入了如此强烈的个性，以至于这种特质至今仍以某种稀释的形式，延续在无数小号手、钢琴家、贝斯手和作曲家的作品中。但不可避免的是，鉴于爵士乐的本质，作为一种鲜活、不断演变的艺术形式，他们的音乐已随他们离世而消逝。你可以像迈尔斯·戴维斯那样吹奏小号，可以在钢琴上弹奏蒙克那些角度诡谲的旋律，也可以召集一群铜管乐手演奏明格斯那些炽热、抒情且多声部的主题；但

这一切都无法让他们重获新生。

在这三人之中，查尔斯·明格斯或许是当今听众最不熟悉的一位，这大概是因为他的职业生涯如同他的音乐一般支离破碎、杂乱无章，而他的音乐却始终如一地展现着世界的混乱，以及其中蕴含的残酷与美丽。内向的蒙克让世界主动向他走来，而而精明的戴维斯则利用世人的弱点与虚荣，倔强的明格斯却每场战斗都正面迎战，不顾周全，甚至不顾自保。而且，既然当时爵士乐还被视为娱乐产业的一部分，他的这种不妥协态度，对那些签发支票的大亨们来说，简直是令人厌恶的。

然而，岁月流逝反而巩固了他在爵士乐团创作大师中的地位，与杰利·罗普·莫顿、弗莱彻·亨德森、杜克·埃金顿和吉尔·埃文斯并驾齐驱。对于那些身着笔挺西装、对精心抄录的乐谱进行严丝合缝解读的后现代主义者而言，明格斯作品中那不拘一格的风格与狂放不羁的激情，无异于一记刺耳的斥责。当我们聆听那头在《HogCallin'Blues》中翻腾的众首怪兽，感受《Jump Monk》浑厚饱满的摇摆律动，或是《Ysabel's Table Dance》中那狄俄尼索斯式的漩涡时，我们会发现一种涵盖了爵士乐各个阶段的音乐——原始、主流到超现代，形成一种无缝的统一体，使“原始”、“主流”等术语以及“超现代”等概念，还有这些概念所承载的种种预设，转化为毫无意义的批评术语。

这些音乐家最可贵之处在于，他们的音乐之所以如此独具匠心，正是因为他们的人生本身就独具匠心。戴维斯的

自传是几部令人满意的爵士乐手第一人称回忆录之一（其他还包括汉普顿·霍斯的《Raise Up Off Me》和阿特·佩珀的《Straight Life》）。但明格斯的《Beneath the Underdog》却是独一无二的。这部自传写于六十年代初，却直到 1971 年才出版，且出版版本从原稿（长度至少是现版的三倍）删减至 365 页。这部引人入胜的作品融合了高度主观的回忆与痛苦的自我剖析，通过……一种文学手法，使其更接近迈克尔·翁达杰那部以诗意笔触描绘传奇人物生平的著作《穿越屠杀》..·第 111 卷新奥尔良小号手巴迪·博尔登的生平，而非传统自传的叙事手法。但小查尔斯·明格斯的一生几乎从未循规蹈矩，这从他父母的背景便可窥见一斑。他于 1922 年 4 月 22 日出生在亚利桑那州诺加莱斯的一处美军基地；他的母亲哈里特——一位英国男子与中国女子的女儿——在生下儿子不到六个月后，便因心肌炎去世。他的父亲查尔斯·明格斯中士——一位黑人农场工人与瑞典女子的后代——在妻子去世后光荣退伍，带着全家搬回了洛杉矶。毫无疑问，这种复杂的血统造就了小查尔斯对世界模棱两可的看法，正如《Beneath the Underdog》那令人难忘的开篇乐句所表达的那样，这首作品以惊人的大胆表达了一种身份危机，其影响远超出个人层面。明格斯的继母玛米引导他接触音乐，既有欧洲古典音乐，也有圣洁教会的唱诗——后者通过基督教的视角融入了非洲的传统。这形成了某种艺术上的关联，无论他是否接受，抑或有时甚至完全否定，这种关联都深刻影响了成年后的所有作品。他的姐姐们演奏小提琴和钢琴；继

兄学习古典吉他，而查尔斯则先是演奏长号，随后改学大提琴（曾作为洛杉矶青少年爱乐乐团成员登台演出），最后转而演奏低音提琴。作为四十年代的一名初出茅庐的音乐人，他曾活跃于喧嚣的中央大道——那里堪称洛杉矶版的纽约52街——并与查理·帕克、德克斯特·戈登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等巨匠同台演奏。1942年，他曾随阿姆斯特朗巡回演出，但后来因阿姆斯特朗对白人演艺圈的妥协态度而深感失望，最终选择退出。本世纪中叶，他的音乐风格开始逐渐成型，当时他录制了首张这些录音，有时以“明格斯男爵与他的交响乐团”这一别具一格的名义发行，显然是对他偶像杜克·埃灵顿的致敬。迈尔斯·戴维斯曾在四十年代中期与查理·帕克一同在西海岸逗留期间，短暂地参与过明格斯的乐团，他说：“明格斯‘他是个疯疯癫癫、古怪离奇的人，我从来没弄明白他当时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他曾试着向我解释过一次，但我觉得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那句话的含义。不过明格斯做事从不半途而废。如果他要出洋相，那他定会比任何人都做得更彻底。明格斯或许有些疯癫，但他确实超前于他的时代。”在五十年代初期，明格斯偶尔也会在别人的乐队中演奏（最值得一提的是与精湛的雷德·诺沃三重奏合作，以及1953年在多伦多梅西音乐厅与帕克和迪兹·吉莱斯皮共同参加的那场著名音乐会——他当时为自己刚起步的唱片公司录制了这场演出的音频），但他正朝着作为自己乐团领队、致力于毕生事业的方向迈进。不久，他开始用“类型爵士工作坊”来描述那种融合了埃灵顿风格、比波普、福音音乐，

甚至一度还借鉴了欧洲音乐元素的音乐。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外来的借鉴逐渐淡去，到了五十年代末，《直立猿人》(Pithecantropus Erectus)、《海地战歌》(Haitian Fight Song)和《东海岸之旅》(East Coasting)等作品表明，他的音乐理念已日趋清晰。六十年代诞生了一系列经典专辑——《Blues and Roots》、《Ah Um》、《哦，是的》、《蒂华纳情调》、《明格斯王朝》、《查尔斯·明格斯呈现查尔斯·明格斯》、《黑圣徒与罪人》等，以及来自爵士画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蒙特雷爵士音乐节的现场录音——在这些作品中，他为萨克斯手沙菲·哈迪、布克·厄文、罗兰·柯克和埃里克·多尔菲，以及小号手克拉伦斯等杰出的独奏家设计了极具想象力的编曲。肖、长号手吉米·克内珀、钢琴家B·G·埃文斯和霍勒斯·帕兰，以及鼓手丹尼·里士满，他们在构思音乐方面与埃金顿不相上下，能够完美平衡乐团的整体架构与每位乐手的个人声部。在他去世前的十年间，他时而仍会创作出更多杰作，但正是这些专辑——收录了《再见，猪皮帽》《致公爵的公开信》《教士们》《周三晚祷告会》《她的裙子先是橙色，后是蓝色丝绸》以及《FoA 形式第 1 号》等作品——奠定了他的声誉。

当然，他是个麻烦人物。大麻烦——甚至对那些最爱他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他脾气暴躁是出了名的，而且绝非总是令人发笑。他曾一拳打在克内珀的嘴上，不可原谅地毁了这位忠实的长号手的气嘴，从而影响了他的谋生能力。六十年代初，当迪兹·盖斯皮搞那场恶搞总统竞选时，他提名杜克·

皮纳恩担任国务卿，迈尔斯·戴维斯担任中情局局长，马克斯·罗奇担任国防部长，马尔科姆·X担任司法部长，而明格斯则担任和平部长——“因为他能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更快地把你脑袋劈开一块”。据迈尔斯·戴维斯所言，“他绝不向任何人低头”。而我欣赏他这一点。很多人受不了他，但又不敢当面惹他。我以前就敢。他个头那么大，我一点也不怕。他是个和善温和的家伙，除非有人招惹他，否则绝不会伤害任何人。不过，要是招惹了他，那可得当心了！”他还有一股足以媲美任何摇滚巨星的自毁倾向，有时会通过一系列古怪且不合情理的最后一刻要求，让精心筹备的音乐会演出彻底泡汤。

他的视野如此开阔，以至于他自己的器乐作品的重要性常被忽视，尽管其他低音提琴手并非如此——他们深知，他正是吉米·布兰顿、奥斯卡·佩蒂福德与现代派之间的纽带，这位精湛的技艺并未阻碍他为低音提琴赋予了人声般的表现力：他的前奏堪称传奇，音色如阿姆斯特朗的小号般充满表现力，乐句以一种充满弹性的节奏向前推进，绝不容许懒散的独奏者敷衍了事。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的风格变得更加圆润，但依然与包括次中音萨克斯手乔治·亚当斯、钢琴家唐·普伦和小号手杰克·沃拉思在内的乐队合作，创作出许多杰作。七十年代初，古根海姆奖学金的资助促使他时隔多年首次为大乐队创作，由此诞生了一张引人入胜的专辑《让孩子们听音乐》。而在另一端，1973年于纽约爱乐音乐厅的一场音乐会上，他与资深次中音萨克斯风演奏家吉

恩·阿莫诺的二重奏，几乎定义了布鲁斯音乐的精髓。当他与歌手琼妮·米切尔展开合作时，他已是九十高龄；1978年6月，他与迪兹·吉莱斯皮、伊利诺伊·雅克、斯坦·盖茨、奥内特·科尔曼、马克斯·罗奇和德克斯特·戈登一同作为卡特总统的贵宾，出席了白宫草坪上的爵士野餐会，当时他已坐轮椅。当总统走过来拥抱他时，明格斯流下了眼泪。他于1979年1月5日在墨西哥的库埃纳瓦卡去世。当时他前往那里拜访一位灵性治疗师，希望能治愈自己的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俗称卢·格里克病，以著名纽约扬基队棒球运动员卢·格里克命名）。他的遗孀苏·明格斯飞往印度，将他的骨灰撒在了神圣的恒河上。“我是查尔斯·明格斯，”他在六十年代初写道，“一半黑人，一半黄种人——既不够黄，也不够白，无法被当作纯黑人，却又不夠浅，无法被称为白人。我自称是黑人。我是查尔斯·明格斯——对我来说，我什么都不是。我是查尔斯·明格斯，一位著名的爵士乐手，但名气还不足以养活自己在社会上，也就是在美国，我的家乡。说实话，我甚至无法靠作为黑人音乐家所获得的名气来养活家人。我是一个生于印第安领地的人，那片土地被白人——或者说那些无形之皮、透明之皮的人——所征服，他们杀戮掠夺，只为将这片土地据为己有，留给子孙后代。查尔斯·明格斯是一位音乐家，一位混血音乐家，他演奏得优美，也演奏得丑陋；他演奏得动人，也演奏得阳刚；他演奏得阴柔，也演奏得刚毅；他演奏音乐，也演奏aP音，响亮、沉闷、未曾听闻的声音，声音，声音，声音……”“明格斯是另一番景

引言

象，兄弟，”迈尔斯·戴维斯在他的书中写道，“一位纯粹的天才。我深爱着他。”

正文

“换句话说，我就是三个人。其中一人永远伫立在中间，漠不关心，泰然自若，静观其变，等待着被允许向另外两人表达他所见的一切。第二个人则像一只受惊的动物，因害怕被攻击而主动发起攻击。还有一位过度温柔的人，他将他人引入自己内心最神圣的殿堂，任人侮辱、任人欺骗，不看合同就签字，被人说服去干廉价甚至无偿的工作；当他意识到自己遭到了什么对待时，他恨不得毁掉周围的一切，包括自己，只因自己如此愚蠢。但他做不到他只能退回自己的内心深处。”“哪一个是真实的？”“它们都是真实的。”“那个静观其变的人，那个因恐惧而发动攻击的人，以及那个渴望信任与爱却在每次遭遇背叛时都选择退缩的人。明格斯一、二、三。你想让世界看到的是哪一个形象？”“我管世界怎么看，我只是想弄清楚该如何看待自己。我无法改变他们全都反对我——不愿我成功的事实。”“谁不想呢？”“那些坐在豪华办公室里的经纪人和商人，竟敢对像我这样的黑人说，我因为认为我们应该分得。音乐人遭受的种族歧视，和街上任何一个黑鬼一样，而那些……那些……嗯，那些权贵们，就想让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下去。”

“查尔斯，我知道你说的‘他们’指的是谁，这真讽刺。难道你不记得你说过，你找我不仅因为我是心理学家，还因为我是犹太人？所以才能理解你的问题吗？”

“哈哈！你真有意思，医生。”

“啊，你又哭了。来，擦干眼泪，明格斯，别跟我扯淡。”

“哈！现在轮到你骂人了！”

“骂人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专利。别跟我扯淡。查尔斯，你是个好心人，但你说的这些话里掺杂了太多虚构和幻想。比如，根本没人能像你声称的那样，一晚上做那么多次爱。”

“他怎么可能做不到！也许我确实夸大了些事情，比如举重之类的，因为我真的不知道那些杠铃有多重，但除了另外两个家伙，没人能举起来，而且他们的脚都陷进地里了！”

“你在转移话题，老兄。我问的是那些墨西哥姑娘的事。你为什么这么执着于证明自己是男人？是因为你会哭吗？”

“我比任何肮脏的白人婊子都更像个男人！我确实“一夜搞了二十三个女人，连老板娘都算在内！我其实并不喜欢那样——我这么做是因为想死，指望能因此送命。但从墨西哥回来的路上，我还是觉得不满足，于是停下来……”

“继续说……，你不好意思吗？”

“是的，因为自己手淫的感觉比跟那二十三个肮脏的婊子在一起还要爽。她们不爱男人，只爱钱。”

“你怎么知道她们爱什么，查尔斯？来，擦干眼泪吧。”

“见鬼。去他妈的。连你也是个唯利是图的家伙！”“那别付我钱。”

“哦，我懂你的心理！你知道吗，你说这话反而让我更想付你双倍的钱。”

“不，我不要你的钱。你是个病态的人。等哪天你觉得我帮到你了，给我买条领带什么的。我就不再叫你‘狡辩家’了。重要的是你要停止自欺欺人。刚才你说你是皮条客。跟我说说吧。你是怎么干上那行的？”

“医生，你为什么从来不让我躺在沙发上？”“你总是选椅子。”

“我觉得你不让我躺沙发，是因为我是有色人种，怕你的白人病人会介意。”

“哦，查尔斯·明格斯！你可以躺在上面、踢它、跳上去、爬上去、钻到下面、把它翻过来、把它弄坏——然后付钱买下它，”

“老兄，你疯了！我要救你。”“你没受过救人的训练。我有。”

“我真的会救你。你信上帝吗？”

“信。”

“像个鬼怪一样？”

“这个我们稍后再谈。回到正题，你那曾经臭名昭著的职业。”

“是啊，医生，我确实试过当皮条客，但我没能真正混下去，因为我并不享受那些姑娘给我赚来的钱。我还记得我认识的第一个姑娘——辛迪。她床垫底下藏着一叠钞票。博博嘲笑我，因为我没拿走那钱他说我根本不懂怎么管妓女。”

“如果你不要钱，那你到底想要什么？”“也许只是想看看我能不能做到其他

皮条客那样做。”

“那种感觉几乎无法解释——当你你还是个孩子，而那些大老爷们又回到了街区。他们摆出架子，甩动表链，开着崭新的凯迪拉克和劳斯莱斯，穿着昂贵的定制西装。这简直就像是其中的一员当上了美国总统一样。当一个年轻有为的小伙子挺身而出，证明自己才是老大时，这就叫“出人头地”。“这就是我出身的地方所说的——证明你是个男人。”

“那当你证明了这一点，你想要什么？”“只是想玩音乐，仅此而已。”

“我在杂志上读到过关于你的报道。你没跟我说过……”“你以前可是个大名鼎鼎的音乐家呢。”

“那根本不算什么。那是那些掌控我们的人玩的把戏。他们让我们出名，给我们冠上头衔——什么‘某某之王’、‘某某伯爵’、‘某某公爵’！反正我们死的时候还是身无分文——有时候我觉得，我宁愿去死，也不愿面对这个白人世界。”

“我们正在取得进展，查尔斯，但今天大概就到此为止吧。”

“我想跟你聊聊法茨——昨晚我又梦见他了。”

“行。先放着，下次再说。再见，查兹。”

“再见，医生。”1924年4月22日，小宝宝刚满两岁，当时住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瓦茨市东108街1621号。

他完了——头在橱柜的棱角上被劈开了一道大口子那

是从“好意商店”淘来的、老式二手白人家庭传下来的卧室套装里的梳妆台。我当时没意识到那个小家伙有多重要。大家都慌了手脚。自从他出生以来，我第一次站在他身旁，和妈妈以及他的两个姐姐格蕾丝和薇薇安一起站在他身旁。格蕾丝尖叫着：“宝宝死了！宝宝死了！哦，主耶稣！我弟弟走了！”爸爸来了！他正俯身看着那个可怜的、失去意识的小宝宝。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就连爸爸也惊呼道：“天哪，他快死了！妈妈，快拿些冰来，用干净的布包好，把他裹紧，把他的头抬高一点，这样血流得就不那么快了，我们得赶紧送他去医院！维维安，快祈祷！格蕾丝！妈妈！我们大家都要祈祷！”“哦，主啊，救救我的孩子！”爸爸开着雪佛兰轿车，以最快的速度驶向瓦茨市中心第 103 街的诊所。一路上，他们都在祈祷、哭泣，恳求上帝救救宝宝。护士一看情况，便急忙把他送进手术室。“明格斯先生和夫人，我会尽我所能，”医生说，“但他情况危急。”“上帝保佑我们！哦，主啊，别现在啊！”但尽管他们对那个叫“上帝”的家伙如此虔诚，宝宝却毫无反应。我决定进屋取暖，先顶替一下，直到他能恢复过来。当我爬上放着宝宝的那张白桌，把自己化作他左眼上方那个大洞时，似乎没人注意到。为了安慰大家，我深吸一口气又呼了出来，宝宝也发出了自那天早上格蕾丝挠他肚子挠到疼以来，他发出的第一声尖叫。医生收下了大家的道谢和赞誉。“别担心，过个把星期他就会完全康复。他失血过多，当然还需要拍个 X 光片，说不定有骨折或脑震荡。明天早上再来吧。”

当那家人准备离开时，我也正要起身，但小家伙此刻紧紧抓着我，仿佛要拼命抓住生命，于是我留下来陪着他，从那以后我就一直陪在他身边。宝宝虽然个头很小，但骨架大，肩膀和臀部都显得格外宽大。他脚内八字，双腿微弯，整天跑来跑去、玩个不停，正是这个家庭梦寐以求的男孩。他也会发脾气，闹腾、蹦跳——周日，在圣莫尼卡的海浪中戏水，大家紧盯着他，喊着别游得太远。草地上放着一个大野餐篮，冷鸡肉里夹着些许沙粒，却比家里的味道好得多。他有几件玩具，喜欢水生昆虫，还把蚂蚁装在瓶子里养。而这一切——不是其中几个，而是所有——他所见到的那些漂亮的小女孩，他都瞬间。

然而，我却为这个小家伙感到难过。他们说爱他，但那种爱就像对待小狗一样。他正在成长为一个独立的人，却无人察觉。他们会戳戳他，说：“这酒窝多可爱啊！”他脸颊会变得更红，内心却满是沮丧，因为他还不会说话，无法提出严肃的问题。尽管如此，他被严密地保护着，远离外界，以至于只要在宽阔的后院围栏外独自待上一秒，他便会彻底不知所措。

有一天，我发现贝比其实挺有主见的。邻居里有个脾气古怪的老夜班看守，名叫戴维斯先生，他曾抱怨过贝比那只心爱的狗巴斯特总在自己那只雌性梗犬周围嗅来嗅去。就在那个糟糕的日子里，戴维斯先生翻过篱笆冲着妈妈喊道：“你家那条狗刚被车撞了！”“最好过来把它带走。”我为我的小家伙感到骄傲。他曾亲眼看见爸爸用猎枪把鸟儿从天上打下来，

所以他心里明白，他知道，是戴维斯先生开枪打死了巴斯特。他气得发狂——他想拿爸爸的猎枪去杀死戴维斯先生的那只母狗！但我安抚了他，告诉他要保持沉默，等爸爸回家后，正义自会得到伸张。于是，宝宝便静静地等待着想看看爸爸会不会拿他的步枪去射杀戴维斯先生。但爸爸似乎根本没注意到可怜的巴斯特脖子上的那个弹孔。他在后院挖了个漂亮的坟墓，宝宝在上面放了鲜花，这就是他那只脏兮兮的小白狗的最后归宿。宝宝哭了，但爸爸只说：“儿子，上帝会照顾好一切的。”又听到那个“上帝”的名字了吗，宝贝？哦，是的。宝贝默默祈祷，希望上帝能以某种极端的方式惩罚戴维斯先生。但宝贝一天天长大，戴维斯先生却安然无恙，完全没出什么事——除了他似乎察觉到了宝贝心中的仇恨与轻蔑，开始带着怨恨的目光盯着我的儿子，还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拿他个头大、笨拙又笨拙说笑。我儿子从不言语，但每天练习音乐的四五个小时里，他总在想着戴维斯先生。很久以后，当他十四岁在图书馆读到一本关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书时，他不禁想：弗洛伊德小时候是否也认识过一个叫戴维斯先生的人。我儿子四岁了，上学第一天感觉很奇怪，他紧紧攥着妈妈的手，蹬着他那双罗圈腿小跑着，又因为内八字脚绊绊磕磕地，朝校长办公室走去。一个满身自卑感的棕色皮肤小家伙，就这样踏上了去幼儿园的旅程，准备在那里培养出更多自卑感。路过的孩子们都哄堂大笑，他分不清笑的是他，还是他的母亲——母亲为了这个场合，特意脱下了工作服，换上了那身“周日去教堂”的盛装。他曾无意间听到爸爸

说：“把那该死的鼻烟从嘴里拿出来！别穿得这么邋遢。“你连猪都不配回家见到！”这话肯定是真的，爸爸可是仅次于上帝的存在，甚至有时还会告诉上帝该怎么做：“该死！”他气得够呛时就会这么说。平日里，妈妈在后院翻地，种下玉米、种下西红柿、四季豆和洋葱，清理关着上百只母鸡和公鸡的鸡舍，捡鸡蛋，修补围栏，修剪和浇灌草坪，擦洗并拖地，做饭和洗碗，缝补孩子的衣服，给女孩们做裙子，并用膝盖上方系着松紧带的大号黑色灯笼裤遮住她们光溜溜的屁股。这些奇怪的小家伙们真的在嘲笑他的母亲吗？在他看来，她很美。周围的喧哗、争吵和尖叫让他感到困惑，但他紧紧抱住母亲，没有哭。科里克夫人，那位又胖又白的大块头女校长，个头不到五英尺，穿着一件短小利落的小裙子，裙摆向下展开，露出了她的双腿，那双腿的形状就像是乡村集市上那种获得蓝丝带奖的大号火腿。她的胸脯就像两个被绑住的白冬瓜。她看起来比一头牛还要大！她的脸胖得像圣诞老人一样，洋溢着喜悦，而且总是不知为何地脸红。我儿子不禁怀疑，她是不是全身都红扑扑的。于是查尔斯开始上学了，他与外界的磨合也随之开始。我希望他知道他并不孤单，我将一生陪伴在他身边，所以从那天起，我更加努力地与他沟通。这似乎很难——也许我等待得太久了，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思维模式。有一天，他偷了东西。他去上学的路上就把午餐吃光了，课间休息时他去了衣帽间，我看见他正在吃一个不属于他的三明治。中午时分，另一个小孩子开始哭泣，我仔细看了看查尔斯那副心虚的表情。我因此事责备了他，他也听

进去了。他发誓，只要他活着，就再也不会拿任何东西了。就在这时，他听到有人叫了他一个陌生的名字。当时他正在沙坑里玩耍，把温热的沙子往裤子里倒，因为那种感觉太舒服了。他被猛地拽了一下被老师从抽屉里揪了出来。“性变态！”她喊道。他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很快便听到了更多关于此事的议论。那个小女孩名叫比尤拉·克莱蒙斯，那天查尔斯甚至都没注意到她，更别说偷看她的裙底了。况且，在家里他见过姐妹们在浴缸里的样子，比尤拉的裙子底下能有什么和格蕾丝、薇薇安不一样的呢？午休时，他坐在长凳上，从校舍拐角处偷窥，盯着女孩子们抛媚眼。突然，拼写课老师平克汉姆夫人把他拽起来，扇了他一巴掌，随后逃学督导员揪住他的耳朵，一路把他踹到胖校长的办公室。“科里克夫人，”他得意地说，“我们抓到他在偷看“把比尤拉·克莱蒙斯的裙子掀起来！这孩子这次肯定得被送到博伊尔高地去了。”博伊尔高地是一所收容行为异常和顽劣儿童的学校。“卡夫先生，麻烦您下去接明格斯夫人，”胖校长说道，“我们要彻底杜绝这种事。你这小混蛋，查尔斯！”我儿子想起今天是他爸爸的休息日，脑海中便开始想象自己的葬礼。最近爸爸动不动就拿皮带抽人，有时甚至会因为一些他根本不明白的事打他，比如涉水回家时让靴子里进了水……大雨过后，积水在排水沟里漫溢——尽管他一直很小心，却不知是怎么发生的。有时会挨两顿打，一顿是妈妈用柳条抽打，另一顿则更惨，是爸爸用对折的皮带抽打。他一想到尿床会受到的惩罚，就感到恐惧。有天晚上爸爸警告过他，第二天早上妈妈

一大早就溜进房间，低声说：“起来，儿子，去尿尿——你不想让爸爸打你吧，你知道他说过什么！”但她来晚了，查尔斯已经开始哭了。卧室门猛地蹭开，爸爸像上帝的怒火般闯了进来。他挥舞着皮带和拳头，打得比平时更狠，而查尔斯正祈祷着隔壁的海恩斯太太能像往常一样听见并喊道：“别再虐待那些孩子了，否则我要报警！”但这次她大概睡得很沉。黎明时的殴打持续了好几个月，后来甚至到了连我儿子都懒得醒来的地步。爸爸虽然揍他的身体，但那孩子早已不在里面了——他已经跟我一起待在外面，等着这场折磨结束。他想方设法要挫败这对糊涂的父母，比如把床单的底层换成顶层，指望能靠身体的热量把它弄干。有时当爸爸雷霆般咆哮着“他尿床了吗？”，身为“官方尿床检测员”的妈妈便会伸手掀开被子，摸摸他那件长长的老式睡衣是否潮湿。她心疼查尔斯，便轻轻拍一下他的屁股，说：“我觉得他应该没事的，爸爸。”一天早晨，我的儿子睁开眼睛，只见父亲正把一瓶消毒液在他鼻子底下晃来晃去。“幸好你没尿床，小子！看见这瓶来苏尔了吗？下次我可要把这玩意儿拿去直接烧掉！”这番话像冰锥般刺入他的心底，在漫长的岁月里萦绕不去。每当他在凌晨时分起身，不得不多跑一趟卫生间，只为缓解那些在童年时期未受妥善照顾而受损的肾脏带来的不适。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查尔斯央求我带他离开，带他脱离自己³，让他死去。当我拒绝后，他不再相信我，开始向耶稣基督祈祷，求他唤醒自己，以免父亲烧死他；如果这做不到，就求他带着天使将他接上天堂。于是，我整夜守在他身边，直到清晨，

我拉了拉他，说：“醒醒，查尔斯！”他睡眼惺忪地猛地坐起，伸手在床底下摸便盆。有一次他因太匆忙，竟把鞋子当成了便盆，便感激涕零地对着鞋子小便，同时高喊：“谢谢你，耶稣！”于是早晨的殴打就此停止，查尔斯确信耶稣听到了他的求救。此后，他凡事都向耶稣祈求。当乌夫先生和他的父母走进胖校长的办公室时，他正战战兢兢地祈祷着。他父亲直视着他说：“听着，儿子，我不希望你对我撒谎——如果你撒谎，我就永远和你断绝关系。这位先生告诉我，你偷看某个女生的裙底。如果你说实话，我就不打你。那个女孩在哪里？”“贝拉就在这儿，”科里克夫人说道。“我儿子是不是想偷看你的裙底？”“是的。我当时正在单杠上荡秋千，而他躺在长凳上，偷看我的裙底，这是平克汉姆太太说的。“孩子，我进来的时候你为什么在哭？”“平克汉姆太太在打我，‘平克汉姆太太到底是谁？’拼写课老师。”“你的嘴唇和左眼怎么了？”“卡夫先生踢我上楼梯时撞到我了。”“我才没干那种事！”卡夫先生说道。“不，他确实做了，孩子们都看见了，”比尤拉突然说道。明格斯先生把大家带到外面，来到案发现场。他让贝拉爬上单杠。接着，他让旷课督导员躺在长凳上，然后是那个胖校长，最后他自己也躺了下去。他越发气急败坏，从长椅上站起来时对库%先生吼道：“现在，你这红脖子混蛋，说我是骗子，像对待我那小儿子那样揍我一顿吧！因为从这儿连她的人影都看不见，更别说窥视她的裙底了！你这下流垃圾，浪费我的时间把我叫到这儿来！”“再敢碰我儿子一下，我就把你踢遍整个瓦茨县！”妈妈哭喊道，“爸爸，你自己也知

道你这脾气！你已经证明你是对的。咱们还是体面点，回家吧。”那件事发生没多久，一个名叫霍阿查的、性格活泼好动的小墨西哥女孩向他展示了他们可以……他们把厚厚的涂色书竖在课桌上挡住老师的视线，互相亲吻、牵着手。他很享受这一刻，但有一天，她眼神闪烁地低声对他说，让他请假去那个女孩去的地方等她，这让他感到困惑！当她来的时候，她把他拉进一个隔间，锁上门，站在马桶座上，撩起裙子，褪下内裤，让他亲吻她。你知道我儿子怎么做的吗？他爬到她身边，亲了亲她的脸颊，暖暖地说：“我也爱你！”然后就回了教室。

有一天，霍阿查没来上学，而且再也没回来过。查尔斯非常担心，在墨西哥人聚居的街区里四处奔走，不停地问：“霍阿查在哪里？霍阿查在哪里？”大家说她搬走了，那天晚上，他带着破碎的心回了家。我安慰了他，并提醒他还有其他他喜欢的女孩——伊芙琳、卡罗琳、胡安妮塔、杰奎琳、洛伊丝、玛丽安……但查尔斯一直思念着霍阿查，直到他遇见下一段爱情的那一天。今晚是《拇指姑娘的婚礼》的最后一次彩排。焦虑不安的父母们正忙着给孩子们安排角色、配对。老师们都兴奋不已——奥内菲尔一家同意让他们的儿女加入游行队伍了！姐妹俩正为伯纳德尖叫不已——他英俊潇洒、才华横溢，活脱脱就是他父亲奥内格警官的翻版。查尔斯却孤零零地站在一旁。对于一个普通七岁的唐璜来说，事情有点儿棘手。大家都在忙忙碌碌地讨论谁看起来和谁搭档都行。在所有的排练中，他甚至都没有搭档。这个叫伯纳

德的小子是谁？他心想，感觉自己有些格格不入。就在这时——他看到了玛丽安娜。天哪！丘比特径直从前门走了进来——一进门就掏出弓箭、手枪、左轮手枪和机枪，对着我那孩子查理的心、灵魂和身体狂射，他整个人，连最微小的细节都没放过！位于第 108 街 1600 号街区的格兰特礼拜堂第一非洲卫理公会教堂，终于蒙受了奇迹的恩典，这奇迹如同昨夜的月光般清晰。看啊，一位天使伫立在门廊——那神圣而美丽的景象，她牵着一位看似其母亲的女士的手，身旁站着一个酷似查尔斯的男孩。或许稍微瘦削些，仅此而已，只是稍微瘦削些。这姑娘！这小妞！天哪，光用“美”字可不足以形容她！两人的目光相遇并交织在一起。当心！一位戴着黑色头巾、爱发号施令的女执事正试图把她介绍给另一个舞伴！这招行不通。查尔斯和那位天使彼此凝视着，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互相注视。约翰逊太太看在眼里，便解决了这个问题。她把两人凑到了一起，两人都脸红心跳，浑身颤抖，望着舞池，仍能感觉到对方的目光直抵灵魂深处。哨声一响，游行队伍便启程了。他究竟何时、何地才能再见到她？她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都无所谓。查尔斯知道他一定会找到她。就是她了！再也不会遇到第二个了。彩排结束后匆匆赶回家，花了几个小时做准备，一遍又一遍地洗漱，练习走路，努力把脚尖向外撇以免内八字，努力让双腿不再像弓箭般僵直……今晚全家都要来，大家打赌查尔斯会比任何人——包括奥尼尔警官的儿子——都更光彩照人。他耐心地任由他们给他穿上燕尾服，系上那条大蝴蝶结。穿戴整齐后，他他溜

进卫生间，合上马桶盖，跪下来祈祷，就像客厅钢琴上方相框里那张主日学画卡上，耶稣坐在大岩石上的样子。他双手合十放在下巴下方，抬头望着洁白的浴室天花板。“亲爱的耶稣，求您让她爱我，求您了，亲爱的耶稣。”刚一念完“阿门”，母亲就喊了起来，她的声音起初很低，然后滑音般升高了一个八度左右。“查-鲁//斯！我们现在要走了！”爸爸也雷霆般地吼道：“快点，小子！”

格蕾丝笑逐颜开地夸道：“哦——，我有个多帅气的哥哥啊！”薇薇安抱怨道：“我真搞不懂这老掉牙的‘拇指汤姆’婚礼有什么用。天哪，我非得去不可吗？”妈妈警告道：“快点，你们都快点，不然爸爸要发火了。”

“我现在就气坏了，花了那么多钱买了那些该死的破布，结果还得买票才能进去！门票每张都得花一美元多，我亲儿子还在里面呢！我敢打赌，牧师肯定还会传奉献盘来收钱。”

当其他家人去取票时，格蕾丝带着查尔斯绕到侧门。大家依次排队，和自己的伴侣一起穿过旋转门，沿着过道走向那个将举行模拟仪式的微型讲坛。查尔斯已经向姐姐描述过那个天使的样子。当她看到那个小女孩时，不禁惊呼道：“哦，没错，你们就是天生一对！”“我弟弟查理喜欢你，小天使。你叫什么名字？”

你知道她是谁吗？她是奥尼尔警官的女儿！两人如痴如醉地凝视着对方的眼睛。

“好了，各位家长和孩子们！游行队伍马上就要开始了。不是婚礼参与者的都请出去！大家找好舞伴！”

格蕾丝走向前排，但查尔斯和玛丽安娜却像被施了魔法般呆立原地，连大人们的吆喝声都没听见。约翰逊太太轻轻推了推他们，让他们排进队列。现在请伴侣们上场！”她用那甜美悦耳的声音喊道，“查尔斯——来吧，孩子，搀着这位漂亮的小姑娘搀着，好让你们一起走下过道。”当他们坐在昏暗的大厅里等待时，没人注意到那双小巧的成人手正湿漉漉地交缠在一起，随着两人越靠越近，那双手也在微微颤动，紧紧相依。倘若这纯粹的爱意能永恒延续，我相信他们定能携手度过人生中的所有难关。其他孩子正忙着为游行做准备，只有约翰逊太太看到了这对刚出生的男婴和女婴，此刻他们正依偎在彼此怀中。她的脸上渐渐绽放出一个如月光般皎洁的笑容。她俯身帮玛丽安娜补了补口红，又擦了擦我儿子的额头，然后轻柔地吻了吻他们的脸颊。就在那一刻，这三个人明白了什么是爱，他们成了一个大家庭。查尔斯心想，如果能在教堂里遇到像约翰逊太太这样的人，那教堂一定是个好地方。他想起那个复活节的寻蛋游戏——彩蛋全都不见了，跑得最快的孩子们把它们全找光了。他失望地转身准备回家。但约翰逊太太喊道：“继续找啊，小伙子！”“千万别放弃寻找。”“已经没有了，”查尔斯说。“瞧，查尔斯，他们并没有全找光！看，这里还有呢！兔子把三颗堆在一起了。老兔子还留下了好多彩蛋！”她把彩蛋塞进他手里。两人相视而笑，他跑向她，朝其他人喊道：“快来，孩子们！兔子还留了很多蛋呢！”一次又一次，她把手伸进那只老复活节兔子的口袋里，那只小兔子正往她宽大的围裙口袋里下彩蛋，而他把这些蛋

藏起来，让更小的孩子们去寻找。哦，是的，那天约翰逊太太把复活节兔子装在了口袋里，而今晚，她掌握了生命的秘密。门眶当一声打开。“别像娜伊德那样，宝贝们。挽起胳膊。玛丽安娜，把你的花束拿直点。沿着过道走。前进！”观众席顿时鸦雀无声。这些孩子虽是孩童，但此刻他们正以男女之身结为连理今夜的爱。校长们向查尔斯和他的小夫人致以祝贺。会众中爆发出阵阵笑声，当玛丽安娜跟随查尔斯走向男生那一侧时，笑声戛然而止，化作一声叹息。指导员们将他们分开，但查尔斯追了上去，加入了女孩们的行列。他听到姐姐低声说道：“这可不是《拇指汤姆》的婚礼——今晚真正要结婚的可是我哥哥。“来吧，哥哥，在这个美好的基督教之夜，娶你的玛丽安娜吧！”

琼斯牧师点了点头，假结婚仪式便开始了，查尔斯混在伴娘群中，紧紧依偎着玛丽安娜。福尔迪夫人用那架老式立式钢琴弹奏着引子，伯纳德·奥尼普——小拇指！——大步流星地走上过道，朝那座微型讲坛昂首阔步，气势非凡。走到一半，他突然停下脚步，一脸震惊，目光落在混在女孩们中间、紧紧依偎着姐姐的我的儿子身上，但他随即重拾仪态，超过了他的伴郎。小新娘、她的假扮父亲、一个拎着超长面纱末端的幼童，以及一个捧着装有两枚戒指的枕头的小不点，正沿着过道缓缓走来。但我的儿子和他的天使对此全然不觉。

仪式结束后，牧师发表了一段简短的讲道。斋戒盘被匆匆传开，待仪式结束退场时，人群中爆发出欢呼与笑声。父

母们四处寻找自己的孩子。这场模拟婚礼结束了。奥尼尔夫人和她的姐妹们匆匆奔向今晚唯一真实发生的事情。玛丽安娜的家人并没有严厉责备她，他们只是感到尴尬和羞愧，急着给她穿上外套带她离开这里。但那个高大、勇敢、肤色近乎白皙的奥尼尔警官却忍不住评论道：“我在想这小子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他是明格斯中士的儿子，”有人说道。“晚上好，奥尼尔下士，”爸

爸说。“哎呀，你好啊，查理。你还在当兵吗？”

c“不，下士，我已经不在军队里了。你还以为自己是白人吗？”奥尼尔军官没说话，爸爸接着说：“好好看看我的儿子和你女儿。他们俩都不可能像我们当年那样冒充白人。这给你换来的不过是军队的下士肩章，还有当交通指挥员时那双扁平足。醒醒吧，黑鬼。时代在变。”

“哎呀，老朋友明格斯，”奥尼格警官笑着说，“我看有一件事没变，那就是你那脾气。咱们别为孩子们操心了。这件小事他们迟早会忘的。”

明格斯先生有些尴尬。“嗯……嗯。咱们出去抽根烟吧，奥尼格。把孩子们交给女人们吧。”

玛丽安娜紧握着母亲的手，一边倒退着走向出口，她和查尔斯却每时每刻都在全神贯注地用彼此填满自己的双眼和灵魂——仿佛他们早已知道，再也不会像此刻这般亲密无间了。查尔斯八岁那年，父亲第一次问他想学什么乐器。他选了长号，因为那是他当时见过的唯一一件看起来有趣的乐

器——教堂的合唱团指挥扬先生在指挥瓦茨最大的非裔美国人合唱团时，吹奏的正是那支闪闪发光的乐器。查尔斯的梦想从西尔斯·罗巴克商品目录中选定，随后被装在木箱里送来，箱子用稻草和薄纸包裹着，乐器闪闪发光，随时可以开始演奏。杨先生同意教他，但在第一堂课上，他似乎很惊讶，因为这孩子连自己的“台词”都不懂，空格。他让儿子跟姐姐薇薇安一起学习基础知识，当时薇薇安已经开始参加钢琴演奏会了。姐姐教他的第一件事是高音谱号，他很快就学会了。他满怀期待地回到杨先生那里，迫不及待地想吹奏他那把漂亮的号，却因为不知道长号是用低音谱号演奏的而被骂笨蛋，又被送回了家。我儿子当时非常沮丧，从此再也没回去上课，只是独自在家拼命练习，直到爸爸受不了了，甚至没问他一声就把长号换成了小号——而查尔斯对这件乐器一见钟情。随后，阿森先生走进了他的生活。在瓦茨区，那些四处奔波的教师——他们自己未必精通音乐或受过良好音乐教育——挨家挨户地游说有色人种家庭，劝说他们为孩子购买音乐课程。阿森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四处奔波，从众多黑人家庭中每人那里收取区区几美元，而这些钱却支付了他自己在洛杉矶“仅限白人”区域的房租。他会教任何人演奏任何东西，哪怕只是看起来像乐器一样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是穷人乞讨来的、买的二手货，或是分期付款买来的。也许他连自己都没意识到自己在欺骗学生，但事实是，他根本没花时间传授良好音乐教育的基本原理。他那些短暂的课程必须能奏出令人满意的声音，以此向家长证明，他们的孩

子确实在这个能提升社会地位、赚取金钱的领域里学到了东西。于是，阿森先生绕过了那些即使是最有天赋的孩子若想真正学会读谱也必须掌握的要义，而家长们，一如既往，却在为孩子根本得不到的东西买单。阿森先生一眼就看出查尔斯能唱出乐谱上看到的音符。很好。他没费心去说出音符的名称，而是直接指给他看，在琴键上该按哪里才能发出那个音。这就像一个聪慧的孩子，虽然能轻松流利地发音节，却从未学过音节是如何组合的将音符转化为词语，再将词语转化为句法。我敢肯定，阿森先生当时根本没想到，他这种捷径方法竟然对爵士即兴演奏大有裨益——在爵士即兴演奏中，音乐家倾听的是自己发出的声音，而非将乐谱上的内容进行理性的转化，再转化为指法。阿森先生用简单的音阶和耳熟能详的曲调，一边拉着那把表面沾满松香、音色含糊、带着吉普赛风情的消音小提琴，一边数着拍子；查尔斯则尽自己所能凭耳朵跟上，他只知道那声音听起来是什么样，却对技术细节一无所知。他当时本应掌握的技能。我记得，大概就在那时，几个年纪稍大的男孩告诉他，可以在沃茨运河里不穿泳裤游泳，还有“小白姑娘们”也会光着身子下水！但运河里有小龙虾，这让他感到的恐惧，远胜于那件事带来的诱惑。为了不被当成胆小鬼，他硬着头皮跟那帮家伙去了，但没见白人女孩的影子——那里根本没有不带小鸡鸡的裸臀，而且他在那条又深又的运河里差点淹死。我帮他爬上岸，当他发现有人偷走了他崭新的鞋子和裤子时，我真替他感到难过。可怜的查尔斯只能拎着几根桉树枝回家，他心里清楚，

爸爸会先给他一记耳光，再让格蕾丝去厨房取那条挂在那儿等着他的皮带。当爸爸用那条对折起来、厚达四分之三英寸的皮带抽打孩子们时，最痛的不是皮带本身，而是握着皮带的那只拳头打下的重击。我想爸爸心里是清楚的。我觉得此时的他简直是个病入膏肓的人——病入膏肓，因在邮局度过的岁月而心怀懊悔（明明受过建筑师的训练），在许多方面都感到迷茫。他向孩子们灌输种族偏见——声称他们因为肤色较浅就比别人优越。当爸爸这么说时，格蕾丝深受伤害，她哭着抱怨说：

他教导说，她因为肤色最深，所以是家里地位最低的。在这些讨论中，妈妈会照着

镜子说，她曾因脸上的雀斑、那根纤细挺拔的鼻子和细小的脚，常被误认为是墨西

哥人。她认为自己有印第安血统。但孩子们记得，爸爸曾说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都

是脏兮兮的油头，头发里还长着虱子。这让人感到困惑。

那年，阅读课上最后一排，有个漂亮的爱尔兰小姑娘坐在洛姆对面。当他把手

伸到她座位边缘轻触她的腿时，她并没有拒绝——那时她正埋头看书，一脸严肃。

接着轮到他假装对课程深感兴趣，而她的小手则轻抚着他的大腿。

一个下午，他们约好放学后去她家见面

——“妈妈六点前不会回家的，”她说。她指给他看那栋

米色的大房子，它位于生菜

田的另一边，距离一英里，靠近第 103 街的野猫油井，紧邻着老消防局和警察局。

查尔斯扛着课本在田野里蹒跚而行，觉得很安全。人们会以为他像其他孩子一

样要去马厩，去看她父亲养的马。他蹑手蹑脚地走到后门，喊了她的名字。两个墨

西哥男孩——年纪比他大不了多少，但个头却大得多——打开了门。“滚开，黑鬼！”

贝蒂是我们的姑娘，我们可不想让什么

黑鬼在附近晃荡！”

这孩子吓坏了。爸爸早就警告过他，别跟街上那些“吠叫的小黑鬼”玩，可怎么

会……

他也是其中一员吗？那些油头粉面的人难道没注意到他的肤色较浅吗？

他第一次意识到，无论他的肤色是什么，在某些人眼里，他终究不过是个黑鬼。

一天之内既失去了女友又沦为“黑鬼”，这打击实在太大了。他几乎要哭出来，跑

回生菜地时，突然有三个高大的白人男子矗立在眼前，粗暴地在路边拦住了他。“喂，小鬼！你在这儿干什么？”“放学回家……”查尔斯勉强挤出这句话。“把这小黑鬼干掉吧，”红脸说道，“他溜进，还想强奸我们的妹妹！”强奸！他们在说什

么？贝蒂知道我们在学校干了什么吗？那算强奸吗？！查尔斯开始逃跑，但才跑了三步，那几个男人就抓住他，把他塞进了他们那辆脏兮兮的老车后座。他们把他按在地板上，红脸开着车直奔运河，把他踢下车，推倒在地。我儿子吓坏了——他们是要把他淹死在那儿，和螯虾待在一起吗？但既然他们只打了他几巴掌，我觉得他们只是想吓唬他——他老爸打起来可比这狠多了。我凑近他耳边低声说让他哭出来装可怜，我知道这会取悦这些火鸡脖子。“咱们来教教这脏兮兮的小杂种知道自己的老实！”猪眼说道。“余生咱们都要盯着你，你这狗杂种！”脏胖子说道。“要是再敢靠近白人姑娘，

咱们就割掉你小鸡鸡！”查尔斯开始哭泣，就在这时，两个黑人男孩——格里索姆兄弟——在暮色中沿着运河走来，他们刚结束捕虾活动，正准备回家。格里索姆兄弟在集市上干活。他们总是形影不离，在沃茨，没人比他们更强壮、更结实。他们瞥见了这一幕，毫不迟疑，布克·T.一把拎起“脏胖子”，把他摔向“红脸”，而他的兄弟沃森则把另一个白人打倒在地。“这个黑鬼强奸了我们的妹妹！”“猪眼”嚎叫道。格里索姆兄弟看着九岁的查尔斯，带着怀疑的笑容。随后，刚才短暂昏迷的红脸爬起来嚎叫道：“我要杀光这些黑鬼！”格里索姆兄弟咆哮着冲上前去，将这两个白人壮汉打得彻底昏迷。接着，他们护送查尔斯回家，并警告他绝不能对任何人说半句，因为布克担心他可能会……他把红脸扔到那些尖锐的岩石上，那些岩石似乎在他头上砸出了许多洞，从而杀死了他。

然而，那三个白人兄弟都活了下来，因此有一段时间，

格里索姆一家每天都会在第 103 街学校外接查尔斯，并护送他回家，因为他们预感会有麻烦。麻烦果然来了。有一天，差点爆发种族骚乱。贝蒂的兄弟们带着几个白人开到学校，大家都下了车。场面看起来不妙，于是他们立刻找来了德登兄弟（那俩整天互相扔一百磅重的土豆袋）和坦·布鲁——那可是你见过最凶神恶煞的年轻人。坦个头高大，乌黑如檀木，魁梧而俊美，整整二百七十磅的结实肌肉，身材活像魔术师曼德雷克的奴隶洛塔尔。除了橄榄球赛季——那是他唯一会去上学的时候——他平时都泡在史蒂夫的“比皮亚德理发店”。他以惊人的速度著称——穿着橄榄球服，他都能跑赢乔丹高中跑得最快的田径选手之一莫拉·约翰逊。

眼下双方势均力敌，塔克一家正

赶来的路上。坦·布鲁随即用他那酷到极致、时髦至极的腔调，非常礼貌地对白人说

道。“我建议诸位先生忘掉心中所想，回家去吧。因为我必须告诉你们，尽管格里

索姆家、德登家以及我们即将抵达的塔克家朋友都是风度翩翩的绅士，但我本人并

不喜欢拳脚相向，所以如果你们被推搡到我这边，我恐怕不得不出手制止。”

我不确定谁会赢，但坦·布鲁的外交手腕挽救了局面。不久之后，贝蒂和她的家

人搬到了北方，查尔斯一直都在想，如果他们在茼蒿田对面的那栋米白色大房子里

举行了那场从未发生过的会面，事情会变成什么样。

我的儿子不知道该如何向家人解释他

——那套明暗交替的套路其实全是胡说八道。因为只要你的血统里有一丝“黑人”的成分，在所有墨西哥裔、乡巴佬和同类人眼里，你就是个“黑鬼”——不管你是乌黑如炭，还是像我儿子那样黄皮肤，抑或是像爸爸那样有着淡褐色眼睛和金棕色头发、肤色苍白如最白皙的欧洲人，你最好认清这一点。

但既然爸爸似乎不明白这一点，查尔斯便祈祷，千万别在某个美好的傍晚，当格里索姆家、德登家和坦·布鲁正送他回家时，他们会碰面。因为爸爸可能会在无知中脱口而出：“我不是告诉过你，要离那些黑鬼远点吗？”尽管爸爸是错的，但我家这小子还是宁愿不看他那严厉的父亲像一袋土豆一样在空中翻来覆去，而谭·布鲁则在每次擦身而过时，都用剃刀在他身上划上一道。猩红热让我的儿子缺席了洛杉矶青少年爱乐乐团的排练。复排首日，没人告诉他乐谱编排已作调整，于是自信满满的乔皮·明格斯正全神贯注地拉着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简化版，甚至在其他人的停下时仍继续演奏，还为此感到自豪，以为自己是台上唯一一个严格遵循乐谱的人。

那位面容严厉、神情愤怒的指挥家猛地举起手。

“你，那边！你是谁？你不会看乐谱吗？”

“他们不该停下！他们全都错了——我才是正确的！”查尔斯喊道。

“我们已经进行到这个地步了，没时间管那些跟不上的学生了。把他赶出去。”

查尔斯惊讶地发现，指挥正在示意他下台。他慢悠悠地退场，身后拖着他的小

提琴。回到后台，他把琴放进帆布袋里，心中苦涩地想着：“他们根本没弹对——那

些白人连自己装作发明出来的音乐都弹不好！”正当他准备气冲冲地走出去时，他

的音乐老师查尼夫人回来了，正要找他。

“没关系，我知道你能弹好，查尔斯，”她温和地说。

“是的，老师，我刚才就弹了！是他们没弹好！”

查尼夫人解释说，《菲恩交响曲》中的某些乐段对水平参差不齐的年轻演奏者

来说难度太大，无法共同演奏，因此不得不删去，因为这些乐段听起来不够“干净”。

“留下来听听，”她说，“下次排练时你们就知道该怎么做。”

查尔斯庆幸自己没有永远赶出去，便在礼堂的前排落座。他全神贯注地聆听

着贝多芬的乐曲，接着是柴可夫斯基的乐曲，完全没料到接下来的几分钟将对他的

一生产生何等深远的影响。我一直好奇，倘若当时有一位预言天使掀开遮蔽未来的

帷幕，向他展示二十多年后他与李-玛丽之间的一切——

包括最后一次道别——他

会作何反应。我想他大概不会理解，也不会相信，而他最终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起初，当一位肤色白皙、容貌姣好的黑人女孩带着她的大提琴走到舞台前沿，

以行云流水般的技巧为老师们演奏科达伊的奏鸣曲时，我儿子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

觉，顶多只是在意识到她一直在引领大提琴声部，而自己却只是跟在她自信的引领

下拉琴时，心中泛起一丝嫉妒。随后，他仔细打量了她一番，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

悸动。一个小女孩怎么可能既如此擅长音乐，又如此美丽？她深邃的眼睛闪闪发光，

乌黑的头发向后梳起，用一条天鹅绒丝带系着，穿着打扮也格外甜美身穿蓝色羊毛衫，配白领和白袖口，脚蹬白色及膝袜，完全不像那些在学校课间休息时打篮球、满身是汗的小女孩。她就像一位公主——一位电影明星！每天，当他和管弦乐队里吹长号的马尔科姆·沃克一起乘坐那辆巨大的红色有轨电车去市中心排练时，他的兴奋之情便与日俱增。查尔斯现在在家里练得更勤了，在调音和休息时，他弹奏着多么炫技的音阶；在排练前后，他又即兴演奏了多少华丽的独奏！当其他人鼓掌时，她从不拍手，而是端坐着，双腿整齐地交叉，那张圣母般的脸庞朝向他，嘴角挂着一抹浅笑。他在大提琴声部离她如此之近，甚至能闻到她身上那股迷人

的香皂味。她的一切都令人着迷。每次排练结束后，她那身材瘦削、一副傲慢样子的母亲都会在门口等着，准备带她回到距离瓦茨十多英里外的南盖特。有时换成她父亲来接——那是个身材魁梧、长着一张印第安人脸孔的男人，身穿灰色银行保安制服，手里攥着一把大口径左轮手枪。查尔斯总觉得，只要李-玛丽稍微挥手告别，那人就会用冷冷的怀疑眼神瞪他。但那小子心里隐约觉得，他们终究会以某种方式在一起。他知道她想要她的目光总是在爱乐乐团大厅那条长长的过道上追随着他。他决定向她的音乐老师要电话号码，假装想跟老师学琴——尽管他确信这不可能，因为华纳先生在南盖特教课，而且学费八成也太贵了。没想到，她竟给了他自己的电话号码，他把它塞进口袋时心头一颤——这意味着她希望他打电话给她，甚至可能邀请他去她家！在那之后，一个傍晚过去了，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守在卧室外走廊的电话机旁，他心跳加速，向接线员要了南门家的电话号码，暗自祈祷能由李-玛丽本人接听。要是接电话的是她母亲，情况已经够糟了——她通常会说李-玛丽正忙着做作业——但要是接电话的是她父亲，那就更糟了。每当那个严厉的声音接起电话，总会告诉他：“我女儿不在家，甚至连让他报上名字的机会都没有。

终于迎来了年度少年爱乐乐团音乐会的当晚。演出在热烈的欢呼和掌声中落下帷幕，家长们蜂拥走上舞台。查尔斯“不小心”故意把琴弓掉在地上，俯身捡起时，对着李-玛丽那只小麦色的耳朵轻声说：“我爱你！”她转过头凝视他的眼睛，

这时他听到了她父亲的声音——“哇，姑娘，我们表现得真不错，不是吗？”斯彭德尔先生亲了亲女儿，抚平她本就完美的头发，但斯彭德尔先生那双冷若冰霜的眼睛此刻却死死盯着我的男孩。“这位是你的朋友吗？”“查尔斯·明格斯二世，爸爸，”李-玛丽低声说道。“哦，是这样啊，”斯彭德尔先生说，“这就是那个记性差到每天都要找你老师要电话号码的男孩吗？那名字来着，查尔斯·特雷菲？”先生。

“小查尔斯·明格斯……”

“好吧，我是这位年轻女士的父亲，她还太小，不该把心思放在男生身上。所以别再提什么了，也不要再戴那些帽子了，听明白了吗？”

查尔斯明白了。他绝望地闭上眼睛，静静地坐着，看着李-玛丽被带走。爱又一次被夺走，而他对此无能为力。父母到底怎么了？仅存一丝希望。每逢七月，第一非洲卫理公会教堂都会与当地其他有色人种教堂联合举办一场盛大的联合野餐会，我的儿子便开始为这一天而活。在野餐会前的几周里，教区里的女士们互相商量，各自在家里的厨房里准备好一批批食物，作为野餐地点集体烹饪活动的补充。今年，玛妮·明格斯制作了数加仑的土豆沙拉，作为格兰特礼拜堂家庭贡献的一部分。当这一天终于到来时，孩子们、食物和行李都被塞进了爸爸的雪佛兰轿车里，他们便动身前往埃尔西诺尔湖。湖畔挤满了人，在查尔斯看来，仿佛有上百万人在嬉戏，而他知道，李-玛丽·斯彭德就藏身于人群之中。他兴奋地在明媚的阳光下沿着沙滩奔跑，穿梭于那群欢呼雀

跃、抛接皮球、展示肌肉的游泳者之中。眼前的人群仿佛被魔法般让开了一条路，她就在那里，独自一人，在温暖的浅水中涉水而行，身着一件亮橙色的泳衣，乌黑发亮的长发垂至腰际。两人无需言语便自然地靠近，深情地凝视着对方，仿佛世间万物都已隔绝在外。他们游进又游出那些水流——水温在其中神秘地从温暖变为灼热，又突然转为冰冷——用脚互相溅水，像某种自然的求偶之舞般缓缓绕着对方踱步，宛如飞鸟——对岸上家人喊叫声充耳不闻：“李-玛丽，别走太远了！”“查尔斯！你听不见吗，孩子？快回来帮忙卸篮子！”但查尔斯和李-玛丽依然深情地凝视着对方，仿佛融为一体那似乎永无止境——仿佛过了漫长的一生，直到那些声音变得如此愤怒而执着，再也无法被忽视。随后，孩子们各自不情愿地回到父母身边。父母正忙着传送盘子里的食物，对眼前正在发生的奇迹一无所知，只顾喋喋不休地谈论着鲑鱼、馅蛋和烤肋排，以及如果还要回到湖里，该喝多少潘趣酒。坐在那里的两个孩子，沉默而疏离，等待着那个时刻他们将再次相聚，继续那份羞怯而隐秘的爱的交流。

回家的路上，查尔斯一直很安静。（“小家伙，你怎么了？乔恩生病了吗？……他什么都没吃，爸爸！……哦，他吃得很香，我看到那一堆鸡骨头了——别担心查尔斯吃不饱。）但他心里却欢欣雀跃。星期六！她周六要和哥哥姐姐一起来沃茨，看罗迪亚先生正在建造的那些塔楼！下周六下午！当最高的尖顶映入眼帘时，他兴奋得直蹦蹦跳跳，然后他们回到百零八街，回家，他便径直回了自己的房间。（7tfomie，我跟

你说过那孩子有问题！……哦，别管他了，爸爸，他只是累坏了）（……关于那些琐事和动静……）重温那个下午，并想知道在下一周周末到来之前，他该如何把心思放在其他事情上。那时在瓦茨，住着一位名叫西蒙·罗迪亚的意大利人——虽然有人说他叫萨巴蒂诺·罗德萨，邻居们都叫他萨姆。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是位管道工，但每逢周末和夜晚，在自己架设的灯光下，他总在建造某种奇怪而神秘的东西，而且从我儿子出生前他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没人知道那是什么，也不知道它有什么用。在他那栋小木屋周围，他筑起了一道船形的矮墙，墙内正在搭建三根看似桅杆的结构，高度各异，形状像倒置的冰淇淋甜筒。他先用金属和鸡丝网搭起骨架，再用混凝土将其抹平，随后用贝壳、镜片等材料拼出精美的图案覆盖其上。他在工作时总在变换构思，拆掉不满意的部分重头再来，因此那些高达两层楼的尖顶时而拔地而起，时而消失，又时而重新耸立。昨天还在那儿的东西，今天可能下次再看时，它已经不在了，但取而代之的又会是一座看起来像蕾丝花边的塔。

蒂格·约翰逊和塞西尔·J·麦克尼利常会收集几袋漂亮的石头和碎酒瓶带给罗迪亚先生，而我的儿子则跟在他们身边，一边看着罗迪亚先生工作，一边等待格洛丽亚·斯科普斯——她恰好就住在街对面，是查尔斯的同班同学。有人称她是查尔斯的“女朋友”，但他对她并没有那种感觉——他只是为了打发时间才敷衍着她。

罗迪亚先生干活时通常开朗友善，有时他会从酒瓶里倒

出那瓶上好的红酒喝着，滔滔不绝地谈起阿美利哥·韦斯普奇、尤利乌斯·凯撒、野牛比尔，以及他家里那本旧百科全书里读到的各种事情，但在查尔斯听来，大多数时候他说的就像是外语。我儿子对罗迪亚先生所做的事感到惊叹，当当地的流氓们围过来嘲弄他、向他扔石头并骂他疯子时，他为罗迪亚先生感到难过，尽管罗迪亚先生似乎并不太在意他们。多年后，当查尔斯长大成人重返沃茨时，他看到那里矗立着三座奇幻的尖塔——最高的超过一百英尺。那时罗迪亚终于完成了他的作品，将其作为礼物送给了一位邻居，随后便离开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李-玛丽答应三点左右过来，但查尔斯两点钟就开始在史蒂夫的“BGiard”花店门前守候，生怕错过她。期间他还跑回塔楼那边，以防她改变计划，从另一个方向过来。今天周围空无一人——罗迪亚先生八成又去海滩捡拾贝壳、鹅卵石和玻璃碎片了。不过，街对面的格洛丽亚·斯科普斯正进进出出，查尔斯看得出她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第四次来到公交站时，315路公交车刚好驶入站台，李·玛丽带着她的妹妹和弟弟下了车。但紧接着，一位身材魁梧的女人也走了下来，牵起了两个年幼孩子的手。查尔斯顿时停住了脚步——哦，糟了，她不是一个人来的！谢天谢地，至少不是她妈妈，而且这位女士看起来挺友好的。他跑过去。李-玛丽看到他时脸颊泛红，但仍保持着从容的仪态。“嗨，查尔斯。丽迪阿姨跟我们一起来的。这位是查尔斯，阿姨。”

那位身材魁梧、长相颇具克里奥尔风情的女士对他微笑着点了点头，她帽子上的花饰随之轻晃。“查尔斯，你要带路吗？”

“是的，阿姨！”查尔斯兴冲冲地领着大家沿着铁轨旁的圣佩德罗大道走下去，在第 107 街左转，走向圣安娜路的死胡同。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他仿佛置身天堂，他和李-玛丽低声耳语，虽然始终在瑞迪阿姨的视线范围内，却总能避开她的耳目。年幼的孩子们四处攀爬，在塔楼上爬得越高越好。查尔斯指着罗迪亚先生的小喷泉、石雕花卉和其他奇观，仿佛这些都是他亲手打造的一样。瑞迪姨妈从她提着的麻绳购物袋里拿出保温瓶，给大伙儿端来姜味脆饼和柠檬水。大家享用点心时，格洛丽亚·斯科普斯坐在自家门廊上，满怀怨恨地盯着他们，不过我那孩子却完全没察觉到她的存在。

这般完美，注定不会长久。两个查尔斯从未见过的白人少年正沿着街道中央朝塔楼走来，脚下踢着石子，互相推搡着挥拳。他们喧闹的嗓音响彻街头：“来啊，你这混蛋！这次打到你了！”“再试一次，臭脸，我揍爆你的屁股！”他们跃过木制栏杆，冲上了格洛丽亚家的门廊。“嘿，格洛丽亚，“搞什么名堂？”——格洛丽亚开始对他们耳语，那群人便安静了下来。查尔斯注意到他们都在侧目打量他，心里开始发慌。果不其然，没过多久，那两个男孩把手插在口袋里，大摇大摆地穿过马路朝他走来，他知道事情要糟了。他以前见过那种眯起的眼睛和狡黠的笑容——他们心里盘算着坏事，打算在李-玛丽面前说些什么，他不得不动手打架，结果肯定会被踩

进尘土里！瑞迪阿姨站起身来，神情平静，面带微笑，一边从宽大的胸前拂去汤姆弄落的碎屑，一边收起柠檬水杯，把孩子们整理好。“该走了！”她说，“我答应过你妈妈，要早点带你们回家吃晚饭。”她像一艘大船般缓缓走开，把孩子们赶在前面。两个男孩停下脚步，站在原地等待。查尔斯的心怦怦直跳——他知道自己还是难逃一劫，但若没人看着，情况或许没那么糟。只要李-玛丽还在视线范围内，他就会坚守阵地；如果实在不行，他就会反击，然后拼命逃跑。突然，瑞迪阿姨转过身，用她那低沉的男中音喊道：“查尔斯！你还不来带我们回车队吗？”这是一种命令的语气，如同将军下达的必须服从的命令——就连那些墨西哥男孩也看出了这一点，他们纹丝不动，任由查尔斯跑去和李-玛丽及其家人会合，护送他们到安全地带。瑞迪阿姨知道发生了什么——当她跟在孩子们后面登上电车时，轻抚他头顶的那一瞬间，他从她那双慈祥的老眼中看出了端倪。小男孩挥手告别，并由衷地希望自己能长得又高又壮，成为李·玛丽心目中那个守护者，也是瑞迪阿姨让他看起来像的那种守护者。1933年那场毁灭性的长滩大地震波及到了瓦茨区，百三街学校的墙壁因此开裂，校舍被判定为危房。如今，查尔斯每天都要拄着拐杖，沿着蜿蜒的圣佩德罗铁路轨道走向百十一街学校，他踮着脚尖，摇摇晃晃地在铁轨上保持平衡。有时，他的班主任会沿着与铁轨平行的杂草丛生的土路大步疾行而过，并向他投来温暖的微笑。查尔斯顿时神采飞扬，心想塔克菲尔德小姐一定是他认识的最善良的人——除了约翰逊夫人，那位认识复

活节兔子的主日学校老师。

一想到约翰逊夫人，他就想起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夜晚——那才是一年前的事吗？——那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亲眼目睹猝死。

那是周日晚上，礼拜刚结束，会众正挤在格兰特礼拜堂第一堂外的草坪和台阶上。位于 108 街与康普顿大道交汇处的 A.M.E. 教堂。我儿子溜到教堂后方，打开配电箱，按照福斯特·德莱弗在他五岁时教他的方法拨动开关。教堂院内顿时陷入一片漆黑。人群中响起一片“噢——”的惊呼。查尔斯乐坏了——他正给他们制造惊吓，让他们体验真正的奇迹！但那个自以为是镇上大老板的八卦老太婆沃恩太太正气急败坏地冲回来抓他，尖叫着在他面前挥舞手指——“把灯打开，你这坏透了的丑小鬼！”查尔斯暗自嘀咕：让金刚去干她吧。“下次你再碰那个开关，”她尖叫道，“我就——”“祈求上帝让你当场毙命！”听到这可怕的话，我儿子浑身发冷——此刻必将发生某种可怕的事情！一切都凝固了——就像闪电划过与雷声轰鸣之间的寂静。紧接着，魔鬼便从地狱中冲了出来，被沃恩夫人的褻渎之言所释放。约翰逊先生正穿过街道他从加油站走出来，准备迎接刚参加完祷告会回来的妻子，脸上带着微笑，手里拿着当天的收据。一辆汽车像火箭一样朝他冲来。突然一声尖叫——刹车声刺耳——轮胎发出尖锐的摩擦声——接着是一声可怕的闷响，一个疲惫的老躯体被抛向高空，重重摔在地上！硬币飞溅四散，在人行道上闪烁、叮当、叮咚作响，旋转着。会众们震惊地陷入了沉寂。钞票像

折翼的鸟儿般扑腾着，缓缓飘落。一枚一角硬币叮地一声滚进了排水沟。人群心领神会，发出低沉的叹息：他做不到活着。这是他们的决定——人群心知肚明。他走了——约翰逊先生，“他一辈子辛勤劳作，换来的不过是每天那几把纸屑、铜片和银币，如今这些都已散落在他的坟墓上。科拉·约翰逊那张充满爱意、如月般圆润的脸庞正俯身凝视着她的丈夫身旁。他还在呼吸吗？朋友们挤在他们周围，抽泣着、呻吟着。“哦，天哪，他快死了！他们杀了他！哦，耶稣，下一个会是谁？”约翰逊太太开口了。她很睿智，非常睿智。“大家安静，别吓到我丈夫。我说他没事。你们中有人快去叫布莱德索医生。我亲爱的、英俊的丈夫，你感觉如何？你会好起来的，我知道你会好起来的。”琼斯牧师来了。“大家让一让，让我过去。几位兄弟请到路边去，把那些车招过来，免得再出事故。”

“琼斯牧师，这可不是什么意外，”福尔迪先生说，“这是谋杀！要是这儿是白人社区，早该有个红绿灯了——我们求过好多次了！”

“是啊，兄弟，我们确实提过！”

“好了好了，福尔迪先生，我们怎能揣测主的旨意呢。”

牧师，这可不是上帝的旨意。这个地方夺走了太多人的性命！约翰逊亲眼所见——他当时站在自己的岗哨上，看着人们接连丧生，如今他自己也遭了殃。如果他们无法给予我们自由应有的全部权利，就不该什么都不给——还不如做奴隶。至少当奴隶时，我们还有机会挺直腰板战斗至死，而不

是像傻瓜一样被击倒、被践踏！

“杰克逊兄弟，我们不能指望这么快就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看看周围，这里有孩子——明格斯先生的儿子乔利，还有小劳拉·康福特和她的哥哥乔。这些小家伙甚至不知道‘奴隶制’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他们应该知道！”

“杰克逊兄弟，你想打击那些黑人的士气，让他们觉得他们的祖先不过是一群无知的奴隶吗？如果你没有完整的答案，最好什么都别说，免得让他们糊涂。我们这里有个受伤的人——现在该祈祷，而不是谈论政治。”

“我们知道答案，牧师！我们不是无知——我们只是懦夫！”

“哦……我的背……”

“我亲爱的丈夫！哦，主啊——求求大家，求求大家“安静点。牧师，让他们安静点！”

“大家现在都听我说。我祷告的时候，你们要全神贯注地听，听见了吗？哦，主啊！耶稣，请听我！我们其中一位弟兄被那边那台魔鬼的机器击倒了，哦，主啊，今晚请垂听我们！在街上的大家，都说‘阿门，主啊！’”

“阿门，主啊！”

“约翰逊弟兄是您最忠心的仆人之一，主啊。主啊，他奉献时，可是真挚地奉献。每次奉献盘传到他那里，他的罪都得到了赦免。是的，主啊，据我记忆，我们正需要约翰逊弟兄！啊！哦，主啊，别让他死！我们需要他，真的需要他！”

我们需要约翰逊弟兄！我们需要他的精神，主啊！他的活力！是的，主啊，医治我们的弟兄！用油膏抹他的头！如果他做了我们不知道的事，求你全然赦免！主啊，医治他！大家跟着我一起说，医治约翰逊弟兄！医治约翰逊弟兄！”

“医治约翰逊弟兄！医——治约翰——逊！！阿门！！！”

“瓦塔萨加博托戈姆巴，阿塔拉索博古姆！哈利路亚！“马·索·布塔·布隆博！雷塔·古萨·拉——波·科-罗·达-莱！”

“说方言吧，弟兄！把那个魔鬼‘死亡’赶出！”

“好的，好的，各位弟兄姐妹，请让开。抱歉，琼斯牧师。”

“谢天谢地您来了，医生！”

“你们这些黑人基督徒里，有谁叫了救护车吗？”“是我叫的，医生！”

“没关系。这儿可祈祷不出救护车来——这就是上帝让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发明电话的原因。大家往后退点，给我留点空间！姐妹们，不用开风扇，只要往后退——这空气是留给我的。你们几个姐妹刚才在这里欢呼雀跃得有点过头了。请让点新鲜空气进来，好让我呼吸点除了你们那浓烈的香水味以外的东西。他们说救护车马上就到？”“不，先生，医生，他们说他是有色人种，我说是的，他们说……过会儿就会到。”“快有人过去！赶紧叫 OTcer Slaughter 去抓那些白人混蛋——抱歉，各位。告诉他要说说有个重要的白人先生被车撞了。然后他们就会派救护车过来！”

“哦，主啊，快派救护车过来！我们的兄弟需要您医治的

手！阿门！”

但在那炽热的祈祷与哀求升向瓦茨区漆黑夜空的某个瞬间，约翰逊先生已悄然离世。

这些年来，每当我儿子沿着铁轨走向学校时，想到那位可怜又美丽的约翰逊夫人，悲伤的泪水便会涌上他的眼眶。这所新学校的学生几乎清一色都是黑人，只有几个墨西哥人和诺巴·奥克——一个日本男孩，他家经营着该地区最舒适且价格公道的杂货店。诺巴的哥哥莫萨是乔丹高中的全优生。他的妹妹米科因患小儿麻痹症而瘫痪。他们是一家和善的家庭，对那些在店门口消磨时光的黑人辍学生——当时被称为“问题少年”——颇为宽容。这些少年们整日抽烟、玩骰子，到了晚上则会去瓦茨大街上的史蒂夫台球厅打台球。这些顽劣的少年们穿着印有骷髅、恶龙以及各自帮派名称——黑豹、蓝魔、十字军——的夹克和风衣。其中一位头目瘦骨嶙峋，面容冷峻，人称“骨堆”。还有个叫泰迪·普尔的，嘴最毒。他家大部分人，包括兄弟和父亲，都在邮局工作或负责投递邮件。泰迪在家里应有尽有，所以很难理解他为什么会是个恶霸。脾气暴躁的佩奇虽然已经上高中了，但他却和小学的那些混混混在一起，因为他的年龄和体型给了他优势。他穿着昂贵的黑色皮质篮球鞋，走路时脚跟到脚尖上下弹跳，带着一股傲慢的劲儿，而且他知道的脏话比其他任何人都多十倍。

尽管他试图避开他们，但这群混混有时还是会把我儿子逼到墙角——尤其是当他从附近的管弦乐排练中晚归的时

候。他那时十二岁了，个头不小，却依然胆小，而他们就爱围着他刁难他，踢他的大提琴，假装挥拳，叫他娘娘腔、妈宝男和“尿色黑鬼”，直到最后把他逼哭为止。诺巴·奥尼恩会出来救他。他会挤进人群，面带微笑，态度友善，说：“想跟我摔跤吗，泰迪？来啊，咱们来场摔跤，骨堆！敢不敢？”没人会接受诺巴这种听起来像是在开玩笑的挑衅，而且理由非常充分。

这次，诺巴一边挡住那帮人，一边说：“走吧，查理。”在店里，查理擦干眼泪后说：“别担心，那帮人不会打架，只会嘴上说说。跟我回去见见我妈妈吧。”

我儿子跟了进去，意识到这是莫大的荣幸。他认识的人里，从来没人被邀请进过店后面的生活区。诺巴指了指角落：“看见坐在那里的爸爸了吗？从前面没人能看见他，但他能通过那面镜子看清整个店里的情况。孩子们拿东西的时候他都看得一清二楚。有时候，我们甚至会放任大人偷东西。”

“诺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WeP……你知道的，他们拿走的东西，肯定是有用的，对吧？‘我们也有需要的东西……查尔斯·明格斯，这是我母亲，苏妮·奥克。’”

她个子矮小，身材结实，长得漂亮，她热情地向查尔斯热情地打招呼。“啊！你是个好孩子。奥克妈妈知道你是好孩子。诺巴也是个好孩子。外面那些男孩很坏，最后都会进监狱。诺巴会教你如何自保，所以如果他们来惹你，你就把他们全打倒。再也不会有人来惹你了。来，我们带你去看看。”

她带路回到一个被改造成这是一间体育馆，地板上铺着草席，墙上挂着剑、带面罩的头盔、缝制的竹棍和护具。“好了，查理，现在把你的 cePo 放一边，看着我，”诺巴说道。他摆出一个标准姿势并保持了一瞬间——双手向前伸展，一条腿向侧方伸直。他既强壮又优雅，宛如一位舞者。他轻盈地坐下，又轻松地站起，坐下、站起，再坐下。他将绳索从头顶绕回，一气呵成地落回脚上。查尔斯看得入迷。那时他并不知道，这位朋友竟是柔道五段黑带高手。莫萨走到门口，神情轻松，双手撑着门框，身体前后摇晃着。“我有更好的办法，”他用那种冷静而狡黠的语气说道。“查理，你大提琴里那根尖锐的金属钉有多长？”我儿子告诉他有二十英寸。“是个好武器，”莫萨说，“把尖头磨平，给那帮家伙戳几下。或者，你或许想借我的武士刀。我曾经拿着它一路追着他们，一直追到了 103 街。”“来吧，莫萨，给查理演示一下柔道，”诺巴说道。莫萨摘下眼镜，缓步走向垫子。兄弟俩面对面站着，互相鞠了一躬。接着，明格斯目睹了一连串迅如闪电的动作：投掷、翻滚、跳跃、腾跃和倒地，他确信这些动作足以取任何一个门外看客的性命——除了“斗士”之外。此外，他们还教我儿子如何自然地弯曲膝盖，以及如何快速蹲下或坐下，这样即使被摔倒——哪怕是摔在人行道上——臀部也能缓冲冲击。随后，他们演示了如何以与攻击者同等的力量将其击退，诺巴说：“训练你的眼睛和反应能力，以应对支配对手身心运作的规律。忘掉自己。你的性命取决于敌人的举动。查理，正因如此，如果我跟外面那些混混打起来，我必须有所保留。

因为那些可怜的家伙，他们的生活如此艰难，已到了发疯的边缘，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都想要……杀死他们，所以我只能“不小心”把他们制服，你明白吗？费斯蒂以前常用拳击手式的拳头来试探我。我会让他打中我，顺势借力，抓住他的手臂，直接把他举离地面。如果我在绳索上使出全力，他就会翻倒在地，在人行道上撞破头骨或折断脊椎。如果你懂柔道，就没必要伤害任何人……现在我来教你，万一真需要时该如何发力。当我向你挥拳时，要顺应支配我动作的规律，抓住我的袖子，大概就在那里。下蹲、向后撤步，然后向上踢出一记推力，就在你踢出的一瞬间松开我。诺巴·斯贡以慢动作翻身。我的小伙子照做了，诺巴划出一道六英尺高的弧线翻了个跟头，然后笑着弹了起来。“很好，”他说现在我来告诉你，当两个人研究同，

“（c）一个课题时，‘一知半解’是远远不够的。”他又挥出一记，查尔斯像刚才那样做出了回应。诺巴的双脚飞起，但这次他抓住了我那小子的衣袖，在半空中旋转并攥住了他的腿。查尔斯翻了个筋斗，落成一个贝皮-诺普姿势，肺里的空气被挤得一干二净，只觉左臂被牢牢钳住。诺巴松开了他。“如果你懂得第三步，我自身的力道本会让我倒在背上。但你退缩了，查理。你中断了我的动作，开始了自己的动作，这便成了进攻。在柔道中，进攻的一方处于劣势。如果你顺势跟进，而不是试图从失势中自救，你本可以双脚着地呈蹲姿，明白吗？……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别忘了，这只是一节课。放学后你来这里，午休时我们可以在锯末箱里练习。

等那些家伙看到你跟我摔跤，他们就不会再惹你了。”莫萨笑了笑。“没错，查理。别管你的‘ceſo’了。做个斗士吧。”“不，不！”玛玛-奥克打断道，“诺巴跟朋友说话很有道理。好孩子，查理，好孩子。诺巴和莫萨，每周六带查理去上日语课。教他做个。到时候他就能在这里拉大提琴了。查理，叫你妈妈来，告诉她你要跟我们一起吃饭。爸爸！米科！快来！开饭了。”在餐桌旁，明格斯尴尬地沉默着，笨拙地摆弄着筷子，直到莫萨笑着拿来了西式餐具。“你今天练习东方艺术已经够多了。用简单的方式吃你的寿喜烧吧。”查尔斯正静静地思考着自己所学到的东西，而奥克一家正用日语欢声笑语地交谈着，没有打扰他的思绪。这是我儿子这辈子第一次学到关于自卫的知识。他怀疑自己是不是懦夫，因为他不喜欢打架。但话说回来，他从来都不知道该怎么打。有一次他曾央求父亲教他，结果老查尔斯直接用头把他撞飞到房间另一头，然后说：“这就是你的第一课，儿子。”他回想起去年与切斯特·莱特富特之间的一段尴尬经历。话一说开，查尔斯便紧握双拳。切斯特·莱特富特也做了同样的动作，查尔斯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不禁感到天壤之别——切斯特那双大拳头，手指紧紧蜷缩在掌心，拇指扣在上面，形成了一把把整齐紧凑的铁锤，简直是致命的武器，查尔斯吓得浑身一颤，转身跑进了他那栋名副其实黄色房子，径直穿过屋子，冲进了安全、有围栏的后院。他的狗“巴斯特二世”走过来安慰他。不过，切斯特·莱特富特倒不是个坏人。他理解查尔斯为何会与人起冲突，也原谅了他。但邻居们都看到了，消息传开了，

那帮孩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嘲弄和欺负他，从他口袋里掏钱，威胁要弄坏他的大提琴，还干了无数种小恶作剧，以至于几乎每天他都会被激怒，陷入一种狂暴、嚎叫、无助、挥拳乱打的愤怒之中。查尔斯察觉到玛玛-奥克正催促他多吃点。他满怀感激地环顾这个和睦的家庭，希望自己懦弱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昨晚吃晚饭时，他问能不能把大提琴琴轴留在店里过夜。他知道父亲现在应该已经回家了，而且明格斯先生不喜欢听孩子们在那些该死的乐器上刮擦的声音。此外，他觉得自己应该腾出双手，以防遇到菲斯蒂和那帮人。奥克一家都笑着鞠躬送他离开。莫萨眨了眨眼：“查理，你不需要大提琴的弦钮吗？”作为回答，查理蹲下身子，猛地向后仰，双脚一蹬，弹起摆出经典的防御姿势，在大家的掌声中离开了。我儿子晚上回家时通常会走远路，选择那条灯火通明的主干道——康普顿大道。但现在他觉得自己能应对任何情况，于是沿着漆黑的圣佩德罗铁路轨道前行，尽管他心里也清楚，邻居约翰尼·门多萨的兄弟曼努埃尔曾在一个晚上从乐队排练回家途中，就在这里被刺死。在第 111 街，铁轨向东转弯——一切顺利。只剩几个街区了。在 109 街，他看见桑德一家正在玩自制的秋千，那秋千悬挂在瓦茨区仅存的几棵橡树上。桑德先生在院子里挂了大而明亮的灯，以吓退那些可能被他收集的成堆废品所吸引的窃贼——天知道他收集这些东西是为什么。也许他享受着“废品商”这个头衔——尽管他主要靠县里的救济金度日。查尔斯在刺眼的强光中眨了眨眼，想起自己过去常在黎明前醒来，躺在湿透的床上，头

顶的灯泡刺眼地照着他，爸爸就站在他身旁手里拿着皮带。他正说服自己只要能撑到回家就能憋住尿，这时黑暗中突然传来一声怒吼，将他猛地拉回现实：“嘿，你这肥屁股的半黄不黑的混血黑鬼！我非把你那丑陋的屁股打烂不可！我非把你眼睛打出来不可，混蛋！”

“天哪，”他心想，“那是泰迪·普尔的声音，这帮人里最恶毒的家伙！”一连串石块在他周围呼啸而过。惊慌失措中，我那孩子在铁路路堤上抓起石头，朝传来哄笑声的阴影处猛力扔去。石头撞上金属，桑德先生那堆巨大的旧挡泥板轰然倒塌，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这阵骚动引得四面八方的人纷纷跑来——桑德一家、史密斯一家、摩西、哈罗德、明妮、C.I. 保林、沃尔特·约翰逊、玛丽·派斯，甚至还有安东尼·杜安。

杜安并不是个恶霸。他的消遣是教小男孩自慰。如果他成功了，就会试图说服他们给他口交，他还乐于亲自示范，以证明这其中并无伤害或邪恶。我得说，这位年轻人严格遵守了“黄金法则”，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曾有传闻说，托马斯·布拉德利曾接受安东尼·杜安的提议，让他教自己如何做这种事，结果托马斯真的“射”了他一脸——嘴、眼睛，脸上到处都是他射出的液体。布拉德利曾保持过沃茨射精量的纪录——他能把一品脱的牛奶瓶装得略多于四分之三满。即便参考了那些充满惊人幽默姿势的地下法式漫画书，也无人能与之匹敌。——巴尼·谷歌、图茨和卡斯珀、大力水手和奥利弗·奥伊尔，以及 aP 的经典角色斯纳菲和贝西·史密

斯。我确信，即便在当今这个原子时代，托马斯·布雷的纪录依然无人能破。

所以今晚，在“废品商桑德”那诡异的灯光下安东尼·杜安照例担任教练，画了一个大圆圈，宣布道：“我来当裁判。”泰迪蹦蹦跳跳地打着空拳。“我要干掉那个胆小鬼耶帕！“来啊，臭脸查理！来啊，罗圈腿！”查尔斯一边试图把碎玻璃和尖锐的石块踢出竞技场，一边希望自己能记得诺巴的指示。泰迪不耐烦地冲上前去，一拳打在他的下巴上。哇！我这小子反应真快！他愤怒地嘶吼着：“渣滓！娘娘腔！怂包！混蛋！混蛋！混蛋！”泰迪大吃一惊。他的猎物竟反过来对付他，目标就在他面前炸开了花！查尔斯吓得要命，但他向耶稣祈祷，口齿顿时变得流利起来。“来啊，再来一次，你这混蛋！挥拳啊，狗东西！混账东西！”泰迪回过神来，挥出一记势大力沉的右勾拳。查尔斯贴近身前，接下这一拳，抓住泰迪的手臂，随即向后翻滚，身体一折，猛地撑起，泰迪被甩出几英尺远，摔在一堆碎玻璃和旧酒瓶上，而我的小伙子已站起身来，蹲伏着，等待着下一轮进攻。桑德太太冲了出去。“警察！我要报警了！”“我要告诉你妈妈，查尔斯·明格斯！”泰迪就那样躺着，活像死了似的。我那孩子吓坏了，跑过去抱住他。“泰迪，泰迪，对不起！快起来！你肯定能轻松打败我——我根本不会打架！”泰迪缓缓站起身来。“我还没完呢，明格斯，”他头晕目眩地说。尽管查尔斯往后退了一步，但他的神情却在警告：“别太过分了，老兄——因为我现在知道你可不是省油的灯。”两人心照不宣地对视，泰迪压低声音说：“这次我就放

你一马，但下次我定要让你在街上挨一顿痛揍！走吧，伙计们，这家伙以后再也不敢惹我了！”查尔斯怀着深深的如释重负之感踏上归途。但泰迪的结语仍在脑海中回响。是自己疯了，还是他们疯了？接着，当他在黑暗中沿着杂草丛生的铁轨走下去时，脸上浮现出灿烂的笑容，仿佛温暖了他的全身。此时，我对这孩子感到有些困惑。他明明学会了打架，为什么不干脆把泰迪解决掉，反而要搞什么“对不起”的把戏？唉，说这些有什么用呢？他又来了：“谢谢你，耶稣！亲爱的耶稣，谢谢您！”查尔斯，小子！要不是诺巴·奥克教过你——哦哦，现在他又换了话题：他正自责自己没趁泰迪倒地时狠狠踩他、踢他，踢脸、踢裆，随便哪里都行，就像他在第 112 街康普顿酒吧外看到某些男人做的那样。他在和自己争论。前一秒他相信自己的行为是在拯救灵魂，庆幸没痛打泰迪，因为那样会羞辱并摧毁他——毕竟那已是泰迪仅剩的一切。下一秒他又恨不得把这混蛋打得半死。接着他又认定自己无论如何都做不到那一步，并因对任何人产生这种毁灭性的念头而憎恶自己。他觉得自己大概介于耶稣与魔鬼之间——更接近魔鬼，却无法做出彻底邪恶的行径。最后，他庆幸至少现在不必再担心哪天和李·玛丽约会时，会在她眼前被揍一顿。那种恐惧几乎消失了。当然，还有那个倔强的菲斯蒂。但如果他犹豫着不愿和一个已经上高中的男孩打架，她应该会理解的——不是吗？但如果菲斯蒂做得太过分，他绝对有充分的理由用柔道把那家伙的脑袋砸开，或者在人行道上、铁轨上，甚至从帝国大厦上把他摔得脊梁骨断裂！他回到家时，脑海

中满是李·玛丽的身影。自从那天在双子塔发生的事以来，他再也没自从那天在塔楼之后，他就再也没见过她，但一切都不会改变。第二天他就给她打了电话，她哭着说再也不能见他了。瑞迪姨妈告诉她他就在他们身边——她不知道这会惹出麻烦——结果她父亲打了她，还把她锁在房间里。“求求你，亲爱的查尔斯，千万别再联系我了，”她啜泣着，挂断了电话。“去他妈的斯彭德先生，”查尔斯自言自语道，“我明天就给她打电话明天就给她打电话！”十三岁那年，我的儿子查尔斯得出一个结论：生活中的事情远比人们能处理的要多。重要的事接踵而至，他往往还没解决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又冒出来了；每天那些迫在眉睫的问题都被新的问题挤到一边，最终在未解之谜中消失在过去。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他感觉自己能够触及他人，与身处隔壁房间、远在千里之外，甚至已故之人的灵魂建立联系。后来，他与在米普·瓦佩的一位艺术家朋友法尔韦·泰勒之间产生了这种特殊的共鸣，两人曾多次在身处世界不同角落时，对彼此产生一种神秘的感知。自从埃尔西诺尔和罗迪亚先生家那个下午之后，查尔斯就感觉自己与李-玛丽之间存在着一种心灵感应。他确信，在同一时刻，他们做着同样的梦，有着相同的想法和感受。因此，当他鼓起勇气问她要电话号码时，她自己接了电话并立刻说道：“哦，查尔斯，我就知道你！”他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仿佛这是世上最自然不过的事，他们

总是形影不离，他便邀请她一同去观看上周六中午，在

瓦茨的拉戈广场。他知道她会答应，而她确实答应了。我儿子这一周剩下的时间里，满脑子都是焦虑的盘算。他已经花掉了二十五美分零花钱里的五分钱，而且他很清楚，绝不能开口要预支。门票，每人一毛钱。冰淇淋苏打水，每杯十五美分。他翻找着爸爸马甲口袋里塞满的硬币彩票和扑克筹码，发现多出一枚 25 美分硬币，便毫不犹豫地收下了。总共 45 美分。少 5 美分和少 500 美分一样是个大问题，这要看具体情况。他知道自己必须想办法省点钱进去。孩子们告诉他，拉戈剧院的门卫兼检票员斯图尔特·哈灵顿是绝对收不通行的，但只要给五分钱，就能让引座员从后门偷偷放你进去。然后你从正门出去，要一张回场券，在糖果店和女朋友会合，付了汽水的钱，再带她回到剧院给她买一张正经的票，这样你们俩就安全进去了。总共四十五美分。一切都在进行中。在昏暗的影院里，他们并肩而坐，心中满是积攒已久的爱意，渴望亲吻、抚摸和拥抱对方，却又害怕被坐在附近的李·玛丽的姐姐帕特里夏发现——她正带着他们的弟弟坐在那里。他们觉得帕特里夏一定察觉到了他们游移的手、无法抑制的急促呼吸，以及他们假装专注地盯着银幕却根本没在看的样子。查尔斯的手，充满爱意、小心翼翼、精准无误地滑入她的袖口，抚上她裸露的小乳房。怯生生的手指在她的乳晕周围探寻，只觉那处正逐渐肿胀、变硬并微微跳动。他的手向下滑动，轻轻一扯，终于将她的衬衫从裙子里解开。当她的衬裙被褪去时，她用外套遮住了大腿和裸露的小腹。他的手指沿着她松紧带内裤的边缘向下爬行，恳求般地按压

着。她的肌肤因他的触碰而紧绷，她用牙齿咬紧了嘴唇。她穿着丝袜的脚轻抚着他的腿。她张开了双腿。愉悦的痛楚在身体里蔓延她扭动着身子。当他的手指抚过那从肚脐向下延伸至湿热阴阜处的细软绒毛时，一滴滴温热的汗珠渗进了他的掌心，几缕零星的长发在他指间卷曲扭动。这孩子，这女人，这妻子！他握住她的手腕，任它滑进他解开的裤裆里，外套则盖住了她那只纯真、揉捏着的手。终于，在几乎没有动作的情况下，两人心意相通，一同达到了高潮。随着快感逐渐消退，他们转过身凝视着彼此的眼睛，缓缓点头。湿润的身体从交缠中解开。他们起身。李-玛丽俯身向姐姐低语：“留在这里。“我会回来的。”两人一同走向毫无浪漫气息的剧院停车场。他们无言地张开双唇，吮吸着彼此的爱意，在魔法般的合二为一中，同时说道：“我就是你！”“这就是……爱吗——合二为一，查尔斯？”“我不知道。但我感受到了你的想法。我读懂了你的心思。”“我也是！”“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的，李-玛丽。”查尔斯握住她纤细的小手。“但我们不能再这样了，直到我们长大，到了可以结婚的年纪。我们要等。”她哭着说：“但我爱你，我爱你！我现在是你的，你也是我的，明天也是，永远都是！”他帮她扣好披在肩上的外套下方的衬衫纽扣，两人深情对视，在那个思想的小岛上度过了一段短暂时光——这个小岛一直存在，直到今天这一天。爱情真是奇妙。我的儿子才十三岁，却明白在世人眼中，他们不过是两个小孩子，他们的激情违背了上帝与世人的所有准则。所谓“世人”，就是那些包围着他们的、权势滔天且危险的成年人。这件事发

生后，他整整五年没再靠近她。有时他会给她打电话，听听她的声音，然后迅速挂断；有时他会特意去南门，从她家门前走过，希望能看见她在那些禁锢般的窗帘后活动的身影。有时她会从窗户向他挥手，他能看见她的笑容，却不禁猜想她的眼中是否含着泪水，因为他的眼中有时也会泛起泪光。但他觉得她明白他的爱，她的家人同意他们交往只是时间问题。我儿子在乔丹高中的第一天，刚到校就发现高年级学生正在进行一项名为“挂裤”的传统仪式。当查尔斯走进校园时，六条裤子早已被高高挂在旗杆上，引得围观的小女生们兴奋不已。费斯蒂立刻发现了他的踪影。“把那个混蛋抓起来！”他冲着彼得·汤普森、斯努基和那帮人喊道。暴民就像一只巨大的懦弱野兽，长着好几个头，每个头都有一张又大又响的嘴，背后是强健的肺和一颗惊恐、超负荷运转的心。无论是扯裤子还是私刑处决一个人，它都没有耳朵，也无法用理智说服。查尔斯深知这一点，他早已做好了打算。他冲进男生洗手间，扯下短裤，冲进了马桶。然后他穿好衣服，跑向校长办公室。“多尔蒂先生，外面有人在脱别人的裤子！我把我的裤子留在这里。”多尔蒂先生体重足有三百磅，科莱冷冷地盯着他。“我父亲是警察，”查尔斯撒谎道，“你最好保护好这地方——外面有一群暴徒！”他放下头盔，转身回去面对局面。“我真该揍你那该死的嘴，黑鬼！”费斯蒂尖叫道，“你向多赫蒂告密了！”

多赫蒂出现在门廊上，那张如画般的宽阔脸庞和秃顶让整栋楼都显得格外醒目。查尔斯一瞬间以为自己得救了。校

长对众人说道：“只要没人受伤，而且只是单纯的无伤大雅的乐趣，我就不说你们做错了什么。”他带着慈祥的笑容补充道：“不过可别迟到。”

我那小子从校长头顶跳上楼梯，解开皮带在空中挥舞，对着走近的学生们大喊：“我没穿内裤！我把内裤冲进马桶里了！要是胖子多赫蒂让你们把我脱光，那些女生的家长会怎么说？！”女生们兴奋地低声惊呼：“噢，天哪！”“是啊，快来窥视我的裤裆，你们这群寻求刺激的蠢货！等你们看完了，我就把这群女生全都脱光！”这群人被这个绝妙的主意惊得愣住了。查尔斯像狗一样低吼着跳了下来，扑向那些女孩，抓住她们的裙子，同时催促男孩们：“冲啊，你们这群蠢货！”女孩们开始四散奔逃，一边跑一边尖叫。“谁都别想……”“现在就来！”多赫蒂大喊道，“都给我住手，你们这群混蛋！”但男孩们已经兴致高昂，一个接一个地抓住了尖叫的女孩，然后呆呆地盯着我的儿子，等着他下令夺走她们的内裤！查尔斯突然意识到自己掌握了主动权，正要张口喊“现在！”，却被窗外俯瞰操场的一群邻居的喊声打断：“警察来了！”一辆警车驶来，多赫蒂大步走下迎了上去，查尔斯紧随其后。“没什么事，警官，只是男孩们的一点入门游戏！每年都会发生。”我家那小子蹦蹦跳跳地围着他转。“是啊，纯属无伤大雅的乐趣！看啊，警官，我根本没穿裤子！”

“行吧，BRF，给点颜色看看，你们这群小黑鬼！”操场瞬间空了，查尔斯发现“暴脾气”和他的那帮人刚刚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回去拿大提琴时，心里不禁惊讶地想：这些不就是

当初在文法学校里让他生活变成噩梦的那些家伙吗？只要有点胆量和诀窍，要比“暴脾气”或者那帮混蛋中的任何一个都当得更好，根本不是什么难事。乔丹高中交响乐团因缺少一名大提琴手，一直都在等待我的儿子查尔斯——这位来自第 111 街小学的音乐神童，他曾在洛杉矶少年爱乐乐团待了很长时间。但十五岁的他仍无法胜任高难度的视奏，主要依靠视唱练耳进行练习。如果他没有被提拔到利皮先生指挥的高级乐团，经过适当的训练，他的天赋本可以发展成卓越的视奏能力。在他入团的第一天，乐谱架上摆着的乐曲如此复杂，以至于他跟不上进度。利皮先生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声指出了这一点，并带着居高临下的语气补充道：“不过，我注意到大多数黑人都不懂乐谱。”这位领主怀有佛罗伦萨式的偏见，对任何可能出自公元前三世纪横越阿尔卑斯山的迦太基伟人汉尼拔的后裔都抱有敌意——当年汉尼拔仅凭不到四十头大象和十万余名身材魁梧、关节粗黑的士兵，便在意大利全境所向披靡。当这支如今已缩减至三万人的征服军涌入城市时，历史记载显示，年轻的白人女子和妇女们曾掠夺并强奸黑人士兵以获取他们的生殖器，这或许可以解释某些非常这种深色皮肤的意大利后代一直延续到今天。众所周知，那些所谓的贵族中，极少数全身金发、眼睛毫无疑问是蓝色的，他们的腋下和胯下却显得有些阴暗。可怜的查尔斯一直盯着他的妹妹看，心想她怎么能坐在那里，和其他小提琴手一起演奏，还让利皮先生感到满意呢？毕竟她在家里读谱的能力远不如他，而且阿森先生也曾是她的老师。随后他才意

识到，格蕾丝其实是在模仿其他小提琴手。但现场没有其他琴架，他独自一人又无法凑合，于是起身回家，把琴架塞进壁橱，躺下说他想死。我应声说“好吧”，便开始溜走。你真该看看他从床上猛地跳起来，开始琢磨着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弄个琴架出来。他确实回到了学校，但被迫继续留在乐队和管弦乐班，于是他开始随手摆弄低音号，或是任何不需要参加游行、橄榄球比赛或集会活动的乐器，因为内心深处他已经放弃了。他觉得自己不够好，无法再在公众面前演奏。当然，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太久。利皮先生的高级管弦乐团里有个名叫威皮亚姆·马塞普·科莱特的男孩，他吹奏单簧管，目睹了我家男孩的尴尬处境。他是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早已接受过古典音乐训练，面对查尔斯的绝望，他只是笑笑，说道：“你真是个有趣的孩子。”那便是巴迪，后来正是他引导查尔斯接触了低音号，不仅点亮了他的音乐天赋，最终也治愈了他的心灵。WeP，利皮先生的偏见本在预料之中。Añer aP，他自认为是白人。但沃茨也有自己的等级制度，就像任何一个普通的美国黑人工人社区一样，这些黑人仍忙于像李将军手下的士兵那样辛勤劳作，无暇审视自身及其在社会中的真实地位。其中一些比查尔斯年长三、四、五岁的伙计，之所以把查尔斯视为弱者，是因为，唉，他算是个混血儿，肤色比某些人浅，却又不夠白，无法跻身近乎白人的精英阶层；也不够黑，无法归属于那些美丽优雅的黑人之中——那种让布德·鲍威尔对迈尔斯·戴维斯说“真希望我比你更黑”的黑人。确实没有哪种肤色能和他完全一样。于是

他不再用母亲的热梳子把头发烫直，而是改用湿发法让头发卷曲起来，追求那种真正美丽、自然、庄重、粗硬又蓬松的卷发造型。无论头发卷不卷，都没人接纳他。空气中针对“白鬼”的种族仇恨转而针对了他——一个肤色怪异、半吊子的假黑人。别人可以时髦地互相称呼“黑鬼”或“卷毛黑鬼”，但他绝不能用“兄弟”这种破话称呼别人——他在一次聚会上就吃尽了苦头：他一进门就对斯努库姆·杨打招呼说：“嗨，黑小子！”，结果不知怎么的，一把刀就朝他挥了过来。那本可能是他丧命的一天。自那以后，他变得格外小心，甚至把黑板都改口叫作“粉笔板”。每当他照镜子自问“我究竟是谁？”时，他总觉得自己身上交织着印第安、阿基坦、墨西哥、亚洲等诸多血统，还有一部分来自父亲曾引以为傲的白人血统。他渴望成为其中任何一种，但他却兼具了所有这些特质，却又全然归于虚无，既无种族，亦无国籍，既无旗帜，亦无挚友。于是，查尔斯终于把头发烫直，和乔丹高中的其他“杂种”们混在一起——那寥寥无几的日本人、墨西哥人、犹太人和希腊人。肤色较浅的墨西哥人自称西班牙人，肤色较浅的中国人则说自己是白人。但即便和他们在一起，也总有麻烦，因为他们都讲着不同的语言，想排挤他就随时可以。他只想在某个地方被接纳，可至今仍未如愿，所以去他妈的！他变成了另一个人。他爱上了自己。“去他妈的你们这些可悲的、充满偏见的混蛋，”他心想。“我欣赏思想，无论内在外在。没有种族，没有肤色，没有性别。别“别对我摆出什么好脸，因为我能看穿你们那未成熟的小灵魂里藏着的仇恨。”

我明白他想做什么。我也遇见过几个住在那个无色小岛上的人。

在他十七岁那年的夏天，他靠擦鞋为生，每天扛着擦鞋箱至少要走十五到二十英里，一路上穿梭于街区之间，或是前往康普顿市中心的主干道，或是前往五英里外的洛杉矶市中心；有些周末，他还会穿着他的“联合骑手”滑板鞋，往返于八英里外的圣莫尼卡。他不再出现在常去的聚集地，朋友们也鲜少见到他的身影。

他有一只古怪的擦鞋盒，是某天在车库里捡到的；他从家里拿了些破布和刷子，把皮带系在盒子上当肩带，又在杂货店买了些鞋油，便走上街头招揽生意。

他忙着在图书馆里阅读一切能找到的、超出他基督教主日学教育范围的书籍——业力瑜伽、神智学、轮回、吠檀多——有时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他会完全沉浸在寻找上帝的过程中，以至于忘了擦鞋这件事。

有时在 MGion DoPar 剧院附近，他会见到伊登·阿贝兹——一位身着长白袍的诗人兼神秘主义者，后来他创作了一首名为《自然男孩》的歌曲。他们会互相凝视，在无声的思绪中用心灵相通，谈论爱的上帝，彼此点头，然后各自走向。

这天，他正倚在 103 街与圣佩德罗街拐角处的一盏路灯旁看书，等待顾客，这时一个高大英俊的黑人青年走过来对他说：“你就是那个扮演 cePo 的小伙子吧？还记得我吗？“我是巴迪·科莱特。”他介绍了身边的几个小伙子——哈里森少校、查尔斯·马丁、克罗斯比·刘易斯和拉尔夫·布莱德索，

他们都在哄笑，尽管查尔斯觉得没什么好笑的。

“你想不想赚大钱，穿上最新潮最时髦的衣服？”巴迪问道，“看看你自己，穿得跟个流浪汉似的。”

“我不再在乎衣服了。”

“你想不想泡全城最漂亮的姑娘？”查尔斯说，他对此倒是不介意。

“行，那就加入‘工会’吧，”巴迪说。我这小子心里清楚，他说的可不是美国音乐家联合会第47分会。这个“工会”是瓦茨区的一个私人俱乐部，起初是向擦鞋童、报童和汽水店店员收取会费，以此换取对“费斯蒂”及其一伙这类恶霸和流氓的“保护”。受害者只需说一句“我交过工会会费了”，就能高枕无忧。最近，“工会”的兴趣转向了音乐，他们在瓦茨举办的私人派对和社交聚会引发了满城热议和种种猜测。

“去弄把贝斯来，我们就让你加入我们的联合摇摆乐队，”巴迪对我的儿子说，“我们需要你。”

“买把贝斯？”

“没错。你是黑人。不管你有多厉害，在古典音乐界都混不下去。你想演奏，就得弹黑人乐器。你不能拍大提琴，所以得学会拍那把贝斯，查理！”

查尔斯喜欢巴迪说话的腔调，也钦佩他那份自豪他举止得体、风度翩翩，且相貌极佳，于是他回家与父亲商量，解释说如果用大提琴换一把低音提琴，就有机会赚一大笔钱。他的父母一如既往地虽不太了解情况，但仍抱有美好期望，便同意帮忙。第二天，他和明格斯老爹来到洛杉矶市中心百

老汇大街的施尔默乐器行，用大提琴换了一把崭新的德国制造的大提琴，老爹还额外掏了一百三十美元。他急着想和镇上最漂亮的姑娘约会，于是这小子就搭讪了布里特·伍德曼，并要了乔·康福特的电话号码。乔是“伍德曼兄弟乐队”的贝斯手，这支乐队是瓦茨地区最棒的年轻爵士乐队。“乔，我该怎么学贝斯？”“你有贝斯吗？”“有。”“打开收音机，直接跟着音乐弹起来。我就是这么‘起步’的。”查尔斯甚至不知道琴弦的名称，也不懂如何调音，但他还是站在客厅里 RCA Victor 牌收音机旁，一练就是好几个小时。几周后，他逐渐掌握了要领。他能用大提琴的指法模仿出听到的旋律。他再次给乔·康福特打电话说：“我觉得我现在能弹了。该怎么调音呢？”“你之前是怎么调音的？”“我弹得就像是施尔默出版社出版的乐谱一样。从头到尾嗡嗡嗡嗡地响。”查尔斯哼着 EADG，“老兄，这调反了！那是小提琴的调音顺序。你得从头再来。应该按 GDAE 调。”“那该怎么调？”乔·康福特哼唱着音符。“像那样调准音，跟着收音机多练练，再买些唱片。下次我在街上遇到你，就教你一招。”

“在街上给我把贝斯琴盖拆了？”查尔斯惊讶地问道。

“不，兄弟，盖着乐谱弹。这样学起来比。把乐谱拿开后，就没什么难的了。”

后来查尔斯发现，乔能凭耳朵弹奏任何乐器。这就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甚至从未尝试过看谱。他一听出各声部的旋律，就能弹出正确的音符。布里特说，乔能在音符开始振动之前就听出来。“但凡速度没乔快的人，”布里特说，“最好还是

学点看谱。”“总之别担心，查理，因为贝斯手主要就是负责打拍子。”查尔斯小时候，我常看见他欢呼雀跃地跑去迎接父亲：“爸爸！爸爸！猜猜我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我有时不禁怀疑，他父亲到底有没有听见。他只会说声“嗯”或者“你好呀，小子”，然后就走开了。我看着我儿子对这个反应冷淡的“爸爸”的态度随着岁月流逝而改变，起初他只是漫不经心地喊声“嘿哟”，最后当他变成一个略显时髦的年轻音乐人时，只剩下句酷酷的“嘿”。

尽管他已不再意识到自己对父亲的渴望，但这份渴望依然深藏心底。因此，当他在一次排练后于科莱特家见到巴迪的父亲时，他内心深受触动，并感到深深的羡慕。这对父子之间洋溢着友善与轻松的气氛，查尔斯对此十分钦佩，他心想，如果了解生活的真谛，他会去问科莱特老爹，而不是明格斯老爹。一天，科莱特老爹对他说：“查尔斯，你是个英俊的小伙子。有钱吗？”

“还没有，”查尔斯尴尬地回答，“没什么动静。”“哎呀，像你这么帅的小伙子，肯定能从学校里那些漂亮的小姑娘那儿要到钱来。她们都有个一两美元买书，或者几分钱买糖果。她们的爸爸妈妈，都有点钱。你应该想办法从她们那儿要出来。你得开始考虑这件事了。”查尔斯虽然已经十六岁了，但作为成年人，他以前从未听过这种话题，甚至从未听过任何谈话。他父亲从不跟他说什么，而巴迪的父亲把他当成另一个儿子一样对待，这让他感到受宠若惊。查尔斯开始经常去科莱特家，那位看起来很年轻的父亲时不时地给男孩们

讲讲谈情说爱的门道。他告诉她们，性很重要，并不代表肮脏。“别虚度青春，”他说，“别自慰。学会控制自己。去了解女孩。如果你任由她们继续愚弄你，那将是一生都无法释怀的遗憾。听我的，你会发现她们比你更想要你。这就是男女之间性爱的全部艺术。她们会为这种懂事的男人买单，因为大多数男人以为女人不像他那样喜欢甜头，以为她觉得他想对她做的事很下流。所以当她们最终接受时，他却把她当成一个容器，一台发泄机器。做完事后，他甚至都不拍拍她的头。曾有一位睿智的老者给我讲过个故事。他说：“如果你照我说的去做，你碰过的每个女人都会回来索要更多你的‘甜头’，而且她会告诉你同样的话：她会说，这辈子从未有过这样的体验。”老者就是这么说的，我本该向你们这些小伙子们收取这番建议的费用。总有一天，你会大步走进来，递给我一些钱，然后说：‘你确实说对了，科佩特。’”那个老头跟我说，对于那些没有天赋的人，这里有一些做爱的诀窍。亲吻她。和她调情一会儿。然后把你的薄荷棒插进去，只插龟头部分。用龟头在她阴唇的缝隙里摩擦很久，在阴蒂上轻轻进出，从下往上，绕圈摩擦，直到她对你产生反应。你要像这样爱她几个小时，亲吻、爱抚、吸吮她的乳房，用手指抚弄那美妙的阴户，直到她求你……“你啊。那可不能直接猛地插进去。得把龟头轻轻地、慢慢地放进去。”这些话从一个成年人口中说出来，实在令人震惊。查尔斯脸红了，但巴迪却在微笑，他以前都听过这些。如今他们长大成人后，有时还会讨论起那些“指导”。老爸接着说：“等里面湿润了，汁液渗出来……床单

上，别跟她搞那些白人搞的怪花样。就老老实实好好干一发。那老头发现最好的姿势是侧身，让她仰躺着，因为他个头挺大。她现在都快等死啦，可你却在吊她胃口，一点一点地给她。先在里面待一会儿，让她知道你有什么好东西，但如果她伸手去抓，就赶紧抽出来，完全抽到阴唇边缘。然后突然用力猛插，尽可能深，紧紧地顶住，左右摇晃。接着再抽回来，几乎要完全抽出来。挑逗。以各种方式移动，但动作要轻柔到她几乎感觉不到。收紧又放松肌肉。这会让她产生一阵阵的悸动。她会再次伸手去抓。赶紧抽出来。就在她放弃并坐回屁股上的那一刻，尽可能用力、深入地插入，快速抽出来，然后迅速再次插入。完全插入后，先静止片刻。紧紧固定并摇晃，然后再次缓缓抽出。这次让她湿润的肉壁紧紧贴住你她会试图扭动身体，想让你留在她体内。现在她开始乞求你和她的一切都渴望像刚才那样狠狠地进入她。别急着做。先再玩弄、挑逗她一会儿。如果她从未经历过这种事，她会开始焦躁不安，哭泣并哀求。然后——然后你下定决心——再次狠狠地、快速地、深深地进入她。狠狠地插进去，保持在里面，左右摇晃，亲吻她，用你稳健的摇晃将她紧紧拥住。然后慢慢抽出来，假装你要停下来。把它拔出来，如果她没有抓住你，恳求你、哀求你按你的方式干她，那你就把外面那辆凯迪拉克开走了！……好了，查尔斯，下次你找个小姑娘试试看。留意她反应的差异。看她会不会对你说出这原话：“查尔斯，我这辈子从来没被这样对待过！”再看看你是不是愿意为得到的成果，付给我一比一百的佣金。我儿

子查尔斯十七岁那年，正读高二，有天他的朋友布里特·伍德曼冲到他跟前说：“老兄，我刚和一位堪称史上最棒的贝斯手一起排练了一张唱片！他的贝斯声就像号角一样。他叫雷德·卡伦德，你听说过他吗？”“没听过，但我真想听听。”“那我问问莱斯·海特，明天能不能带你去排练。”乔治·卡彭德是个红发小个子，皮肤浅棕，脸上布满雀斑，身材和体格都像个运动员。他酷劲十足，动作慢条斯理，做任何事都显得游刃有余。虽然书上记载的年龄不同，但他其实只比查尔斯大两岁，因为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规定，在售酒场所工作的人员必须年满二十一岁。

查尔斯去了录音现场，一听到雷德演奏，他就想让他当自己的老师。他对布里特说：“老兄，中场休息时，他独自一人坐在那里演奏《Body and Soul》。我简直不敢相信有人能用低音提琴那样演奏——像梅纽因和海菲茨那样用弓，在高把位的泛音区，就像，你知道的，巴托克的小提琴协奏曲——哟哟哟，哟哟哟——布里特，等我真正学会演奏时，大家会看到我手持一把巨大的低音提琴，但当我愿意时，他们听到的将是一把中提琴，我那把神奇的中提琴，既能像小提琴般高亢，又能像低音提琴般低沉，它能消除所有浑浊的低音，并发出像塞戈维亚那样清澈的拨弦音色！卡彭德就做过类似的事——我必须跟他学。”

雷德娶了一位名叫伊尔玛的姑娘，她前一段婚姻中有两个孩子，两人便在伊尔玛父母家中同居。我儿子每周去那里一次，雷德教他鞠躬礼仪以及弗朗茨·西曼德尔的低音提琴

演奏基础。每次他都要向查尔斯收取两枚多帕尔币，然后在下班后用这笔钱带他去当地的电影院。这些课程孕育了一段兄弟般的友谊和终生的情谊。

此时查尔斯已全身心投入作曲，巴迪便觉得自己也该去洛伊德·里斯那里学钢琴。里斯和他的妻子——一位古典钢琴家——在洛杉矶麦金利大道上开了一所音乐学院。他被公认为最杰出的爵士乐教师，本身也是一位出色的乐器演奏家。据说他能将小号用绳子悬挂在天花板上，通过“嗡鸣法”——即不触碰乐器本体，仅向吹嘴吹气——吹出高音 G。许多后来成名的年轻人曾师从于他，并在周日午后参加他那支庞大的学生排练乐队的演奏。埃里克·多尔菲就是靠着边工作边学习他曾在里斯学校修剪草坪和树篱。他常坐在台阶上观看乐队排练。那时他比其他人年纪小，我儿子也不认识他，但多年后在东海岸，他成了明格斯乐团的中流砥柱。查尔斯当时过着非常充实的音乐生活：既要参加学校管弦乐团，又要跟随卡彭德和里斯学习，还要和科莱特及“联合”摇摆乐队一起接各种演出，并利用所有空闲时间在家练习和创作。就在这时，一位名叫曼努埃拉的墨西哥美女走进了他的生活。他姐姐格蕾丝所在的高中女生俱乐部举办了一场名为“环游世界”的晚宴，每位购买一美元门票的宾客都能依次造访一系列家庭，品尝当地特色美食——西班牙、中国、东印度、希腊、犹太、意大利、美洲原住民、日本、墨西哥——瓦茨把这些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当午夜时分，所有宾客齐聚一堂，享用一场灵魂美食盛宴，整

个晚会便在欢声笑语中落下帷幕。从奴隶菜肴到响尾蛇，应有尽有。但当查尔斯来到名单上的第三户人家——罗德里格斯家时，他一见到他们的女儿曼努埃拉，便决定留下来。他突然成了这家人墨西哥风味美食的忠实拥趸，一连添了第二份、第三份，直到这家人受宠若惊，开了一大罐葡萄酒款待他。坐在那里，与这些友好的墨西哥人吃喝畅谈、开怀大笑，他感到如此宾至如归，竟不由自主地向他们倾诉了自己对李-玛丽长久以来的爱意。几周前，他听说她将在瓦茨参加一场时装秀。他已经很久没见到她了，实在按捺不住，便步行前往市中心，朝圣佩德罗大道走去，谁知竟有辆车并排停下，车里走出来的人竟是斯彭德尔先生本人！查尔斯对这份友善的示好欣喜若狂，但斯彭德尔却毫不拖延地表明，他的动机绝非善意。原来，他清楚记得四年前那个周六下午在拉戈剧院发生的事以及查尔斯最近为再次见到女儿所做的努力。查尔斯试图解释，这些年来他们是出于自愿才分居两地的这些年来，但如今他们都上了年纪……斯彭德尔先生看着他，仿佛他疯了一样。“也许你“你没听见吗？”他说，“我命令你永远别再靠近李·玛丽。否则我们就得采取点措施，比如找条小巷让你睡。”尽管斯彭登身穿银行保安制服、腰间别着枪，这番威胁却没能让查尔斯感到丝毫宽慰。他内心深受伤害，满是悲伤——尽管这很艰难，但他和李-玛丽不正是因为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才自己决定分开的吗？而且他们已经等了这么久……望着斯彭登那张冷硬的面孔，他几乎要哭出来。

在那场时装秀上，李-玛丽看见他站在远处的背景中。两人的目光交汇，仿佛此刻正是爱情的最后一天。他没有跟她说话就回家了，在钢琴前一直弹奏到深夜，感觉她就在身边。他想起她当时那副悲伤的样子——在瓦茨精品百货的户外时装秀上，微风吹动她身上那件漂亮的礼服，她随风摇曳，微微鞠躬。

他把这个故事讲给了曼努埃拉的家人听，他们深表同情，因为曼努埃拉也曾被恋人伤过。“你和曼努埃拉都很孤独，”她的哥哥胡安说，“你们可以做朋友。”午夜时分，胡安、曼努埃拉和明格斯动身前往当晚的压轴活动——一场哈莱姆风格的派对——哇哦！那炸鸡！那些热气腾腾的猪肠，还有那些舞得大汗淋漓的吉特巴舞者！太过分了，太过分了！那晚明格斯几乎感到快乐。他和曼努埃拉一起去游泳，还带她去跳舞、看电影。他对她及其家人的尊重，加上他总听见父母提醒姐妹们，那些男人想要的不过是钻进她们的短裤里（真是荒谬——那些又大又黑、宽松的自制内裤！）这些因素让他始终不敢逼她做比轻微爱抚更进一步的事。是曼努埃拉先等得不耐烦了，结果发现她思想很前卫。她后院那个带屋顶的车库里，有一个他们所谓的“屋顶花园”，里面有吊床、灌木丛和枝叶垂下的树木。一天晚上，他送她回家时，她带他上了那里，亲吻了一会儿后，她撩起裙摆“你看，查尔斯，我没穿内裤。”她央求他去摸摸她“乳头”上那缕长发——那头发多么乌黑，却又像玉米须般柔软！“摸摸看，查尔斯。这是为你准备的，因为你的吻。看，当我解开毛衣的时候。看

看我的奶子——我从来不穿胸罩。看，它们不会下垂吧？在我的国家，我们不穿胸罩。我们是真正的女人。我们不羞于展示自己火热的胸脯，也不羞于承认我们喜欢被人吸吮。我们能感觉到一个男人是否准备好了，是否火热，是否适合做爱。我们也喜欢和他做爱。现在就干我吧，查理。哦！我就知道你的鸡巴为我的小穴变得又硬又热！哦！哦，我太喜欢了！用力顶上来。干我，干我，干我。我干你，你干我，干遍我全身！树下没人能看见我们。现在干我的双乳之间。看，我跪下了。哎哟哇哇！我喜欢你的味道。来吧，我们现在也去吊床上躺一会儿。2foAe mia，你一插进来就把我撑得那么开！这样，那样……chingala, chingala tu madre！哦，我要高潮了，明格斯！射进来，把我的小穴弄湿，干我，明格斯！“你这小婊子！现在你可算得手了！来啊，宝贝！把你的尿干得湿漉漉的！”c“哦，我爱死这感觉了，我爱死这感觉了！”那段日子简直像一场疯狂的冒险，持续了几个月，然后我那小子开始紧张起来。曼努埃拉每晚只想爬上车库屋顶，掏出她那对大奶子，把它们按在他脸上和嘴里，最后和他做爱几个小时里，他们以各种可能的方式亲热。他觉得她的父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似乎并不在意，而她如此放纵，甚至不愿让他使用他在罗利药店买的避孕套。他担心会让她怀孕，那样该怎么办？

他开始和其他女孩来往得更多，尤其是丽塔·里德——一个肤色白皙的黑人女孩，美得让他和巴迪都叫她“赛马”。

但他最害怕的那一天终于还是来了。不知为何——也许

是她觉得自己快要失去他了——曼努埃拉向父母谈起了他们的关系。面对父母那冷静理性的反应，他感到无比羞愧，一时冲动之下，或许是为了给自己开脱，他竟发现自己在曼努埃拉全家面前向她求婚了，而且当场就得到了她的答应。幸运的是，根据加州法律，他尚未成年，必须征得父母的同意才能结婚。父亲果然如查尔斯所料，激烈地拒绝了，还补充说明格斯家族有精神失常的遗传史，查尔斯至今能保持头脑清醒，纯属运气好。他指责曼努埃拉品行不端，无论如何都不配当妻子。查尔斯愤慨地为女友辩护，但他心里清楚，他也明白父亲同样心知肚明——他们不过是在演一出戏，两人之间存在着一个可怜的曼努埃拉并不知情的秘密默契。这种私下的默契让他重燃了与父亲重归于好、重拾亲情的希望，但这要等到多年以后才得以实现。尽管很明显眼下不可能结婚，曼努埃拉却依然如故地渴望在屋顶花园共度时光，甚至变得更加任性。最后，他想出了一个疯狂的计划来挣脱束缚。一天晚上，在游乐场里，当着她哥哥胡安和他那些墨西哥朋友的面，他宣布自己要自杀，因为父亲不肯让他结婚。曼努埃拉。他一直在喝葡萄酒，然后往里面倒了一整瓶碘酒，戏剧性地一饮而尽。警方的救护车来了——这正是他所指望的——他被紧急送往沃茨诊所，也就是小查尔斯头上有个洞时被送去的那家诊所。医生给他洗了胃，然后让他躺下休息。不久，曼努埃拉带着她的哥哥和母亲来了，大家都在流泪。他们说他们理解，愿意等待。“只要曼努埃拉开心，这就足够了。如果你父亲允许的话，你甚至可以和我们住在

一起。”罗德里格斯夫人温柔地说。胡安说：“兄弟，别做伤害自己的事。你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和那些怪怪的美人不一样——我家就是你家，我妹妹也是。但别碰我老婆或我父亲的妻子，你明白的。你先休息一下，然后和曼努埃拉一起回家吧。”马努达站在母亲和哥哥身后。“明古斯，我们可以尽情地爱对方。”“你没听见胡安说吗？别担心，我不会有孩子的。我是个女人，又不是傻孩子。哎，我们做爱是因为我们喜欢。你从来没说过爱我。我不在乎。我们做爱比谁都棒。所以我跟爸妈说，我们哪天会结婚。但别担心，我们不用结婚也能做爱。”我的儿子查尔斯绝望地闭上眼睛，心想自己不确定是否还想再做爱了。查尔斯跟红·卡彭德学习大约一年后，一个周六的下午，他正待在自己家里的房间里

我正为“联合乐队”改编《I'll Never Smile Again》的乐谱，电话突然响了，听起来像是F降调。“嘿波？嘿，李·杨，老兄，近来可好？……阿特·塔图姆？当然认识阿特·塔图姆——至少我在录音棚里跟他聊过天。什么？你开玩笑吧？哇，我太荣幸了！”我的自尊心瞬间飙升了一百万分！当然能行——什么时候？地址是？明白了，李。谢谢。听着，代我向你兄弟莱斯特和乐队里的其他家伙问好——邦普斯、红面具和红卡彭德——你知道他是我老师吗？好的，李，我一定到场，再次感谢。”……哇！我这小子竟然认识阿特·塔图姆！谁不知道这位来自俄亥俄州托莱多的了不起的盲人钢琴家？当年他现身纽约第五十二街的“缟玛瑙俱乐部”和芝加哥的“三德斯俱乐部”时，曾在乐界引起巨大轰动，如今年仅三十一岁

便已声名远扬。

“爸，能送我去市中心一趟吗？李·杨刚打来电话说阿特·塔图姆想见我！我得下午四点到他家排练二重奏！我要和一位天才合作，老爸！”

“行，儿子，我送你去塔图姆家。玛米，给这孩子弄点吃的，咱们这就走……”

“爸爸，那栋房子就在街道北边——38号26.5单元。就是那栋，就在那里！”

“行行行，我看到了。你能坐有轨电车回家吗？”

“当然，我会坐V线电车回瓦茨的。谢谢，老爸，再见……你好！我是查尔斯·明格斯。塔图姆先生派人来找我了！”

“进来吧，查尔斯。还记得我吗？我是卡罗尔。你姐姐和我当年在乔丹高中可是最好的朋友。”

“哎呀，卡罗尔！我早就记得你了。以前我去拜访布里特的时候，有时会去你父亲的杂货店，还记得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你还是个小男孩呢。”“呃，我现在在乔丹高中读高三。我的贝斯套把我的贝斯琴套放哪儿了？他在这里吗？”“是的，我在这儿，小伙子。你好啊，明格斯。卡彭德一直跟我提起，说你拉小提琴的进度挺不错。好吧，我们一会儿就看出来。你就在钢琴边站着，我来指导你，把我的手法示范给你看。等会儿，如果我们配合得不错，我会告诉我的经纪人，然后我们再试着在观众面前表演一下。”“没问题，塔图姆先生！”“好，我来示范一下《All the Things You Are》是

怎么弹的。一、二、三、四……现在我们再来一遍。看，我先给你慢慢演示。你还在洛伊德·里斯那里学钢琴和作曲吗？很好。现在先在钢琴上消化一下，这样你就能掌握和声编配和细微之处……”排练持续了数周，每天好几个小时。有时他们会一起弹奏整个下午，随心所欲地即兴发挥。“来吧，孩子。至少我们可以玩着弹，我不信谁能阻止我们这么做。我之前教你的《昼夜》里D自然音的和弦变化记住了吗？”“是啊，阿特，我用钢琴弹出来了，懂吗？来吧。”“嘿，小伙子，当心点——你偷我的东西了！”“哎，阿特。你就是，我还能说什么呢？有耶稣、佛祖、摩西、杜克、伯德和阿特。”“等一下，小伙子。你在那个A大调和弦里加了个降E音，还用半音阶下行。佛祖可不会这么干。左手只用降A和降G。看？右手是自然B、自然D、升F。这才纯粹，小伙子，纯粹的美。那个降E不该放那儿，那属于另一种曲式。”之后，明格斯便会拖着他的低音提琴，乘有轨电车回家，既疲惫又快乐，脑海中满是音乐灵感。

但尽管我那小子等得心急如焚，这对组合却始终没有接到演出邀约，最终阿特·塔图姆又以独奏家的身份踏上了巡演之路，他们很久之后才再次以职业乐手的身份同台演出。巴迪·科莱特有一辆1935年的深绿色奥本运动旅行车，他开着它在市区里到处兜风，和那里的姑娘们鬼混——印第安人、墨西哥人、有色人种、白人姑娘——任何喜欢被“工会式”调教的类型。

就在那个周日晚上，他们计划了一场“联合派对”，查尔

斯终于有机会验证波普·科莱特关于征服女性的理论了。巴德和那帮家伙前一晚在派对上搭讪了几位市中心的新面孔，而查理则约了“赛马”丽塔——个子高挑，乌黑如墨，是个美丽而优雅的姑娘，大概是他迄今为止见过最美的女人，那头蓬松卷曲的羊毛般头发被修剪得整齐利落，完美衬托出她优雅的骨骼轮廓。她是个野性又性感的姑娘，那份傲慢昭示着她深知自己的魅力。

巴迪召集了一次聚会。哈里森少校、查理·马丁、克罗斯比·刘易斯和拉尔夫·布莱德索都在场。“今晚没油钱了，”他说，“看来我们得去蹭油了。查兹，该你请客了。”

我那小子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于是巴迪解释了方法。“天黑后，咱们拿上这罐子到处转转，找个没人的油箱。用我们这根破水管给五加仑的罐子灌满要二十七分钟，要是有人出来看见咱们，咱们就得跑，那意思就是赶紧把罐子拿走，兄弟！车子不会减速，所以你得动作快。明格斯负责把水桶放出去，克罗斯比负责捡回来。明格斯，你会虹吸吗？”

查尔斯说，他在伍德先生的车库工作时学会了这门手艺。伍德先生的车库工作时学会的。

天色渐暗，他们开车四处寻找潜在的加油客户的目标。巴迪说，他通常能从汽车的外观判断车主是否有足够的钱在每个发薪日给油箱加满油。现在就有一辆！就在中央花园那座老浸信会教堂正前方。四周一片寂静，教堂里正在举行礼拜，附近的居民们正在吃晚饭。明格斯拿着油罐从车踏板上跳下来，克罗斯比紧跟在他身后负责望风。巴迪以正常速度

继续开着车。周围没人。那辆停着的车在树下，被悬在头顶的路灯遮住了光线。这里很暗，正合适。哇！油箱还挺满的！查尔斯把油罐塞到保险杠底下，完全看不出来。他在软管两端各套上一根橡皮筋，确保它牢牢固定。他吸了一口汽油又吐了出来，接着拍打软管，确认汽油正在流动。他和罗斯比在两条街外的葡萄街拐角处，截住了正在逃跑的巴迪。他们开车兜了一会儿圈，消磨时间。罗斯比对那些橡皮筋赞不绝口。“这次没关系，明格斯，”巴迪说，“但从今往后，未经主席同意，别擅自改进联合会的做法。”二十五分钟后，教堂开始散场。明格斯想证明自己，便央求巴迪：“让我去捡回来吧，我肯定能一次搞定。”“不行，现在太危险了，”巴迪回答道。绕过街角，车主正倚在车旁，牧师则站在他那辆米色凯迪拉克旁边，修女们围在他身边咯咯笑着，争相讨好他，夸赞他的讲道多么精彩。当他们缓缓驶过时，发现油罐已经溢出，汽油正流进路边的排水沟里。“该死！”梅杰说，“我当时就觉得那根软管比我们以前用的要粗。”“不过那辆坦克确实结实得很！”“巴迪，再开过去一趟。我要去拿它。”“别傻了，明格斯。你想被抓吗？”

“哎呀，”巴迪说，“既然有新新成员这么有气势又真诚地加入，我们可不能临阵退缩。”

“谢了，老兄，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我就算穿着橄榄球服，也能跑出 10 秒 9 的百码冲刺成绩。”“是吗？那你今晚最好打破自己的纪录，因为我们会以每小时 15 英里的速度冲过来，而且绝不减速。你要是掉队了，就得挨揍。要是追不上，

那可就倒霉

了。要是没被抓到，就回家找我们。要是被抓了，别告密。记住工会！”

他们再次绕着街区转了一圈。当车子开始以每小时十五英里的速度平稳行驶时，梅杰探出车窗，用手帕遮住了车牌。离那辆车还有四分之一街区时，查尔斯跳下车，飞奔着从奥本车旁掠过。瓦沙·穆拉长老站在路边，抽着粗大的雪茄，把玩着金表链，小指上那枚猫眼大小的钻石戒指闪烁着微光，宛如一道微小的阳光。他戴着一顶英式圆顶礼帽，穿着赌徒条纹裤、黑色运动外套、白色塔特索尔格子背心和漆皮鞋。他漫不经心地将闪烁的红色烟灰弹进排水沟，说道：“姐妹们，今晚我们确实点燃了这里的激情。那些罪人全都要在烈火中焚烧！”

一缕烟雾升起，蓝红色的火焰从他头顶迸发而出头顶！黑烟滚滚朝方向蔓延。我儿子抓起油罐，朝奥本河的对岸狂奔。女人们尖叫着——“哦，我的主，救救我们！他创造了奇迹！阿蒙霍特普！世界已走向罪恶的终结！赞美他仁慈的名！”

“哦，我的天哪！那几个小子偷了我的汽油！快抓住那个黄毛小子！”

老牧师冲了出来，挥舞着他的直刃剃刀朝我那小子屁股上劈去。查尔斯闪身躲开。牧师的膝盖一软，另一条腿猛地翘起，像跳吉特巴舞似的踢了一脚，把他甩得旋转起来，最后重重摔在耶稣基督有时骑进城里向民众布道的坐骑上。“天

哪，我的裤子裂开了！”他大喊，“圣摩西啊，看看我的凯迪拉克，被火焰熏得黑乎乎的！快把主的战车擦干净！叫警察来！”“看，他们跑了！”人们高声喊道，“抓住他们！记下车牌号！上帝保佑我们的教堂免遭烈火焚毁！”喇叭声此起彼伏，四处都有汽车发动起来。但查尔斯已经跑回车里，巴迪冷静地说：“少校，把那块布盖在车牌上。走吧。抓紧了，伙计们。”

他猛踩油门，车速飙至每小时六十英里，猛打方向盘驶入直道，车速骤升至七十、八十、九十，然后如箭般疾驰，我们以每小时一百二十英里的速度沿圣佩德罗公路飞驰而去。明格斯吓坏了。除了坐过山车，他从未体验过如此高速行驶。但就在巴迪减速至限速并转向市区时，大家突然纷纷拍着他的后背开怀大笑。查尔斯感到无比畅快，仿佛重生一般。又来了。Ije终于被那帮家伙接纳进来了。“哇，明格斯，咱们得跟丽塔说说你这只坏猫的行径！咱们今晚要玩个痛快，老兄！就像拥有后宫的国王一样，尽情享受今晚的狂欢！”他们顺路去丽塔家接上姑娘们。接着买了芥末酱、棉花糖、面包卷、啤酒、葡萄酒和大麻，准备来一场“工会风格”的烤香肠派对，然后直奔海滩。嗯嗯嗯！长长的热狗烤得焦黑，尖端几乎要裂开，汁水四溢，溅落在炽热的炭火上。嗯嗯嗯！热腾腾的多汁面包被剖开，里面涂满了法式芥末酱。烤椰子棉花糖悬在熠熠生辉的红黑炭火上方，那白皙的糖浆内芯翻涌而出，顺着表面滴落，在被烧成灰烬的过程中嘶嘶作响、四处飞溅，甜美的香气弥漫在莱什的咸咸海风中。通红的火球在湿润的沙坑里噼啪作响。海风背后，是寂静的声响。下方，

浪花翻涌，白色浪潮拍打着那处被知情者称为“爱之湾”的水下洞穴附近，那残酷的花岗岩礁石。月光笼罩着丽塔那丰满的胸脯、臀部以及典雅的雕像般的身姿，查尔斯即兴为她那迷人的黑檀木般的身影吟诵了一首充满诱惑的诗。他被深深迷住，升华到了前所未有的感官极乐之境。李-玛丽曾是他灵魂纯粹的挚爱，而曼努埃拉则是那个过度强势又过度顺从的激情侵略者。但今夜，他打算征服一位女神。他一定要得到那迷人的臀部。

此刻大家都在喧闹，喝着啤酒和葡萄酒，抽着大麻——只有巴迪例外，他平静地喝着汽水，像选美比赛的评委一样审视并比较着女孩们的胸部和双腿，同时吹着单簧管，敲打着梅杰的鼓——包括镲片、军鼓和鼓刷。姑娘们在跳舞、四处奔跑，脱下衣服，迎着咸咸的海风，诱惑地将胸罩从肩头滑落，做着后仰动作，还狡黠地将内裤从胯间拨到一旁。

丽塔抚摸着查尔斯的耳朵，轻轻咬了咬他的后颈。玛丽安脱得一丝不挂，随着鼓点起舞，紧贴着梅杰的脸扭动身躯。他从面包里取出那根热乎乎的热狗，吸吮着舔去上面的芥末酱，突然像刚意识到她赤身裸体似的一把抓住她，将她甩倒在后，吸吮并亲吻着她的乳房。随后他俯身下去，将热狗留在原处，开始在她身上亲吻，呼吸急促而深沉，牙齿间吸气时发出“呼——”的声音。“玛丽安，把你的小圆臀往上撅高点，凑近我。”他将热狗进进出出地抽动，起初我们以为他在吃它，但他其实是在热狗上方大口吸吮，舌头在嘴里噗噗地弹动，呼——喷。最后，他把热狗吃掉了。

丽塔喊道：“明格斯！”然后轻快地跑向海浪，一边脱衣服。查尔斯跟在后面，撕扯着自己的衣服，大喊：“今晚我要和克利奥帕特拉裸泳！”“克利奥帕特拉个鬼！我比那个黑婊子更纯洁、更漂亮！”在翻腾、飞溅、狂暴的大海中翻滚着，那白茫茫的愤怒浪花仿佛漂浮在深邃的海水与幽暗的天空之间，丽塔被大海吞没。海水淹没了她那天赐的曲线，唯独闪闪发光的臀部和她翻身仰漂时那丰满的胸脯露在外面。汹涌的水花在她双腿间哗啦作响，激起阵阵浪花。明格斯惊愕地挺立着，直到她随波浪翻滚而来，两人跪在湿润的沙滩上，海藻扭曲缠绕着他们的脚踝，咸水紧绷着他光滑坚硬的脖颈和蜷缩的包皮，细小的湿沙粒挑逗般地咬进他那肿胀、跳动的心形龟头。丽塔凝视着这原始而野性的美，那根挺立的阳具比自慰巅峰时还要坚硬。她伸出手，将它指向更高处的天空。她那双柔滑的手轻轻抚过并环绕着那根颈部，以及紧绷的包皮囊——那囊中悬着两颗巨大的黑色珍珠吊坠，她小心翼翼地抚弄着它们。她俯身凑近，说道：“你是有色人种，就像我一样。硕大、美丽、坚硬，带着这些金牛座般的囊袋——和我一样黑，明格斯！”查尔斯第一次感到自己完全被……接纳了黑人。他摇摇晃晃，浑身颤抖。抚摸和轻抚丽塔那蓬松卷曲的头发，是一种新奇而令人兴奋的体验。那头发搔得他的手掌和指尖发痒。他厌恶地想着那些烫过头发的女孩。她把他推倒在沙滩上，跨坐到他身上，双乳垂落在他的脸上，随后向后仰身，双膝大张，伸手从腿间探入，将他抚进她的腰间。温暖的海浪拍打着他们的身体，顺滑地流过又再次溅起。

一道阴影在他们身后浮现。

“伙计！你这该死的黑鬼，还穿了件！你一直在偷窥！给我滚回去，你那两个是你的，但这一个可不是。”

“不，明格斯，你搞错了——梅杰和那两个姑娘游去洞穴那边了，我正用这油布袋把食物和东西带进去，看见没？我们要生火。要一起吗？”

他们能看见梅杰和那两个女孩在巨岩外侧上下浮动。那个秘密洞穴的入口位于水下约一码处的一个洞口。浮出水面后，你会进入一个大小如客厅般的空间，里面有干燥的沙质岩架。

“回头见，兄弟，”明格斯说道。巴迪涉水而入，肩扛着包裹朝岩石处走去。我的男孩把丽塔拉回温暖的浪花中，紧紧搂住她。他缓缓地、有意识地开始动作，让她随着他的节奏摇摆，直到她屈服于他的律动。接着他停了下来，她便开始乞求：“别逗我了，宝贝，干我！你动作太轻柔了，宝贝。“刚才我还承受不住。现在我想要，你却只给我一点点！干我啊，老兄！给我吧，老爸！现在，马上，求你了！哦！对！嗯！你这混蛋！再给我，老爸。求你了。别拔出来。在里面深深地摇晃！我会用肌肉夹紧它

“我非让你留下来不可！”

“你有点怪，丽塔宝贝……感觉你嘴里有个疯子在啃咬我。”

“那是我的肌肉，爸爸。我得用我的‘狗’咬你！我以前常听爸爸对妈妈说：‘天啊，宝贝，把那些狗从我身上弄开，我

可受不了了!’哦，明格斯，回来啊，你这脏兮兮的混蛋，该死，快回来——你对我做了什么?”

“在练习。”

“什么?”

“练习怎么让母狗求更多。来吧，咱们游到海湾里去。”

“明格斯，我真该杀了你，竟然让我这么渴望它!”

“谁说我要离开你了，你这下体紧致的婊子? 还有更多在等着你，想要得到就得听我的。来吧。”查尔斯游向岩石，丽塔顺从地跟在后面。我的男孩因这股

新生的权力感而放声大笑，并感谢老天赐予他波普·科莱特。查尔斯感到有些尴尬，因为第六节体育课的女生们穿着白衬衫和黑短裤，正倚在围栏上看着橄榄球运动员们，咯咯地笑个不停——尽管他早该习惯了她们取笑他的罗圈腿和内八字脚。而且，他每一秒都清楚地感觉到李-玛丽的存在，她独自站在一旁，似乎根本没注意到他的存在。他走到围栏边，对着瑞秋和凯特低声说：“姑娘们，上周五在巴迪家你们怎么没笑呢? 那时你们看到的我的罗圈腿可比现在露得还多呢。多到这里，懂吗，宝贝?”他走开时暗自想着：反正我才不喜欢那种能被哄着同时跟两个男人上床的婊子——看着她们就让我恶心。他小跑着走上橄榄球场，心里惦记着李-玛丽，可每当他朝她看去时，她却从未正眼瞧过他。但不知为何，在围栏旁紧贴着栏杆的男女们发出的欢笑、喝彩和嘘声之中，他却能感觉到她在对他说话，尽管她的嘴唇纹丝未动。这种呼唤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第一节比赛结束时，

他不得不径直走向她，虽不知她是否愿意，但当他们透过钢丝网对视时——那道屏障让她感觉仿佛置身于他的体内仿佛他们合二为一。

“你刚才对我说什么，李-玛丽？”

“我说我爱你，而且你现在需要我。你把我忘了吗？”

查尔斯扶着栅栏，低头看着自己内八字脚，摇了摇头，“我不明白。”

“那听好了。我现在是个女人了，而且我已经等了五年多。自从那天在拉戈之后，已经过了多少年了。你从未试图来找我。哦，有时深夜躺在床上，我会听到你在外面呼唤我的名字——那时你喝了酒，我听出了你声音里的痛苦，我也知道半夜里把东西砸在我们家墙上的就是你。可是查尔斯……我的小明格斯！为什么你从来不在白天来，光明正大地来，为什么，为什么？”

“宝贝……你父亲……”

“我父亲能做什么？我父亲带枪已经三十年，却从未开枪打过任何人。”

“李-玛丽，他跟我说话时很严肃。以我们这个年纪，他有理由这么做。”

“都这把年纪了？你知道那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吗？我们还要等多久？我知道巴迪那儿的事，也知道那些姑娘们怎么说。你以为女孩子们不八卦吗？她们说你 and 巴迪是浪荡子，是男妓，随便谁都能上。查尔斯，我并不以还是处女为荣。那是你的错。但我需要你，这对我来说是天性使然。我无法改变

我们彼此教给对方的东西——也许是在我们生命中太早的时候——但那对我来说是神圣的，和任何其他男人在一起都是亵渎。而现在我却不得不听那些女孩说你 and 巴迪是最好的情人……”“宝贝，听我说，你听到了吗。你听见了吗，李-玛丽？我搞砸了，而且不是小事。我

勾搭过女孩，还真的把那场面搞得沸沸扬扬。但即便她们在做我教过的事“他们，我知道这样利用性是在嘲弄爱情。”“哦，亲爱的，我并不嫉妒，但我很自私，我想要我的另一半。此刻，我正为你心火焚身。我们不再是孩子了——学校不该是我们的归宿。我们周围尽是些孩子，他们玩耍着，等待着长大成人，去爱、去结婚，或是与人上床，而我担心这个社会正开始把你变成一个孩子。你十岁那年，比现在的你更像个男人。你说没有什么能将我们分开，可如今你却梦见我是你神圣的新娘，却把那些浪荡子带上床。我知道你听见我了，查尔斯，我知道你明白——就连我们之间的沉默都在告诉我这一点。哦，天哪，我爱你！说你爱我！这不是真的吗？”“嘿，明格斯！”彼得·汤普森喊道，“快点！”李-玛丽哀求般地盯着我儿子的眼睛，但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明格斯，快给我滚出来玩！”查尔斯望向球场，李-玛丽抽泣着转身走了。他沿着围栏跟去，直到她消失在排练厅的后门，门在她身后关上。比赛结束后，查尔斯在更衣室里慢慢穿衣服。布里特·伍德曼悠闲地走进来，坐在长凳上。“嘿，&itt——你在这儿干什么？”“嘿，查兹。我来找米尔德雷德·雷的。自从她毕业后，她就变得很害羞，每次我一过来，她就跑回家。嘿，

我看到你跟李-玛丽在说话。”“是啊。”“哎呀，我不是想多管闲事，但你那儿好像有个很不错的姑娘，还爱着你呢。你挺走运的——瞧瞧米尔德雷德把我弄得有多头晕。”“布里特，别说了，行不行？哦，该死，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好吧，既然是这样，baP，我会帮你，我会把球传给你。球。你看，查尔斯，你和李-玛丽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个信号，说明生活中的所有事情都会好起来的。明格斯，她——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像有一次威廉·卢克对她动了心。

“哦，是吗？”

“等等，明格斯，先别急。你知道卢克那彬彬有礼、风度翩翩的做派——你这是在气什么呢？”

“我敢肯定她已经摆平他了。”

“听着，baP spot，你几乎不跟她说话，更别说跟她一起出去玩了。”

“我在等。”

“在等什么？”

“谢天谢地，我们已经成年了。”

“听着，李-玛丽肯定快满十八岁了。从今天起，你该停止等待了。”查理，爱情跟年龄没关系，但她不再是小姑娘了，她是个女人，你不可能没察觉。就像卢克刚开始跟她搭讪时，她就带他钻研技术官僚制、专制政治、语言学、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整个领域。卢克能逃脱还算走运。但现在看看纳撒尼尔·雷文。”

‘\$*\}/\$IO(’

“破布乌鸦——你知道的，他父亲开着那辆旧马车卖水果。你对他第一印象如何？”

“呃，大概就像他名字暗示的那样。有点流浪汉的感觉。我对他本人没啥好感。像头猪。邋遢。跟我差不多，只不过他有时特别脏。不过，他倒是个挺不错、很安静的家伙。”

“查理，大概一年前，李-玛丽的父母让她去参加一个派对，拉格斯当时正站在门口；是他告诉我的。她跑了过去——起初她以为他是你。她邀请他进去，整晚都和他跳舞，还一直聊着你。他说他那晚就爱上了她，至今仍是如此，但你的名字却一直萦绕在他耳边。别忘了，外面还有好多其他男人在盯着她呢。”“布里特，她不是那种人。她会等我的。”“也许吧。7tfoy-be 也是这么回事。但你知道，需求是你的一部分，这一点毋庸置疑。人会因内心的渴望而死……好了，我们走吧。”“嗯。我会锁好门的。”“查理，我只是你老朋友，祝你无论做什么都能顺利，但我真心希望你们俩最后能修成正果。”“李-玛丽？……，我能送你回家吗？”“小查尔斯·明格斯，亲爱的！你在开我玩笑吗？今天我走开，真对不起。”“奥，上车吧。”

快“一辆林肯！这对一个学生来说是不是太奢侈了？”“我借来的。这周是我的。你介意吗？”“哦，查尔斯，别理我这些傻问题。我为打探你的私事道歉。亲爱的查尔斯，你好吗？”“我爱你，这就是我的近况。”“你开心吗，亲爱的？我是说那种真正快乐、幸福那种，就像莉莉·红·卡彭德的歌里唱的那样。”“我想我不知道‘真正快乐’是什么意思。”“你是

否在心中想着我入睡，是否在黑暗中呼唤我？我会的，查尔斯，我会的。这就是我的幸福，是我仅有的东西。”“李-玛丽……”“当然，明格斯先生，你完全明白，既然我跟你在一起，我就不会回家了。你会亲自带我去你那著名的窝。”“那不是我的窝。我住在父母家。那只是巴迪和我偶尔用来排练的地方。”“那就带我去那里。”“我不想带你去那里。那不是适合你的地方。”

“那你能答应我，永远不再踏进那座？除非是公事。”“公事？什么公事？”

“我父亲跟我们说，那里的有些小伙子是皮条客。”“他们是啥？”

“皮条客，拉皮条的。你和巴迪也在干那行吗？”“哦，李-玛丽，不——当然不是。”

“那带我去你们排练的地方吧。这样我们就能独处待一会儿。求你了，查尔斯。”

随着他们逐渐靠近镇东边那栋白木屋——那是他和巴迪每月花三十美元从坦·布鲁的哥哥阿莫斯那里租来的——我那小子开得越来越慢。他总觉得把李·玛丽带进这个地方不太对劲，毕竟这里曾是无数派对和风流韵事的发生地。但她毫不犹豫地跳下车，跑向门廊。他停下车，默默地解开门锁，推门而入。她走进屋内，停下脚步，好奇地环顾四周。她本以为会看到什么？这不过是一间简朴的小屋，陈设也十分简陋。她迅速穿梭于四个房间之间，然后折返，紧贴着他站立，凝视着他的眼睛。他几乎哽咽着，将双臂环绕在她身上。

“哦，查尔斯，查尔斯，能再次投入你的怀抱！紧紧抱住我！……不，放开我，让我随心所欲吧，哦，我再也不想做淑女了！看——接住！嗖——！接住！我的鞋！我的裙子！所有东西！哦，我跟你在一起，我们独处，独处，独处！我要勾引你，你察觉到了吗？别动，你在挣扎——别抗拒我，亲爱的。看着我，看！你以前从未见过我赤裸的样子！你震惊了吗，亲爱的？把领带给我——好了，我把它解开了——还有你的衬衫

“你在干什么，李-玛丽！”

“哦，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把这些给我……*liñ this foot*。现在换另一只……这裤子膝盖好宽，裤脚却那么窄！亲爱的，你的穿衣风格可真不保守。哦，看，你那可爱的罗圈腿——我最爱你的膝盖了！”

“哦，宝贝，你疯了！”

“放我下来——你不能阻止我！我要让你知道是我勾引了你！那样就没人能伤害你了。我强迫你——我强迫你！”

“宝贝——别在这里，那些贱人都在这儿

“闭嘴！过来，别跑开！这都是你先挑起的，都过去好久了。”好久好久以前了。”

“李-玛丽——如果今晚要发生什么，绝不会是在这里，也不会是这种地方。宝贝，你太过分了，你太美了，不配待在这间茅房里。别在这里。我想在某个既迷人又疯狂的地方见到你——”

“哦，查尔斯，你说得对，这样不行，因为如果我不回家，

他们就会知道我和你在一起，然后会来这里找我们。”

“如果你的父亲碰你

，

他不会的，他绝不会，因为我要把你绑架走——而且我带你去——我已经计划好了——埃尔西诺尔！”

“哦，宝贝，这主意真美妙——但路途遥远，得有一百英里吧。”

“我不在乎，你在乎吗？”

“你不害怕吗？因为如果我们走了，今晚我就不会带你回家了。你不会后悔吗？”

“不再后悔了。就算我们再也不回来，我也不在乎。”

“来，宝贝，把衣服穿上！”

“不，我不要穿鞋，今晚我要光脚走。我什么都不穿，只穿件外套——把我的东西都塞进你的雨衣口袋里——看？”

于是，不知对错，只觉快乐、兴奋，又深陷爱河，我的男孩下定决心。“我们有这个权利，”他一遍又一遍地想着，“我们等了半辈子。”“嗨，查理，加满油吗？”“嗯，巴布。到埃尔西诺尔湖还有多远？”“进来吧，我给你指指地图……咦，小伙子，你身边那位不是斯彭德的女儿吗？”“老兄，不管怎样，千万别跟任何人说“哦，小子！我才没说呢，但你这臭味儿简直是在自找麻烦，查理。那车哪儿弄来的？不就是那个女演员的，叫什么来着，露佩？哇哦，小子！双管猎枪，两管齐发！豪车加未成年小妞！你疯了，小子，你可别跟西德尼·霍尔作对！不过别担心，我什么都不会说。”“让我把头枕在你

腿上，亲爱的查尔斯。嗯——！”“你摸起来真舒服。”“亲爱的，一路上不至于这样。我也是凡人。”“你会厌倦我吗？”“我实在想不出会有这种可能。”“那我就一路躺在这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别让事情失控，宝贝，我可能会失去自制力。”“像这样的爱都失控了？你真有意思，亲爱的。”“我是说对方向盘的掌控。李-玛

丽，要不是我太了解你，要是你是个陌生姑娘，还拎着那个装满诗句的包，你听起来简直像世上最厉害的骗子。”“骗子？”“套路。花言巧语。”“也许在这可怜的世上，恋人不得不成为骗子，才能说服彼此相信，世上真有如此美妙的事物存在。”“是的，亲爱的，再靠近些，查尔斯，让我感受你的爱，在我体内，在我口中。我想在那里品尝你。”“宝贝，看那边湖畔，那道山脊、峡谷口，还有更远处的群山？那就是我们要住的地方。我们可以建个小木屋，或者搭帐篷，甚至睡睡袋，随你喜欢。”

“一间小房子住？然后随心所欲？哦，我想要那个，查尔斯，什么时候？”

“我们手头有足够的钱撑上一两周。你害怕吗？”

“你才是那个胆小的。”

“来吧，咱们去湖里。把衣服留在这儿。方圆几里内连个人影都没有。”

“看那月亮！看那些星星，查尔斯！”

“是啊……你知道吗，宝贝，那年夏天教堂野餐会之后，我跟家人又回到了这里，就站在我们当时站过的地方，那时

我特别想你，哭了起来。我爸爸大喊道：‘快点，振作起来，开心点——我们马上就要回家了！’他们总是这样催我们，不是吗？”

“你真的爱我，查尔斯！”

“你知道我确实爱你。”

“那你就来抓我啊！来追捕我吧，你这个深爱伴侣的古老男人！我是深爱着自己的男人、绝不接受其他人的虎女！嘶——哈！我是你的，但你必须驯服我，我是野性的！嘶——哈！！”

“你疯了，宝贝——你抓伤我了。过来，你野性

“说出来，说出来！野性的嚎叫！再也没有其他母狗能把你从我身边夺走——我是你那只只知抓挠、只知爱你的母狗！抓住我，明格斯，抓住我！你抓不到，你这笨手笨脚的家伙，你宁愿去接橄榄球、握住冰球，或是弹钢琴！”

“过来，女人！我要抓住你那天赐的屁股！你已落入我的催眠魔力之中！”

“明——古斯——！”

“水没用，宝贝，你逃不掉。反正你已经踩进来了，这感觉如何，贱人？不不不，你不是贱人，你是从未被操过、屁股从未被亲吻或拍打过的天使！别动，你这滑溜的巫婆！你差点让我伤到你，我抓住你了，该死的！”“如果你不会游泳，最好现在就学，宝贝，从现在起水会越来越深，而我肯定能比你漂得久。”

“我爱你，查尔斯。我累了。我再也撑不下去了。”“感受

一下我站的地方
有多热。”

“这湖真奇怪，刚才那儿的水还很凉。看，水越来越浅了，水只淹到我的肩膀。现在只到胸口了，而且水温还在升高。现在，它——查尔斯”

“是的，宝贝，是我。”

“你快把我淹死了！”

“婊子不会溺死，她们只是在水变浅之前漂浮一会儿，直到只剩下潮湿、滚烫、柔软的细沙。”

“哦，就像我们身下盖着一条温暖、柔软的羽毛毯。让我的双腿——”“哦哦哦，慢慢滑下来……哦，查尔斯，抱紧我。”

“我不会伤害你的，亲爱的。”

“伤害我。”

“不用这样，宝贝，时间还多着呢。来吧，用牙齿咬我的肩膀，狠狠地咬，如果你感到疼痛，我也想和你一起感受。”

“哦……亲爱的……”“你现在休息好了吗，宝贝？”

“查尔斯，那感觉就像是愿意为你而死！……你对我做了什么——我像个孩子一样哭成这样——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哦，查尔斯，我好害怕。我晕了过去，脑子里一片空白——”

“哦，宝贝，我早就跟你说过我们应该再等等。”“我永远都回不了家了。”“别担心，宝贝，一切都好，你会没事的。来，抓住我的肩膀，这里很深。”“那地方看起来好远。我好害怕。”“只要抓紧我。别急，亲爱的，别弄坏什么，我们马上就能走出来了。”“你觉得我这样爱你是错的吗？”“哦，李-玛丽。”“既然

你亲了我全身，为什么在亲到那里之前停下来呢？”“只是因为——哦，天哪！”“出去吧，查尔斯。”“不管你听那些荡妇、妓女、婊子们说了什么，全都是谎话，我——哦，该死，除了你我还没跟谁真正亲热过——我本想吻遍你全身，里里外外，每个角落，但那对我来说是神圣的，所以当我发现自己想要用世人听来如此变态肮脏的各种方式去爱你时，我却犹豫了，因为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爱。我本想放纵自己，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去爱，但我只希望他们别把它说得像今年最流行的时尚风格，好像是某个法国怪胎发明的似的。“是小曲吗，查尔斯？”“和你在一起的话不会，李-玛丽。但如果别人知道我们这样，他们会叫我们怪胎，叫我们青少年变态。“要是被抓到我们这样，我们会被逮捕，他们会骂你是娼妇，你知道吗？等我们获释时，你早就被强奸了，或者被迫和任何觉得自己想要个有色人种女孩的白人警察发生关系。如果我救不出来你，他们会把你送到女子监狱，那里会有个像亚马逊女战士一样的同性恋女监狱长找上你，还威胁说如果你敢说出去，就杀了你！”“明格斯，别现在就为想明白这件事而烦恼。”

“我绝不想停止思考，这是我唯一能前进的方式。”

“不，亲爱的，求你了。我们去看看我们的小屋吧，在那里可以像个温柔的小妻子一样为你做饭、照顾你，在无人能找到或看见我们的地方爱你……但卢佩·马德里是谁？”

“什么？”

“不是什么。是谁。”

“你为什么问这个？”

“我本来不想这么做的。我不想再打探你的私事了。但手套箱里有个小手提包，里面装着邓巴酒店的房卡，还有你和巴迪以及两个女孩的照片，照片背面写着那个名字。这是她的车吗？”

“是的，是她的。”

“她是谁？”

“只是个女孩。米菲利昂·多帕剧院的歌舞女郎。”

“那和巴迪在一起的女孩，她是谁？”

“她叫帕特。她是苏族印第安人。她跟我们一样，觉得自己没被当作美国人对待。我在洛杉矶博物馆见过她祖父的照片——他曾是酋长。我和巴迪是在拍《通往桑给巴尔之路》当临时演员时认识这些姑娘的。哈哈！了不起嘛。他们剪掉了我和宾·克罗斯比、鲍勃·霍普的戏份我当时站在他们身后举着长矛说：“是的，酋长。”

“我觉得卢佩·马德里安排我们的蜜月交通工具不太靠谱。从现在起，我们坐公交车。”

“你这么一说，在我心里，你已经到了一个你。你知道蒂华纳离这里有多远吗？”“不知道，为什么？”

“那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明格斯夫人，我们现在正在度蜜月。提前的。我们正在庆祝我们的婚礼，婚礼就在五天之内举行。”“查尔斯“李-玛丽，李-玛丽，你的嘴唇真美。来吧，宝贝，要爬到峡谷顶还有很长一段路……”两天后，我儿子开着卢佩·马德里（Lupe Madrid）的车，带着李·玛丽

(Lee-Marie) 去了墨西哥，两人结了婚。他们俩连高中都没毕业，世人对此事颇有微词，上帝也没有赐福于他们的结合。自埃尔西诺尔和我的儿子高中毕业以来，已过去一年。他北上远走，远离那些让他想起李·玛丽的地方和人，以及曾加诸于他们二人身上的那些难以置信的遭遇。他在旧金山演了几场，为哈罗德·伦顿的大乐队录制过几张唱片，送过邮件，打过零工，只要能糊口，什么都干。当时阿特·塔图姆正在城里，查尔斯最大的乐趣就是几乎每晚都去一家叫“金博”的通宵酒吧，和他一起即兴演奏。那段日子对我儿子来说既艰难又悲伤。他听说李-玛丽的父亲把她送出了国——他不知道具体去了哪里，即便知道也无能为力，而且他确信自己再也见不到她了。高中时期，他曾偶尔与赫尔曼格里姆斯的乐队一起演出，当他接到电报邀请重返乐队时，便回到了瓦茨。赫尔曼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黑键钢琴手，更是勺子、叉子、刀子和骨头等乐器的演奏大师，因此他们大多在酒店餐厅演出也就不足为奇了。他把这份工作视为学习非常规调式的机会，因为赫尔曼从不演奏自然调，而主要演奏升 F 大调，或是 D 大调、A 大调和 E 大调，这些调式在普通爵士乐中并不常用。他的老同学和工会兄弟们各自踏上不同的道路，有的参军，有的则向东前往纽约。当他收到征兵通知时，他并不太热衷，于是他在指甲缝里塞了糖粉，靠着这种手段从 1-A（适役）变成了 4-F（免役）。但说来也怪，这招反倒害了他，因为当他改变主意想加入海军时，结果还是被拒之门外。他和那些老伙计们——也就是当时还在附近的人——

时不时会聚在市立运动场，一起举举哑铃。一个下午，伍德曼兄弟打来电话：“嘿，球友！听说布里特的事了吗？他要跟莱斯·海特的乐队一起走了。”“哇！看来我差不多要孤军奋战了。巴迪对户外运动不太感兴趣。”“布里特让我们马上去操场找他，行吗？咱们看看我还能不能在举重上赢你。”“我现在挺厉害的，兄弟——轻松超过两百卧推和的拉力。”“你先下注，老兄，我再加倍。五十 doPar 下注？”“我跟注，咱们比谁先跑到操场，兔子兄弟。预备，开始！”“嘿，妈妈，给我做个豆子洋葱三明治好吗？”“你坐在那儿，把那些我给你做的那些美味猪肉卷和米饭吧。”“我只想吃的三明治。我要去操场了。”“我们不如坐下来吃你的饭。你不能“像其他人一样跑，你可是个老头的儿子。”“别开玩笑，妈妈！”“你说什么？”

“我说滑雪//ef 里有什么，妈？”

“配你那猪尾巴和米饭的蔬菜。这很健康。”“油腻的猪尾巴有什么营养价值？”

“你只要好好吃饭，身体就会变强壮。记住，他在在你出生前就过了了。”“谁？你的罗斯福总统？”

“孩子，你根本没在听我说话。老头子的儿子可不像别的孩子那么强壮。你要是想跟普通人比，迟早会累死自己的。”

“你那套理论是基于什么事实说的？”

“《圣经》。里面肯定有提到。我亲眼见过。”

“耶稣小便过吗，妈妈？圣经里有提到吗？还有，他大号的时候用卫生纸吗？还是用玉米芯、长袍，或者干脆就用一

片树叶？”“妈妈，这可是你这辈子最后一次敢打我！你自己招的！我已经长大了，受不了这种对待。反正你也不是我亲生母亲，你散播了太多仇恨，害死了我父亲，从那以后就一直拿我出气！”“你这小恶魔！放开我的手，否则我一秒钟内就把你揍得一寸不留地揍扁你！”

“你除了偷溜、嚼鼻烟、溜去马文先生那儿、还溜进他卧室，什么正经事都干不了。“闭嘴！你没看出来我不是在跟你吵架吗？咱们把这事说清楚。难怪斯彭德尔家觉得他们女儿配不上我们家——我有个偷吃鼻烟、打扮得像女巫一样的窥探狂妈妈！去跟你的那些老八卦帮派说说你干了什么，把马文先生和杜安的事也告诉他们！”

“谁？”

c 你知道是谁——托尼·杜安的父亲！……你该看看你刚才那副表情，活像我们村里那个你以前总叫作“女巫”的老墨西哥妇人。哎呀，醒醒吧，妈妈！你骗过了邻居、教会和爸爸的朋友，但骗不过我。你以前总因为爸爸随便带个女人回家就指责他房子，你逼着我们站在你那边。他感到非常难过，最后永远离开了我们。你知道他为什么离开吗？当我们去医院看望他时，他吃了加勒特太太给他带的冰淇淋，而对你来说，这简直是通奸行为！当爸爸在医院濒临死亡时，你竟然连教会的一位成员给他一盒冰淇淋都不放过，非要指责他通奸。就是在那时，爸爸在心里彻底看清了你的真面目。他摇着头，眼眶泛泪，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不停地摇头，仿佛在说：“不，不，不是这样的，主啊，这个女人真的恨我！”

是你让我们的家族断了后！是你扼杀了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希望。妈妈，你是个女巫，用双手治愈老妇人，却用你的仇恨摧毁了你的丈夫和孩子！”

“儿子……儿子……你根本不知道我和你父亲一起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

“怎么了，妈妈，快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你看见他扔书差点把我的眼睛。”

“这些年来的唠叨！还有什么？”“你看见他打我，把我打倒

在地。”

“多少次了，妈妈？我记得有一次。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大喊‘老天，在这房子里给我片刻安宁吧！’——然后揪住你的头发，把你甩到墙上。”

“老天，他差点儿把我打死！儿子，你还记得那事儿吗？”“记得，妈妈，我记性

可好了，我可是老头子的儿子。我记得因为尿床挨打，也记得下雨天脚被淋湿后挨鞭子。你根本不在乎。你说爸爸残忍？你才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残忍的人，因为你的心里充满了仇恨！”

“哦，天哪，所有人都针对我！”

“是啊，哭吧！把真相哭没了。我父亲从医院回来时，腿已经被截肢了，那时他七十二岁都这么大年纪了，他居然还得去和加勒特姐妹合住一间房，只为保住自己的理智！妈妈，你这脑子里尽是一些卑鄙、邪恶、肮脏的念头，更何况，只要

我记得，你早就没洗过澡了！……是啊，尽管来吧，用你的屠夫刀砍我吧，你这爱耶稣基督的漂亮老娘！再教导我“孝敬母亲”吧，我宁愿当个“金星罪人”也不愿去孝敬那个邪恶的老婊子！……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刀放下，闭嘴，听我提醒你对亲生母亲——我那可怜的牛顿奶奶——做了什么。你忙着无所事事，又太自私，根本不愿多看她一眼，于是你就说她疯了，把她送进了疯人院！她离家出走的前一晚还来过我的房间，你不知道吧？我爱她。我现在依然爱她。那时，她是我唯一知道的关于爱的存在。她她当时八十七岁了，竟然让我帮她逃跑！我们收拾好她的东西，我带她去了德鲁家，刚到门口我就恳求她：“奶奶，奶奶，咱们一起逃走吧！”她对我说：“不行，孩子，你得回家去学那些白人的书本，这样才能摆脱这种让黑人陷入无知的贫困泥潭。”那晚她跟我说了许多事，说话时仿佛我也能像她一样理解那些深奥的道理。她告诉我，她生来就是个奴隶，还记得白人曾把她从母亲怀里拽走，把她单独养大——她只在棉田里偶尔能见到母亲。她告诉我她所知道的事情，比如白人初到阿利卡时，起初表现得十分友善，试图向各部落展示他在巫术上的优越性——但我们族人的巫术与他一样先进，甚至在治疗热带疟疾和疾病方面更胜一筹。白人拥有一种我们没有的魔法——他会写字，能把想法写下来，这令我们的人民惊叹不已。但白人无法像非洲人那样将思想从一个头脑传到另一个头脑，他必须开口说话。然而，他的一千个……在非洲手语中，只需扬起黑色的眉毛、颤动嘴唇、左右摇晃脑袋、眯起眼睛、摆动手指、发

出哼声——哦，牛顿奶奶懂得可多了。她本可以教我们一种比白人魔法更强大的力量。可当她不得不逃走时，你依然不肯放她走——你竟告诉德鲁一家，要控告他们绑架！于是她独自带着捆成小包的行李回来了。那天，我心里的另一部分也随之死去。你和爸爸怎么能对这样一位美丽的老人妄加评判？你们是看中了她的钱吗？后来你们撒谎，让她以为诺沃克只是个养老院，甚至还带上我，只为让她感到安心。当她意识到自己身处精神病院时，她尖叫着、尖叫着——“告诉他们，孩子！你知道你老奶奶没疯！”我哭得稀里哗啦，多想帮帮她。他们像抓疯狗一样拽住她，我听见她冲你嚎叫：“我要死在这里，几天内就要死，这可全怪你们！”可你和爸爸却头也不回地走了，回家路上还大谈特谈自己做的是对的！“你为什么不让她留下来和我们一起，让她生命最后一年过得安稳？你杀了你亲生母亲，你这个假惺惺引用圣经的巫婆！现在我要去操场，一边想着你，一边把世上每个混蛋都揍一顿！”朝操场慢跑时，我儿子心里难受极了。明明那些话都是真的，他却为什么要对妈妈说出那些刻薄的话呢？其中有些情绪被埋藏得太深，以至于在脱口而出之前，他自己都未曾察觉。面对现实的痛苦让他难以承受。他努力不去想自己做过的事。那帮家伙正挤在操场的一角——哥哥和布里特、布雷迪·怀特豪斯、巴巴·李、布克·T、沃瑟尔和特拉维斯·格里索姆、维奇·洛佩兹——“嘿，明格斯！”“BaP点！BaP点兔子猪，你真慢！嘿，胖脸！……明格斯，快看这个，他们把我们的哑铃用链子锁住了！”“新来的游乐场主管说，我们

得先签字登记并交押金才能用这些哑铃。查理，你有钱吗？”怒火在他体内翻腾。他一言不发，将哑铃一个接一个地拿起，翻转着，扭动并收紧铁链，直到生锈的铁环断裂。“这就是你们的哑铃，”他说着，把它们滚到了操场上。“还有，这就是押金！”他把断裂的铁链挂在了围栏上。他耳边传来一个柔和的声音“你们这些年轻人，得凑点钱来赔你们弄断的这些锁链”——他转过头，看见身旁站着一位陌生而迷人的年轻女子。“这贱人是谁？”查尔斯愤怒地说道，“这些是我们的配重，是我们自己用火车车轮和撬棍做的！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如果你想让人尊重，就先自我介绍一下。你到底来这儿干什么？”“我爸是新任操场主任，我暂时来帮忙。他把这些配重锁起来，因为它们是属于游乐场的财产。”那帮家伙吹着口哨，看得目不转睛。布雷迪·怀特豪斯嗤笑一声：“嘿，小美人，过来坐在这对胸器上，让我把你抱起来，好让我近距离欣赏你那漂亮的屁股！”我那小子转过身来。“布雷迪，我到处都在找你！如果你不把我的工具箱还回来，我就把你脊梁骨掰断，听见没？”“你是说我偷了你的工具箱？”“是啊，我就是这么说的。快去把它找回来。”“哎哟，你疯了。去躲在你那把大提琴后面吧，就像你以前那样，你这他妈的懦夫。”

啪！砰！咚！跺！踢！

“明格斯，住手，他已经昏过去了，再打下去你非得要了他的命不可！”“我确

实在努力——哈！”

“天哪，你把他鼻子和牙齿都踢得稀巴烂了！”

“放开我，兄弟！是布雷迪先动的手——他欺负我整整十三年了！我差点就杀了他！”

“布克·T！布里特！快来帮帮我——他气得直哭，力气大得像魔鬼一样！”

“查尔斯！”

“让他去死吧，如果这是主的旨意！去死吧，混蛋！别再呼吸了！”

“查尔斯！”

“走开，李-玛丽！”

“我不是李·玛丽。我叫芭芭拉。”

我儿子猛地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那个女孩。

“查尔斯，别再打那个男孩了。”她捡起他的外套，拍去上面的灰尘，递给他。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小手帕。“来，让我帮你擦擦脸。”我儿子乖乖地任她摆布。“现在，孩子们，请在使用哑铃前签个名并交个押金好吗？”

“巴布·李，帮我把布雷迪扶到我的车旁，”哥哥说道。

查尔斯从女孩手里接过登记簿，草草签了名。“好了，我签了。我的 waPet 呢？哦。来，这笔钱够当定金吗？”

“这钱就够了。谢谢。”她转身走开，我那小子盯着她看，然后“噗”地一声倒下了。

“哇哇！”布克·T 喊道，“先是查理发疯，现在他又想跟那位漂亮的新游乐场主任亲热！来吧，特拉维斯，让我们看看你还能说出什么来。”

“芭芭拉，希望你别像他们说的那样觉得我疯了。”“那家

伙确实偷了我的工具箱。”

“不，但我觉得布雷迪·怀特豪斯疯了。我看见他从一个六岁小孩手里拿

一个六岁小孩的钱，而且他还被锁在‘女厕所’里——那个巴顿家的小姑娘，她顶多十二岁。不过你得学会控制自己的暴力冲动。”“从七岁起，我就一直在压制自己对布雷迪的本能反应。我很庆幸自己这么做了。这种感觉真好。所有那些汤普森、费斯蒂和约翰尼·麦克多普，所有曾经欺负过我的人，就在那一刻都死了。因为我知道，我受够了。”再也没有人会欺负我了……芭芭拉，你知道，我不是想说些老套的话，但我就是想保护你。当那些不懂事的小伙子对着像你这样的女人吹口哨或说些俏皮话时，我总觉得很别扭。他们难道看不出来你是位淑女吗？难道他们不高兴世上还有这样的淑女存在吗？”“哦，我早就习惯了。他们没什么恶意。”“你之前的游乐场主管也是这么说的，但她对几个男生动手动脚，连我都没放过。派·贝利更是对她欲罢不能。她自己倒不在乎，但被几个当地妈妈看到了，结果她就丢了工作。”“呃，查尔斯，我可不是那样的人。”“我明白了。你让我想起以前认识的一个人，她和你一样善良。刚才你说话的语气和她一模一样，就像在梦里一样。”“我想你是指李-玛丽。”“你怎么知道的？”“我听说过你们俩的事，她和我读同一所学校——康普顿·科佩奇。”“你是说她就在加利福尼亚？她父亲说他把她送出去了！”“她确实离开很久了，但现在已经回来了。”他们走进操场，我儿子坐了下来，感到困惑，神情恍惚。没想

到她又离我这么近!“查尔斯，抱歉让你想起这些事。”只是——我以为她已经走远了。我不知道去哪儿了。”“让我看看你的手。瞧，全都是伤口!要是你把手弄断了——音乐家可承受不起这种损失。”“嗯，我希望那是我最后一次打架了。除非有人先动手。反正我是这么希望的。”查尔斯和芭芭拉在亮着灯的办公室里坐了一整个下午，他向她讲述了李·玛丽的事，以及这一切是如何结束的，甚至还让她看了看他肩上的子弹伤疤。她没说什么，只是温柔而悲伤地望着他。“芭芭拉，你相信有些人可以在自己愿意的时候死去，当他们觉得自己已经了结了业力的时候?”“业力?”“他们对自己与造物之间关系的个人领悟，”“我不知道，查尔斯。”“芭芭拉，你会觉得我真的疯了，但不管怎样，我得告诉你。我已经达到了能回想起前世的境界，而我为此感到后悔。而且去年在旧金山，我本该死在那里的。”“我不明白。你是说自杀吗?”“不。我学会了如何通过冥想进入恍惚状态并离开身体，但要回到身体里却变得越来越难。于是我离开了旧金山，回到瓦茨区父亲的家中，准备离开人世，死于神圣的自我殉道。我不想让家人承担将我的遗体运回家安葬的费用，我觉得死在家里更好。我达到了某种冥想境界，心跳逐渐减缓直至停止。感谢上帝和我的幸运星，我及时发现自己还没把‘死亡行囊’收拾妥当。正如雷德·卡彭德所言，我真是个

懦夫。”

“你那时的自杀倾向是因为李-玛丽吗?”

“我不这么认为。是整个美国那套，简直像地狱一样。

我以为瑜伽有新的指导方针，但它几乎就差点让我英年早逝。想笑就笑吧我觉得我必须得找个人倾诉，你懂的，芭芭拉？”“当然。”“我不知道我的问题是不是在于，我从来没在什么领域出过类拔萃。比如，我用右手能做四次引体向上，左手只能做一次，我不得不学到这个程度，但布里特·伍德曼可是我听说过的全美乃至全世界最厉害的引体向上高手。他能把所有人甩得远远的——左手九次，右手十五次。哦，布里特绝对是奥运会的料。看来没人注意到高中里的有色人种人才。前阵子我们光是为了好玩就跑遍了所有操场，因为我们觉得白人小子不喜欢我们，也不想让我们在她们女孩子面前炫技。大多数时候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女孩子在附近，因为‘大佬’说了，别看我的女人。我至今都不看。总之，我们会去那些操场，装作对器械一窍不通的样子，姑娘们就会围过来，那些技术好的白人小子也会过来跟我们较量。起初，我们只是照着他们做，仅此而已。我们其实有点小把戏。如果是我的强项，布里特就会说：“这次你来，明格斯，这招我还没练到你的水准呢。”如果是做不到布里特那么好的动作，我就说：“这招你来，布里特。我连浪费时间都不想。”于是我们俩看起来比那些表演的白人男子做得更好，她们的姑娘们会脸红起鸡皮疙瘩，凑近我们夸赞我们的肌肉。有时我们会给她们展示一下拳击——布里特在罗伯特·汉尼拔的“”拳馆训练，他可是最帅的拳击手。汉尼拔的父亲教过他——他以前是“炸药”杰克逊的教练。布里特非常他对自己充满信心，觉得自己就像参孙——就像上帝在耶稣身上一样，他在布里特

身上也是如此。芭芭拉，我是不是把你给无聊到啦？”“当然没有。你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不过话说回来，我确实曾试图通过瑜伽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结束生命。我有同父异母的哥哥，名叫奥德尔·卡森·明格斯。当时我觉得他很古板。他信仰耶稣基督、上帝和圣灵。在他妻子离开他之后，他便羞怯地在教堂里布道，读书、冥想，很少说话，过着隐居的生活。虽然他比我年长，但我觉得自己更酷。但当他生病时，我意识到他心中怀有求死之念，他正在策划并预谋自己的死亡。当我在医院见到他时，死亡的面具已笼罩在我兄弟脸上。但在最后一刻他改变了主意，他不再那么确定自己是否想走了。他哭喊着：“查尔斯，救救我，我不想死！”因为他知道，我自以为掌握了生命奥秘的终极答案而引以为傲。我甚至不像家人那样去教堂，而看啊，你们这些基督徒！——我哥哥在说“查尔斯，救救我！”——除了我，他没对谁说！我说：“奥德克，这取决于你。“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改变这一切。”但之后我就没再见到他。他们只让母亲进去，尽管我知道他已蒙光照，并希望我陪在他身边。他所有的教会朋友都来到医院，唱歌祷告。我记得一位黑人护士出来看到他们时，她感到羞愧——为她有色人种同胞的信仰感到羞愧。我想，如果我能在最后时刻陪在他身边，或许就能救他……但后来，当我误以为是时候离开时，我听到了已故哥哥的声音。一只鸟飞到我的窗台上停了下来。我认出了它的叫声。这只鸟已经跟着我好一阵子了。我的身体没有动，但我以灵体形态靠近窗户，聆听这只鸟的鸣叫。我听到了哥哥的声音！”“趁着没被别的

什么东西抢先，还是赶紧回到你的身体里去吧！回到你的床上，在该走的时候再走。”于是，最终是我的哥哥救了我。总之，没在该死的时候死掉是件好事，尽管白人让死亡看起来比他们加诸于我们的遭遇更可取。但我还是得做好准备。我想“有人——我不知道她现在是谁——能帮我弄清楚这一切，在为时已晚之前。”天色渐暗，他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那个男孩问道：“我们以后还能再聊聊吗？今晚想不想来看看世界上最强壮的男人举重？来吧，芭芭拉，我喜欢你，因为你听了那些滑稽的话。谁知道呢，也许在你用那双又大又漂亮的眼睛看着我的时候，我会打破自己的纪录。你每天都在这里工作吗？”“只是放学后。”“你要成为我的新女友了。”“你凭什么觉得我有空？”“我就是感觉到了，好像我早就知道似的。你心里也清楚，芭芭拉，对吧？”“嘿，老爸！你好吗？我想过来跟你聊聊聊聊几件事。”“哎呀，儿子，我正盼着你哪天能过来看看呢。进来吧，坐下，别客气。自从那天你把枪交给我，我就一直盼着能见到你。”“哦，爸爸，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离开我让我伤心欲绝，我当时想：‘他为什么不杀了我呢？’然后，当我把枪递给你时，我看到了你眼中的神情。”“儿子，如果我觉得自杀能改变现状，我早就自杀了。那个女人让我心乱如麻！但你是我的骨肉，我爱你。哦，珀尔！你能把门关上吗？我儿子来探望我了。”“你好啊，小查理。”“您好，加勒特夫人。”“明，你别碰那些糖果，你知道医生怎么医生说。别让他吃那些，查理。”“哦，胡说！我还能活到九十岁呢。医生！他们发现个痣，就把我腿给切了！上帝

在那儿备好了叫青霉素的药等着我，可他们没能及时找到。胡说！”“行啦，明，行啦，我让你们俩单独待会儿。”“行，尽管说吧，儿子。”“老爸，我一直想问问你和你和的事。你……我是说，你还能硬起来吗？”“当然啦！要不然我早就不在这世上了。这东西还挺管用。哦，要是火候不对，偶尔可能会漏点，但我把炉子烧热，一切就都好起来了，就像以前一样。你继母啊，她觉得这很脏。她不肯用那些现代设备，她不相信那些东西。天哪，我十五、二十年前给她买的那些漂亮丝绸内衣，至今还放在盒子里。她却把我的旧冬裤裤腿剪下来，用别针别在腰上。我一去亲她，就闻到鼻烟味，打喷嚏打得肺都要炸了。哦，这老娘子肯定有毛病。她不像个正常女人，甚至嫉妒我往你母亲坟上放花。但我本来就不喜欢那套。那只是个习俗。去他妈的墓碑、坟墓，一堆破事！那不过是在弥补活着时本该为逝者做的事。是啊，儿子，那可是浪费了大片好土。等我走了，别在我遗体上搞什么花样。”“爸爸，你还记得有一次我回家时，听到车库里你的车引擎还在轰鸣吗？我当时差点吓晕过去……”“我一开门就闻到了一股一氧化碳的味道。我看见你手里拿着那根红色的管子——那是你从排气管里抢过来的，当时你正踉跄着从车里出来。你说：‘快进屋去，门是开着的。我马上就进来，儿子。’我不敢告诉你我明白你在做什么，但我知道是上帝派我来提醒你，让你耐心等待轮到你。”

“那真是糟糕的一天，儿子，但我很高兴你现在振作。”

“爸爸，很抱歉我以前那么误解你。我本可以从你身上学

到很多东西。比如我加入共济会后才发现，你竟然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三十三度会员之一！而且在你离开我们之后，我在家里发现了你的书——还记得赫伯特·G·韦普斯那本吗？——上面写满了批注——分析得真有见地。可你却从未跟我提过这些。”

“我试过，儿子。也许你不记得了。”

“就连你离开妈妈——人们都说你是因为加勒特太太才离开的。唉，要是你为了个年轻女人离开，那可就另当别论了，那可就是软弱的表现。但你都七十六岁了，却选择了一个与你年龄相仿的女人。而且她是个自尊自爱的人，这意味着你们的关系更多是精神层面的契合，这很正常，也很成熟。所以现在，我想请你给我一些关于我自己的生活的建议。”

“儿子，你虽然在很多方面都疯得像只鸬鹚，但你确实挺不错，你老爸为你感到骄傲。这对我来说就够了——你没想到当什么总统。像你这样，谁还有时间去管这世界上的事呢？那些疯子们都在外面捣乱。你的工作怎么样？你们乐队叫什么名字？”

“Pick, Plank and Plunk。我们正在接活。巴迪和布里特想组建一支合作乐队，我们随时可以在中央大道的 Bobo's 开演。唯一的问题是，那里的报酬还不到我现在收入的一半，而我打算结婚。”“结婚了，是吗！她叫什么名字？”“芭芭拉·简·帕克斯。她父亲是约翰·帕克斯，那个高大、自豪、黑皮肤、长得像泰山一样的家伙，你知道的，就是二十二街游乐场的负责人。”“哦，对，帕克斯。你认识这姑娘多久了？”“快一

年了。我们想马上结婚。”“为什么非得马上？”“因为不知为何，我对她有一种负罪感，觉得我们不该在结婚前发生关系。前几天我们去划船，又演变成了亲热的情形，这种事迟早得有个了结。我不想把她仅仅看作一个我想上床的女孩。我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分了。我开始看不起自己，有时甚至搞不清女人除了这个还能有什么用。“我见过你带她散步好几次了，孩子。她举止特别谨慎，好像是把这身行头留着等特殊场合穿似的。没错，这确实没错，但你可别为了试探一下，或者除了爱情以外的任何理由，就贸然步入婚姻。看看我为了把你们这些孩子养大，忍受那个女人的虐待有多长时间了。”——或许把你送去寄养家庭会更好。不过我对此表示怀疑。很难找到一个好女人愿意收养别人的孩子，并像对待亲生子女一样疼爱他们。这么一想，我几乎想回去抱抱老玛米。但她脾气太倔，无法原谅她认为我做过的事。总之，她毕竟是你母亲，你要尽可能对她好一点。”“爸爸，去年我和妈妈好好谈了一顿，我跟她说了实情，还狠狠地教训了她一顿。从那以后我们关系就变好了，现在甚至都很客气。你还记得吗？她以前总以为你跟街上每个女人都有染？要是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

“要是被我抓到在家里搞鬼？还记得我以前

把麻雀从天上打下来——打中它们飞翔的瞬间，正中“听着？还记得我那回怎么干的吗？布扎·珀金斯和特克·霍金斯偷我们的鸡饲料，我直接朝他们屁股上开了一枪。如果为了我的鸡我都敢这么对特克和布扎，你觉得为了我的女人

我会怎么做？”“还记得我小时候，有天你喝得酩酊大醉，跟我说起你出生的故事吗？那是真的吗？”“千真万确，就像我现在坐在这里一样。你们这些孩子，和亚伯拉罕·林肯的家族一样，都是同一个家族的血脉继承人。”“爸爸，我不想跟白人有什么亲戚关系。”“哎呀，见鬼，你就是！这事儿改不了。那事儿不是……”说真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虽然我真希望不是这样。我这么说可不是为了吹捧你。难道你没意识到，我绝不会编造你和亚伯拉罕·林肯是同一家人的谎言吗？我的父亲，也就是你的祖父，曾是林肯表姐种植园里的奴隶，她当时和丈夫、妹妹以及妹夫一起住在那儿。我父亲爱上了亚伯的表妹，她也爱着他。没人知道这件事，他们也从未被发现。最后，明格斯——这是少数几个真正的非洲名字之一——逃走了，成功逃脱。她也帮了他一把，这样她总有一天能和他团聚。那时我才十四岁，母亲因对丈夫怒不可遏，竟当面告诉他自己爱上了明格斯，并揭露查尔斯——也就是他以为是亲生儿子的我——其实是混血儿。她的丈夫和他的兄弟们随后持枪追杀我。“你这肮脏的混蛋！”他们嚷嚷着，“你父亲就是个和你一样肮脏的黑鬼！”我跑进谷仓拿枪。他们躲躲闪闪、东奔西逃，但一旦我手里有了枪，他们就不敢靠近。我枪法极准，甚至能打瞎他们的眼睛。我打掉了他们外套上的纽扣，打掉了他们鞋跟，打掉了他们手里的枪——我根本不想伤害他们！我哭着喊疼，因为我依然爱着他们！我恨不得把自己扔到他们的枪口前——我一直以为他们是我的亲人。到了傍晚，我逃离那里，冲进田野，一路

狂奔，直到跑得很远才停下。他们没来追我，所以我猜他们以为我还待在里面。那天晚上，我看到地平线上泛着红光，我一直都在想，他们是不是把那个谷仓烧了。我一直往北跑，直到到了两个州之外的地方，然后加入了正规军。那大概是……哦，1880年左右。后来，我试着通过一位写信给我的邻居朋友向母亲报信，他们回信告诉我，母亲没过多久就离开了，听说她去了马萨诸塞州。但我始终没能确切知道她去了哪里。而我当时在第十黑人骑兵团，却感觉自己就像个南方白人——毕竟我是那样长大的！从那以后，我的一生中，每当觉得合适，我就会冒充白人。所以，儿子，你可以随你喜欢怎么说——说你血管里流淌着亚伯拉罕·林肯的血液，或者说我是在种植园里作为白人男孩长大的，直到十四岁，因为有个黑人男孩和某个女人发生了关系，对我来说，这些都无所谓了。花了整整七十六年，我才发现那全是胡说八道。儿子，你小时候我不是就是这么跟你说的吗？因为那才是真相。“是啊，老爸，但我一点也不高兴。我才不管林肯呢。他没解放奴隶，他只是帮着把我们藏起来罢了。”“唉，儿子，这是你的时代。在我那个年代，人们总在谈论自由。但我现在明白那纯属浪费时间，因为哪怕是个奴隶，只要他愿意，也能拥有内心的自由。”“那是白人搞的洗脑。”“小心点，孩子——你可不是纯黑人。而且别像刚才那样骂你的亲戚。说说你跟约翰·帕克斯女儿结婚的事？你向她求婚了吗？”“他们没给我机会问。那天晚上我去芭芭拉家做客——他们家房子很大，大得三个人住都嫌宽敞。屋里的东西看起来都没怎么用

过，全是崭新的。有人还有人负责做饭和端菜，甚至还有个人穿制服的司机专门开她母亲的车。晚饭后，帕克斯夫人说她要去瓦茨区，很乐意顺路送我一程，所以我只好跟她去了。在车上，她开始问我各种关于我生活的问题，比如明格斯一家是谁，他们都干过什么。我想我当时有点火大，结果她竟说我们是杂种，既没有文化也没有种族自豪感，她不希望一个混血儿跟在她女儿身边。她把我们家贬为“棚屋”，还说他们在帕萨迪纳有很多这样的房子，专门租给工人住。她说老约翰之所以当游乐场主管，是因为那是“对社会有价值的工作”。我完全搞不懂她想向我灌输的这种黑人阶级制度——见鬼，他们家不就是几代人吃着火腿蹄和豆子长大的吗！“那都是他们耍你的把戏，孩子，这套纯正黑人阶级的说辞。所以你就跟他们说你祖父是个叫卢·金格斯的阿利坎酋长，至于亚伯拉罕·林肯那套，就留着别说。”“爸爸，你不记得以前总是跟我说，因为我的肤色稍微浅一点，我就比别人优越吗？我从来都不信那套，那些鬼话根本骗不了我。对帕克斯家说你父亲是个非洲酋长，听起来跟我被白人叫“黑鬼”没什么两样。似乎有人——爱之神之类的——相信世界能靠这些种族共存，否则事情也不会发展到这一步。世间万物都难免掺杂着些许邪恶。白人其实并未真正团结在自己人身边——若这么想，便是高估了他的力量。渴望自由的人应当正视白人的软肋。他疯了！他强奸并杀害自己人，抢劫本国的银行，欺骗本国的体制，漠视本国病弱无助的老人。他们把彼此扔进焚尸炉，用同胞的皮革制作灯罩和家具面料。随后，他们

又在报纸上互相谎称这些事从未发生。他们病

入膏肓，或许照顾他们、成为他们的医生，正是我们的责任。照顾护士并治愈他们——否则我们可能会染上同样的疾病，传染给我们的后代，摧毁我们活在真正自由世界里的希望——那将比原子弹还要可怕！不，爸爸，芭芭拉的母亲可以贬低我、我的身体、我的家人、我的家，但我不在乎徽章、肤色、血统。我不会遵循任何规则。若非你已长大——年届七十——我怀疑此刻我是否还会与你交谈。你曾与我母亲上床这事，与此事有何干系？我唯一的父亲是上帝。你唯一的职责，就是将我抚养至能够独立思考的年纪。你欠我的，唯有你人生旅程的真相。终有一日，我或许会选择另一位父亲来教导我，而你或许也会选择另一个儿子来教导。如果我听起来冷漠无情，让你感到受伤，我很抱歉，因为那说明我没有表达清楚。我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我爱你——并不是你作为我生命缔造者对我的掌控，才让我在这个年纪回到你身边。曾经那个背叛我的男人曾将我推开。让我回来的，是你真实的自我，也就是今天与我对话的这个人。

“我确实懂你，孩子。你的想法和说话方式都跟你的母亲哈丽特一模一样。这让我不禁觉得，虽然她在你还是个小婴儿时就去世了，但她似乎从未离开过你。天哪，一想到这一点我就有点害怕——你的灵魂里仿佛就是她……好了，我们还是回到你今天的问题上来吧。既然你要结婚了，我想你应该找份朝九晚五的工作。”

“我以前试过。上次，工厂门口那个大白人的招牌上写

着上写着：‘普通工人请至1号房间，熟练工人……’2号房间。于是我去了2号房间。那人问：“你会做什么？”我告诉他我学了四年绘画。他笑了，好像我是个笑话似的。白人让我咬铁。有时我想，如果所有黑人都像我这样，就不会有奴隶了，他们只能把我们全杀光！总之，我不该在那种地方干活。其实，任何人都不该在那儿干活。不，爸爸，我不喜欢这里。你留着这狗屁自由吧。

“孩子，你来问我意见，我就直说吧。别跟谁结婚。去欧洲，或者去个能让你自由发挥的地方。”

“也许哪天我会真的那样做。但明天我就要结婚了。”

“明天是吗？那你们打算住在哪里？”

“杰克和贝丝·贝恩斯家隔壁的佛蒙特街上马上会有个空房。在那之前，我们就先住在薇薇安家。我刚从布莱德索医生那里拿到了血液检查报告，我们俩都没问题。”

“嗯，孩子，我祝你好运。但结婚前可别把运气用得太过分。”

“我才不会呢——我会做个忠贞不渝的查理，连别的女人都都不看一眼，那种事我已经经历过了。再也不干了。等会儿我要和巴迪、布里特去波波的店里，那里的工资比我现在赚的还少。”——我们当中有些人，演奏音乐绝不仅仅是为了钱。“而且雷德·卡伦德正给我安排一些录音日程，他还想让我现在就离开他，去找一位古典乐老师——名叫赫尔曼·莱因沙根。他以前是纽约爱乐乐团的首席大提琴手。我会先和他学一阵子，然后像卡萨尔斯和塞戈维亚那样——自己摸索

出一套指法体系。这就是我的计划，爸爸。”

“嗯，孩子——祝你好运。”十月“查尔斯，再给我唱一遍那首歌吧，就是你写的那个。”“亲爱的，你知道我不会唱歌的。”

“那把歌词念给我听。行吗？”

“好吧，宝贝，就为了你，在我们作为男女共度的最后一个夜晚。来坐在我身边，我为你弹奏……‘男孩在多云的午后遇见女孩，人们都说女人需要男人。一见钟情哦，那真是美好的一天——野餐——乘船漫游——漫步公园，看着烟花点亮夜空——’”

“来吧，查尔斯，念念你写的那段，就是妈妈试图把你送走那段。”

“也许这会带来厄运，芭芭拉。”“这只是一首歌。我喜欢这首歌。求你了！”

“雨季来临，冲走了我们所有的梦想。这不能完全怪谁，我们在爱情与理解的游戏中失败了。每个人都在努力领悟，生活不过是一堂课。若能互惠互利，爱便是你应得的。如今你已听过我的故事，如今你知晓我为何忧伤，我失去了我的芭芭拉·简，不知该如何是好——直到我的宝贝归来，我想我只能死去，或是唱起忧伤的蓝调……”

“亲爱的，别那么伤心。那些最后的话永远不会成真。”“我们应该留在这里，现在过得挺好的。不该搬去你妈妈那儿。至少这里我们还有自己的隐私。”

“查尔斯，你上夜班的时候，万一出什么事——比如宝宝

不舒服，我妈妈就在那儿照顾我。”

“芭芭拉，我不赞成，我们单独生活更好。婚前她几乎把你能想到的所有罪名都扣在你头上，就差没说你是娼妇了。现在她却要我叫她‘妈妈’。她到现在还不信我们结婚前没上过床。”

“等九月孩子出生了，她自然就知道了。”

“谁在乎呢？我儿子是何时怀上的，跟谁有什么关系？”

“哎呀，你这话！要是生个女儿呢？”

“我注定要生个儿子。我就要生一堆儿子，，直到我有了女儿。”

“我以为是女儿呢。”

“别打扰我儿子。他听见你们说话了。喂，你，小伙子，里面那位！查尔斯三世，你听见了吗？看？他直接捅了我下巴一下！”朱莉“查尔斯，快点！爸爸马上就来拿我们的轻便行李了。”

“好吧，°你终于如愿以偿了。我们要搬去和她住，我甚至会叫她‘妈妈’。”

“你敢这么说！我妈妈可不是头巾！”“别生气。我敢打赌你奶奶

以前也戴过。”“爸爸来了。”

“哇哇，小妈妈准备好出发了吗？嗨，儿子。”“嗨。”r

“查尔斯，我要告诉你，我跟那些姑娘们的决定没半点关系。你和我可是要成为好伙伴的。行吗？来个握手？”

“哎哟！哇！该死，你这是想把你爷爷？’

“哎呀，这不过是个小小的友好握手罢了。”

“回握一下，查尔斯。老爸总觉得自己比谁都强。让他见识见识，你也能让他喊叫。”

“用力挤，小伙子，试试运气……嘿！噢噢！放手！你做得挺不错的。”

“行，咱们扯平了。”

“行。现在你们两个大男人用用那强壮的胳膊，把这些东西搬上车。咱们走吧。”九月“护士？我是明格斯。我妻子没事吧？”

“哦，是的，是个九磅重的健康男婴。”

“哇！太棒了。那我妻子呢，她还好吗？”“分娩过程很长又艰难，但芭芭拉现

在没事了。你可以进去看看了。”

“哦，查尔斯！他太美了——简直是个天使！你见过他吗？”“还没。你没事吧？”

“当然没事。哦，查尔斯，等你见到他你就知道了！”“他们刚开

始看起来都很糟糕。”

“他不是。他正像个大人一样打量着这个世界！”护士，我丈夫还没见过我们的儿子。

“随时都可以，明格斯先生。左边最后一间。他们会给您一个口罩。”

“查尔斯……谢谢你。”“谢什么？”

“为了查尔斯三世。”“对不起，先生，我们每天只展示一

次婴儿。”

“听着，我可不想等到明天才能见到我儿子！”

“哦，您是孩子的父亲。抱歉。刚才有个高个子男人……”

“那是他爷爷帕克斯。我来晚了。你看，我昨天把妻子送进来的……还是前天？我不记得了。我在这儿等到晚上9点，然后不得不去上班。今天是星期天，对吧？”

“不，今天是星期一。”

“哇！我儿子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今天凌晨三点。”

“真巧！分秒不差，正好九个月！我下班回家通常是两点四十五分左右。”

“这是你的儿子。”

“嘿，小子！嘿，我的宝贝！嘿，查尔斯三世！醒醒！睁开眼睛！……WeP，你还是先把他带回去吧。他睡得死死的。”

“其他护士说你就是查理·明格斯，那位音乐家。”

“别叫我查理，拜托。我绝对不是什么查理。不过查尔斯也好不到哪里去。在这个圈子里，我对任何名字都没什么好感。反正我们很快就会变成一串数字了。”

“除了贝斯，你还会演奏其他乐器吗？”

“我算会弹钢琴吧。小号和长号也摸索过。大概大多数乐器我都玩过。”

“你现在在哪里演出？”“圣莫尼卡的‘The Lounge’。”

“说不定哪天晚上我会去听你演奏。你愿意吗？”“当然。”

欢迎光临。”

“我自己也会吹一点萨克斯。我有一把。我觉得这乐器对女孩子来说挺奇怪的。”

“中音还是男高音？”

“哦，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就是喜欢把它放在身边。说不定哪天我会去学学。你知道哪位老师教得好吗？”

“查查劳埃德·里斯，电话簿里有他的名字。”

“我本希望你能教我几招。哪怕只上一节课，那也绝对是我这辈子都付不起的，但我猜，伟大的查尔斯·明格斯或许会对一个穷困潦倒、薪水微薄的护士心生怜悯，甚至分文不取？你觉得这有可能吗？”

“一切皆有可能，宝贝。”

“嗨，亲爱的，你出去这么久了。见到他了吗？”

“嗯。他当时睡着了，但他真的很棒。听着，芭芭拉……
“我很抱歉。”

“亲爱的，你为啥道歉？”

“哦……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太蠢了。原谅我吧。”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查尔斯。来抱抱我。”

“芭芭拉……为什么女人会对音乐家抱有特别的看法？”

“我对你也有特别的看法，但不是因为你是音乐家。”

“你不记得你妈妈以前总是警告你说说音乐家在每个街角都有个女朋友吗？”

“哦，她是在开玩笑。所有父母都会讨厌那个他们认为会把女儿带走的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说，如果你真

有女儿的话，我倒也不能怪你。”

“你什么意思？”

“我一直很担心我们……因为我不能让你进入我的身体。”

“亲爱的，你跟医生说了吗？”

“我告诉他有多疼。他说没什么问题。”

“我开始觉得这只是你的心理作用。”

“不是我的心在痛！是你伤害了我——你太大了。我觉得我永远都受不了。”

“我可没我儿子那么大，他刚才才从里面出来呢。”“那不一样。他们用了

乙醚。”“也

许我们该弄点乙醚来。”

“这太残忍了，查尔斯。”

“对不起。”

“但今天我们很开心，查尔斯，不是吗？”“非常开心，芭芭拉，

非常开心。”中央大道的“波波酒吧”里，时间已近午夜十二点。倒数第二场演出正在播放科莱特的《床罩》，蒂莫西·马克正在即兴独奏。我那小子最近情绪低落，因为和别的女人上床而深感内疚，几乎快要发疯了，更糟的是，他坦白后还因此失去了妻子。芭芭拉又回到了帕克斯妈妈家，帕克斯妈妈乐此不疲地提醒所有人，她早就知道这段婚姻注定不会成功。灯光和烟雾刺痛了他的眼睛，他几乎看不清挤满房间

的人群中的面孔，此刻，他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天哪！我感到困惑，陷入了僵局。我不能把责任推给父亲，以此永远为自己开脱。我觉得自己正在变得越来越排斥他。他留在我潜意识里的痕迹并非轻易就能抹去。光是回想那些早年的画面，就让我萌生了报复的念头——但为什么我要把气撒在同事身上呢？奥斯卡、约翰、巴迪和吉文斯——他们不该为我那个“棍棒之下出贤子”的父母负责，正是他让我度过了没有朋友、没有父亲的童年。当然，爱是解药，我也曾努力保持开放的心态去接纳它。但当听众——也就是我——关掉了接收器，转而播放自己那套多向度的节目时，就根本无法在这波长上产生共鸣。我想我跟其他人一样糟糕——我只在紧急时刻或为了解决某些自私的物质问题时才求助于上帝，就像我的父母那样。我甚至很少再说“谢谢你，耶稣”了。也许我开始觉得祂就是我，或者我就是祂。有天晚上，我试着在水面上行走，想证明耶稣曾我身上没有任何东西。这让我感到不安。如果这是我真正的灵魂在思考这些念头，那我注定要完蛋。我就像那只察觉到死亡来临、便跃过其他羊群奔向屠宰场的羔羊……

我的兄弟明格斯踉跄着走下乐队台，就在那把传说中的斧头朝他头顶劈下之际，一只手伸出来搭住了他的胳膊，有人说道：“你要去哪儿，你这美丽而独立的混蛋？”

他低头看着那个女孩的脸——她之前打过好几次电话都没人接，最后寄来一封情书，说她今晚来见他。在露天舞台上，蒂莫西·马克刚宣布休息二十分钟，随即对着麦克

风吹起了《明格斯手指》。他冲我的小伙子眨了眨眼，接着唱起了《天降金币》。

明格斯坐在桌边。原来这就是辛迪。她看起来跟好莱坞的那些妞一样迷人。我得像巴迪那样，对这姑娘表现得特别酷、特别沉稳。双腿交叉真是件苦差事，我现在太胖了，根本没法舒服地交叉双腿。真他妈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脑子里又冒出我父亲的影子。你心里清楚，查尔斯。你父亲当年在第四十八街，可是用手把腿搭在那个婊子面前的。你恨自己又胖还得像他那样用手把腿搭起来——这让你想起他那花心的事——还有你自己。你又胖又贪婪。那也是你父亲的逃避方式——食物让他暂时忘却了自己制造的痛苦。他为你指明了一条生活之道……

“嘿，醒醒！我愿意花一百万多帕尔来了解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女孩说道。

“为了这个，辛迪？”“这个，还有其他几件事。”

“我可不觉得你一路开到斯普克斯维普，是为了给谁的思绪买单。镇上每个有色人种的音乐家都知道，你给蒂姆·马克买了一台卡迪帕克。”“他不是唯一一个。”“是啊，那些都是我们宣传的文章。下一个该轮到我要买劳斯莱斯了。”“哇，你这小混蛋真够疯狂的。恰巧一个女孩能买的东西是有限的，零花钱一花光就买不了了。得等一年我才有那样的钱了。”“那明年再来吧。”“干嘛，你这自以为是的混蛋！你凭什么觉得你连配得上一辆福特？”“我已经有一辆福特了。我在浪费你

的时间吗？”“当然不是。”“哎，你这可是在浪费我的时间。你至少先给我开个银行账户吧。现在给我点钱，好让我买点烟来。”“拿去，你这混蛋。你有个袖珍空调——塞进你屁股里。拿去，这是钱。”“这百元钞票可没啥了不起的。他们还印五元和五千元的……这才像话，贱人。哈！我回头就来。”“要是我连一分钱都没有，你也会回来的，对吧？”“说得对，宝贝。因为你太棒了。一位美丽、有淑女风范的女人。”“嘿，蒂莫西，你说这娘们儿很有钱吗？”“是啊，老兄，但她受够了被那些混蛋拿走她的面包，就跑了。”“我跟她提烟的事时，她给了我一百块。然后我跟她说我没被打动，她就甩给我这张五百块的钞票。”“让我看看，明……嗯，这钱真棒。留着吧。全都留着，想想接下来会有更大的。别往四周看，她只是举起一拳头大小的钞票，冲我眨了眨眼。我会告诉她你在外面她的车里等着。但我们得回到证人席上“大概十分钟，按正常时间算。好好疼爱她一下。拿走她的钱包，把每一分钱都拿去买大麻。”

“全拿走？万一她需要加油什么的怎么办？”

“兄弟，别信那套鬼话。你打赌她袜子里或屁股里肯定藏着几块钞票。全拿走。你可以把女人脱得精光，拿走她的东西，把她锁在房间里，等你回来时，她身上裹着貂皮，墙壁上全镶着金边。”

“行，让她进来吧，蒂莫西。不过我手头这些就够了。我有点不好意思。我还没掌握那种冷淡的做派呢。”

“你会的。别忘了穿上丝袜顶。”

“回头见，蒂米。”这婊子还说她没钱？白色敞篷车，白色

车顶，白色宽胎——见鬼！——白色真皮内饰！白色貂皮大衣，白色缎面鞋，那头铂金色长发——一个纯白得不能再白的女人——除了那些蓝色的青筋和绿色的眼睛。我这下可真搞到一个白人女人了。见鬼！那婊子在哪儿？

“蒂米说你找我。”

“没错，宝贝。上车吧。这车真疯狂。”“嗯哼，但这车你可得不到。”

“我才不要呢。对明格斯这种重量级人物来说，这车太轻了。“下次我要买林肯大陆。自己买。”“你认真的吗，你这又大又甜的混蛋！”

“你这疯了的白人婊子！对！爱我！”

“哦！哦！嗯……这车里太挤了，宝贝。嘿，我的包！你拿它干什么？”

“只是个保险。”

“这就是我所有的钱了——剩下的我都给你了！”

“过来，贱人。我本该把这个也从你身上拿走，因为骗了我。”“行啊，拿去吧，混蛋！你们这群王八蛋都是一路货。拿去吧！还有这些是你漏掉的！”“宝贝，宝贝，你会把你的漂亮衬衫撕坏的。来，我帮你解开扣子。把那些肮脏的旧钱放在那里可不太好。”“哦，你……！天哪！你这个帅气的混蛋……！再像那样吻我一次像那样吻我！”“宝贝，收拾好自己，回屋里来。我该最后一局上场了。待会儿见，亲。得赶紧跑回去，免得波波发现我迟到了。这戏演起来没那么难，就像蒂米说的那样。对他来说似乎很容易，很自然，但我对自己感到惊

讶。我原以为从一个姑娘手里拿钱会很难。不知道真相是不是像《圣经》里说的，关于罪人……“抱歉，费帕斯，”我那小子说着，踏上了乐队台。蒂米笑了。“所以你照我说的做了。我看得出来。”“嘿，明格斯！”奥斯卡喊道，“现在你发大财了，老奥斯卡真需要一套新鼓了。”“是啊，”球，听说你泡到妹子了。给我们来段表演？”“他泡到个疯丫头了，又不是什么破玩意儿。”“哦哦，没了！那借我十块？下周六发工资那天还你。”“走吧，”巴迪说，“一、二、三、四。巴库帕切皮杜普拉卡辛加拉库帕拉卡！”“嘿，明格斯，女服务员玛丽说，就在你出去的时候“你接到了岳母的电话。她说你明天不必来探望，以后也不必来了——只要别再打扰芭芭拉就行。”“又来了？”奥斯卡说，“真烦人。这些老家伙总爱插手你的婚姻呢？”“你们这帮家伙在我独奏时叽叽喳喳才真让人烦，”吉文斯说。

“芭芭拉的父母想让我放弃音乐。我才不会放弃音乐，我要放弃的是菲蒂——除了我孩子，为了他我愿意死。”

“别再提什么死活了，快看那边那个美丽的“明，那妞能救你。”“是她的钱能救你，”蒂姆说。

“老商业党蒂米！哈哈！”

“那我就是个商业佬，但我可是这儿唯一开着有品位的座驾的家伙——那可不是什么破福特，是凯迪拉克。衣着光鲜，戴着钻戒，还有个漂亮的妻子。”

奥斯卡凑到明格斯耳边低语：“哇！真行！他那老太太那头乱糟糟的头发可是全城闻名的。”“哦，是吗？是这样吗？”查兹说着，

把头扭向别处。

我跟你讲，那妞真能让你尖叫，兄弟，她可不会放过你。哇哦！说真的，我得一直敲木头祈祷，直到把那姑娘搞定。真希望她别误会，等我准备好了。我做梦时，她吃着我的奶油布丁，还扭动着那身好身材！

“该死，奥斯卡！你怎么能当着那家伙的面笑着跟你正在搞他的老婆？”

“上床！她管我的小兄弟叫‘小甜心’，还把脑袋都凑过来。我正忙着抽插，她却在扭动、蠕动，一边拉扯，一边让我插得她满脸通红，简直要疯了！”

“冷静点，奥斯卡，”布里特说，“蒂姆能听见你。”

“是啊，兄弟，我听说了，而且早就听说了。下次奥斯卡见到她，他可得付出代价了。”

奥斯卡震惊地看着他。“什么，老兄，什么？！你在说什么？”

“老兄，我早就知道你和琼的事了。我说‘付出’就是指付钱，我依然这么认为。没有哪个男人能强迫女人做她不愿做的事。所以我该因为你做了任何男人都会做的事而怪你吗？别管我了，吉文斯。”“不是每个男人都会去勾搭别人的老婆，”布里特说我悄悄对儿子说。“你说得对，布里特。但如果朋友的老伴对他有意思，男人该不该提醒朋友？我肯定会想知道的。”“那你就能像蒂姆那样把她甩掉？”约翰问道。“不，老兄，如果我对她忠贞不渝，那我得找到某种尚未被发明的满足感才行。”“比如干掉那个婊子，”吉文斯愤怒地说，“还有那些混

蛋都干掉。”蒂米笑了起来。“各人有各人的做法。有的猫自己上，有的既上那姑娘又上另一只猫，有的则干脆放手不管。至于我，我会把那婊子送到蒂华纳或者其他什么地方，让她痛快地发泄一番，还能顺便赚点钱。等她回来时，她肯定会很高兴认识我认识的几位绅士。”“你怎么能确定她会回来？”查尔斯问道。“既然你抓着她儿子，又还有杀死那婊子的理由，她肯定会回来的。”“那爱情呢，蒂姆？”布里特问道。“爱情我倒是可以没有。但我跟钱可是形影不离。”“不，吉米，我可不会这么想。我会受伤的，”我男友说。“你们这帮家伙干嘛贬低我？你们会受伤是因为你们嫉妒。看看那边的辛迪她至少跟两个男人上过床，说不定有一千个。我不在乎，你们也不在乎，但今晚她成了你们的老伴，我跟她上床了，你们就介意了。你们只在乎接下来会是谁，明白我的意思吗？”“这种想法有问题，”我儿子说，蒂姆笑了。“那你打算怎么办？自杀吗？还是每次换个新老婆？整天盯着她，提心吊胆？还是清醒点，让她过她的，你过你的，并承认你们都足够成熟，能因自己的弱点而获得报酬。”

“但生活可不只是享乐和金钱！”布里特说，“他们当年也是这么跟我爸和爷爷说的，哈

哈，但他们终究没能找到。”

“嘿，都凌晨两点了，”布里特插话道，“收工吧。主题曲。一、二、三、四……各位晚安。”

“回头见，布里特。”

”“回头见。”“

晚安，aP。”“辛迪？快点，宝贝，我们马上就到。你住哪儿？”“在劳雷尔峡谷那边。要不要我开车？”

“我又不是你的司机，贱人，尤其是在中央大道上，还得在aP那帮家伙面前开。”

“老天，这可真俗气。”

查尔斯心想：“是啊，她说得对，我在种族问题上表现得太直白了。跟这姑娘在一起，我得表现得更成熟、更酷一点。”上车后，他接过了方向盘。当他们把车停在她位于好莱坞高地住宅的车道上时，辛迪说：“拉好拉链，进来吧。哦，我看莎莉和南希还在楼上忙活呢。”我那小子心想，对于一个自诩为时髦白人花花公子女继承人来说，这话倒挺有意思的。

他们刚在客厅里安顿好，她就让菲律宾男佣拿来“老样子”，他端来一根细小的烟斗，烟斗碗里铺着压实的锡箔纸，里面装满了切碎的绿色叶子，被捣成一种像沥青里掺了猫薄荷般的粘稠物质。吉文斯曾卷过类似的东西，称之为“伊齐奥福”。“这是顶级大麻混合大麻脂，”他说。“吸两口这玩意儿，你就能飘起来。”

他希望辛迪不知道，但这其实是他第一次……渐渐地，他感到一阵冰冷的高潮袭来。她渐渐变得像个希腊女神——处女怪胎，而当我的兄弟在房间里漂浮时，那动作如此缓慢而自然，他坚信自己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情人——去他妈的卡萨诺瓦！——而且他的大麻卷是世上最长最大的。它仿佛有了自己的意识，龟头还长着嘴和舌头，哦，整个世界是多么方正啊！当那位女神那双仿佛在变幻大小的眼睛与他相

遇时，两人仿佛置身于一道强大磁束的两端，这道磁束以脑干为中心，沿着脊柱向下延伸，穿出她的臀部，令他的阴茎和睾丸通体酥麻。当其中一人转头——左、右、上、下——另一人便会感受到磁束中传来的震动，不得不随之而动。“我嗨了！”明格斯说。“耶——查尔斯宝贝——咱们就在脑子里这样干着、吮着，直到受不了为止——这样太酷了，有大把时间来享受。”对！——这正是他曾经隐约感受过却从未深入内心去探寻过的感觉。他比世上任何人都清醒千倍，甚至比那些从未嗨过的人还要清醒，真正做回了自己，他知晓辛迪的所思所想，而她也知晓他的。“哇，这疯妞！——咱们得把这地方搞得天翻地覆才行！过了仿佛数年之久，辛迪对明格斯微笑着说：“佩佩，这就够了。“去吧，别回来，否则我可要抓你了……查尔斯……你为什么不开始做些你心里想做的事呢？”他当然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他能听到波普·科莱特在对他说：“总是让他们冷静一会儿，直到他们比你更想要你。”于是他只是躺回去说：“让我感觉像在家一样，宝贝，做些你心里想做的事吧，”转眼间她就扑到了我这小子身上。他让自己变得软绵绵的，格外放松，仿佛这事根本没什么意思，但气氛开始变得不那么冷静，越来越

越不冷静，直到他们俩都变成了他们动物般的一面，狂野、野蛮，且充满攻击性。明格斯被一阵笑声惊醒。那个叫莎莉的女孩站在他们身旁，把一条紫色缎面毯子扔在沙发上：“你们俩至少也该盖上点东西啊！”他迷迷糊糊地想：“我怎么躺在这儿的？”随即伸手把毯子的另一半盖在辛迪身上——

她正蜷缩在他脚边睡着。“所以你终于搞定了伟大的明格斯！”莎莉嘲笑道，“现在我们总算不用每天听他把你搞得昏天黑地了，谢天谢地！”

辛迪醒来，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别让他得意忘形了，亲爱的，他已经比我们这儿任何东西都贵了。”

一位胸脯丰满的年轻女子，一头黑发披散着她光着身子，从肩膀一直到肚脐，大摇大摆地走进房间，大喊道：“你们这群婊子，要是打算让你们的黑人皮条客把你们耍得团团转，先跟我说一声！”“我今早差点就搞砸了一个常客的一百块生意。当我送那客人到门口时，看到那个黑鬼正躺在沙发上，辛迪趴在他身上，整个人都迷迷糊糊的！那个早上的客人问：‘他不是有色人种吗？’于是我告诉他：‘当然，她也是。，那是我们的女佣兼司机。’希望他相信了我！”

她扭过那丰腴的臀部，双腿大张、双手叉腰摆了个姿势，片刻后便朝楼梯口走去。辛迪漫不经心地站起身来，和过去十一小时一样赤身裸体，冷笑一声：“婊子！”南希猛地转身。“你自己才是婊子——长腿夫人！”她挺起胸脯撞向辛迪的胸口，用腿勾住辛迪的腿，试图将她绊倒。辛迪一拳砸在南希的下巴上。

尖叫与嘶吼，舌头与牙齿，拳头与指甲，还有满手从身体各处扯下的铂金色与黑色头发！明格斯试图跳进自己的短裤，却被某人的脚从后面绊住。辛迪试图使出一个“锤锁”，但南希设法让两人都失去了平衡，她们跌倒在地，互相锁住对方的腿，翻滚着翻滚，这时莎莉冲进来，手里拿着一瓶苏打

水，朝她们的脸和屁股喷去。“一分钟前她们还在厮打——现在却拥抱在一起了！”辛迪把头从南希双腿间抬起来，深深吸了口气。“南希，你这个婊子！我之前就教训过你一次，要是再发现你跟明格斯鬼混，我这次就彻底收拾你，你这廉价的荡妇！”“下贱？我接的活比你还多！”“当然啦，以你的价码，你不得不这样，蠢货！我靠当模特就能赚得比你多！你长大点，说不定一两年后就能退休了！”“行啊，摩天大楼！”南希冷笑。“没错，宝贝，”辛迪说，“今年最流行的风格——高挑辣妈！”“佩佩在哪儿？”莎莉问道。“我派他去别的地方给我家那口子弄点钱。”姑娘们，快把衣服穿上。咱们去吃早餐吧。”那小子在想：“原来这就是那位著名的辛迪的家，富有的白人女继承人！难怪他们叫她‘7tfadomPerkins’！”他脑海中仍浮现着南希的身影。他喜欢她那娇小的身材。辛迪身高五英尺十一英寸，穿上高跟鞋后比他还高，这让他觉得有点怪怪的。他能感觉到南希喜欢他。如果他把她从辛迪家带走呢？蒂姆·马克说过，他能帮他介绍一位高级应召女郎。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试试呢？辛迪希望他留在劳雷尔峡谷的房子里，于是她让人送了一架钢琴过来。接下来的一周里，她向他详细介绍了这门生意——这里低调的经营，以及城另一边的公开营业点。那些姑娘们不喜欢去那边工作——警察会进来和她们调情，事后再把她们抓起来。她表示愿意把生意交给他打理，多少由他决定，不过得配上一架新的立式钢琴尽管他手头有这么多选择，但他对音乐的兴趣远胜于这些女人。这倒也不错——他觉得自己和辛迪关系很亲密，亲密到足以让他随时

可以和南希上床，他当时是这么想的，只是他错了。

一个午后，辛迪回到家，发现明格斯一脸愧疚，而南希正跑上楼去整理仪容。她没说什么，只是羞怯而受伤地望着他。“我不是妓女，明格斯。”她把包里的东西全扔到了他脚边。明格斯冷冷地看着她。“我也不算，而且我可不是那种能被买通的人。”他走到钢琴前，开始狂乱地弹奏起来，脑海中盘算着要一走了之，把南希带走。也许她没有百万家产，没有凯迪拉克，也没有每年一笔的零花钱，但她不吸毒，也不追求浮华，而且她说她愿意跟他去任何地方，一起闯出一片天地。当他坐在钢琴前创作一首名为《魔鬼女人》的歌曲，并在脑海中反复推敲这些计划时，辛迪走了过来，把头靠在他的肩上。“对不起，亲爱的。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她原谅般地吻了他。

整个下午，辛迪都坐在一旁看着他写字，给他煮咖啡，尽量不碍事。“南希去哪儿了？”我儿子后来问道。“我让她去办点事了，”她甜甜地回答道。

电话响了。“是你的电话，”辛迪欢快地喊道。“是个女人。”“也许是你老婆。”

是南希，她正在哭泣。“亲爱的，我在西区被抓了。求你帮帮我。”

“别担心，我马上就把你弄出来，”我那小子说。

“我希望如此，因为这已经是我的第三次犯事了。辛迪让我来这儿做一单特别的生意。那场景真够搞笑的，那家伙一进来就问‘哪位是南希，跟我来’，结果他居然是个警察。求你

帮帮我，我已经是你的了，你知道的。我得挂了，亲爱的。‘再见。’查尔斯转向辛迪。“你这贱人！是你陷害她的。我非得让你好看不可，老娘。”“你为什么不试试看，你这肮脏的混蛋，”她笑着回答，“去把你的小荡妇找来，看看她还能撑多久！”那小子去了市中心把姑娘保释出来，但随后他道别了，心里明白自己再也不会见到她了。他觉得自己侥幸逃过一劫，没陷入那种他不想过的生活。但他开车驶向佛蒙特街那间空荡荡的公寓时，内心却充满孤独与悲伤，那份沮丧和孤寂让他甚至不愿将钥匙插入锁孔。当他推开门时，一股喜悦与如释重负的感觉涌上心头——他看到芭芭拉和儿子查尔斯已经回到了家。八月的一个周日午后，在他们的二儿子尤金还不会走路的时候，明格斯说：“芭芭拉，找个人照看一下宝宝，然后帮查尔斯穿好衣服，准备好——我今天下午得去比利·伯格那里参加一场演出，我会带你和孩子一起去。”“哦，亲爱的，他太小了，还享受不来那种场面，”“不，他不在，但我想要听听他的意见。我得给巴迪·科莱特打个电话……嘿，巴迪？今天你能去比利·伯格的俱乐部演出吗？这可是你向我展示梅尔·约翰逊那款小号口琴和松叶簧片真本事的好机会，毕竟查理·帕克会像你所说的那样，带着他那老样子——走调的——去那里……是啊，我听过他跟弦乐队合奏。在我听来，好像是弦乐队走调了”而伯德在演奏爵士乐时完全无视那些拿高薪的混蛋，随心所欲地拉着音——而且那次录音里连一个黑人小提琴手都没有！快出来吧，我想看看你如何超越他，让乐手们开始议论你，因为我知道，巴迪，如果你

像小时候那样演奏，带着那种劲头，事情就会这样发展。回头见，巴迪。”

“爸爸，爸爸！”

“嘿，小家伙。你和妈妈要跟我一起去听音乐。今天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你还记得我以前给你放过的唱片吧？你还记得巴迪吗？”

“记得，爸爸。”

“你喜欢杜克·埃灵顿吗？”

“是的，爸爸。杜克，杜克！”

“这就是我想知道的全部。今天当我站在台上和巴迪、伯德一起演奏*——伯德就是查理·帕克，他吹的萨克斯和巴迪一样——你就上来，站在你最喜欢的那位旁边，就像杜克·埃灵顿那样。”

“好的，爸爸。”“准备好

了吗，芭芭拉？”“来了。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请欣赏今天午后的压轴演出。来自迪兹·吉莱斯皮乐队的斯坦·莱维，担任鼓手。多多·马马罗萨，钢琴。拉基·汤普森，次中音萨克斯。”

“他是谁，巴迪？”

“那家伙从洛姆·贝西乐队里挖来的。”

“巴迪·科莱特，中音萨克斯。查尔斯·帕克，同样来自迪兹乐队的绅士。还有查尔斯·明格斯担任贝斯。请大家一起为迈尔斯·戴维斯鼓掌 *ivliles* 刚从纽约赶来。来吧，各位——迈尔斯·戴维斯！给他一个热烈的加州式欢迎！”

“好的，伯德。来首大家都熟悉的曲子。”“《BGy's Bounce》?”“这首我不知道，小鸟。”“就是F大调的布鲁斯。老兄，走……第四段，多多，迈尔斯，你来吹吧。”“我已经吹过了，混蛋。现在轮到你了，贱人。吹吧，拉基。”“伙计们，他怎么头这么大?……”“他听起来像低音版的唐·拜亚斯。”“那是什么，乡巴佬贝斯手?冷静点，跟上我的节奏!”“你自己先把节奏搞好，拉基，不然我可要把你的即兴段落原封不动地弹回去给你听。”“什么?听听这家伙!还用贝斯?来吧，我想要听听那段。”“让开点，把麦克风分给我，大头，免得你丢脸。我要模仿你。多多、斯坦，停下。停。”“哇哦!这家伙真会玩!你给我那个独奏段落加的那个标签是什么?”“Kiddle lid。”“你他妈是怎么弹出那种既像在笑又像在说话?”“老兄，你听见这乡下小子了吗?”“是啊，Lucky，你听到了吗?就像我们用你的C到升C、B到自然C、B自然到B自然等等，在半音阶上弹出‘噢噢’声那样。他只是加了个四分音滑音，还把心都放进去了。”“前几天晚上，我听到一只猫弹贝斯，那架势跟阿道夫斯·奥尔布鲁克当年一模一样。按理说这不可能，可它们就是能做到。”“伯德，你在开我玩笑吧?这已经是第二次我听到阿道夫斯·奥尔布鲁克的事了。吉米·布兰顿跟我说，他曾单手雕刻木拨片，另一只手继续弹奏，等拨片刻好后，用它弹出的效果甚至比吉他还要出色。”“明格斯，真是天才。”

“我真想见见他。”

“是啊，他太棒了。还是一位科学家——主修物理。在警

察局教柔道。两年就精通了竖琴。”

“你们这群混蛋到底什么时候才不唠叨了，开始打球，而不是让那边的多多和斯坦光顾着打手枪？”

“迈尔斯，你太粗俗了。”

“我只想听伯德吹笛子，不想听这些蠢货的废话闲聊。”

“太嗨了。一、二、一、二、三、四。”“对，伯德。来吧，宝贝！干得漂亮，老兄。”“万岁！”

“女士们先生们，你们都给我闭嘴，好好听听这混蛋怎么吹！”

“迈尔斯！小心点，老兄，你不能说那种话。”

“该死，老兄，我在唱到‘混蛋’那个词的时候，还特意用手捂住了麦克风。还记得蒙克在底特律那次吗？就因为那家俱乐部的老板没给他弄台好钢琴，他就在麦克风里连骂了那家伙七遍‘混蛋’。”

“不过第二天晚上那台钢琴就弄好了。要是他当时叫对方‘先生’，还是那台破钢琴。”

“明格斯，这个巴迪·科莱特是谁？”

“我最好的朋友。他以前弹得真棒，但白人把他吓得魂飞魄散。他喜欢弹出白人的风格。不过他能把散落在苍蝇拍上的苍蝇屎都弹出来。”

“那可不是爵士乐。”“所以

teP hiiti,

“我会这么做的。首先，我要在他自己的袋子里割他一刀。”

“别试了，拉基，你会流血而死的。录音室那帮人全都试过。他吹长笛、单簧管，样样都行——就像白人说的那样该怎么吹，只是音色更饱满一点。”

“旧金山有个叫保罗·德斯蒙德的家伙就是这么吹的。你听过他吗？”

“那个抓着伯德裤腿的小男孩是谁？”

“那是我的儿子。”

“杜克·埃灵顿，爸爸！杜克·埃灵顿，爸爸！”

“他是什么意思？”

“他在发消息说他很欣赏伯德。瞧瞧老伯德那开怀大笑的样子。他真是个好人的。”

“加油，多多！老兄，那家伙弹得真棒！还有那个鼓手也不赖。他叫什么来着？”

“斯坦·莱维。他是犹太人。你知道那些犹太小子可是天生就有灵魂，太棒了。”

“没得说。来一曲吧。”“太棒了！耶！！”

“来首《巴黎的四月》怎么样，伯德？”“没问题。没问题。”

“米格，听听这个！”

“天哪！听起来就像有数百万灵魂被裹进他那破旧的号角里。用胶带、橡皮筋和口香糖粘在一起，他们说它还会吱吱作响。哈！吱吱叫吧，小鸟！他只是拿着它，听它唱歌罢了。”

“瞧，他把你家那小家伙弄得神魂颠倒了。那孩子连动

弹。’*

“嘘，幸运！我现在听见他了。他就是那只我一直在梦里听见那只猫。”

“明格斯，咱们出去抽根烟吧。”

“不知道巴迪·斯蒂普是不是还觉得梅尔·约翰逊的嘴片能发出更大的声音。有位老师跟他说，有色人种用开放式嘴片是吹不出大音量的。”“哈哈，明格斯！他们的

意思是这得花功夫。得下功夫。他们不愿流汗。白人总觉得不满足，非得把人情味儿剔除干净。就像伯德——他都混到这地步了，他们还给他配带自动调音装置的号。他说，“干嘛？太晚了。”他喜欢工作。他吹的是一支老款康恩（Conn）萨克斯，配的是30号开放式口哨。我记得有个叫“小平鸟”的孩子曾说，他听说黑人用特制的口哨来吹得更轻松。伯德从琴盒里掏出一个，说：“来，试试这个伯格·拉森（BergLarsen），小子。”那孩子把它装上萨克斯吹了起来。嗖——！吹出来的全是空气。他脸都吹得红红青青的。连一点声音都没发出。伯德说：“给我，让我看看哪里不对劲。哦，簧片太软了。”他掏出一枚五十美分硬币，把簧片贴在硬币上，用打火机在周围烧——几乎烧到了簧片的根部。然后他试了试。“吹得真美，”伯德说，“虽然有点硬，但凑合用吧。”要是那个小伙子试着吹这么硬的簧片，他还没吹出声来就会昏过去，甚至死掉。你知道那是谁吗？一个叫李·科尼茨的小伙子。如果你有机会去纽约，见到他时问问他……对了，明格斯，你想不想加入我的乐队？

“不。你想和我那个三重奏乐队一起演奏吗，拉基？”

“呵呵！明格斯，谁都没听说过你呢。”

“那太好了，老兄。正因如此，我才每周在家在阳光明媚又有趣的加州。”

“三首？你跟谁一起？”

“就我们自己。‘拨、拨、拨’乐队。我、卢修斯·莱恩和哈里·霍普韦尔。”

“莱恩？”

“吉他手。最棒的。”

“哦，是吗？你听说过巴尼·凯塞尔吗？”

“是啊，凯塞尔也听说过莱恩的事。拉基，你和迈尔斯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排练？说不定我们可以合作。我们手头有个棘手的曲目，没多少小号手能吹得来。卡尔·乔治说他有困难，说动作太复杂了。”

“你听过迪兹吗？”

“就听过他跟伯德合作的唱片。听起来他好像挺迷巴托克的。但拉基，那些蠢东西都去他妈的。来来玩点我们这种简单的、带有西海岸风味的无名黑人音乐吧。明天我们在布里特·伍德曼家排练。他现在跟博伊德·雷伯恩一起。有些伴奏乐手说黑人根本不可能吹好长号部分，所以我就是那个帮布里特争取到试音机会的怪人。”“不过博伊德可是个正经人。”“是啊，但我受不了有人在我身后盯着看，哈里·巴布森就站在我后面，呼吸都喷在我身上，所以我把博伊德的乐曲搞砸了。不过我跟博伊德说过，既然他需要一个长号手，就

该给布里特一个机会，别因为我而对黑人抱有偏见。”“要不要进去听听雷·布朗的演奏？”“如果那是和迪兹一起的那小子，前几天晚上我在电台里听过他——他弹佩蒂福德挺不错的，但我很好奇，凭那样的技巧，他独自演奏时能有什么表现。我听得出来，当一个乐手只是在套用标准的贝斯技巧时。贝尔·哈德诺特，世界上最伟大的贝斯手之一——而且他可能永远都不会被听到问我是否和伯德、迪兹一起演奏过。我打开收音机，哇当！——那不就是我吗，至少是 1939 年左右我演奏时的样子。结果是雷。但雷太拘泥于奥斯卡的思路了。他在“思考”贝斯，这不该是贝斯手该做的。贝斯手应该思考的是音符，是听到的声音，就像铜管乐器一样。如果有人能哼出好点子，我会很欣赏的。“你听过哪位中音萨克斯手能像伯德那样演奏吗？”“就连巴斯特·史密斯也不行。”“嗯，你等着瞧，伯德的演奏风格迟早会成为全世界中音萨克斯手效仿的范本……拉基，我得走了。得先送老婆和孩子回家，然后去威尼斯赶演出。”“行，明格斯。我们改天再聊组建乐队的事聊聊组乐队的事。回头见。”

“芭芭拉，准备好了吗？”

“是啊，要是你能让查尔斯别老是把头伸进伯德的中音萨克斯里就好了。”

“嘿，小子！快点。”

“伯德，爸爸！杜克·埃灵顿。伯德！伯德！”

“是啊，我知道，儿子。伯德确实是独一无二的。”这个三重奏组合一直在巴特·摩根夫妇旗下的俱乐部里相当规

律地演出。十二月的一个周日晚上，查尔斯走进了威尼斯那家店。

“嘿，卢修斯！哈里到了吗？我带了些新编曲给咱们。”

“还没呢。不过内莎想在厨房见你。当心点，明格斯。她丈夫今晚不在家，她穿了一条紧身红裙，领口低开到胸口，垂坠感恰到好处，足以让男人产生龌龊念头，而且没穿内裤，屁股一览无余。她说让你进去，告诉其他人她很忙。小心点，老兄。”“你好，内莎。今晚停车场里车子不多啊。”“哦，周日有时就是这样。”

“你丈夫怎么样？”

“巴特！他出城几天了——去萨利纳斯他的蔬菜农场了。来根烟吗？”

“不，我通常抽烟斗。再说，马上就要上场了，我得热身。你找我有什么事？”

“你知道你那个钢琴师对我动手动脚了吗？我“我可不允许任何黑鬼未经我允许就碰我，听见没？”

“你叫我来就是为了说这个？！听着，内莎，别骂人，我没那么缺钱。我辞职了。”

“你要去哪儿？给我回来！离那扇门远点。看着我，小伙子，我可不是在开玩笑！如果你不照我说的做，我就喊‘强奸’……这样才对。现在听好了。我丈夫好几年没碰过我了。”

“那你就离开他啊。”

“做梦吧。巴特在这密西西比河以东可是风流成名，而我可是帮他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听好了，我能让你一夜成名，

你懂吗？”

“我现在能去上班了吗？”

“你还以为我在开玩笑？你想让我喊‘强奸’吗？”“不。”

“约翰，快进来！”“好的，摩根夫人。”

“如果有人在前台找我，就说我在办公室里算工资，不想被打扰。我要带这孩子进去陪我，以防万一。我得打开保险柜，不想让任何人进来动我丈夫的钱。把你的四十五口径手枪给他。”

“好的，摩根夫人。乐队差不多该开始演奏了。”“你去跟霍普韦普说，让

他来弹会儿钢琴。还有希基洛兰在吧台——他带了号，会来客串。跟我来，明格斯。”c) (“内莎，你在干什么？”

“锁门啊，你没看见吗？现在。看——我这表情这看起来怎么样？”

“太他妈好了，但我以前见过这种。”“有这么大？这让你有

什么感觉？”“吓到我了。”“为什么？”“如果我不回应，你会喊强奸；如果我回应了，你丈夫迟早会抓到我们。因为如果我对你做了一次，你就会想要第二次。”“我丈夫知道我想要你。”“天哪！我从没想过会这样死去，离南方这么远。我已婚，还有儿子。”“这就是我想要你的原因。你肯定不会多嘴。我知道你现在正因为老婆的事陷入麻烦。看啊，快看。你见过比这更漂亮的吗？过来。我就知道这招对得住你。你硬得像块石头。这裤子怎么解？快点，我等不及了！看，沙发可

以打开的“内萨，对不起，我不能。我就是受不了你叫黑鬼那套。”“把那些‘小伙子’都给我。”“你知道吗，查理？这是我第一次用那个词。我知道我之所以用它，是因为我害怕会失去一些我从未拥有过、而且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得到的东西。我当时是个娜伊德。你是第一个让我多看两眼的黑人。我们……有一次在海滩上，我看到一个黑人，他那儿在泳裤里鼓得那么大，看起来就像是“篮球”一样。帮帮我，我身上除了这条缎面连衣裙什么都没穿——这该死的玩意儿我几乎脱不下来——就在那儿。“现在你把裤子脱了，我来把沙发打开。来，查尔斯，你弯下腰，看看是什么把这玩意儿粘在一起的。我——噢！你这甜美的混蛋！哦！哦，天哪！好久没这样了！我还以为你把它撕开了！后面那湿漉漉的是什么，我在流血吗？”“不，亲爱的，那是亚麻籽，我是在办公桌上用那个卷发棒弄的书桌上用了那个卷发棒。

“哦，亲爱的宝贝，再那样弄一下给火辣辣的

妈妈！来吧，让我爽起来。管他谁开枪，今晚我一定要搞定这美臀。大肉棒老爹，再给我更多那种东西！”“啊，你不喜欢这样，内莎！”“给我回来！”“为什么？你不喜欢。我就是个肮脏的黑鬼。你为什么不“让我把希基叫进来好吗？他是白人。”“你以为我终于要向那个漂亮的黑人求爱，我就突然变成荡妇了吗？来，躺在这堆疯疯癫癫的枕头上。我去酒吧转一圈，看看外面有多少人。嘿，那是谁——卢修斯？外面有多少人？我就知道。“你先不带明格斯玩一会儿，他正忙着……瞧，你把它弄得直挺挺的。我敢打赌，我不用碰它就能

让它直立起来。”“我对此毫不怀疑。展示出来。张开双腿，玩弄它。把手都伸进去。”“小伙子，你可真够放得开的。”“如果你再叫我‘小子’一次，我就让你被枪毙。”“乔皮，别紧张——我只是想说‘天哪！’你知道吗，我在新奥尔良可是‘巴辛街小姐’？我一跳舞，男人们都憋得不行，直到我登台亮相，把这身美妙的身材展现出来，像这样扭动挤压，扭来扭去，仿佛要把每一滴都献出来。有些晚上我会脱得一丝不挂，拿窗帘遮住——像这样，把那床单给我。噢！宝贝！”“今晚我跟你走！”那是我唱的歌。老巴特有天晚上坐在台下，把我整个人都买下了。你很少能见到像我这样二十八岁、身材如此火辣，又经历过我这些风浪的女人，我身上连个瑕疵都没有，那奶油色肌肤可不是化妆的。你还能在哪儿见到一个女人身上有五个酒窝？在我的压轴表演里，我总是从后面展示出来，像这样。在新奥尔良，只要你不把男人带上台，几乎什么都能做。我会弯下腰扭动臀部，分开双腿“双腿大张，除了那双长网袜，光溜溜的屁股正对着观众，我还会从双腿间回头看。那群男人全都把手按在鸡巴上。整个房间里的紧张气氛简直能摸得着。”

“鸡巴？你把大麻也叫鸡巴？这是什么，新奥尔良的俚语吗？哈哈！宝贝，你才叫鸡巴呢。这玩意儿是开肛器，大麻，我的小兄弟，鸡巴，老二，肉棒，棍子，开屁股器。”

“管它叫什么都行，反正他们都掏出来了。我看着他们快要射了，我们全都开始一起发抖。大家以为是我的舞跳得让人兴奋，其实是我快要高潮了，还指望他们全都失控呢。”

“我真想看看你的那套表演。要不你把卢修斯和希基叫进来，给我们跳一段？”

“让我先和你好好放松一下。瞧这招。噢，老爹！对，乔利，朝我扭起来！哦，我太爱这种感觉了——知道你的目光都在我身上！”

“我也盯上你了——来啊，贱货！把你的小穴露出来！快，露出来！扭！扭！扭！”“我得去前厅一会儿，乔皮，免得他们纳闷我们怎么在后面待这么久。你硬得像头公牛！你在干什么？——把我的包给我！你这混蛋！那就拿去——拿去！”

“宝贝，你说巴特有钱得很，这几张钞票他会心疼吗？如果你想找个男人，还得跟他藏着掖着，那总得有些东西来补偿。这事儿会提醒你，你也得放弃点什么，懂吗？玩得开心，就要付出代价。我不玩那一套，我只是说我爱上你了。我这辈子从没遇到过像你这样让人着迷的女人。”

“哦，乔皮，对不起，我以为你不是认真的。”

“我本来也没当真。但你做得太好了，我不敢再和你上床，怕你会伤透我的心。”

“对不起，Cholly。”“我知道你在利用我，内萨，但我还是让你这么做，因为我喜欢你的精神，也喜欢你其他的一切。我妻子已经好几次让我去她母亲家了，但即使她在家，我们也做不了多少，因为她说会疼。”“对不起，乔利。”“你已经说三声抱歉了。该死，你这胸真他妈的棒。紧致、丰满、圆润，充满女人味的胸。该死，正合我胃口！”“天哪，你哪儿学来的这种吸奶技巧——哦哦，轻咬花瓣，舔舐花蕾。呼！呼！一

个男人怎么能同时身处这么多地方啊！”“哈！你这南方骚货，我全都插进你那又紧又湿的骚逼里了！你这婊子，我要杀了你！”“内莎！内莎！醒醒！我们不想这样待在这里——要是巴特来了怎么办？内莎，是我，明格斯，快点，穿上衣服。”“乔基·明格斯，我恨你，因为你恨我，你他妈的想杀了我！”“拿走我，拿走我所有的东西，但别那样干我！我想要爱，而你甚至不肯来。我在昏过去前看到了你——你的脸看起来就像撒旦。我知道我对你说了些肮脏的南方脏话，但当我意识到自己甚至不知道为什么骂你时，我试着改变。别担心，你已经让我一辈子都治好了。”“人人生而平等，而 ChoPy 会用他那傲慢的屁股来证明这一点。”“所以你还是人。我不知道。你强

迫我跟你进来，还大谈黑鬼的时候，可没这么客气。”“一个人怎么会变这么快？”“也许就在几分钟前，我还记得自己曾问过‘黑鬼’是什么意思——那些人，那些劳工，那些穷得叮当响的白人垃圾，以前常来我们第一家酒吧，他们会说‘那个老黑鬼’、‘那个老黑鬼’。但我向来学得快，转眼间我就明白了，有优越感的不只是白人，而是那个黑人。ChoPy，如果你能像上次那样安全地和我上床，但这次带着爱，我就会紧随其后。Bart 知道女人离不开那玩意儿。我告诉他我对你很着迷。他对此不太乐意，但他满脑子都在操心那些小混混，他们正琢磨着怎么干掉那个大”

“大佬，他没时间也没精力管这些了。我真搞不懂那事。”

“而且你永远也做不到。但巴特会不惜一切代价维系我

们俩的关系，他是个孤独的人，他只需要一个懂得体谅的伴侣，而我从十八岁起就一直陪在他身边……哦，乔利，我隐约感觉到，以前我们在厨房聊天时，你其实挺喜欢我的长相，但你太有礼貌了，我根本摸不着你的底。所以今晚我喝了几杯波本威士忌，决定逗逗你。我看见卢修斯把我的话转告给你，可你进来时那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真让我火大……来，让我帮你整理一下。我这辈子还没见过哪个男人，光看他打领带的方式，我就猜不出他有没有女朋友。现在你突然这么轻柔地贴着我，这是怎么回事？哦，乔皮，真希望我能搞懂这老掉牙的生活……“我跟你说过什么，明格斯？我就知道你搞定那个南方婊子。”

“别激动，卢修斯，你哪来的这种想法？”

“哈！中场休息时我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偷窥到你，看见你从腰部以下都躺在

沙发上了！”“拜托，兄弟，那不是我，但千万别告诉哈里或任何人——人。”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但你最好别像以前那样背着你老婆搞那些事。”

“如果她一直跑回妈妈那儿，说不定我就不再在乎了。我想，跟女人还是别太坦诚为好。我终于忍不住告诉她，事后我是怎么把口红擦掉的，还洗了上百次。我不得不告诉她我做了什么——我以为这样能让她去反思自己哪里出了问题。生过九磅重的孩子，一个女人怎么还能瘦得让人心疼？这根本说不通。”“冷静点，明格斯。内莎来了。”“伙计们，今晚我

们打烊了，看来大家都在圣诞节把钱花光了。乔利，我要你和卢修斯帮我策划一下俱乐部跨年夜的活动。你想让希基一起去吗？”“行，没问题，内萨。嘿，希基，过来一下——你打算和我们一起在跨年夜演出吗？”“没问题，明。”“我喜欢你们几个，也想留着你们，但如果那个哈里·霍普韦尔再敢动一下，你们就得另找钢琴手了。把这话转告他。”“行，内莎……呃，我得走了，累坏了。晚安各位。”“回头见，卢修斯。”“我在想，乔皮，也许你和希基今晚最好跟我一起去看 66 号公路上通往墨西哥方向的那些俱乐部，说不定我们还会顺道去蒂华纳。”……“内萨，我得回家了。我离开时芭芭拉没理我，我分不清她是在收拾行李还是在整理行李。”“你通常几点到家？”“三点半、四点。”“今晚你得在十一点前回家，把希基也带上。我的调酒师会给你打电话，让你的妻子接听。他会告诉她，你应该去巴特的一家公路俱乐部和他见面。我会去接我的朋友乔治·梅，然后在路边等你们。约翰会把地址告诉你的妻子。”“我老婆怎么办？”“约翰也会给她打电话的，希基。现在你们收拾东西回家吧。回头见。”“内萨早就看透你了，明格斯。就算她还没得到你的屁股，那她肯定也想要。你最好想想怎么处理她手里的那笔钱——要是你开口，她八成会把她的一家俱乐部送给你。”“我没兴趣，希基。而且如果芭芭拉在家还想说话，我今晚可能哪儿都去不了，你得自己去应付内萨和她的女朋友。”“慢点儿，明格斯。那车速表都快指到一百了，老兄！”“嘿，明格斯，看来有人要搬家了。那不是从你家搬出来的家具吗？”“那是芭芭拉的父亲，他正

把婴儿床搬出来！……怎么了，老爸？”“哦，我也不知道，孩子，这些女人好像总是拿不定主意——一会儿说留，一会儿说走。跟她妈妈一模一样——有一次还让我等了她整整十一个月。咱们进去吧，她们正在里面收拾东西呢。”“希基，你先在外面等我……芭芭拉，你又要走了？”“好了，查尔斯，只要分开休息几周，芭芭拉就会回到你身边。”“你知道吗，帕克斯太太，你们两个女人总把自己当成什么宝贝似的。你丈夫跟我说，有一次你离开他将近一年。要是你回去时他不在那儿呢？”“那我就又回我母亲那儿去，就像芭芭拉总是那样做的。”“哎，既然你女儿不说话，就替我告诉她：哪怕上帝都这样长时间地抛弃我，我也会在预期的回归日期之前，就去寻找魔鬼或其他任何东西来爱我。”“查尔斯，你真是个危险人物！你打了我。”“芭芭拉，如果我真打了你，你现在还躺在地上呢。可你那尖酸刻薄的舌头又揍了我多少次？来，如果你已经走了，我本来正要给你寄这封信的。”“好了，儿子，这“莉莲·帕克斯，别插手——让孩子们自己决定。芭芭拉，我只是你老爸。你真的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吗？”“我得暂时离开一阵子，父亲。”“芭芭拉，我当着大家的面告诉你，我是真心爱你的。但那封信并没有完全表达这一点，它只写了你离开时让我产生的感受。来，拿去读读。我会和希基在外面等你。”“儿子，进来一下，好吗？……巴特·摩根酒吧的调酒师刚给你打过电话。摩根先生希望你一有空就去 66 号公路上的松树俱乐部见他——地址在这里。他打算把你的乐队调到他旗下的某家公路酒馆去。”“查尔斯，我读了你的信。果然

不出所料，全是借口。我不想再见到你了。我要起诉你要求赡养费，并且会申请法院禁令，禁止你靠近母亲家，除了每周有一天来看孩子们。”“谢谢你们把我的信完全误读了。我本希望你们能有所感触。看来我们永远无法相互理解……好吧，我想就这样吧。再见各位，我得去见摩根先生了。芭芭拉，你会把钥匙留在这里吧？”“钥匙我留着。”“那我就换把锁。老爸，请照顾好我的儿子们。我会尽我所能寄钱供养他们。还要教他们如何自卫。查尔斯三世已经练出了不错的左勾拳和右直拳。”“尤金将来也会是个运动员，儿子。你今天本该今天看他踢足球的样子。”“再见，老爸。”“再见，孩子。”“明格斯，那边有个牌子——洛维松林小屋——是那里吗？”“对，门口有内莎和她的女朋友。看来我们要一路直奔墨西哥了。”“嗨，小伙子们！把车停下，我们开我的，那辆更大。这位就是我跟你们提过的乔治·梅。你喜欢南方姑娘吗，希基？”“那当然，不过希望她不介意我们顺便捎几个‘小甜心’回家，哈哈！”“怎么样，乔治·梅？”“让他们尽情玩吧。要是他们不给我留点儿，我就找个——怎么说来着——吉娃娃男。”*“你那口南方腔太浓了，乔治·梅。听着真让人1舒心，对吧，明格斯？”“是啊。别说了，乔吉。”“你们都清楚要是惹我生气，可以去哪儿亲我。我才不会改变，我可喜欢我这老样子呢。”“我累了，希基。让我跟内萨在后座躺会儿，你来开车。”“好，我迫不及待想看看这小家伙能干出什么名堂。”“别太兴奋，别开超过七十。过了海关后，沿着主路直行，然后停在‘哈西恩达’酒店，那里的条件最好。每天五顿大餐，就算在纽约的丽思卡

尔顿酒店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了。”“嘿，这套房真棒！快看那边，那座巨大的蓝色游泳池太赞了！”“你还没见识过呢。等我们跳进去，二十个墨西哥妓女会光着身子冲过来，把你、我、内萨还有乔治·梅都围得团团转。没错！”“你在开玩笑吧？”“不，今晚我就把他们全赢了。”“是吗，明格斯？我打赌二十块，他们肯定赢不了。”“改成吧，希基，我来教你怎么自己赢个十到十五个。”“不，我最多只能赢五、六、七个，还要休息一下。”“不准休息。去弄点龙舌兰、青柠和盐来。”“来点老牌墨西哥大麻怎么样？”“那玩意儿是给娘娘腔的——太容易了。有了大麻的话，能跑二十五到三十圈。”“哎，老兄，你疯了！”“内萨，我和希基要去泳池那边。你们俩干脆穿点性感的衣服，等把姑娘们叫上来，咱们再好好开个派对。我先走一步了，希基。”“去吧，我先在这儿等着看会儿。这儿好像没人。”“哗啦！啜啜！”“是我，先生！”“咚！”“不！是我，先生！”“啪！”“你喜欢吃鱼吗？”“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哗啦！”“两美元，先生！”“嘿，希基——是你吗？我刚才给你扔了什么？”“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些人从哪儿冒出来的？”“进来吧。我们还缺几个人。”“好吧，既然你这么说，明格斯。”

哗啦！扑通！噗通！“我是弗伦奇，先生！”

“这已经是二十四个……二十五个……”

“你喜欢我吗？我小妹妹十多纳，先生，她十三岁，没孩子，胸很大。我表妹十五多纳。她十七岁。我舅妈十多纳。她二十岁。我妈五多纳，她现在二十五岁。”

“你们全都穿上衣服，到十七号套房来——dieciseté——

懂吗？派对。很多钱。”

“好的，先生。我们来了，大家快来。开派对。是。你买单。”“是。十七号套房。

快点，希基，咱们赶紧回去把我们的钱锁好，免得他们涌进去……内萨，是我们，开门！……有二十多人要来。把所有东西都搬到*隔壁房间去锁好。“我们早就搞定了，宝贝。”

砰！砰！

“哇，来了！”“先生，是我，还有我妹妹、表妹、姑妈和妈妈。瞧，他们都是好人。四十五比索。”“你疯了，小伙子——既然我要带走你全家，那得给我打折才行！”“哦，圣·滕·多帕尔？”“哎呀，别这样，你到底来这儿干什么？我们可没招揽过什么男孩。”“行，八个多帕尔，再给我一个。我替他们付钱。看？他们很害羞。”“行，钱给你，快滚。不准带男孩……来吧，妈妈。你和我。给我点龙舌兰酒。”“小姐，你想和她上床吗？”“怎么弄？”“随你喜欢。像这样？看？还是你想让我亲你？”“来吧，内莎，让她亲。”“还不行，乔治，我还没那个心情。”砰！砰！“去开门，内萨。对，就是这样——给他们看！”“来——戴上套子。不戴套，不做爱。听见没——宝贝——懂了吗？”“那就干吧，小甜心。来吧！小妹妹，到老明这儿来。你……哇！妈妈真会弄我！”砰！砰！“门又响了……再来七发！”“这明可不是开玩笑的！他居然把墨西哥的总统请到这儿来了！”“瓦瑟利安先生？”“小“那别太紧，别弄疼我。来吧，宝贝，给来点刺激。对，小妹，这就来了！”“哎哟！你把我的小弟拉长了！我会好好报答你的——再来两杯多帕

尔，拜托。”“我免费给你做美味的食物，请。你做得好，我为你干活。”“哈哈，姑娘！但这可不是认真的，我只是想射几发而已。”“几次，明格斯？”

嘿，你，希基！在这个白人社会里，如果上帝都不待见我，我还能有什么？只有我、我自己和“我”。我是从两腿之间出来的，不是谎言……到现在为止算多少次了？“十七次。你简直疯了，老兄！”“不，老兄。把龙舌兰和青柠给我。你叫什么名字，宝贝？”“奇塔。我听说过你！大牛。你别惹奇塔。我会好好收拾你，对吧？”“哈！内萨，给她双倍报酬！太棒了！我喜欢她的自信！把酒瓶给我。哇哦！”“怎么了，希基？你为什么那样看着我？”“老兄，你肯定有问题。你在两个半小时里干的事根本不可能。”“哈哈！等我六十岁、九十岁、一百岁，甚至死的时候我都能做到！要是内莎她们不赶紧回来，光是回想这些我就得自慰了——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多形状各异的漂亮屁股和奶子……嘿，内莎！过来，宝贝。对，这就是我一直等的东西！”“乔皮，你还好吗？没要晕过去吧？”“不是我，宝贝，我一直在等你。还有更多这些木柴。”“爸爸，你和希基对乔治·梅做了那件事，就是你跟我提过的那个。”“你管它干嘛？”“我就是想看看。说不定我以后也想试试。”“乔治·梅，快把屁股挪过来，内莎想看。来吧，希基。”“老兄，你疯了吗？让我休息会儿。”“那你就来，内莎！乔吉，让她趴下，撩起她的裙子，跪着舔。上啊！来吧宝贝，别抗拒，你不是特别想看吗。我来按住她，乔吉。好了，我按住她了。只要亲亲她的大腿，她就会张开的。”“哦！乔皮！

乔治！别让我久等啊！”“来，乔吉，抬起头——这就是内莎想看的。呼！你抓到她了，我也抓到你了！”“是的，接线员，请转接。摩根，内莎·摩根，N-E-S-A，在巴哈大道，大概是800号左右吧。也许登记在她丈夫名下，叫巴特。嗯，知道了，谢谢……内莎？嗯，是我，我在旧金山。我知道，对不起，亲爱的，我本该提前告诉你的，但我不得不溜走，我必须得离开。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亲爱的，我会派“狡猾的亨利”代替我去——他能召集一支不错的队伍。反正你的客户也不听，他们只是看着，在他们眼里我们不过是一群小丑

“等一下，接线员，这三分钟过得真快！是啊，妮莎。听见没，接线员？把话费转回给我。把我的硬币还给我。”啞当。啞当。啞当。“谢了。怎么了，妮莎？当然想你了——你知道我肯定会想你的。不，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大概就是到处转转吧，看看情况，试着去听听，说不定能搞到一场演出。不，我没事的，亲爱的，要是情况棘手，我这儿有几个表亲——达西·琼斯和比吉·邦斯。什么？好吧，比吉不是我亲表亲，但我们关系特别铁——是老一辈的家族关系。你说什么，那些数字？没听说过。真的假的，伊克西·乔亚斯？”“哦，别这样，内莎，你想象力真丰富！当然，我会小心的，我保证。不找女孩子，我会克制的。嗯，我会住在波斯特街的富兰克林酒店。爱你，内莎，听见没？回头见。”于是，我的这位朋友又回到了旧金山，去寻找他自己也不知道在找什么。他也能想象到，当他连寄钱回家都做不到时，岳母会说些什么——尽管他当时靠吃罐装菠菜和蛋黄酱度日。他想靠自己

闯出一片天地，不靠女人，也不靠任何人，而且他不想再回去给内萨打工了。即便巴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去他的俱乐部工作并还要操持家务，对他来说也毫无吸引力。

唉，波派吃菠菜，蛋黄酱主要成分是鸡蛋。靠着这种节俭的饮食习惯，他不仅能维持生计，还能让手头的钱撑得更久，甚至付得起房租。他退了酒店，搬到了罗利夫人的寄宿公寓，奥斯卡·佩蒂福德正因打棒球时摔断了胳膊而卧床休养——这对贝斯手来说，大概是最糟糕的事了。他曾试图应聘 YePow 出租车司机的职位，但当时他离 25 岁的最低年龄要求还差几个月。做替补邮递员的工作暂时帮了他一把，到了晚上，他便四处逛逛，只要是能听到音乐的俱乐部，他都会去，只要有人邀请，他就会上去即兴演奏。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个名叫哈里·佐恩的出色钢琴手，对方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全白人乐队，并帮他加入了工会。他当时并不知道工会里有两个独立的分会——第十二分会专为白人设立，而“吉姆·克劳”工会则针对黑人和华人。哈里·佐恩陪他去了第十二分会总部，那里的人以为这小子是墨西哥人，因此属于“白人”，便让他加入了。* 结果却被同族人赶了出来。黑人工会的一名代表突然闯进工作现场，声称查尔斯不该在那里。他因此失去了这份工作——他在旧金山的第一份好差事。但哈里·佐恩的态度让他对某些白人的的人性重燃了一丝信心，而那位黑人代表的种族主义言论则让他充满了鄙夷，这两者带来的影响大致相当。佐恩是犹太人，他告诉明格斯，他早就知道有个有色人种乐团，但一直没说，因为他想打破种族隔

离。他希望工会官员拉尔夫·伯恩斯——一个自诩为自由派的人——能支持混编乐团，因为伯恩斯也是犹太人。哈里说，伯恩斯应该明白那种滋味：刚到一个城镇，结识了一位想要你的乐队领队，过得正开心，结果却被那些自认为受歧视的人贬低——只因他们觉得基督没能完全成为上帝！既然他已经缴清了工会会费，我那小子才被允许跟哈里一起在“银轨”酒吧工作，直到还清欠薪为止，之后他就得收拾好他的贝斯，收拾好他的把他从神圣的白色乐队台赶了下去。他们取消了他第十二地方分会的会员资格，只给他一张“前奴隶”卡，这张卡仅适用于镇上黑人区那寥寥几家俱乐部，以及那些偶尔聚在一起在舞厅演出的全黑人乐队——尽管工会官员们更喜欢把这些工作留给自己。当然，我那小子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免费客串演出。法律并没有禁止免费演出，只是那些能赚大钱的A级俱乐部工作，只留给了一群特殊的“白人”乐手。很快，就连罗利夫人的寄宿公寓也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他的艺术家朋友法尔韦普·泰勒提供了自己的工作室，当我的孩子犹豫着是否接受这份善意时，他打开钢琴盖说道：“查尔斯，搬进来吧，坐下，创作，总有一天再付我钱。”于是，我的孩子便开始工作、学习与冥想。尽管这看似是他生的最低谷，却是一段成长的时期。法尔韦普与他共同化解了彼此的业力，并在两人之间建立起一种神秘的默契，这份默契将伴随他们度过漫长的岁月。菲纳·皮夫觉得自己需要回到洛杉矶去看望儿子们，并尝试在那里重新开始生活，于是他回到了他和芭芭拉曾经居住的佛蒙特街上的那套公寓。他很久

没见到布里特·伍德曼了——布里特一直随莱昂内尔·汉普顿在外巡演。一天午后，布里特打来电话说汉普顿正在拍电影，问查尔斯是否愿意和古德曼乐队、汉普顿乐队一起参加好莱坞大道上的大型宣传游行？那是明格斯在卡尔弗城录音棚工作的最后一天，当乐队其他成员正在收拾乐器时，乔·康福特邀请明格斯和另一位贝斯手乔利·哈里斯一起演奏。汉普顿很喜欢这种声音，便把他的颤音琴推过来，开始和哈里斯以及我的这位小伙子一起即兴演奏。查尔斯意识到，乔其实是给他安排了一场变相的试音，因为他正递交辞呈。他们刚一说完，汉普就说：“听着，盖茨，你想加入我的乐队吗？”乔·康福特正好把他引到了这个位置上。明格斯回到家后，为大乐队谱写了《明格斯手指》以及另外十二首曲子。此后，汉普在每次演出中都会演奏《手指》，令我儿子惊讶的是，在乐队为德卡唱片公司进行的首场录音中，汉普还特意点播了这首曲子。这是他的第一首原创作品，也是由大型乐队录制的首部作品。有个叫法茨·纳瓦罗的人，1923年出生于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他是一位爵士小号手，堪称世界顶尖。1947年一个寒冷的冬夜，他和我的儿子在纽约市的大中央车站初次相遇。莱昂内尔·汉普顿的乐队刚从芝加哥乘火车抵达，本尼·贝利匆匆道别后便离开了：他正要启程前往法国巴黎。大伙儿裹着大衣围在钟楼旁，等待新成员加入乐队。这时，一个身材魁梧、体态丰腴的黑人扛着小号箱走了过来，用一种怪异的高亢尖声问道：“这是汉普顿的乐队吗？”布里特·伍德曼便向他介绍了法茨·纳瓦罗。乐队走出

来时，查尔斯感到有些尴尬。周围尽是陌生人、妇女和孩子，而那帮家伙笑得太大声，还不停开着玩笑，“混蛋”和“婊子”之类的脏话在车站里回荡。他们先坐地铁到时代广场，再换乘另一班地铁到宾夕法尼亚车站，然后登上了开往华盛顿特区的列车。这是我这小子第一次来纽约，但他看到的全都是地下世界。有一天，他们在华盛顿的宫殿剧院排练。汉普顿准备了一套九人铜管乐曲目。小号手有温德尔·卡利、杜克·加勒特、沃尔特·威廉姆斯，还有那位被大家称为“哨子”的高音手。当乐队其他成员演奏编曲时，纳瓦罗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把号放在膝上，等待自己的独奏。当汉普指着他时，法茨站起身来，吹啊吹，吹啊吹！吹啊吹！吹啊吹！另一位小号手对这位新晋明星心生嫉妒，开始嘟囔道：“见鬼，这家伙连乐谱都不会看！”法茨大笑起来，抓起那位乐手的乐谱，瞥了一眼说道：“见鬼，你这儿根本没什么可看的！”随后，他在整场最后一场演出中，完美地视奏了整部乐谱。那一周，《华盛顿邮报》上到处都是关于法茨的报道，随后他们便踏上了巡演之路。那位小号手——法茨当初对他的乐谱部分表现得如此轻蔑而从容——始终无法忘怀当时发生的一切。他是个随身携带枪支的人，而且坚信自己受到了诽谤。他成天嚷嚷着，说总有一天要杀了法茨。他们乘坐大巴出行。小型乐器放在行李架上，低音提琴则垫着软垫放在最后一排。座位按资历分配，我那小伙子旁边的座位空着，被分给了法茨·纳瓦罗。明格斯和他此前没怎么说过话。出行的第一晚，整个乐队都累坏了，随着大巴向西行驶，大家便

安顿下来休息。后来，明格斯醒来时感到心神不宁。时过午夜十二点，四周一片死寂，乐手们都在酣睡，唯独明格斯身旁的座位空着。他在黑暗中听见有人在哀求：“不……不……不……”接着，一个熟悉的高亢嗓音尖叫道：“除非你真要动手，否则别说要砍人或开枪，听见没？现在如果你……“别安静，我可能会割得太深，所以别动，让我让你流点血，因为当西奥多·纳瓦罗说要割你的时候，他就是这么干的。”我那小子感觉到其他人也醒了，都在听着，但谁都没出声。

后来，法茨悄悄回到了自己的座位。沉默了一会儿，他说：“那可不是对待新成员的方式，那纯粹是老掉牙的嫉妒把戏。我和迈尔斯、迪兹还有小本尼·哈里斯一起演奏时，从来没有过那种老掉牙的嫉妒把戏。乐队里的老成员怎么能这么没礼貌，竟然粗鲁地威胁新成员呢？”

之后再没人提起那只被抓伤的猫，他也再没提过要枪杀法茨的事。乐队连续演了三十多场或四十场一夜演出，通常刚到一个镇上，就赶去入住他们那间破旧的酒店房间，然后洗漱一番。法茨和我那小子喜欢聊天，于是开始住在一起。反正这样住起来更便宜。于是，这辆巴士一路颠簸着横跨全国，有时白天行驶，有时夜间奔波。在那些破旧的酒店房间里，摆放着老式的巨大黄铜床，在法茨那庞大的身躯压下，床铺像吊床一样下陷，他们便开始了对话，这段对话时断时续，一直持续到不得不结束的那一刻。“明格斯，你喜欢什么类型的音乐？我出生在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我家是古巴人。你会演奏古巴音乐吗？”“我不太懂那个，法茨。我倒知

道几首墨西哥曲子。”“跟我混混，我带你去几个小酒馆。你“可以来凑个热闹，吹几句。除了贝斯，你还会弹其他乐器吗？”“我尽量不碰，但有时写配乐写得够久，我也会在钢琴上练练手。我特别喜欢听钢琴演奏。”“明格斯，你之前和谁合作过？”“伊皮诺伊斯·雅克……阿尔维诺·雷……”“是吗？我也跟雅克特合作过。你跟迪兹或伯德在加州的时候合作过吗？瞧，我认识你的时候，你还没听说过我呢。跟雅克特或其他人聊聊，你可没那么不为人知。迈尔斯曾跟你合作过一次。他以前常提起你们那支乐队。”“是吗？他除了用号角说话，几乎不吭声。一个连招呼都不打的家伙，还能有多酷？这就是规矩，法茨，这套把黑人分隔开的规矩。”“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忙着琢磨怎么靠那把号赚点小钱，根本没时间去参加比赛。得去市中心见那位大人物，连和你握个手的工夫都没有。所以……我们就改吹爵士乐了。”“那地方是哪儿，法茨？”“就明目张胆地摆在他们面前。他们知道我们清楚内情。哎，明格斯，他们——掌控着我们。如果他们不掌控我们，就会把我们赶出舞台。对白人来说，爵士乐是一门大生意，没有他们，你寸步难行。我们不过是工蚁罢了。他掌控着杂志、经纪公司、唱片公司，以及所有向公众推广爵士乐的场所。如果你不愿屈从，还试图反抗，他们就不会雇佣你，还会通过虚假宣传给你抹黑。”“是吗，Fats？跟谁比？看看 Ellington、Armstrong、Basie，再看看 Hamp。全都是大名鼎鼎的乐队领队。你根本看不出说经纪人和演出经纪人能掌控这种级别的音乐家！”“明格斯，你是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好人，我不想让

你失望。但我经历过那种狗屁日子，为了生存，我不得不学会做些别的事情。我早就明白，光靠音乐在这脏兮兮的帮派街区混不下去，毕竟我还是更爱演奏胜过金钱。爵士乐本来就不该让人赚上百万，但这就是它的真谛。那些不该赚钱的人却赚得盆满钵满，而最纯粹的乐手们却和我、伯德一样流落街头，雨水倾泻在我们身上，老兄。我曾是 * 153 当初除了音乐人之外没人知道我的名字，那日子还算过得去。你可以打赌，一旦黑道介入，为了钱把一切管得严严实实，甚至把有色人种的经纪人都赶走，那绝对就不是爵士乐了。他们会封你的口，在唱片销量上欺骗你；如果你顺从他们，他们就会向全世界宣扬你是真正的天才。但如果你不配合，他们就会散布谣言说你是惹事生非的人，就像他们对我做的那样。然后，如果某个老实的俱乐部老板想找你演出，他们就会谎称你没空，或者说你没票房号召力，又或者说你会像只大猩猩一样把场子搞得天翻地覆。而你对此一无所知，除非纯属偶然。但如果你老实听话，伙

计，你肯定能拿到演出机会——尽管报酬还不如那些模仿你演奏的白人乐手。

“而且差价很可能被经纪人或房东中的一方私吞。”

“可是胖子，我认识不少艺人，他们的经纪人抽成的比例很合理，

抽成——15%、20%，甚至30%。”

“谁跟你说这话的？明格斯，‘幽灵王’连自己1%的股份都没有！他经纪人拿走51%，49%流向了一家以他名义设立但

他无法掌控的公司，他每周领 500 块却什么都不说——但他可是大名鼎鼎的，明格斯，听着，他可是大名鼎鼎的！”“没人拿枪逼着‘幽灵王’签那种那样的合同。”“你确定吗？有一次他太嚣张了，结果被黑帮赶出了他们的据点。他在加州不得不解散了自己的乐队。他试着单打独斗，除了老伴帮他对抗体制外，别无他人。明格斯，那可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武器，能直戳人肋骨——饥饿。所以他又妥协了。现在他有一家以他命名的俱乐部，但那并不是他的。哦，明格斯，这可真是个讽刺。哈哈！我总在想，当佩吉·李在东区的某个俱乐部演出时，她最大的掌声往往出现在她说“接下来我要演绎伟大的比莉·霍利戴”的那一刻，而比莉却流落街头，大家都在说她是个瘾君子。他们把比莉搞得……“他们根本不肯按规矩付钱，只是每晚下班后往她手里塞点钱，刚好够她明天再来。他们逼得你走投无路，明格斯。他们把你压得喘不过气，还死死扼住你的咽喉。”“如果你说得对，为什么那些黑人大企业家不站出来呢？”“因为他们还没意识到那是个钻石矿，他们太忙着在自家玉米地里忙活了，说不定还心怀恐惧。明格斯，当你开始告诉黑人该醒悟、该搬到他们该去的地方时，你就是在撬白人的私人保险库，那可不安全。等到黑人喊出‘我要我的那份’的那天，你就赶紧藏好家人，给自己弄几把枪。因为对白人来说，没有比搞种族隔离生意更赚钱的了。”“我想你说的有道理，法茨。我注意到你和我住在这类酒店，付的钱可是白人两倍。”“嘿，如果情况不改变，乔利，就照我告诉你的去做，弄点武器、枪支、大炮，并像冰一样

准备好赴死。这就是我小时候听到的，他们有多凶狠，毫不畏惧死亡——拿起武器，拿起武器，还有那些破事，给我自由，否则就给我死亡！把那个核按钮给我指出来，我就给那群混蛋一点‘自由’！‘你说过钱对音

乐家不该重要，Fats。什么“如果我们都抛开名利，像我们前辈的爵士乐手那样，仅仅因为热爱而演奏——在那些懂得欣赏并尊重乐手的听众面前举办私人演出？那样人们就会明白，爵士乐手是出于热爱而演奏的。”明格斯，我以为你有孩子呢。他们在加利福尼亚那边不需要生活费吗？”“我要写一本书，等我出版了，我就不再为钱演奏了。我会创作音乐，偶尔租个房间办个派对，请几位顶尖的音乐家来演奏。”“弹几首曲子，然后整晚即兴发挥。这才是爵士乐的初衷——摆脱那些千篇一律的套路、那些拘束、那些演出。”“可是明格斯，要是你那些乐手“可明格斯，要是那些‘碎屑粉碎机’们肚子饿得咕咕叫，嘴里除了牙龈、牙齿和舌头什么都没有了，你打算怎么办？是去赚钱，还是当皮条客？”“我试过当皮条客，法茨。我不喜欢那行。”“那你就得靠演奏赚钱了。”巡演继续进行，法茨开始抱怨身体不适，说他浑身酸痛，想退出。我那小子以为这只是个借口，因为他们确实已经厌倦了那些高强度的一夜演出。有一天在巴士上，法茨突然咳出了血。抵达芝加哥后，他便退出了乐队，前往纽约。但在1950年7月法茨·纳瓦罗因肺结核和吸毒过量在纽约市去世之前，我和他还有许多次见面交谈的机会。那时他才二十六岁。回到洛杉矶，我的老友明格斯·芬格斯为了养家糊口，现在同时

打两份工——傍晚时分在贫民区中心的中央大道上的“博博”酒吧演出，深夜则去“贝利黑公鸡”酒吧。这两家店都归身材魁梧的博博·贝利所有，他曾是一名重量级拳击手。他喜欢邀请明格斯和丹·格里索姆，连同那些年轻的好莱坞女星，还有那些常来此地的各类轻浮女子。关于市中心新音乐风潮的消息已经传开了。那里成了大家必去的地方。

波波过去总是咧着大嘴笑——笑得够开的时候，那颗亮闪闪的金牙就会露出来——说：“你们这些小伙子这次给我带来了什么？嗯！这些白皙的小姑娘真不错！红发还是金发，在我眼里都挺好看。”接着他会说：“真不知道她们当中哪一个有老波想要的东西。“来吧，姑娘们，把你们那百元大钞露出来——还是说，你们这群小子这次又给我带来了些穷光蛋？老博这就教你们，不用离开这间屋子，也不用动弹，就能赚大钱。要是厌倦了把钱送人，就躺在那儿，懒洋洋地翘着你们那红彤彤的屁股，等着发家致富吧。这只可爱的小鞋子里装的是谁的钱？”

“这是我的，博，”明格斯说。

“学得挺快嘛，小子？现在你们这群娘们儿，往那几条”的屁股上撒点爽身粉和‘Black Narcissus’香水，今晚赚得最多的人就能得到伟大的博博·贝利（Bobo Bewley）的特别关照。来点‘蛋酒’——你懂我的意思吧。”

“嘿，丹，”我那兄弟低声说，“博会去那个场子吗？”

“都说他是最棒的。你不去吗？”

“还没呢，兄弟，我只是从那些愿意给的人那里拿点东

西。”

博说：“姑娘们，动动脑子，别给自己找麻烦。我后门那儿排着长长的、累死人的队伍，快把口红拿出来，把嘴唇涂得漂亮点。帕特，你以前在这片儿干过活吗？”

“有啊，在‘台湾’那儿干过。”

“那你呢，红屁股？”

“我叫桑迪，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干活，而是冲着你们那位漂亮的歌手和贝斯手来的。不过，如果每次能给我二十美元，我就留下来干一阵子。”

波波笑了。“当然，宝贝，你每赚一笔，我就分一半，平均下来大概是个 doPars。这些硬头皮的家伙们，正是为了像你这样聪明的人才掏钱的。有时候，做个半头或直头，你甚至能拿到一个 bfil，但别对老老博，听见没？”

他们走下楼时，博对明格斯说：“小子，你太天真了。别重蹈当初甩了辛迪的覆辙。楼上那个婊子每周能让你赚四五千。今晚她帮我个忙，只收二十块。说不定她就是想尝尝那些大黑屌的滋味。”

“这世上还有正经的白人妹子吗？”

“正经？我还以为你终于醒悟了。拿钱做别人白送、事后又后悔的事，这就不正经了吗？不，先生，这叫聪明。”

“跟那些似乎不懂得爱、为了钱什么都做得出来的人在一起，我总觉得怪怪的。”

“哈！我挺喜欢你，小伙子，你让我想起教堂，但如果桑迪给你面包，就为了老博的份上，收下吧。你家孩子得吃饭，

不是吗？他们不会问‘爸爸，这面包哪来的’的。”

“总觉得不该让我听到这些，博。”

“你或许听不到，但周围的人都听得见——你躺在那里，被那些妞儿咬得满身是痕，却还兴奋得直打哆嗦。哈哈！”

“也许哪天我能克服这个弱点。”

“太弱了！哦哦！让我先走一步吧，洛姆，这家伙，你这招对我来说太离谱了！去放点音乐吧。”

博走到俱乐部前台。斯威茨——今晚带着他的“马队”在城里出风头的当地著名皮条客——抬头望向汤姆的桌子：“嘿，斯威茨，”博说，“我刚才跟明格斯·芬格斯聊着呢。这家伙至今还没看清现实。”

“是啊，我知道，”斯威茨说，“给他点时间。”

查理·戴维斯正在弹奏钢琴前奏，就在丹刚要唱起菲尔·摩尔的《hoo ShooBaby》时，博突然尖叫起来——“天哪！”“那黑鬼有枪！”枪声在房间里回荡。亮着的点唱机碎裂开来。玻璃四溅。人们慌忙躲到桌子底下，争先恐后地冲向出口。我还没反应过来，我那小子已经镇定地放下贝斯，朝持枪者走去。“伙计，你疯了吗？！”博大喊道。“趴下！他开枪了！”那人正瞄准他，但神情紧绷。就在明格斯嘶吼着“我要干掉你！我要干掉你！这是博的地盘！”时，他胡乱开了一枪，随即冲向门口。外面一片混乱，突然传来一声喝令：“以法律的名义，站住！”哒哒哒！一切归于沉寂。又一个黑人倒在了“贝利黑公鸡”酒吧门前。但像往常一样，这又抓错了人，倒下的只是可怜的“半品脱”——那个给深夜酒吧供应威士忌的私酒贩子。

后来在厨房里，博告诉明格斯，警察在几个街区外抓到了那个枪手，这纯属误会，警方对此感到非常抱歉，所以没必要给他们添麻烦。“是啊，你跟‘半品脱’说吧，”我那小子苦涩地说。

“别跟我要聪明，混蛋，”博说，“你可以被取代的，你懂的。”

“你也是，博，别威胁我，老兄。我跟你一样疯，而且我开始有种怪怪的感觉，让我根本不在乎会发生什么！所以快告诉我你是在开玩笑，因为我可不想去记谁不喜欢我！”

“等等，明格斯，”

我那小子正朝博放在厨房架子上的枪走去。“博，如果你要干掉我，现在就动手，亲手干掉我！你脑子里就没点空余地方，去接受别人未必喜欢你做事的方式吗？”

“等一下，傻瓜！你误会了，小子。哇！小伙子，你疯了！你知道老博心里对你的只有爱！放松点，别放在心上！”

明格斯走开，把枪放下了。“行啦，博。我也爱你，老兄。”

事情结束了。他们一起走到门前。一位独自坐在桌边的漂亮棕发女郎正紧盯着我那小子看。早些时候，他和丹都注意到她投来冷淡而漠不关心的目光，但他们不确定她对谁漠不关心。

博笑着说：“谁能追到她？”“我觉得她刚才是在看丹，”我儿

子说，“不过现在她肯定是在看你。”

“天哪，她真有气质！……好吧，我来试试。”

在明格斯的带领下，博走向她的桌子，站在那里俯视着她，脸上挂着BG罗宾逊式的从耳到耳的灿烂笑容。他拨弄着自己的波点领带，清了清嗓子，说道：“哎呀，

“你们好啊，”女孩说道。

明格斯在她身旁坐下。“咱们别浪费时间了。你刚才是在看丹，还是看我？”

“我喜欢丹的歌声。还有你的笑容。”

“天哪。又一个女人，正从大街上消失，咕噜咕噜咕噜。再见啦，小姑娘，我要出去把些客人招回来。”博说完便离开了。

“我叫查尔斯。”

“我知道。我是唐娜·帕克。”

“好吧，唐娜，看来只剩你和我了，还是说你太害羞，舍不得省去那些花言巧语和糖果的环节？”

“我，害羞？不，宝贝，但我们还得再等一曲吧？中场休息对我来说太短了。你知道那个婊子桑迪跟我打赌，说她能眨眼间把你搞定吗？”

“是吗？”

“那场赌局我输了一百美元，但我原谅你了。而且相信我，亲爱的，二十分钟后你不会离开我，我也不会离开你，除非你把我赶出去。所以请务必说“只有你和我”时，要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因为当这句话成真时，它不会先发生在床上，而是像现在这样，发生在我们心里，而且可能会是永远的。你感觉到了吗？”

“我听到了，我也感受到了，亲爱的，你最好是认真的，我自己也受够了这些把戏。”

“把你的车钥匙和公寓钥匙给我。我会在那儿等你。你的车在哪儿？”

“在后院。就是那辆绿色的敞篷车，上面写着

“我知道是哪辆，老兄，我早就对你有意思了。佛蒙特街4260号，2号公寓。这是打车费。别再跟桑迪浪费时间了。”

“别客气，美女。电灯开关就在进门后的右边……难道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就在你衬衫下那处若隐若现的丰满曲线旁边。还有宝贝，如果电话响了，别接。”

“为什么不接？”

“我说过别接电话，我是认真的。”

“晚安啦，甜心明格斯·芬格斯。”

“如果我没猜错，不只是今晚会很美好。是你预言的，而我们要亲身经历。这就要发生了。”

波波微笑着向她鞠躬送她出门。“晚安，夫人。欢迎再来。”他转过身对查尔斯说：“孩子，我看着她们来来去去，来来去去，你和丹的，丹和你的一起，可真他妈的搞不懂，你怎么能让这样一位女王从指缝里溜走！”

“大概她太高贵了，不适合我吧，”明格斯说。

回到证人席上，明格斯对丹说：“唐娜让我说晚安。她很欣赏你的歌声。”

“唐娜，是这个名字吗？她还留下了其他……？”

“没有。”

“见鬼。算了，别管了。要不要跟我和法妮去干活？她带了个疯丫头，看那边。我们可以来点雏菊眼，你知道的，四个人手拉手。”“今晚没眼了，丹。”

“啊哈！我就知道！这家伙把我的妹子唐娜给抢走了！哇，老兄！”

“哎，别这样，难道她们都是你的吗？不，老兄，我就是不喜欢那个恶毒的范妮·冯——她真的疯了。疯了！”

“老兄，你可能说得对。有个香港姑娘跟我说，她要给每个跟她上床的黑人歌手留下印记。”

“是啊，就像那个揍过杜克和赫伯·杰弗里斯的妹子。总是打在右脸颊上——啪！——她就这么突然袭击，毫无征兆，把那家伙的脸打得血肉模糊！”

“我猜我还没出名到那个地步，我认识这姑娘都年了，她还没揍过我呢。”

“要是那个DJ一天还放你那张唱片五遍，最好别再笑了，赶紧祈祷吧。还有，别满脸长疹子还跟我说什么毒藤。”

博在乐队台旁停下脚步。“你们这群混蛋到底什么时候才开始演奏音乐，别再把我的时间浪费在你们的陪侍中介上了？”

“哦，博博·贝利！”查理·戴维斯说，“你非得这么粗鲁啊！”

“是啊，博，”我那小子说，“你那张吵闹又脏的嘴，把像样的顾客都吓跑了。”

“去他妈的！我管自己的地方，想怎么管就怎么管。”

“那可不是那些警察跟你说的话，”丹开玩笑地说，“当时他们在后面清点收入，给你分红的时候。我好像听到其中一个说：‘我们可不想从你这儿听到任何鬼话，黑鬼！’好了，博，听着，要是我辞职回街角的‘市中心咖啡馆’工作，你知道我会去哪儿——那群‘波’们那儿。”

“用那些该死的喇叭之类的东西哄点热闹吧，你们这群半吊子混蛋，”博博说。“当然没问题，贝利先生。一、二、三、四，啦啦……”“嘿，丹，你那军鼓打得真带劲！”“只是用扫帚扫一下——没什么难的。”“明格斯，你来一段。”“走啦，查理。”“吹吧，芬格斯！”丹喊道。接着他低声说：“明格斯，你今晚真该做做那个链子，你会学到东西的，那个范妮能想到这么多花样！”“改天吧。”“你呢？”丹问那位吉他手。“不，里安，”卢修斯·莱恩说，“我正在谈恋爱，说不定结婚了。”“谁啊，米奇？！你不会娶个白人妹子吧，对吧？”“你呢？那帮婊子可没安好心。”“我挺喜欢米蒂的，”卢修斯说。我那小子皱着眉头看着丹。“是啊，卢修斯，她挺不错的。丹不爽是因为他没能搞定她。”丹低声说：“那妞早在卢修斯认识她之前，那可比卢修斯认识她早多了。”“哎呀，丹，别装了。”“是啊！博手里有两年前她和他在楼上搞我的照片！”“打算给卢修斯看？”“老兄，你疯了吗？”“没错，给他们个机会吧，他们想结婚。”“好的，牧师。查理，把乐队带出来。我现在要要唱《黛安》，降A大调。”明格斯说：“我想你是说，即B自然小调。哈！一、二、三、四……”

看到你微笑，我仿佛置身天堂……为我微笑吧，我的黛

安……’明格斯拨通了自己的号码，KimbaP 2121。见对方没有回应，他暗自思忖：“她叫唐娜，说不定还真有几分道理！”这小伙子最近没见到人性的美好一面，他觉得自己似乎正在对整个人类失去信心，但这个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看似如此真诚的新女子，让他再次怀疑：是否真的存在坦率、真实、脚踏实地的感情？两个人的梦想、痛苦和希望，是否能在五分钟内加总起来，并被冠以“爱”的名号，甚至“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aP 就在一夜之间。

李-玛丽、曼努埃拉和芭芭拉，她们各有不同的故事，过着截然不同的人生。她们都曾如此美丽，但唐娜也是如此，而她是个白人女性。并非她比她们更优秀，只是她的生活更轻松——她从未受过美国强加给黑人的那些严苛规则的束缚。

唐娜。她是谁？她是什么人？她怎么会独自一人跟我们这些黑人待在一起？她不是妓女，也不像那种来中央大道探寻哈莱姆区小打小闹机会的性瘾者。管他呢，他很快就会知道的。

当他开着出租车停在自家门前时，看见邻居杰克·贝恩斯正站在阴影里。杰克曾是高中田径明星，一位极具潜力的顶尖运动员，也是位出色的长号手，但自从他撞见妻子——他唯一的真爱——与自己信任的朋友在床上亲热后，他的光芒似乎便黯淡了。他虽然仍与贝丝住在一起，但整个人已判若两人，变得异常沉默寡言。他和查尔斯时常交谈，彼此倾诉心事。两人的婚姻都以失败告终，这似乎让他们走得更近

了。

杰克静静地站着，看着明格斯付了出租车费，然后走了过去。“嗨呀，好地方！”明格斯隐约觉得自己看到唐娜来了，而且这小子还挺有眼力。以前遇到这种情况，这小子根本不在乎，十有八九会让他在这儿转转，或者在门廊上等候，稍后再把他叫进来，因为姑娘们往往想要的，远非一个男人所能满足。这次明格斯没有像往常那样发出邀请，只是点了点头——“怎么了，杰克？”——然后径直走开了。杰克跟了几步，惊讶地喊住了他。“明格斯！喂！怎么回事？”一道纱门砰地关上，他的妻子贝丝站在后门廊上尖叫道：“对，杰克，对，跟明格斯走吧！还在想报复我吗，杰克？我这就给你报复的机会！上次明格斯把你单独留

给他的那些浪荡女人时，我就让他跟我过来，看他“你想到拉特了！”

“她上床了吗？”杰克轻声问道。“她正在说话呢，老兄，”我那小子回答道。

“要是你们俩对老婆像对彼此这么忠心，早就把老婆留住啦！”贝丝大喊道。“去吧，杰克，去约会吧，但别回来了，因为我迟早要把明格斯三世弄到这儿来的！”“我没意见，贝丝，”杰克说。

我那小子想开个玩笑。“我可不这么想，老兄，我可不想……”“你把我弄得满屋子都是。”

贝丝哭了起来。“好吧，如果不是明格斯，那肯定就是那些你总是指责我的家伙！”“行，行，贝丝，”杰克说，“我不进

去了。对不起。”

我那家伙松了一口气。他不想向杰克解释，今晚他身边有个不一样的女人，而且她可能会待上一阵子。当他转身离开时，他听见贝丝嫉妒地啐道——“白人荡妇！”他公寓的门开了，印度香和浓郁的香水味飘向怒气冲天的室外，仿佛在说：“安静点，你们这群傻瓜！今夜是属于爱的夜晚。”德彪西《映像》的深沉乐音在空气中回荡。唐娜本可以选择任何音乐来播放，但她却本能地触动了他的灵魂。他回望贝丝泪流满面的脸庞，以及杰克那阴沉而悲伤的杰克，心中涌起一股优越感。像贝丝这样的女人，永远无法像唐娜这样，用音乐和乳香为爱营造出如此古雅的氛围。

“晚安，杰克，晚安，贝丝，对不起，”明格斯说。“晚安，小斑点，”杰克

回答道。唐娜是谁？这难道是某个坏女人的嘴唇吗？如此干涩颤抖，却又温暖柔软？这些发丝在他掌心揉搓时如此柔软……明格斯想屏蔽一切现实，屏蔽一切声响——纱门砰然关上的声响，水龙头滴答的滴水声，刹车刺耳的尖叫声，隔壁公寓里那令人不快的收音机声，甚至连那诱人的香水与香薰的气息，只想沉浸在她眼中的这片天地里。唐娜一定明白诚实的重要性——难道不是她最先说要长久相守，而不仅仅是今晚吗？“亲爱的唐娜，我实在受够了这种愚蠢、背信弃义的生活。告诉我真相，告诉我你为何在此，告诉我你的一切。”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查尔斯，”她说，“咖啡已经煮好了，

过来坐下，我会把所有重要的事都告诉你，每一件。”

明格斯松开她的手，轻描淡写地说：“给我一分钟，换件更适合在炉边穿的衣服。”

“当然，亲爱的——要加糖和牛奶吗？”

“请。”

“哦，嘿！”

“你在看什么？”我儿子有些不好意思地问。“看你。”

“我以前没这么胖。现在两百一十二斤。以前才一百六十七斤。那时所有姑娘都会多看我两眼。”

“那你就继续胖下去吧，我可不想让她们多看看我一眼。”

“唐娜，我给你拿条裤子配那件睡衣上衣吧。“如果你想说话，这样会更容易听清楚。”她双腿交叉，将餐巾盖在膝盖上。“这样有帮助吗？”“把它们别在一起。”上衣。”“那是什么意思？”“我挺好的。现在说吧。”“嗯，我今年二十二岁，出生在弗吉尼亚州，父母都在那里，这是我天生的发色。”而且它也很美。色泽浓郁，像栗子一样棕褐色。“继续说。关于你的父母。他们是异性恋吗？”“他们是‘南方派’。当一个白人偏爱南方时，他喜欢的其实是南方的风情。我父母为了我的婚礼来到海岸边，但他们心里依然属于南方。”“你还在南方吗？”“在某些方面确实如此。比如，我感到自豪。但我认为这种自豪是针对正确的事物，而不是那种愚蠢的自豪。有个叫皮吉的小女孩，他们从小就让我和她一起长大。当她告诉我不能和她那些有色人种的小朋友玩——尤其是男孩时，我立刻意识到这是错的，为此我感到自豪。就连可怜的皮吉也被灌输了

这种观念。”“我亲身经历过那样的故事。”“我知道你一定这么想过。总之，这里住着一个男人，他是我父亲的生意伙伴，爸爸总是嘱咐我要对他好。他看起来真是个好人。最后我嫁给了他，结果他竟然也是南方人，就像我的父母一样——而我当初就是为了离开南方才嫁人的。他阻止了我做的一切想做的事。你能相信吗？我父母竟然告诉他，我喜欢和那些有色人种的佣人混在一起？当皮吉来到这里为我工作时，他认定我们是变态，还雇了个私家侦探来监视我们。那个侦探是“她的男朋友因为我丈夫说的话就朝她开了枪！她没死，她还好好的，但看看南方人对她做了什么！”

“南方人到处都把南方人当俘虏。”

“查尔斯，你难道没想过，我怎么会知道你这么多事，包括你住在哪里、做什么工作？比如，我知道去年圣诞假期你负责送邮件。”

“我并不为此感到羞耻。你当时看见我了吗？我不记得见过你。”

“你没看见。你送那封信的时候，我丈夫侮辱了你一封信时，我丈夫侮辱了你。当时我正听着、看着呢。”

“我记得那家伙——帕克！布伦特·帕克！我让他签收一封挂号信，他却说：‘把它扔进信箱里吧，小子，就像那些普通黑鬼干的那样。’我让他闭嘴签字，他却说要是把我带到南方去，我准得给他跳舞。就在那时，我在音乐中遭受种族歧视，在投递邮件时也遭受种族歧视，而整个世界正为庆祝基督诞生的爱与欢宴之季做着准备。我试图一脚踹开纱窗，

他却猛地关上门，说要去拿手枪。但我后来报了仇，而他直到死都不知道是我干的。二月里，我闲着没事，便每晚守着他。”

“他说，一群黑人在好莱坞山。”

“那帮人就是我。我把帽子拉低遮住脸，替他打开了车门。砰！他第一次醒过来时，我告诉他我刚在那儿发现了他。“几个黑鬼把我拽住！”他说，于是我又揍了他一顿。每次他醒来一说那个词，我就揍他一顿。我把他扔进车里，开到瓦茨区。他一直唠叨黑鬼怎么怎么偷东西，于是我从他口袋里掏出钱，塞回他衬衫里，还附了一张纸条写着：“别再用‘黑鬼’这个词了。”我署名“黑死病”。’

“哦，查尔斯，我想我大概不该笑。”

“为什么不能笑？……那你和那位绅士的婚姻现在怎么样了？”

我离开了他，带走了我的儿子马尔科姆，但他正试图夺走我的孩子。马尔科姆现在和布伦特的母亲在一起——她是个好人。但他不肯给我任何抚养费，我得尽快弄点钱或者去找工作。我虽然做过些模特工作，但收入根本不够。”

“那今晚在俱乐部为什么大肆炫富——把那一百块全押上？”

“为了给你留下印象。在那个关于你的信件的场景之后，我让皮吉打听了一下你的情况。她告诉我，你是‘波波’酒吧里一个疯疯癫癫的贝斯手，于是我开始在报纸上查阅关于你的报道。皮吉还以为你是在给国税局的某个掩护机构运送邮

件呢。”

那小子笑了。“是啊，而且当我去领失业救济金的时候——那也是个幌子。”

“如果你需要钱，我这儿还有点，明格斯。”

“别管那个了。靠那场演出我就能凑够。再说，我今晚从桑迪那儿拿了一点钱。这是你输给我的那一百块。”

“不，爸爸，这里有两个。现在我们一共有五个，它们是我们俩的。”

“过来，把那块餐巾留在原地。”

“抱紧我，查尔斯。教我如何爱你。让我为你承受世间加诸于你的所有残酷而爱你。”

“从现在开始？”“从

现在开始。”我从未意识到，世上可去之处如此之多，却能停下脚步放松身心的地方如此之少。你明白我的意思。看，一对男女因某种缘分而相聚，也许不是爱情，但是一种深厚的羁绊，让彼此都努力去理解对方，以此建立一段完美的友谊。

三件事。一次喝咖啡的停顿。一对黑白混血的情侣遭遇了连世上最相爱的人都无法跨越的仇恨壁垒。不仅是红绿灯前投来的冷眼，或是卡车司机狰狞的表情，还有明格斯和唐娜在拉西尼加汽车餐厅被无视的情景——一个穿着白靴、身着红制服的女孩将托盘砸向汽车，并拒绝为一个带着白人荡妇的黑鬼服务。不仅有当唐娜撒谎解释自己并非白人时，那个穿靴子的种族主义者那惊讶又松了口气的笑容，以及那句

侮辱性的回应：“对不起，先生——那请问您要点什么？”还有明格斯本可以克制自己，却脱口而出“是啊，亲爱的，去亲我这漂亮的黑屁股吧！”的事实；或是他没把那个冲过来保护那个势利眼——此时唐娜正用鞋跟殴打她——的警察打倒在地。又或是他们开车离开了——那车开得可真远——唐娜泪流满面，明格斯则恶狠狠地希望共产主义者能把这种狗屁事都收拾利索！又或者唐娜说：“亲爱的，你不该骂她的，”明格斯却回道：“你也去见鬼吧，你这蠢白婊子！”这便是他们第一次争吵。

正是这些种种，还有千百种其他原因。

他被愤怒冲昏了头脑，甚至听不到她的哭声。“不，“查尔斯，别连我们也卷进来！别让他们挑拨我们，我受不了那样的！”他一个字都听不进去，直到她说道：“亲爱的，我要带我们离开这座城市，离开这个国家，我才不要等什么离婚呢！“我们现在需要钱，很多钱，这样我们才能去别的地方生活，你也能像个男人一样闯出一片天地——欧洲不是这样的，不可能像这里，我们就去那里。”他开始明白她想表达什么，但尽管她苦苦哀求，他还是没有帮她。“我靠当模特赚不到足够的钱，连这辆车都开不走，它还是布伦特的。我们需要钱请律师，这样我才能争取到马尔科姆的抚养权和财产分割，然后我们可以离开这里，按我们想要的方式安安静静生活，你难道看不出来吗？”他依然不作回应，她继续说道：“亲爱的，为了凑够钱让我们在一起，我什么都愿意做。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要出卖自己。桑迪、波波或者类似的

人能帮我们找到渠道。”最后他说：“唐娜，不行。你会被抓到的。还会失去自尊。还有你的孩子。是啊，马尔科姆怎么办？”“我们会小心的，我们不会贪心。我们不会一直干下去，只是赚点快钱，然后随你安排去哪里都行。”起初，艾伊惊呆了。我那小子脑子里从来没想过这种事。但自从“黑公鸡”酒吧关门后，他就一直没工作，有像唐娜这样的姑娘却没钱，这日子真够呛。他告诉自己：“我们大概并不是真的相爱。要是真爱，我们就会结婚，总能想办法活下去，其他什么都不重要。“她确实漂亮，漂亮得配不上博博那些破地方。我不想伤害她。我喜欢她的一切，分开时也会想她。但是……”BZie Holiday。查尔斯想起自己曾为她写过一首歌——《Eclipse》，那事是怎么发生的来着？她给了他一个老鸨的电话号码。叫Mama 什么来着？——一个劳雷尔峡谷的一位老鸨。BiPie 告诉他：“等你搞到个真正漂亮的姑娘，老鸨会好好安排你的。但得当心她，她喜欢那些漂亮姑娘，甚至比你还喜欢。”

“是啊！”他心想，突然兴奋起来。“唐娜可是大牌，她绝对能当个百万美元的应召女郎！”

现在他想起了克拉拉老妈的全名，便停下车，进去叫来了这位著名的老鸨。老鸨立刻说道：“把她带出来，让我看看。如果她真像你所说的那样，今晚结束前就能赚上一千块回家。”

对我这位男士来说，这简直是突然跌入了皮条客的深渊。事情发展得太快了，这绝非儿戏，而是千真万确。他内心深处涌起一种悲伤、紧绷、欲哭不得的感觉，却流不出半滴眼泪。他害怕自己此刻已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恶魔，正等

着被扔进地狱之火。

他回到唐娜身边告诉了她，但他撒了谎，说妈妈只是想看看她，说不定根本不需要什么嫖客。也许她可以当个陪酒女郎，像法国女仆那样端酒，顺便赚点小钱。

随后，她们坐在了克拉拉妈妈家。唐娜只说了两句话，妈妈就察觉到她有些害羞，对自己的想法也不太确定。于是妈妈立刻开始游说，告诉她这是她见过的最漂亮的姑娘，还说有位大名鼎鼎的白人电影明星，她之前曾向他描述过一个虚构的女孩——只是为了逗他开心——而唐娜的模样简直与那个描述一模一样。当妈妈说：“任何男人都会花一千块只为和像你这样美丽的新鲜姑娘共度几小时。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你只是路过这座小镇，马上就会上去让他开心。”多娜顿时脸红了。

一切都是妈妈安排好的。明格斯和唐娜被车送到了高地的一座豪宅附近。在离唐娜下车的地方两个街区外，妈妈的司机说：“他不会超过两小时。我会根据楼上他的灯光判断什么时候来接你。装作你从未见过他，他觉得不被当成明星对待时会更放松。你至少能拿到一千块。一半给妈妈。”坐在那辆漆黑的豪华轿车里等待时，我儿子感到前所未有的沮丧。当唐娜突然泪流满面地回来时，他尽自己所能去安慰她，因为他的眼眶也早已湿润。她决定先回公寓拿些衣服带去妈妈家。此刻她已无意回头，回家的路上也没什么好说的，因为现在告诉唐娜他爱她已经太迟了——直到此刻他才真正意识到这一点。她亲吻了查尔斯的眼睛和嘴唇，然后哭了起

来。“我爱你，查尔斯！你！你！你！跟我进来吧，我想每分每秒都和你在一起，尽可能多地待在你身边。上来帮我挑几件衣服吧。”她不停地重复着：“明格斯，别难过，”一边索要亲吻，一边向他保证他们之间的爱更加深厚，发誓自己没有做过任何不情愿的事。无论如何，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明年圣诞节，我们会乘船去巴黎，”她说。“哦，查尔斯，不知为何，我更爱你了。”他拒绝收下那五百美元，劝她把钱存进银行——那是给她的律师和孩子的。她又哭了起来，坚持说既然她成了妓女，他现在就不想要她了，这就是他不肯收钱的原因。除了我那男人，只有我知道他当时是什么感受——自卑、潦倒，既深爱着那个女人，又恨她屈从于他那套谨慎的“送客”手段。他羞愧得连看她一眼都做不到，只能像蒂米教他的那样，把钱塞进衬衫口袋里。这就是皮条客的感觉吗？把第一个女孩送出去后，却发现自己爱上了她？不可能。皮条客通常都是相当冷静的人，冷静却又充满活力，总是笑声不断，开玩笑的，甚至有些是知识分子。他们肯定绝不会有这种感觉。要当皮条客，就必须失去一切情感、所有敏感性，以及爱。那人必须死！KZ 本人！为了能与自己共处，必须对他人保持某种情感。不去思考。只是继续前行，因为你已经踏上了这条路。明格斯不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皮条客。“波波的黑公鸡”重新开业，明格斯也重返工作岗位。不久之后，他告诉唐娜，有个叫帕姆的姑娘在好莱坞一家俱乐部卖香烟，当时 C.P. 约翰逊的乐队正在那里演出。她比海蒂·拉玛更美，却蠢得像头猪。乐队里有个叫里维佩的乐手把她介绍给了我

那小子，于是她开始在打烊后光顾“黑公鸡”。不到一周，她就爱上了明格斯，并深信他也爱着她。

他确信自己能把她带出来，那样唐娜就不用再靠拉皮条谋生了。他跟唐娜打赌，说三天之内就能把那个女孩带出来。唐娜一边开玩笑，一边显得颇为受宠若惊又自豪，说这算个赌约，并表示在他完成任务之前，她会远离那个场子，也不去他的公寓。

打赌的第一晚，他先是告诉帕姆，他多么希望能给她买下其他女人拥有的所有好东西。“帕姆，你可是这附近最漂亮的女人，”他说，“可你穿得简直像个乞丐。”她低下了头，笑了笑。她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傻，那段话她听得清清楚楚。他暗自嘀咕：“行吧，贱人，你听到了那段话，但从现在起，只有你和我。”

他搁置了经济层面的考量，转而采取了浪漫的攻势。在她上班前，他开车载她兜风，随后便坐在俱乐部门前的车里，仿佛舍不得离开她。他搂着她，轻抚她的头发，调侃道：“我们明明彼此相爱，你却要去上班，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我得等上一整晚才轮到！”——他用舌尖轻吻着她指缝间。帕姆几乎要晕倒了，说道：“哦，都快八点了！吻我吧，明格斯，我不想走！”“你并不像我爱你那样爱我，明格斯！”她转身离去，回头时既嘟着嘴又笑着，走进了那家俱乐部。在那里，她每晚都会徘徊许久，抽着烟，打扮得漂漂亮亮，对那些搭讪置之不理，只为等待像明格斯这样的男人。后来，她在“波波的黑公鸡”酒吧昏暗的角落里等了一会儿，直到中场

休息时明格斯过来陪她坐下，他的手轻轻抚摸着她的颈后。他随口提了一句需要面包，她急切地说：“我钱不多，但你知道你可以拿。来，我知道这不够。”他漫不经心地将那几张钞票推向她，仿佛那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小钱，然后用博博常说的那种腔调说道：“谢谢您，女士，谢谢您，女士。”第二天晚上，明格斯动了手脚。“哦，对了，帕姆，我本来想问你的。除了里维尔，还有几个男人？因为我知道你和他在一起过。你不用骗我——他是个黑人，所以我知道你花了四次才搞定他。让我算算。“第一个，你那股处女味儿扑面而来。你其实并不情愿，但他一发猛攻你就屈服了。然后他溜了。于是你再次尝试，这次说是为了真爱，你说。但你发现自己依然分不清男人和裤子。第三个是个花花公子，见多识广，他会让你体验前两个没给你的东西——毕竟他们得到你的身体后，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你开始觉得自己大概也不正经，所以想要个和你一样的人——不要鲜花，不要糖果，只要一句“过来，性感的小帕姆，咱们来吧”。但这个时髦的家伙，他交了形形色色的朋友，大家常聚在一起嗨，这意味着你在某个派对上随随便便就认识了一个男人。真有趣，以前你连黑人都不曾多看一眼。这个人长得帅，甚至比你那位时髦的卡萨诺瓦还要时髦。你被他吸引了。他温柔、有温度、酷劲十足，还悄悄把电话号码塞给了你。你迫不及待想回家给他打电话。哦！就是他了！你听过那么多关于黑人男性的传闻——一旦拥有了他，你就再也不想要别的了。你见过他们在挖路时虬结的肌肉。他们天生就是为像你这样的坏女人而生的。电话

接通了，他说：“宝贝，我就知道是你，快过来！”你毫不迟疑地赶了过去。当你被他那野兽般的臂膀紧紧搂住时，他家门前的门铃还在嗡嗡作响。你为自己如此放荡而感到欣喜。赤裸的肩膀感受着湿润而炽热的双唇，此刻已无暇言语。如果这次找不到真爱，便再无机会。于是迷信、恐惧与渴望驱使你跪倒在地，向那个黑人倾注崇拜——他恰好及时 * 出现，将你从崩溃的边缘拯救出来，原因再明显不过：白人身边的白人女性太多，他根本没时间去细心呵护她们。你的故事，和我在这条路上遇到的每个金发女孩的故事如出一辙。但没过多久，你的这位黑人卡萨诺瓦就开始跟你讲些怪事，说他借口要过放荡的生活去贩卖大麻——他是黑人，有权贩毒，因为白人让黑人根本没法靠正经活路赚够钱。同样地，当你无意中撞见他吸毒，而他解释说自己偶尔会贩点海洛因或可卡因时，这也会把你吓跑。但现在，你注意到了就在工作地方有个更帅的黑人——乐队成员之一，拉里·里维佩。那是“当你对他抛个媚眼，他立刻回应时，那种感觉真让人心动。他走过来，举止还挺有礼貌的。‘来一包幸运牌香烟，拜托。’说着，他找零和火柴，你轻轻捏了捏他的手。他懂了。他懂了，电话号码和一个吻。他发来短信，说在“公鸡”酒吧见面。这个人来得有些不同，向你索钱，还要些你刚听说过但只要是他，你就会去做的事。但那天他让你出卖身体时，你告诉他你我们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现在坐在这里。你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吗，帕姆？这意味着你是个荡妇，除了我之外至少还上过五个男人，也就是说，你每躺下一个男人，

就赚了五百个“doPars”，还都记录在案。别再哭哭啼啼的了！爱？你这算什么爱？我可没见你戴着结婚戒指缠着我。你就是喜欢在街上当荡妇，从一个男人换到另一个男人。我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只要一离开我的视线，你不会立刻跑去跟某个肮脏的混蛋上床？去吧，荡妇，我再也不在乎了。继续当你的荡妇吧！“WeP，”他说要三天，结果只用了两天。帕姆垂下头说：“明格斯，如果你想让我这么做来证明我爱你，我就照做。你就是我的皮条客。”但谁能受得了呢？那个女孩就在他面前死了。死了？她是被谋杀的。他对她说：“帕姆，我只是开玩笑。千万别为任何人那样做。别让他们摧毁你。生活远比你想象的丰富。至少今晚是这样。”这就像给啼哭的婴儿一瓶奶，给奴隶自由，或是给死囚一次赦免。帕姆抬起头，露出那傻乎乎却又美丽的笑容，相信了他。“哦，明格斯，你不知道你刚刚向我展示了什么。你刚刚向我证明了上帝的存在，无论你是否意识到。我将永远铭记你和今夜。我认为爱就是未待对方开口便知其所愿，而你知晓——我渴望去爱与被爱，我衷心希望那份爱能与你同在。如今，你让一切显得如此简单。”于是明格斯告诉她，她几乎是他这辈子见过最美的女人，但让她留在他身边，无异于在说：“在我遇到真命天女之前，就先跟我玩玩吧。”“不是我不想要你，”他说，“但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只知道再也不想伤害你或任何其他的人了，而今晚开始并不算太早。走吧。快走开“趁我还没改变主意，赶紧从我身边走开。别再盯着我看，快从我眼前消失，否则我会一把抓住你，把你吻得满身都是——那里有我

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却如此渴望我。快走，帕姆。”

帕姆含泪走向明格斯，想要搂住他。他尖叫道：“停！傻瓜！离我越远越好！”他把她带出去，招来一辆出租车，打开车门把她推了进去。“别让我再看到你出现在中央大道附近！下次我见到你，最好躲在婴儿车后面，否则我杀了你，贱人！快走，赶紧离开这里！”说完他砰地关上了车门。明格斯被当地的皮条客和妓女们围住。“怎么了，明格斯？”斯威茨·马洛里问道，“你手下的哪个姑娘甩了你，还是怎么了？”

“没什么，兄弟，”明格斯说着便转身离去。我那家伙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在摩根家的任何一家俱乐部工作了，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去工作，他和内莎之间会是什么样子。他总觉得这种安排有些不对劲——总之，这让他感到困惑和不自在。但内莎依然是他的朋友。她总想为他做点什么，有时会送钱或礼物，但他实在不愿收下任何东西，尽管他很喜欢她。直到有一天，好吧，好吧，她送了他一辆车。“乔皮，你收下吧……如果我不愿意，是不会送给你的。收下吧，老爸，这不过是一辆旧福特罢了。它只值一半……已经付过钱了。你可以继续支付。如果你做不到，我

“内莎，亲爱的，为什么像你这样好的人，总是属于某个人或某样东西，以至于无法离开呢？”

“你懂的。但看看你把我变成了什么样，乔皮。我连说话都不像以前那样带南方口音了，因为我不想冒犯你。来吧，开着你的新车去排练，我跟在后面。”

“内莎，我不想让你跟我一起出现在中央大道上。白人警

察会以为你是妓女，把你盘问一番，还给巴特惹麻烦。”

“去他妈的，乔利，没人会来管我的。我知道总有人能让他们闭嘴，不管我做什么，只要不犯下有大量目击者的谋杀案就行。”

“行啦，走吧，宝贝，我要把你介绍给所有皮条客看看。”“那边就是那家俱乐部，宝贝。”

“我以为你说你有个合作团体。招牌上写着‘幸运·汤普森的摇摆之星’。”

“什么？哇！拉基·汤普森这自恋得够呛！布迪正和波波站在门口……嘿，波！这位是我以前的老东家，巴特·摩根。”

“内萨！”

“刘易斯·K·贝利！乔皮，这就是你一直提到的‘博’吗？巴特和他可是老朋友了。”

“内萨，你跟这小子搞什么名堂，想让他搞上？”

“我决定当他的经纪人。现在别告状。”“哎呀，既然你是他的经纪人，那新

招牌的钱大概得你来付了吧。新招牌的钱。这位巴迪说这块牌子不行。我雇了布里特、约翰·安德森、巴迪、吉文斯、奥斯卡和明格斯，他们却告诉我还要加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人。他去我的“他去找那些招牌制作商，跟他们说自己是头儿，还说‘瞧瞧我们这块招牌！’我压根没听说过什么·汤普森，要我说，花二十五美元买块新招牌，我才不干呢。”

“来，查尔斯，付钱给那人。”

“啊哈！啊哈！小子，跟这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最好躲起来，她那老头子可能会把你抹掉——连你的灵魂都不知道你来过这里。”

“哦，小子，你听见内莎说她要管我了。”

“行，那这块新招牌该怎么做？”“‘摇摆之星’，字要特别大，所有名字按字母顺

序排列。对吧，巴迪？”

“也许我们应该把拉基的名字放在前面。”

“这书里连他的音乐都没有。天哪，这家伙真有两把刷子！”

“明格斯，他一看到那种大小的帽子，没有那个尺码的帽子，

“他以为我们是乡下小子！”

“哈哈！他大概没意识到你是来自大城市——你们管那地方叫什么来着？——瓦茨。老兄，带内莎进酒吧去，那些警察正开着车经过，盯着她那迷人的身姿看呢。乔利，跟我来，咱们给招牌制作商打电话……伙计，你知道那位女士是威尼斯的老板吧？你听懂了吗？哇哦！她可是个绝色尤物——身材火辣，样样俱全。我知道你听不懂这些。他们可是来自深南地区。他们拥有三十、四十家俱乐部、酒店，全套生意。你可真是找了个好老板！外面还停着一辆崭新的福特耶帕轿车呢。”

“为什么不？我一直都在稳定工作。”

“是啊，黑鬼，你还跟摩根老板的老婆搞在一起。不过，

至少你赚了点钱能养活你那几个孩子。

嘿，白鬼？再给我做个招牌。尽快送过来。跟这里的乔利说，他会告诉你他想要什么样式的，听见没？……“听着，拉基，我们早就跟你说过这是个企业集团。老兄，别哭了，你都把我心都碎了！见鬼！——新招牌上你的名字排在第一位！”“哎哟，你们这帮家伙！我跟老婆都说了。你们根本不知道我在纽约是怎么拼命的。我可是有名气的人，你们不过是些本地小角色罢了。”“这里认识我们的人比认识你多，拉基。来，我这就证明给你看。你问问俱乐部里的人我们叫什么名字，来……抱歉，我们是乐队成员——你们认识我们吧？”“哦，明格斯，别傻了！你和巴迪在这儿待得够久了！”“你认识这位先生吗？”“我在哪儿见过他。你是音乐人吗？”“他吹次中音萨克斯。”“哦！你是邦普斯·迈尔斯！不是吗？哎呀，真抱歉，我想我不认识他。”“哈！去别的桌试试，幸运儿？”“哎哟，算了，去他妈的这些农民。”“那不是什么农民，那是上帝本人——雷克斯·英格拉姆。嘿，那些白人女士怎么样？”“太疯狂了，她们肯定认得我是贝西乐队的。抱歉，女士——”“哎呀，是利基·汤普森！”“哈哈！我想把我的朋友们介绍给你们认识。”“哦，我们认识明格斯和巴迪。有天星期天我们看到你和他们还有伯德一起演奏。我是南希，这位是莎莉。我们听说了很多关于你新乐队的事，明格斯。”“那不是我的。我们是一家公司，或者说正试图成为一家公司。”“拉基和你在一起吗？”“是的。”“不，我觉得我做不到。你们这帮家伙太厉害了，我配不上。跟这么有名的乐队一起演奏，我会觉得丢脸的。”

“拉基，如果你要在最后一刻放我们鸽子，我真该揍你一顿。得有人把你那颗快要炸开的脑袋敲小点。我的脑袋早就炸开了，所以这活儿就交给我吧。”

“你才是那个太时髦的人。”

“行，没有你我们也能搞定，拉基。你从来没试过跟我们一起演奏，甚至连自己都搞不定，所以把你的号从支架上拿下来，赶紧走人，好让我们把小乐队凑齐。”

“哦！我这辈子还没受过这么大的羞辱！”

“该死，拉基！你非得哭吗？你去跟他说说，巴迪——我累了。一会儿想揍他，一会儿又觉得可怜他。乐队台上见……嗨，布里特。拉基的单簧管。看来你得换回中音部分了。”

“行啊，老兄。我喜欢中音的音域。巴迪吹单簧管的时候，我可以吹中音部分。我更喜欢那种音色。”

“说实话，我也喜欢。我们配合得更默契……嘿，约翰，你嗨了吗，老兄？——擦擦眼。嘿，奥斯卡，准备好了吗？嗨，博，总算来了？”

“我可没在催你。起来打球就行。”我这兄弟作为皮条客的名声越来越响了。这片子里的其他人现在都用兄弟般的方式跟他打招呼，但他的自尊心却没好到哪里去，尤其是有一天，波波走过来对他说：“明格斯，你的姑娘唐娜在哪儿？有几个兄弟跟我说，他们看到她跟那个半吊子皮条客约翰·克拉克在一起。”听听老博怎么说——你搞到手了，就得留住她！虽然有句老话：第一个把妓女拉上路的男人，永远留不住她。”明格斯努力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谢谢，博。如

果唐娜走了，那就走了，还有十个人可以顶替她。不过我还是去看看吧。”“你现在就去看看。我看见她在外面——那不是和他在一起的吗？……明格斯，快回来！丹！查理·戴维斯！拦住那家伙！”天哪，那黑鬼掏出刀子要捅明格斯！呼！那小子拳头可真重——又有人倒在老博家门前的台阶上睡着了。丹，快出去把明格斯带进来——你看他正把那黑鬼摇醒，帮他捡钱，还想让他清醒过来！警察来之前，赶紧把他和那婊子都弄进来！”唐娜搂着明格斯的胳膊走进屋里。“亲爱的，你为什么不先跟我说一声，就直接冲上去打人呢？”“别急，小子，”博说，“你可别把老博逼到绝路。先是把那些水手揍了一顿，接着又卷进顾客的争斗，现在又是这事。我知道你是想照顾我，但与其让你关了门，我宁愿让你断了我的饭碗。”“疯了，”那个小伙子说，““我这就关门。”“该死，黑鬼，我不是那个意思！……行吧，你赢了。这是你半周工资。给我找个新的贝斯手，我就付你两周的离职补偿金。“我不知道你这是怎么了，小子，居然敢顶撞老博。我再也不想见到你，赶紧跟你的女朋友把事情说清楚，然后滚出去。”博看着唐娜。“你对这人做了什么？该死！你那屁里是不是镶了钻石，还是怎么的？居然跑出去跟那群半吊子的三流皮条客鬼混！”他转头对查尔斯说：“明格斯，你给我老实点，别来招惹我，否则我非杀了你不可，或者让人干掉你，谁都分不清。不过你最好赶紧找克拉拉妈妈处理你那个女人，免得她越搞越离谱。”

“我这就给你找个贝斯手，博，”明格斯说，“我需要休息。事情太多了。”

“行，明格斯。老博相信你这么说，所以这两周的假期给你。现在好好休息，别让那些女人惹你生气。等你养好身体，工作还在。”

“谢谢，博。走吧，唐娜，我们去我家。我们有些话要说。”“喂，克拉拉妈妈？我是明格斯。”

“伙计，你给我带来的这姑娘是什么货色？我手下的姑娘们每晚能赚五张百元钞票到一千块不等，全看她们想多卖力。可要是哪姑娘上来做一两单就回家，对我的生意可没好处——尤其是我已经跟我的大客户们提过她，结果他们打电话来时她却不在。把她管好。她不能跟那些 doPar 的嫖客浪费时间！她是在找乐子吗？她得动起来！让她明白怎么回事。”

“好的，妈妈。”

“刚才你提到纽约。你知道我有条好渠道可以帮你，是东区最好的。我可不能让那个姑娘到了那里给我丢脸。你们都过来吧，我不想像这样在电话里说。”

“好的，妈妈，我一会儿就把她带上来。”明格斯挂断电话，转头对唐娜说：“我决定带你去纽约。不过首先，你和那个叫约翰·克拉克的皮条客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亲爱的。”

“唐娜，如果我们不能坦诚相待，那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分钟都毫无意义。如果你觉得即使我们犯了错，我们还能继续下去，如果你爱我，那就把话说清楚。”“现在我知道我爱你了，查尔斯。大家都想让我觉得你是个暴脾气。我以前不

敢惹你——我以为你会打我。可你现在表现得这么冷静。原谅我，我很抱歉。”“下次别再隐瞒什么了，宝贝。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是谁策划的。妈妈跟我说，有个叫约翰·克拉克的男人是个重要的人脉。他是个同性恋，反正是个双性恋，他认识一个有钱的女人，想找个年轻女孩在她去加利福尼亚的时候陪她住，当个伴。我本该假装是女同性恋，若无其事地勾引她，绝不能让她察觉这是个圈套。他们说只要我每周见她几天，每月就能给我五千块。他们想借此讨好她，好为别的事谋取利益，比如让她从他们那里批量采购，供她的连锁店使用之类的。”“别再跟我说下去了。”“总有一天我会说的。而且我觉得你说得对，是时候离开这里了。但是，明格斯——我的儿子马尔科姆……”“是的，你的儿子。你上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哦，明格斯，我真是个伪君子。你知道吗，我现在明白，我其实并不想要马尔科姆。他现在是布伦特的了。亲爱的，查尔斯，我爱你。我想和你单独离开，可以吗？”“嘿，格蕾丝？我是查尔斯。妈妈怎么样？告诉她我要去旧金山待一阵子。”“明格斯，你说的是纽约！”“那是后面的事，唐娜……喂，妈妈？是的，女士，我会照顾好自己。”“爸爸，我穿这件好吗？”“你自己选，性感宝贝……你接到了，妈妈？莉——妮菲？她看起来怎么样？啊，她直到九十岁都会是那个样子……好了，唐娜，我们现在没时间聊这个。”“不？它明明对我的触碰有反应！”

“没错，是旧金山，妈妈。不，我不会上去看她的，妈妈，我甚至都不知道她在那儿。”“是啊，我听说斯彭德退休了，但

我不知道他在索萨利托开了家店……好的，妈妈，我也爱你。让我再跟格蕾丝说几句……该死，唐娜，别闹了！看你喜不喜欢这样，贱人！……格蕾丝，你能帮我照看一下我的公寓和车吗？”

“你把它们撕坏了，爸爸。我来帮你把它们取下来。查尔斯，我的车也可以给她。让我跟她谈谈。”

“来，弯下腰。是你先挑起的，我要让你好好尝尝滋味。”

“嗨，格蕾丝，我是唐娜……哦，爸爸！……是的，我们马上就到。听着，我们可能稍后才叫车哦！哦！爸爸，格蕾丝能接电话——她在笑——格蕾丝，我们会把钥匙交给杰克和贝丝。是的，我们本来要说的，格蕾丝，对不起，刚才太投入了——你知道我们那副样子。”

“唐娜，我马上就回来。我去跟杰克说几句。”

“你回来，就回来，把刚才没做完的事做完。”“走之前，听我说，查尔斯？”“嘿，杰克，醒醒！怎么了——你家的门铃坏了！”

“我也不知道，就是不响。别太烦我，租金管制什么的。怎么了，老兄？”“杰克，我们受够这里了，我们要

去纽约。”“哦，明格斯！你和芭芭拉还有孩子们？”，

“不，贝丝，我岳母已经处理好了。他们现在在帕萨迪纳的某个地方，而且警察命令我别去打扰。所以对我儿子们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我去个能让自己有所作为的地方，这样我才能供他们上完学，再做其他打算。先去旧金山，然后看准了，纽约市！”

“天哪，知道我们不久前在南盖特看到谁了吗?? 是李-玛丽! 老天，她绝对是世上最美的女人。”“该死的，杰克! 见鬼! 事情刚有了起色，我正要重新活过来，结果——唉，这有什么用! 我姐姐，我母亲，现在又是你! 李-玛丽，李-玛丽，李-玛丽!”“我不是故意要伤害你的，baP spot“哦，闭嘴，杰克!”“为什么? 我以为查尔斯会希望——”“闭嘴，亲爱的，你这‘完美丈夫! 来，查尔斯，别哭，眼泪既让我们难过，对你也没什么帮助。查尔斯，面对现实吧，我们任何人见到她时都会想起你，在她那双忧郁的深邃眼眸里，我们仿佛看见了当年的你。你为什么不试着和她聊聊呢?”“我不觉得我还能认出她来，毕竟已经这么久了。”“我倒是可以帮你个忙，老兄。如果你想看到吉恩·蒂尔尼风采绝伦、晒得黝黑迷人的样子，那就找李-玛丽·斯彭德。她就是白人整整一个夏天都在努力想要的那种肤色。你为什么不打个电话给她呢，老兄?”“我不能再经历一次了，杰克，这些年来我已经受够了! 她曾是我的妻子，”他们杀死了我们的孩子，孩子的父亲在孩子还没出生时就殴打并杀死了它! 我从她的脸上看得出来——那种痛苦——她在心里眼睁睁看着我们的孩子死去。贝丝，你看看那颗本该穿透我心脏的子弹留下的伤疤吗? 你已经见过了，杰克。我的身体虽然保住了，但没有任何东西能挽救我的孩子或我们的爱。一个男人怎么能心安理得地绑架我的妻子，然后通过婚姻无效宣告抹去我们的婚姻，仿佛我们从未存在过一样?”“查尔斯，给她打个电话，去看看她。她父亲现在肯定后悔了，毕竟那事已经过去很久了。她至今未婚，几

乎足不出户。”“我母亲刚告诉我，斯彭德尔退休了，在索萨利托开了一家炸鱼薯条店，李-玛丽也在那儿和他一起。我想他大概觉得当服务员并不像嫁给我那样有失身份。”“她去那儿了？我们听说她和她姐姐要去帮他把店里理顺。”

“贝丝，这些年来我跟芭芭拉结婚了，你一直都知道我和李·玛丽的事吗？你告诉过我妻子吗？”

“没什么好说的。我为什么要告诉芭芭拉那个可怜女孩的父母让她做了绝育手术？”

“什么？！你这是在说什么？”

“你不知道吗？你当时在医院。她妈妈看到那枚戒指和墨西哥的结婚证，当场就发疯了。我不知道他们从法律上怎么处理的，好像是让她被判定为无行为能力之类的。然后他们说把她送去亲戚家了，其实根本就是送进了精神病院。她回来后，整天像个行尸走肉似的。”我记得那年秋天你从乔丹高中毕业，之后你一直没停止和其他女孩约会。但她不想见任何人——或者说是不能被允许见。有几个男生以前放学后会去见她。我见过她——她会借书给他们，然后就和那两个男生一起走回家。”

“我又能怎么办呢，我又能怎么办呢？即使毕业后，我还是会去她学校外面等她，但她从来不是一个人。最后我只能回到瓦茨，把曼努埃拉送回家。”

“明格斯，那些辣椒包很辣吗？”“住口，杰克！”

查尔斯在说话。”

“他们到底是把她养大来干什么的？——为什么要把我

们分开？我知道她星期四有大提琴课，所以我以前常去南盖特，在街对面的餐馆里等着，但她父亲总是开车来接她。每当韦雷尔想跟她说几句话，她就直勾勾地盯着前方，好像吓坏了一样，然后匆匆跑过去坐进她父亲的车里，开走了……”

“怎么这么久，爸爸？嗨，贝丝，杰克！”“你好，唐娜。”

“唐娜，你回屋去，把几条内裤装进那个……”“再过两周，如果能装得下，就把装有乐谱的行李箱拿出来，今晚再订几张去旧金山的机票。”c“行。快点。”

“我会送你和唐娜去机场，没问题。”“是啊，行！总之，贝丝，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告诉她我爱她。而她却总是反复说些‘我现在不能要你的孩子’之类的话。我当时只以为她是指不能再嫁给我，还觉得她想让我离开她。”“不，查尔斯，我问她怎么了，她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天哪，贝丝，你确定吗？我知道她被她父亲打后流产了，但其他事情我都不清楚。我们在墨西哥住了两个月，我给那里的几个乐队写了歌，想赚点钱回家，但工作太少，房租又到了期。要不是卢佩·马里德寄钱给我，我们根本回不了家——而且那样反而更好。他们把我们拆散了，我们既不能见面，也不能打电话。等我康复回到学校时，我甚至已经不在乎发生了什么。贝丝，你和杰克都知道这些吗？”“巴普，沃茨是个小地方。大家什么都听得到——就像你出院后，斯彭德找来几个警察朋友突袭了你和巴迪的窝点。我们都知道那是被诬陷的。”“是啊。多特·道森跟我们说，那帮人在市中心闯进他家，说只要他给点大麻就不追究，结果他把立顿茶和猫薄荷混在一起装进袋子里给

了他们，而他们就是把这东西栽赃到巴迪和我身上的！那帮蠢货直到把我们交给缉毒队才发现。”当时有几个蠢得像“汤姆叔叔”一样的黑人警察站在那儿用枪指着我们，他们的白人上司瞄了一眼那东西，就把它扔到了厌恶地跺了跺脚。“你们这群小子是从哪儿买来的这破玩意儿？”他们说道。

“你报案了吗？”

c 巴迪的父亲试过。但告警察有什么用？听着，杰克，我想从你那儿买下那把德国鲁格手枪。我想在索萨利托见见那家伙的父亲，到时候他就会明白，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一直把枪顶在他那肥肚皮上，就等着他伸手去摸他的枪呢。

“不卖，球点。”“三十豆。”

“没价。”

“五十。”

“没价。”

“一百美元。”

“哎，拿去吧，球童。五十美元。枪三十，打理你的公寓和车二十。”

“太好了，这样我就不用指望格蕾丝了。该死！都这么晚了。让我用一下你的电话……喂，克拉拉妈妈？我过不去那边了——唐娜和我今晚要飞去旧金山看比利·邦斯。是啊，我打算先和他待一会儿，然后就动身。“是啊，说不定哪儿会演个两三晚。行，我会去杰克酒馆找桑德斯·金。谢了。只要能攒够去纽约的钱，什么都行。哦，她肯定会当模特，不过全是头等舱。行，妈妈——我记住了——戈斯夫人，对，菲

克大道 4G 号公寓。如果唐娜用了这个介绍，我会给你寄一千块。什么？哎，没关系，我以为你只是用那个叫什么来着的老客试探她，看看她是不是爱我。你不是在开玩笑？那我走得正好。是啊，我一有机会就告诉 BGie。是啊，她跟我说过了——你要听 BiPie 的原话吗？电话里说的？好吧，警察先生，如果你在听的话。BGie Holiday 说：“明格斯，你可得盯着她，盯着老妈“克拉拉。她比你更爱白皙的阴户。”哈！是吗？那可真是爱得深沉啊，哇哦，宝贝！只要时机对了，你和我就能整晚缠绵。说出来吧，宝贝。你知道我的意思，这可真够狠的。你也保重。把钱留到末日审判那天吧。你会听到我的消息的。“拜拜……哇，杰克，那老派作风真有两把刷子！哇！……进来吧，唐娜。“爸爸，一切都安排好了，票和预订都搞定。”“宝贝，你看起来真帅。好久没见你穿西装了。天啊！过来！”“看吧，杰克？你从来不跟我说这种话。”“你的女朋友唐娜可真漂亮，宝贝。”“是啊！过来，你这又美又丑的婊子！”“你在干什么，杰克？”“脱衣服。你让我好想爱我的老伴。”“谢天谢地！但你非得在别人面前脱裤子吗？”“是啊，杰克，我们都看过《加尔冈图亚》，你那条内裤到底是从哪儿弄来的？我爸以前也穿那种，还穿着 B.V.D. 牌的。”“你是说这不算时髦？”“真有意思。每一代人总是在顶层架子上翻出些陈年旧物，还以为自己发现了什么新东西！”“瞧，查尔斯——看那边的杰克！我敢肯定他在怂恿贝丝别再向我们挥手告别了，因为我们听不到她的声音。再见，杰克！再见，贝丝！看，她在哭。哦，我真喜欢他们。只希望他们能意识到彼此

是天生一对。我太爱他们了。”“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觉得如果他们能忘记过去，能忘掉过去的话，他们会再次相爱的。”

“女士，您系好安全带了吗？先生，您呢？这样没问题。”

“查尔斯，你看这些人。大家似乎都表现得特别乖，对吧？飞机上到底有什么魔力，能让好人变得更好呢？”

“对机长好点也是个好主意——比如他老婆可能搞砸了，忘了他昨晚该回来，结果我们今天早上才见到他，但他感受到满满的爱意，于是决定不把自己搞垮。他得是疯了才会因为自己的问题把我们给撞毁。可当时飞机在空中飞来飞去，却似乎没人担心。大家坐着，觉得理所当然。他们从来没想过，飞行员可能也感到疲惫不堪。如果他们能站在地球边缘，看到地球相对于这架飞机的运动，他们可能会祈祷。因为，宝贝，我们飞得太快了，连海水都吓得浑身发抖，根本跟不上。”

“你真是个疯子，美丽的查尔斯。”

“我小时候常拿个桶玩这个。在装满蝌蚪的桶上系根绳子，然后把它甩向空中。运动造就了重力。等桶落地时，那些青蛙的动作跟起飞前一模一样。瞧瞧这些蝌蚪，活像小天使……嗯，看来我们现在也在这儿了。来，宝贝，拿着你的菜单一起荡吧。”那个名叫威廉·博内斯的人——大家管他叫比利·邦斯——身材瘦削、骨骼分明，身高

远超六英尺。他挺直腰板，昂首挺胸，举止优雅。他说自己来自西印度群岛，说话带点口音，长得像一位肤色黝黑的拉丁裔演员，扮演着加里·库珀饰演的潇洒斗牛士。他对

个人仪表极为讲究，无论做什么——网球、高尔夫、台球、壁球——总是穿着得体，活动结束后还会脱衣淋浴，再重新穿好衣服。在街上，他穿着昂贵得体的衣服，适合旧金山的气候，脚上穿着百元一双的斯特森鞋。他过着王公般的生活，就像一个一直在度假的人，只是偶尔中断去看看他的花店老板、和他的厨师聊聊，或者指导他的经纪人。无论对方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或肤色如何，他都能与之融洽相处，他的态度是：“我们都在顶峰。我有能力负担，想必你也是。”他确实能负担得起任何东西，因为他是皮条客界的“黑王子”，他包下了我的表弟，此刻正在旧金山机场等候。“比利！我在这儿！”“嘿，明格斯小子！这是唐娜吗？哦，她真漂亮！这是我最心爱的姑娘，亲爱的。”“嘿，唐娜——查尔斯最近写信给我们的内容全都是写信，全都是关于你的！”“来吧，拿上你的行李。你们这些小家伙就住我们公寓，我们地方多的是。搬运工！把这把贝斯搬到车上，我的司机会帮你。”“那是你的车吗，比皮？”“是啊，我不喜欢凯迪拉克，谁都有。”“BGy，我在这儿期间想租一架钢琴。”“干嘛？我家里有一架施坦威演奏会三角钢琴。我忘了，你还没见过我在HG那儿的住处。我买了两套公寓，花了超过十万多帕尔。我是那里唯一拥有房产的特工。”

“行李和乐器都在您的汽车里，先生。还有其他需要吗，先生？非常感谢，先生。”

“哎，黑鬼，别跟自己人唠叨了。我们在这儿和你们一样在拼命挣扎呢。”

“这正是我向您表示敬意的原因，先生。能为我的黑人兄弟们效劳，我感到自豪。”

“老兄，别再用那英国腔了。”

“抱歉，我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学生。我的口音是因为在牛津求学。能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明格斯先生。我有一张您的唱片——《This Subdues My Passions》。我在法国上学时，曾在爵士乐杂志上见过您的照片。”

“对不起，我太蠢了。我叫比利·邦斯，是明格斯的表弟。你是说他很有名吗？”

“哦，是的，先生，到处都是，我敢肯定。”

“你听见了吗，唐娜，亲爱的？你可是世界闻名，可怜的混蛋。”“来吧，亲爱的，让我把你的外套拉好，这样山姆才能关上门。明格斯，你见过那些库利奇总统的漂亮照片吗？”

“一万钞票！唐娜，你看这疯子！”

“伙计，我可是个正经的房产主。我在这儿装成西班牙人，‘甜心’也是。只要一提‘西班牙人’，你瞧那些嫖客都得跳起来。要是说‘波多黎各人’，那可就没反应了——这不蠢吗？那都是一个婊子，你又知道我跟你说过她能用那玩意儿干什么。”

“谁会忘得了？”

“唐娜，你听说过《爱经》吗？”“我读过，是的。”

“把窗户关上。我可不想让山姆听到这些……唐娜，你要跟霍妮一起学习，按照她说的去锻炼肌肉什么的。读她的书。等到了纽约，蓝血贵族们一看到你在床上，就会求着要

你的电话号码。哈妮能从地上捡起一支烟，咿咿呀呀地抽上几口，再把烟雾吐出来。”“你是怎么做到的，Honey?”“这实际上是一项关于后宫女子卫生习惯的研究——她们在山羊奶浴中通过收缩和放松腹部肌肉以及控制呼吸来进行锻炼。后来，这种‘吸气’技巧在后宫中流行开来。“看，我给你演示一下，反正我没穿裤子。司机面前有查兹和比皮挡着，他根本看不见。把烟给我，比皮。帮我撩起裙子，唐娜。现在看……”“噗!!“哈哈!这真是我这辈子见过或听说过的最疯狂的事!”“对，BiPy!但如果我再看一遍，唐娜可能会产生错误的主意。”“纯属生意。你付钱，你就得玩。我会让Honey和你们俩都睡，好让你们知道事情的真相。”“哦，我毫不怀疑哈妮能给我们展示肌肉方面的东西：还有那些，但唐娜和我做爱时，我们能有六十种不同的方式达到高潮，懂吗?不过如果你想让哈妮跟我们一起疯，疯狂地玩，她也会很享受的……你知道的，在洛杉矶的时候，我正想给唐娜找个女孩，让我们俩一起搞她。但那个姑娘，那个小妞，叫帕姆，心太软了。我就是下不了手，哪怕给全世界的钱，我也做不到。你能理解吗，比利?”“我明白你的意思，查尔斯表哥。”“对我来说，这是世界上最有趣的城市。就像你刚才看到的那样，我们的司机刚在缆车上超了一辆。要是这在洛杉矶，肯定会有二十个警察冲过来，枪口对准我们，开火。”“这是旧金山，查尔斯，最时髦的地方。纽约本来就应该是……”本该如此，却在三十年代之后不知怎地失去了这份风采。纽约很冷，就像一只垂死的动物，无处可去，只能去中央公园，在那儿，户外环境

让它想起纽约并非世上唯一的地方。那只动物将那抹绿色饮入灵魂，然后又回到街头，那些霓虹灯墓志铭闪烁的墓碑在他眼前闪现，映照出他的一生，冷得如同环绕他的石块。他知道自己不再是垂死之人，他早已死去。纽约是他的墓地。他不过是个个人影，孤独而高大，如同那些镶着玻璃窗的墓碑，驱使他离开哈莱姆贫民窟的床铺；那诱惑引他前往市中心，去确认那里是否也随他的梦想一同坠落；那股无法抗拒的冲动，让他抬头仰望，确认它是否依然矗立，比任何山峦都高，以那突如其来的大胆姿态直冲云霄。一座以地狱为标准的城市，还能怎么建造？用草木铺就地面，让刚学步的幼童或六英尺高的男人都能看见天堂？不，纽约是那些拥有并掌控它的人高高筑起的天空之城，好让他们俯视时看不见污秽，眺望时只看见摩天大楼之间与天堂齐平的空隙。若有人能接受这座城市本就是地狱的事实，却依然坚守职责，那他所寻得的，便是真正的上帝。

“比利牧师！阿门！”

“表弟，你所寻找的，是人们常去山里寻找的那种安宁。在山里，这种安宁更容易获得。但十七岁那年我初次见到你时，就感觉你身上散发着同样的安宁。那时你本可以让我皈依的。在萨克拉门托那次，你让我的所有兄弟都为自己的灵魂感到恐惧，谈论着上帝。而当你讲完后，你却告诉他们，其实他们无论如何都已经得救了。”

“他们曾经是。有些人还得救了，有些人没有。”“还记得马蒂吗，那个那里的俱

乐部老板？自从你跟他谈过之后，他一直没停过喝酒。他问你为什么他还在街上晃荡。”“他是个好人。”“是啊，小伙子，但现在你都长大了，那些你曾经布道过的兄弟们留下的鞋子正合你脚，你有什么答案？当那些最大的皮条客和妓女都来找你求救赎时，你又能当个什么样的传教士？如果你还能像以前那样说服人，我现在就带你去教堂。”“我可算不上什么称职的推销员，BiPy。再说，上帝是免费的，不需要捐款盘。那才是真正的虔诚。人们还是把钱捐给街头的乞丐更好。”“是的，耶稣……好吧，我们到家了。山姆，把行李拿上去，让你的妻子帮忙收拾。孩子们，你们住我们最好的客房。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几天也好，几个月也好——当你被美得发狂时，这有什么区别呢？”“查兹，你现在还像以前那样吃吗？我手下有两个厨师。还记得唐人街‘上海’餐厅的吉米吗？吉米·何。他全家都在我这儿干活，他老婆和女儿是女佣，儿子温是我的传菜员。等你会尝到吉米做的地道中式家常菜。周末我请来各国的餐饮服务商，或者邀请几个朋友过来。”上周我请了印度以西最棒的巴基斯坦厨师。周六你和唐娜要尝尝西瓦什的菜——美洲原住民风味——鱼、鸭、奇佩瓦族炖肉、野禽、尤特族秘制香草和蔬菜。尤特族和奇佩瓦族都烤熊肉、鹿肉、野火鸡、鹌鹑、珍珠鸡、响尾蛇和负鼠。周日会让你大开眼界。用印第安草药蒸的海鲜，水母、鳗鱼、生鱿鱼和鱼肉，再拌上章鱼和虾，做成一道帕帕——听起来不错吧？……来吧，查兹，我有主意了——我敢打赌我们会撞见霍尼和唐娜在鬼混。霍尼教我所有的女孩，从唐

娜在车里的表情看，她简直等不及要“开始学会一些肌肉控制了……哈！我跟你说过吧，ChoPy？”

“比利！这样偷偷溜进来可不公平！”

“贱人！你等不及了是吧。唐娜明明累了，你却硬是把手伸进她……来，乔皮，喝点可乐，然后去休息一下。晚饭后，如果唐娜和哈尼不想单独搞，我们就再叫几个姑娘过来。我觉得她们还是需要我们的——毕竟没哪个女人能像男人那样硬。多莉·马赫，你认识她吗？她可真有两下子，对吧，是个真正的怪胎。不过平时倒是个好姑娘，而且当我和她亲热时，那玩意儿就会缩回去该待的地方。你在干什么，用手指嗅？来，用这个玻璃管或者那些塑料吸管。沿着玻璃托盘上的那排慢慢往里，每边鼻孔各吸一点，直到吸到你想去的地方……亲爱的，太棒了！过来这边！”

“哎呀，BGy，你听起来好嫉妒啊。我只是想教她怎么做而已。”

“那你下面怎么湿了？”

“我肯定没湿。来检查一下，老爸。摸摸我的肌肉——”

“等会儿再说。亲爱的，今晚想表演一下吗？把那些会玩女同花招的妞儿们叫过来。我认识镇上几个嫖客，他们会付钱……这算不算真正的原汁原味，查兹，纯正的甘蔗汁？……孩子们，进来衣橱里。看着我把这些窗帘拉开。”

“嘿，楼下那是你的客厅！”

“是啊，这还是我的私人摄影棚呢。通过这边的控制面板，我可以在房间里的任何角度给你拍照。我老婆在那儿办

过的派对，每晚花费都在一万到五万之间。都是大客户。有位富有的退休警察局长，还有著名的电影明星——哎呀，我这里甚至有你们一些最显赫的政府官员的照片，包括本地和华盛顿的参议员，他们彼此之间做着最离奇的事情，还有我的……姑娘们。而我独自坐在这里，无人察觉，只是盯着那些“纯正美国男妓”看，不停地拍个不停。包括芝加哥和这里在内，我是唯一一个光靠封口费每年就能赚到五百万美元以上的黑人皮条客。我的其他生意根本不算数，那些只是为了报税用的。大约一年前，有个嫖客曾试图让我被抓。我可没进行什么敲诈之类，ChoPy。他只是通过挂号信收到了一卷胶片，上面记录了他和一个朋友的画面。我连拷贝都懒得寄，直接寄出了原版胶片，上面还印着我律师事务所的地址。这意思很明确——如果我出了什么事，那五位只了解我合法业务的正直白人律师，将有权处理我的财产、胶片、音轨以及所有相关资料。我并非无懈可击，但只要他们继续从我遍布全美乃至世界各地的朋友那里买春，我就能拿到这种照片。所以，这个前警察局长能对我怎样？我收到了一卷由纽约某位绅士寄来的胶片，画面里他的脑袋夹在各种大腿之间，从金发女郎到黑人都有。在他搞定我之前，我早就能用他摆拍的照片——还有些他自己都不知道的照片——对他发起攻势。我会把它们印出来，用飞机撒遍美国每个主要城市。没错，我会死，但他也会死。那个混蛋当初是作为推荐的嫖客来的，转眼间我就发现他正试图让意大利皮条客插手我的生意。你知道达西表哥吧，乔利。起初，他记下了那些混蛋的车牌号，

查清了车子的品牌和型号，然后偷来几辆同款车，卖掉或弃置，再把偷来的车牌换到那些混蛋的车上。警察立刻就因为热车案追着他们不放。接着我和达西表哥就去绑架了他们的姑娘，然后和几个大佬分了这些婊子。那些婊子正需要换个环境。那些混蛋大多把老婆用海洛因喂得神志不清，相信我，她们很乐意逃到几个“兄弟”身边去。“比利，那个脸形洗手盆怎么会放得离马桶地板上？”“哈哈！那是座洗净器。用来洗屁股的。在法国可是个古老的传统。我特意订制了一个。看看这大理石纹效果。”“真有品位。”“你看到马桶了吗？”“是啊，看起来不一样。更深了。”“白人建房子时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我受够了得憋着不让自己掉进马桶里。我还像在巴黎看到的那样，把小便池直接嵌进了地板里。我想，在这个白人的世界里，当我们开始设计厕所时，大概只有法国人和我们这群人，才值得花心思考虑这些细节吧。”“BiPy说得对，唐娜。明格斯有个好妻子。现在我们“那你现在可以把衣服穿上了吧？我是说，行吧，对吧？”“你是说你在试探我，亲爱的？”“是啊，你是一笔投资。听说过伯利恒钢铁公司吗？你觉得哪门生意更大，是女人还是钢铁？是啊，我偶尔得测试一下 BiPy 手下的姑娘。他很少跟她们上床。”“你是说他手下有那些他从未爱过的姑娘？”

“当然。他身边总有十八九个姑娘。我跟她们上床的次数比他还多。不过，他会精心追求和讨好她们——光是鲜花和糖果的账单，他每天就要花掉三百多块。他教每个姑娘花语。等她们学会花语时，就已经被安排住进他的一间公寓里了。

他总是故意拖欠账单。”——他不想让自己的正规生意——比如他的餐厅——显示盈利。有时他会在收银机上虚报三四万块的非法收入，只是为了向税务部门交纳点税款。你以为你的贝斯手是天才？我那只 BiPy 才是天才。他有一次吸了毒，两周内读完了整整三本法律书——每天只睡几个小时。读完后他对我说：“阅读就像是对话。一旦你明白了这一点，就能立刻记住。”直到今天，只要有人从那几本书的任意一卷里读出一个句子，他几乎都能凭记忆把整章背出来。哦，关于比利，我有很多事要告诉你，唐娜。比如，他怎么把一个来这儿度假的千金给搞上了——怎么了？“你确定她是位千金吗？如果她只是个父亲有钱的姑娘，那你大可以打赌，做妓女反而更划算。我可是深有体会。”“你是说吗？”“()

我父亲和我的前夫大概是南方最富有的两个人。去年我丈夫继承了他的第三千万。看他那小气巴拉的理财方式，你绝对猜不到这点。“天哪！明格斯知道吗？”“我确实踢了他一脚，但明格斯只听他想听的。在明格斯之前，私家侦探就一直在监视我，整个过程都被拍了下来。我们也遭遇过各种骚扰——电话威胁、信箱里塞纸条、在我公寓楼前把他的车顶划破……”“你去纽约的时候应该改个名字，为了保护他。”“我已经改了。我不再用我丈夫或我父亲的了。”“哈哈！天哪！你以为你懂吗？“亲爱的，你那假惺惺的口音简直像个泼妇！”“嘻哈！我也喜欢你的口音。”“查兹，那把枪太显眼了，太笨重，会暴露你的行踪。把那把蠢蠢的鲁格手枪留在那儿，看看这些。”

“这是什么，钢笔？”“硝基子弹。”

“老天！你想杀了我吗，BiPy？”

“不，保险栓是扣着的。现在，如果你想干掉谁，我可以用这个在他睡着的时候搞定他。”

“那是什么？”

“是你老家带来的东西，小子。非洲，混蛋！嘿，别碰！几千年前的原始仪式上用的。乌木镶着钢制的眼镜蛇毒牙。”

“看起来像我贝斯琴的指板。”

“表哥查尔斯，你要我帮你把斯彭德·福·朱罗弄来吗？”

“不用了，谢谢。这事我交给上帝，尽管那个半吊子三流银行保安曾为他女儿朝我开过枪。”

“那你当时没当场干掉那混蛋？最好别告诉达西表哥——他可不介意扮演上帝。你对他女儿做了什么，把她卖了？”

“没那回事，我娶了她。他把婚约给撤销了。”

“那你想让我怎么办？达西出狱了，我该给他打个电话吗？以防那老头儿又拿枪指着你。你们打算在哪儿见面？”

“我先去他那儿，给他个面子，让他亲口告诉我，他允许我去见她。地址在这里。”

“喂，明妮，达西在吗？……嘿，达尔，你能接一下吗？”去索萨利托一家叫“斯彭德斯”的地方？——那是一家临水的海鲜馆。明格斯跟我一起，他跟斯彭德斯有事要谈。你盯着那老头，我们进来时别理我们。不，只管盯着他，别让他碰枪。他冷血地枪杀了你的表弟查尔斯。到时候见。再见……达西特别想见你，查兹，她说洛伊斯阿姨刚来过。好，我们

打车过去，准备好了吗？这种小事我们不用请司机了。“哎呀，你好啊，查理！”“你好，斯彭德先生。”“这真有意思。刚才我差点把那个玩推板游戏的人那玩沙板游戏的人，还以为是你呢！”“那正是我表妹达西，这位是我表弟比利·博内斯。”“哦，是啊！哦！是啊！”“我们想和你聊聊。”“当然，当然，查理……”“嘿，达西。”“嘿，比利。嘿，乔基，你他妈的还好吗？我跟比比说我们长得像双胞胎，你他妈的还指望他看不出来吗？”“斯彭德尔，给我们来杯啤酒。就拿货架上的，拉格啤酒。”“没问题，查理。帕蒂！快出来。帕蒂，给这些绅士先生们。”“哦！”“帕蒂！回来！你躲起来，是恨我恨到这种地步吗？你有没有想过，我曾经爱过李·玛丽？我到底对你们做了什么？回答我！”“儿子！儿子！别激动。”“现在说‘儿子’已经太晚了。你害死了我的儿子，也就是你的孙子，还让我的妻子做了绝育手术！你难道没问过女儿，她丈夫会不会介意你给她结扎输卵管吗？帕蒂，你到底跟你们家的人说了什么关于我们的事——早在在李-玛丽和我私奔之前？你是圣母玛利亚还是什么的？”

“我已经告诉他们我看到了什么！你知道我看见你了，你当时正在在她外套底下帮李-玛丽脱衣服！”

“你能看见她大衣里面吗？”

“没有，但我知道你们当时就在那儿鬼混！”“你知道吗？把枪给我，达西！”

“我真该杀了这两个——”

“明格斯，明格斯！先搞清楚你想知道什么！没人伤害

你，就没人会受伤。明白吗？现在搞清楚，这样你才能拿到武器。”

“好了，比利。我想知道，斯彭德，帕蒂跟你说过，当李-玛丽才十二岁的时候，她看到了什么？告诉我们，帕蒂，你那肮脏的脑子里都想象了些什么！”

“我确实看到了你们干了什么！”

“说啊，帕蒂，我们做了什么？”

“你们把她带出电影院，然后对她做了那事对她做了那事！”

“我对她做了什么？”“你搞了！”

“搞事！天哪。我是在哪儿干的？”

“我不知道。在大厅里。某个地方。在‘aPey’里？”“你当时多大，帕蒂？”

“九岁。”

“你这肮脏的小娼妇！”“当心，明格斯！”

“该死，你真快，达西！”“救命！！警察！！”

“把那婊子堵住！把那老头拖到后面去……”“达西，你真把那混蛋打得够呛！”

“查尔斯！”

“李-玛丽你在吗？快叫帕蒂把那尖叫声制止住！”“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你父亲伸手去拿枪，我表弟开枪他了。”“别让那些人伤害帕蒂，查尔斯！”“看看这一切的苦难，这些年来，全是因为你那个小妹妹的龌龊心思和你那个脾气

暴躁的父亲！你的生活，还有我们本该有的孩子，我肩上的伤痛，甚至我的妻子芭芭拉和我的儿子们，全都因为一个被误导的九岁小女孩撒的谎而遭受苦难，还有两个人至今仍生活在痛苦之中！”“我父亲在哪里？”达西把他拖进了厨房。帕蒂，你待在外面，不准再开口，不准动，甚至不准动脑子！如果你再敢做一件事，我亲自杀了你！你爸爸的枪就在这里，会打死他、打死你，打死我们所有人，听明白了吗？”“爸爸！爸爸！查尔斯，请帮我把这块布弄湿一下。”“他没事，李-玛丽，别担心。“他这个年纪了，这样抱起来太重了。你没事吧，查尔斯？”“我想是吧。斯彭德尔先生，您不需要找的东西，斯彭德尔先生，您不需要找的东西，我这里就有。“把爸爸的枪给我，查尔斯——给我。谢谢你。”“女儿，这人不是好东西。他诅咒你姐姐——骂她是娼妇！”“不，我是那个婊子，老爸，记得吗？妓女、荡妇，随便你怎么叫，我都被那位伟大、高尚、自以为是的约翰·B·斯彭德尔先生都给我贴过这些标签！”“我的小女儿——哦，天哪，我到底做了什么？”“我会像你的朋友唐娜那样当个好娼妇吗，查尔斯？我会吗？”“回答她，表弟。你为什么告诉她真相呢？”“主教，求您了……”“小胖子，听我说。你就在那儿发呆，任人把你当傻瓜耍。这个姑娘是站在你这边的。我跟你讲，美女，达西和我可是绝配。要是跟那个贝斯手在一起，你可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你爸和我表哥查尔斯，都是一路货的伪君子。跟她说你要跟唐娜去纽约，怎么样，查尔斯？李-玛丽，我向你脱帽致敬！你是跟那个做白日梦的家伙走，还是跟我走？”“比利，我把我的

鲁格手枪留在你那儿了，但如果你再这样纠缠不休，你死定了！”“哈哈！你这虚伪的混蛋。”“好。李-玛丽，你拿着你父亲的枪。我数到三。斯彭德尔先上，然后是达西，接着是比利。我开始数了。一、二、三——杀了他们，李-玛丽，把他们全杀光！”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哦，查尔斯！查尔斯！”“没事了，宝贝，过来。”“哇哦！这混蛋疯了，比利！”“他没疯。是他那婊子疯了。”“把枪给我！”“别碰我的女人，达西！我从斯彭德尔手里夺过枪时就把弹匣取出来了。我们又变成表兄弟了吗？”“她不知道那枪是空的！”

“斯彭德尔先生，不管你是为了谁才把女儿留到最后，她不会在那儿闹场了。她跟我走。达西，帮他起来。”“李-玛丽，你不是我的女儿，你已经不再是我们家的一员了。你已经死了。”“父亲，你终于承认我死了吗？”“你的东西在哪里，李-玛丽？”“就在马路对面。”“去帮她拿过来，达西。我们在出租车里等着。再见，斯彭德先生。来吧，查兹……查兹，这是你应该做的正确选择。唐娜会很高兴有李-玛丽在身边的，你等着瞧。说句实话，我以前也有过一个这样的老伴。她叫WGie，跟我同名。有天晚上我打赌赢了一百万。我和几个当地比较有头有脸的皮条客打赌，看谁的老婆不管丈夫让她做什么都会听话。她们做了人类能对人做的所有事，无论什么都行。那些姑娘们都做到了，他们决定打平。我说不行，让他们把我送去我认识的一个农场主那里。我们租下了谷仓。斯利姆的老娘骑在马屁股上，我们绑住她的双腿，把那玩意儿塞了进去。麦克的老娘开始吸吮另一匹马的玩意儿。斯利姆的老

娘下来，吸吮她那匹马的睾丸。麦克的老娘舔舐她那匹马的屁眼。我说：“把钱交出来，这群混蛋！”并指了指地面。威皮正趴在那儿吃马屎。她比我以前任何女人都更合我胃口。”“比皮，李-玛丽不会那样做的。”“她会为你赴汤蹈火的，不是吗？哪怕是她亲生父亲。你让她做什么她都会做。我坐这辆过来的出租车，乔利——你等她，然后把她带回家。”我的手下明格斯坐在出租车里等候，显得相当紧张。他不太确定BGy说唐娜会很高兴这件事是否属实。李-玛丽从街对面的房子里走了出来，快步走向出租车，然后和他一起坐了进去。她没有朝餐厅的窗户看去，帕蒂和她父亲正站在那里注视着。达西把行李箱交给司机，然后探身靠在车窗上。“再见啦，查尔斯表哥，我得走了。”“谢谢你，达西，多谢你的帮助。”“随时欢迎，查兹，有什么事尽管说。”他们一路沉默地驱车前往旧金山，最后查尔斯开口道：“李-玛丽，我想你应该知道，自从芭芭拉带着孩子们离开后，唐娜和我一直在一起，但不知为何，我从未真正停止过爱你。”她握住他的手。“查尔斯，关于我们上次见面后你的生活，我了解得相当多。我叔叔在警局工作，他听到了所有发生的事情。我知道你在乔丹高中那个疯狂的学期，还有后来关于辛迪那个女人的事。但我心里一直有个关于你的认知，那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尽管我只能远远地爱着你。他们说，如果我再跟你说话，就会被永远送进疗养院，而且你会遭遇不测——我真的很担心你。当我终于回到学校时，我无法像以前那样学习，尽管我努力尝试，却无法集中注意力。我总是盯着窗外，只盼着奇迹发生，让

你从窗前走过。我成了囚徒，活在幻想中，盼着你能突破敌人的封锁，来救我。你以为我不再爱你了吗！哦，我的父母——喋喋不休地指责女儿十八岁竟敢像个女人！他们站在我面前，咒骂着，哭喊着——她不可能有，她绝不可能有！哦，主耶稣！告诉我，我的宝贝还是处女！后来他们给我做了输卵管结扎——可怜的、纯粹的无知，以为这样就能扼杀我对你的、或对任何男人的渴望，让我得以保全自己，去取悦他们未来认可的丈夫。我不知道他们脑海中想象的是怎样的怪物——如果我曾爱过另一个男人，谁还会要我！那个初夏，我恳求他们让我去见你，他们却打我，直到我奋起反抗。他们把我送去诺瓦克以“需要观察”为由，声称我病态、堕落，还威胁要将我终身监禁。查尔斯，对我来说，时间仿佛静止了……两年后在康普顿学院，我看见你和芭芭拉·简·帕克斯在一起。我知道你并不知道我曾经历过那一切。我看见你走出餐厅，便跟了上去。我穿过一群女孩走了出来，芭芭拉正展示着那枚所谓的订婚戒指！我正鼓起勇气想告诉你，查尔斯，我们应该私奔。我尾随你到了火车站。火车进站了，车厢里挤满了人。我还是上了车，起初没看见你，但听到了你的声音——你正在谈论你的订婚，突然你说：“哎呀，李-玛丽——是你吗？好久没见你了。”我一路站着从康普顿城坐到了南门站，在那拥挤的列车里，你紧贴着我。你似乎根本没感觉到我的存在，我以为你在嘲笑我的泪水和愤怒。但就在列车停下时，我意识到你其实是受伤的、困惑的、害怕的——“李-玛丽，”你说，“你真的还爱我吗？”我当时恨不得杀了你！

我用拳头狠狠捶打你的身体。你到底在想什么？你以为我等你直到长大成人，就是为了看你娶别人吗？当我离开时，你甚至没下车。查尔斯，我当时都快成年了，我们本可以像等待了那么多年一样，一起走开的。那时就连我父母也拦不住我们。但你却打电话来，告诉我你依然爱我，还让我为了你那段必须信守承诺的婚姻而等待！这难道不奇怪吗？我等了——这更奇怪。我一直等到现在。我知道我很迷人，查尔斯。我本可以嫁好几次，但除了明格斯，谁都知道我是他的女人。所以现在我要做明格斯的娼妇，我要做你那个百万美元的女人，比那些人都要好。而你要为我写一首贯穿一生的交响曲。我不在乎，只要我们肉体相守就好。不再做梦了。“我活在谎言中，你也活在谎言中。但如今，我定要将你据为己有，哪怕直到我死去的那一天。”

“李——玛丽

“别说话。”

“我不会让你说的。”

“是的，你会。我再也不愿与你分离。为了增添一丝幸福的希望，我听说在巴黎——还有非洲——男人娶多个妻子可是相当时髦的。”

“亲爱的，我真的很抱歉。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你，而我和芭芭拉之间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我不知道该怎么突然抛弃一个人，就因为你从死里复活了。而且爱你曾带给我如此巨大的痛苦，我以为如果再经历一次，我肯定会死。芭芭拉爱着我，我们都以为过去已经结束了，而我也尽我所

能地爱着她。”

“我知道。现在都结束了。求你了，明格斯，你的嘴唇——张开张开你的嘴，贴上我的。”

“宝贝——哦，李·玛丽！该死！该死！该死！”

“查尔斯……”“比利，唐娜在哪儿？”

“在楼上。我试着跟她提过。不知道她怎么想的。”“那不是该操心的，比利。

那是我的事。”“她什么都没说。我觉得她没问题。”

“这取决于你怎么跟她说，以及你当时的理由。”

“听着，表弟，我跟女孩子打交道很有经验。就像现在，就连洪基都不买账。这种事你得突然一点。我知道这问题。”

“对不起，表弟。嗨，亲爱的——这是我妻子李·玛丽。不管人间的法律怎么说，在上帝眼中我们依然是夫妻。亲爱的，跟我上楼吧……”“嘿，苏格！宝贝！唐娜？你睡着了吗？”

“没有……是李-玛丽吗？嘿，你真美。”

“你真美，唐娜。我一见你就喜欢上你了。感觉我们像是老朋友一样。真好，真的很好。我有点奇怪，好像有人在分享我的私密梦境。但我觉得那是陈规陋习在作祟。它会过去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会静下心来好好想想。我想要的和你想要的一样，而且只有一个，所以我既理解你，也理解我自己。”

“你们俩都很美——内心也是。”

“哦，闭嘴吧，明格斯，你不会懂的，你是个男人。瞧瞧

李-玛丽那副大宝宝般的嘟嘴样。哈！小宝宝想要妈妈的奶头，四个都要。”

“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以前我总想出各种花招来掩饰真相。我知道我全心全意地爱着你们俩，不管那是什么。“把门都关上锁好——唐娜，把那间壁橱门的钥匙也转进去。过来，我的宝贝们——吉姆，嗯，你摸起来真舒服。你想——不，你先聊会儿，我想去冲个澡。你们先互相认识一下吧。”

“李-玛丽，我们不也该冲个澡吗？”

“哦。哦，天哪。对，我们可以互相帮对方洗澡！……我得把你们两个先去！”

“明格斯！快进来！看看你错过了什么。瞧瞧这天使！哈哈！嘻嘻！把水烧热点，把那面镜子弄得雾蒙蒙的，比利八成正躲在那儿哪儿拿着相机呢。我觉得他正透过每一扇窗户盯着我们呢。

“随他去吧！我现在什么都不觉得害羞了。贴近些，唐娜，让我们的男人吃醋吧！’

“宝贝们，你们这样贴在一起，每时每刻都越来越棒。嗯……滑动身体，用身体各处摩擦我。”

“明格斯，你为什么不假装成一只又大又漂亮、关节灵活的大块头，然后挤在我们中间吧。”

“来吧，宝贝们，把毛巾都拿过来。咱们去卧室。把毛巾铺在床上，然后一起躺着。唉。大床除了给国王和他的后宫用，还能干啥呢？”“李-玛丽，我们得找个新男人了。瞧瞧他躺在那里。我们做两次，他连一次都做不到。”“我就是高潮不

起来，宝贝们。大概是太震惊了吧。就像等了一辈子才得到想要的东西，结果拿到手了却吓得不敢享受。”“咱们干掉这混蛋吧。来啊，李-玛丽，呜呜……咱们要把你生吞了。对，亲亲他那对卷毛，吸吸看。我超爱这颗心形脑袋。”“哦！你们，你们这群婊子！给我亲亲。嗯！哦！噢！哇哦……！够了！放我下来，宝贝们，轻点。停一下。呼——！”“乔利！乔利！喂，里面！表弟乔皮！”“别停，别停。别管他了。爸爸就在这儿。”“是我，比利——我在壁橱里！让我进去，门是锁着呢。”“该死。给猫开门，唐娜。”“我不喜欢他，查尔斯。”“我也不喜欢。”“你的意思是我们意见完全一致。李-玛丽？难怪我们会这样——哇！把我的衬裙扔给我。”“我的在哪儿？刚才明明就在这儿。”“穿我的睡袍——在那边。”“哦哦哦，真漂亮！”“等会儿你看看那个盒子里装的，就是墙角那个。那是给咱们俩的。”“哦，一件大衣。某种皮草。”“是啊，某种皮草，他妈的值一万多美元的那种。是 Honey 借给我的。”“唐娜，给全能老天爷的皮条客黑帮大佬 BGy Bones 开门！不，让我来当个主人……进来吧，你这屁股！”“该死，查尔斯表哥，我还以为你学会了先公后私呢。”“李-玛丽，好好看看我表弟 BiPy，他连那些给他赚大钱的姑娘都不干，全让老婆去干。”“BiPy，你跟 Honey 上床了吗？”“明格斯，跟你的女人说说，她嘴太毒了。”“哎，比利，进来吧，别那么死板。”“是啊，教教你表弟查尔斯怎么像你一样一年赚五百万。你满意了吗，比利？”“你觉得什么都好笑是吧，唐娜？行，我就告诉你。我不满意。你们这群小鬼干脆辞职，找个地方去一起疯吧？钱只会妨碍

爱情。你不信？好吧，如果你非要亲眼看看，那就穿好衣服，唐娜。皮埃尔今晚想见你。”“皮埃尔？”——“是啊。一个孤单的嫖客。那姑娘让他信以为真，说她是你的情人，所以她才认识你。要是他知道——那个伟大的白人居然要从一个黑鬼手里赎回一个白人女人！这可真让我乐坏了。噢！哈哈！喂，姑娘，怎么了，他还在楼上吗？”c是啊。他现在就想见她。等不及了。“别急——给他添点麻烦！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唐娜，准备好了吗？我们已经帮你办理了圣弗朗西斯酒店的入住手续。等他打电话过去时，就说你在休息。拖延时间，让他焦急不安，别让他上来。在大堂见他。先俘获他的心。不然，你除了几枚硬币和一盆冷水外一无所有。现在你该知道，亲爱的一直在骗这个家伙，说她爱你，还一直供养着你——衣服、车，全都是。表现得正经点。首饰拿好了吗，亲爱的？好。给你，试戴一下看看合不合身。“太大。”“这个怎么样？”

“行。你自己开钻石工厂了吗？”

“现在戴上这块表。这可是两千多块呢。这就是我存钱的方式之一——保险就是我的保险库。这条手链跟它很配。耳朵打过洞吗？”

“你用这些破玩意儿把我累赘死了。我讨厌钻石，它们太做作，就像貂皮一样。”

“那别穿，就把它放在他看得见的地方。听着，唐娜，如果今晚他特别想要你，就靠你自己判断，但先让他动心，宝贝，听见没？动心才管用，不是那玩意儿。让他相信自己是九十年来第一个也是最棒的男人。来，拿这瓶明矾。它能把

明格斯和李-玛丽弄松的地方收紧。之后用清水冲洗一下，否则他下去的时候嘴唇会皱起来。亲爱的说你懂钱，毕竟你家那套。好吧，今晚就尽情享受你最昂贵的口味吧，因为你要进军纽约了。你将在公园大道和萨顿广场大展身手。你之前开玩笑提到的那五百万，可不是闹着玩的。二十个姑娘，工作十天，休息三天，一年工作两百

天。每天最低一千美元，否则她们就要工作第十一天来补足。每个姑娘每年二十五万。她们如今大多过得不错。有些甚至嫁给了像你今晚要见的那种男人。

“好了好了，慢点儿，‘骨瘦如柴先生’！查尔斯，帮我系好扣子，我刚穿上外套——我们的外套你的外套——剩下的东西都装在我的过夜箱里。爸爸，李-玛丽，快点，快点，给我一个告别吻。”

“让我看看。不错！真不错，唐娜。我感觉这次稳了。绝对不会错。那身姿，那双腿，还有她那优美的仪态。她很聪明，乔皮——虽然脾气有点大，但很聪明。”

“这可是她和我共同的，BGy。”

“还有李-玛丽的，就我听到的那些。你肯定是我亲生的亲戚，小伙子——有时候我觉得……”你这身骨头，真有范儿。进来吧，咱们去楼下瞧瞧——那是我的私人观景台。说不定能拍到几张好照片……楼下那个是洛拉，那个大屁股红发妞。还有多拉——据说是个女同。那个洛拉贱人越来越狡猾了——还说要去纽约。那是莉莉，她和洛拉是搭档。都是干活能手，什么活都干。有天晚上给几个大客户表演时，干

翻了一个蠢货。洛拉从他身下钻过去，双腿搭在他背上。莉莉给他打手枪，还把那蠢货的鸡巴甩了进去。我拍了整段视频。那混蛋射出来时跪倒在地。莉莉可没让他歇息——立刻开始吸吮他。他发出了一声呻吟，翻翻倒在背上，然后就死了。”“我认识那两个娘们儿。如果这就是你手下女人的样子，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赚到几百万的。有天晚上在杰克酒馆，她们简直是在烧百元大钞。”“那个黑鬼，就是他们跟我提过的那个，是他在提供火柴吗？看那边，查兹，那个白人是不是挺有意思？外面那么多美女，他却自娱自乐。瞧瞧那个多拉——我打算把她从派对名单里剔掉，她脑子里根本没别的想法。长得漂亮，可脑子里空空如也。我真为自己感到羞耻。不过周末那些人排着队来舔她屁股的时候，她倒是挺能干的。”“唐娜的嫖客是哪一个——皮埃尔？他在那儿吗？”“就是那个在打手枪的。”“那家伙在对萝拉做什么？”“不就是你看到的那个。她后面没镜子，他肯定也不是在照牙……weP，这事先到此为止，我那堆垃圾录像带已经堆积如山了。这连给那些年轻神父看的素材都不够格——你知道他们可是我这类NMS的头号客户，毕竟他们也是凡人，又不能结婚，只好偷偷摸摸地买点‘装饰品’。”

“我实在无法理解，BiPy。我学瑜伽的时候就戒了性。整整八个月，我完全把它抛诸脑后。”

“WeP，我们大多数人可没能完全忘掉它。我亲爱的在圣胡安的姑妈就曾被一个男人搞大了肚子。那男人照顾了孩子，付钱让别人抚养，等孩子长大后送他去上学，结果那孩

子后来成了神父。”

“像那样的猫，会照看我们的灵魂吗？”

“那不是我的，我那方面可比那强多了……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吗，乔利？你当时坐在后台，膝盖上坐着我这辈子见过最漂亮的两个姑娘，而你才十七岁左右。一想到这事，感觉你平时总是同时和两个姑娘在一起。”

“你这记性真好。我觉得有两个或更多姑娘在场时，麻烦事反而少了，她们都会表现得特别乖。对我来说，她们就像一丛丛鲜花。除了别的男人的，我几乎都喜欢。”

“表弟，你真行。我身边虽然有不少姑娘，但我可不会自欺欺人地说我特别喜欢她们。不过你那两个姑娘可真是了不起，跟哈妮一样。听听里面那个李·玛丽，你听到了吗？”——她每次翻身、叹气、咳嗽，都在勾引她的男人。只要你想要她，她绝不会让你失望。就算她正承受着剧痛，你也绝不会察觉。你要好好对待这些女士。表弟，一个男人的家里能聚集这么多坦诚，实属罕见。如果你跟李-玛丽说你想来点“额外调味”，她要么给你弄点，要么给你多到让你忘了自己还抽着大麻。你们真正欣赏的是彼此的心思，其他都只是表面的细微变化。听听她，她正在里面睡着，但你听到那声轻叹了吗？听听。听到了吧？看？她在说：“如果你爱我，就把你那漂亮的黑屁股挪过来给我。”哈哈！

“比利，这一切都浓缩在一次叹息里了吗？”

“行吧。别担心我的相机，那间屋里没有。我先去睡会儿。明天见，查兹。”“哦，他现在信了，爸爸！我们约会了那

么多次，而我整整三周都对他若即若离——他简直快要发疯了。就像你告诉我的那样，BiPy，我先俘获了他的心。我比莎拉·伯恩哈特还要高明。我告诉老皮埃尔，我早就对男人死心了，久到连自己都记不清了。他还问我是不是为你工作的，亲爱的——我从来没这么受过气！他很抱歉，还向我道歉——想为自己产生那种想法向我补偿！所以查尔斯、李-玛丽，我们现在在纽约有两套公寓，一套在公园大道，另一套在第五大道旁边的第七十五街。皮埃尔说那曾经属于一位大君，是他在纽约的私人宅邸。他给我看了房产经纪人寄来的照片“——地下室里会有酒吧、游戏室和花园，还有整个一楼和二楼，还有一部私人电梯，以及两间拥有二十英尺高、手工雕刻天花板的图书馆！”

“听起来太宏伟了。告诉我，帕克小姐，你会邀请你的女仆和司机来参观你的闺房吗？”

“哎呀，当然啦——尤其是我那位‘岳父’！皮埃尔坚信我和女人是分不开的，我告诉他，如果‘甜心’不来纽约，我只好再找个姑娘了。这样一来，李-玛丽的事就解决了。嘻嘻！所以明格斯和李-玛丽将在东七十五街吃喝拉撒，而我会允许皮埃尔先生来我的公园大道公寓探望我，但仅限预约。这安排怎么样，老爸？你可以在我们家地下室拥有自己的工作室，配有私人酒吧和户外做爱用的花园。如果你厌倦了李-玛丽或我，我们可以去公园大道皇宫酒店住上几晚“快去把那件让你烦心的事搞定，或者去干干你碰到的那些富家千金。要是你来不了，就把你妈叫来，我们会让她兴奋起来的。听

见没，老爹？哈！你！你！玛·特·杜·达·德，雷·法·托！纽约城，我们来啦！查尔斯·明格斯先生和他的哈里·嗯·咕咕咕咕！”“哈哈！好大的计划啊！现在让老教授比皮·邦斯告诉你们这些小家伙，真相究竟是什么。皮埃尔知道你在撒谎，唐娜。”“哦？！！”“他可不是傻瓜。我说要说服他，是指要让他相信你爱他，让他发自内心地认为，他是第一个让你产生性冲动的男人。”

“比利，当我逐渐进入表演状态时，我亲眼目睹那个男人的生活在我眼前发生了改变。他原本只是个软弱、沮丧的老人，以为自己唯一会做的就是赚钱；是个疲惫不堪、竭力维持生计、满怀希望却又捉襟见肘的人——直到我开始演讲：‘c 哦！哦，不！皮埃尔！皮埃尔！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他的脸庞渐渐变得大胆、强悍、坚定，他的睾丸垂了下来，阴茎从藏身之处探出头来——那地方，想必是他年轻时被妻子羞辱，把勃起的阴茎赶回脑海，同时让睾丸萎缩的地方。不，布莱，这个男人没有说谎。”

“他自慰了吗，唐娜？”

“当然不是。”

c 他撒谎了。他宁愿看着你和哈妮或李-玛丽互相舔舐下体，而他自己则自慰，这已经是他四十年来乐此不疲的消遣了。在这四十年里，我曾十次目睹他与那些被他以难以置信的高薪聘为“商业顾问”的女孩们在一起——这些钱都是明码标价的，但私下里给的更是数不胜数——直到她们最终带着自己的真命天子、女同性恋朋友，或者其他什么人离开这

个国家。唐娜，我正试图向你揭示一些真相。如果你能放下自尊，你就会明白。唐娜，皮埃尔是疯了，活在谎言中的人都是疯子，昨晚你和皮埃尔在一起时，骗了自己，那你也是疯了。直到现在，你所说所做的一切都是真诚的。在昨晚之前，你其实既不算坏，也不算好。要是你是我的老婆，我早就揍你一顿。明白我的意思吗？明格斯不是皮条客。至少现在还不是。他现在也不是音乐家。但他有一点——忠于自我。你看，皮埃尔不仅仅是个嫖客或娼夫，皮埃尔是一个体系，每一个选择皮埃尔体系的男人都心知肚明，这体系里既包括他那种可以公开露面的妻子，也包括你那种既能让他爽又能榨干他钱袋的女人。所以直到昨晚，你一直在赌博。但昨晚，当你以为稳操胜券时，却在那一瞬间变成了皮埃尔那样的伪君子——就在你选择去爱皮埃尔所爱之物的那几分钟里。“是钱吗，比利？”“不，亲爱的。昨晚，你体内的恶魔为了那种金钱买不到的权力，把你的灵魂卖给了皮埃尔体内的另一个恶魔。昨晚你犯下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罪行。告诉我你没来。”“你怎么知道的，BZy？”“因为我也曾像你一样和另一个恶魔上过床。你既没想起明格斯，也没像哈尼嘱咐的那样用手指，我一听你开口就知道。昨晚你做着梦，栖身于无人之境，把世间所有的金钱、财富堆积在你脑海中那个微小角落的一间屋子里。昨晚你和皮埃尔娶了同一个邪恶的灵魂。明格斯，你明白吗？你会怎么做？证明给我看！看看这些——我这里有二十一一张一万美钞。现在去自慰。别想着任何女人甚至别想着你手心的温度。光看着这张纸射出来。连

这张纸能给你买什么都别想，因为那潜意识里就包含了一个女人。”“把你的面包留着吧，BZy。我心里很清楚。”

“瞧，唐娜，你是在玩弄自己的灵魂。皮埃尔想让你以为你已经说服了他。你以为皮埃尔会相信你对他一无所知吗？他想确保你的骗局能成为他的保护伞，确保你永远不会揭发他，确保你如此渴望得到他拥有的东西，以至于愿意活在谎言中，并说服自己那个谎言是真实的。那些人掌控着这个国家的命脉，以及其他一切资源。”——就连那个蠢货明格斯的行当，都可说是把音乐家变成了娼妓……好了，明格斯，现在告诉你怎么才能摆脱对那些有钱混蛋的看法以及乐评人对爵士乐、真正的爵士乐、还有你作品的评价的依赖。依我看，一个优秀的爵士乐手必须转行当皮条客，才能获得自由并保持灵魂的纯净。据我所知，杰利·罗尔·莫顿手下有七个姑娘，正是靠着这招，他才买来了写作和钻研的时间，顺便还把钻石镶进了牙齿里，说不定连屁眼里都镶了。他曾说：“白人啊，你们为了财富而仇恨、争斗、杀戮，我却靠上床搞定。谁更胜一筹？”这就是杰皮（JePy）和我混在一起时说的话，我也希望你效仿……现在轮到你了，唐娜·，你也是体制的产物。你或许假装或自以为和我们一样——来自街头，出身贫寒——但你的家族有钱，你真正的同情心可能在他们那边。就像看着一艘你拥有的游艇，对你而言可能意味着一件事，对我却意味着另一件事。也许你光是看着它，明白它象征着什么，就能感到兴奋；而我却必须乘上那艘游艇，去欣赏大自然的造物，才能真正享受它。在你和明格

斯、李-玛丽去纽约之前，你最好想清楚：你的传统敌人是斯蒂普，还是像皮埃尔和他妻子那样拥有这个国家的人才是你现在的真正敌人？难道我还需要告诉你，既然你站在明格斯这一边——而明格斯正是皮埃尔所维护的体制下的牺牲品——那你就等于与皮埃尔为敌？——而且现在，即便作为他的情妇或近乎无价的妾室，你也将成为其中一员皮埃尔的奴隶朱？——就像街头妓女之于最廉价的男奴工一样……朋友们，我对你们要去的地方再熟悉不过了。你们那位骄傲的表弟比利·邦斯，就是从你打算征服的拉丁美洲丛林里被派来的。我在上城区的赌博圈里掌控着大半地盘——八家正规俱乐部，四家酒店。但在黑帮火并的年代，敢跟荷兰·舒尔茨或黑手党作对的人，谁都没那么好过。哈莱姆区里，人命如草芥。有些黑人混混倒下了，查兹。你表弟达西、我，还有我们在芝加哥的两个年长兄弟，发明了“数字赌博”——这名字源自我们之前某个黑人脑子里想出的点子。那时旧金山对一个黑人骗子来说根本不值得一去，所以我第一次现身于“大苹果”纽约。你真该看看荷兰人派来抢我们“数字赌局”的人——他妈的又大又丑的大猩猩，下巴松弛，浑身長满毛。他们说德语，我给达西翻译，他却笑了起来。接着其中一只大猩猩用意大利语骂我是个“聪明黑鬼”，达西又用西班牙语给我翻译，我便笑了起来。不知怎的，这场景变得极其滑稽。试想那其中的愤怒与仇恨，感受那巨大的紧张与恐惧。我们笑得如此厉害，以至于他们吓得浑身僵硬发抖。——纯粹的憎恨，无法理解笑声。我伸手去拿文件还有一些文件，其中

一人想掏枪，却几乎动弹不得。他们全都瘫痪了。我们本可以把他们打死——两个黑人小伙子竟让“胡奥姆”们笑得停不下来！达西和我异口同声地说：“告诉达奇，你全搞定了。”我们彻底退出了。如果他们为了数据不惜杀人，那就让他们拿去吧——黑手党早就盘算着要从荷兰人手里抢走，而他却蠢得看不出来！我知道自己能在其他领域闯出一片天地，我绝不会在自己的发明里当他们的雇员。我决定完成法学院的学业，去经营自己的合法生意。我们从白人兄弟那里学到了，要把黑道赚来的钱投进专为精英阶层开设的贫民窟场所。那些通宵营业的俱乐部靠着白人名流和社会名流而兴盛，而那些“下层人士”并未受到歧视——那些曾经的奴隶们敬畏地站在一旁，看着这些富有的访客，仿佛他们是前来视察的神明。布鲁克林和布朗克斯区的犯罪率是哈莱姆区的十倍——老兄，我们自己巡逻辖区抓抢劫犯，因为我们知道这会毁了生意。但白人媒体用至今仍流传的宣传把夜生活生意赶出了哈莱姆——声称每个阴影里都藏着一个手持刀枪、随时准备强奸或抢劫白人的大块头黑鬼。那时我认识的妓女，只有报纸上读到的那些。但当我的正经生意被赶垮后，为了喘口气，我开始做起小规模的黑皮条客。还没等我真正上手，就被抓了，还被一艘浮船遣送出纽约，这彻底断送了我考取律师资格的希望。所以现在成了真正的黑皮条客——就像那个来自圣多明各的大牌花花公子一样。唯一的区别在于，他能去白宫吃晚饭。他是个好小伙，但没什么分量。我们时不时会在西班牙和世界各地碰面——我们认识一些来这儿工作的姑

娘，她们在妓院就像金矿一样，给小费就能搞定签证……这就是这套体系他们已经让我失去了很多东西，甚至想让我失去生命。但他们做不到。我有一颗头脑，它教会我无论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你也是如此，所以要么运用这份智慧，要么现在就走人。我对你的女人唐娜说话，就像对我们自己人说话一样。如果她不喜欢或不理解你打算做的一切，就一遍又一遍地向她解释，直到你们俩都清楚目标所在——哪怕是月球，哪怕是温室——都不要放弃你的想法。别跟一个只能靠猜测的女人在一起。如果她理解了却还是不愿与你同行，那就放手让她走，你继续走自己的路，因为我确信像你这样的男人若不为这场战斗做好准备，世界将被……所吞噬一群打卡上班、舔狗般的机器人……表弟，你有两件事可以帮我。如果你在音乐圈稍微有点名气了，就告诉那些黑人兄弟，有个叫比利·邦斯的黑人兄弟开创了“数字赌局”，后来却被赶走了，现在没有黑人应该再玩这个了，因为白人抢走了不属于他们的东西，还掌控着替他们经营这个赌局的帮派头目。告诉他们要么赶走那些帮派头目和老板，要么自己搞点新花样。就像我现在正在筹备的新项目，人人都爱赌博，而“数字彩”绝不是世上唯一的点子——这叫“金字塔俱乐部”。我迟早会把这事搞起来，等他们反应过来时，我早就赚了大把钞票，把钱藏在瑞士银行里了。等我推出我的游戏，他们就再也拉不到黑人去玩“数字赌局”了。你能帮我的第二件事，就是告诉每个你遇到的白人，那些专栏作家为了把白人生意留在市中心，把哈莱姆的生意控制权从黑人手中夺走，都干了

些什么。把这些新闻剪报、我的笔记，还有那些上流社会千金跟哈莱姆皮条客鬼混的照片都收好，这样当他们想对付你时，你就有足够的证据。你第一次开口时就需要这些保护。直接把它们锁进保险库，或者交给你的律师，让他们知道你掌握着这些证据。我是从街头混出来的。我深知从一无所有到身家数百万是怎样的历程。真正危险的人是那些从未从街头打拼出来的人，因为他们本质上就是懦夫，凡事都花钱解决——无论是干净的性爱还是肮脏的杀人。我敢肯定，与其面对那个必须起床去工作、打自己的仗、自己做饭的觉醒

之晨，他们宁愿自杀。去他妈的那些可恶的女人。现在他们把这一切都从你我这里买来。“比尤伊，你说你是通过函授课程学法律的。你接受过什么正规教育？”“我的履历上写着是大学毕业生，但其实那是骗过来的。当初我们从圣多明各来到美国，我还在佛罗里达和母亲住在一起时，我姐姐去了新墨西哥州一所拥有西班牙语教师的小型学院。后来，我觉得那所学校很适合我拿个学位——既远离纽约，又不太出名。我写信让她把手头的记录寄给我，结果在她的毕业证书上，我看到了“玛丽安·W·博内斯”这个名字—W代表万达，大家一直都这么叫她—我当时觉得总能想出办法。我用另一个名字给纽约的注册处写了信，说我正考虑雇佣一位在那里上学的年轻人——玛丽昂 W. Boness, Marion 这个名字拼写时带了一个 O。他们回复说该校从未有过此人。我回信说这肯定是个误会，并告诉他们 W 代表 WGiam，还提供了我妹妹在圣多明各的出生日期。随后教务处寄来的信中附有这位

名叫 Marion William Boness (Marion 拼写时带 O) 的同学的中小学档案复印件，并就这一笔误向我致歉。此时我已是一名科佩奇学院的毕业生，我的成绩毫无疑问地表明，我是康公司纽约办事处的宝贵人才。随后，我在毕业纪念册中挑出了几位我妹妹的同班同学，开始寻找并给他们打电话。我说服了第一位老同学，他不仅记得我，还见过我的家人，甚至和我姐姐约会过。后来我抽空去了趟新墨西哥州，找了几位老同学和女生聚聚，怀念往昔，并提议我们应该成立一个校友会，保持联系。我告诉他们，因为我是缺席毕业的，所以从年鉴里找不出我的信息，这让我很沮丧。我遇到的一个女孩是名叫琼的波多黎各人——她当时正在读师范——哈！我和她约会了，开着我租来的敞篷车送她回家“当她说‘就当玩玩’要带我去‘情人小径’时。我们把车停好，我刚伸手去手套箱拿烟，她就猛地靠在车门上，双膝一弯，双腿张开，动作之快让我忍不住笑出声来。”“去你妈的，BGy！”“闭嘴，亲爱的。”而这个琼正浑身发抖，咬着嘴唇说：“哦，比利，不要，你会让我怀上孩子的！我马上就要结婚了，我不能那样对我可怜的未婚夫……”于是我摘下那只灰色麂皮手套，缓缓滑过她的大腿，朝她的屁股摸去。还没等我摸到那里，她的内裤就被褪了下来。这火辣的婊子简直是个妖精。“Besame cu/<b”她呻吟着，身上不知是尿了还是高潮了，我分不清。她湿漉漉的内裤蹭过我的手背。我摸清了她的位置，便拍打她的耻骨，另一只手则伸进我的后座上放着一个怪异的夜袋，我从里面掏出我的假阳具后，便把它完全敞开着扔在那儿，然后

把这根巨大的黑色法国巨无霸假阳具狠狠地拍在她脸上、头发上和下巴底下。“我把它扔到她双腿之间，说道：‘自己操自己吧，你这性感尤物，我想看。’我的裤子和内裤瞬间褪去。我站着，尿液喷洒在她头发、脸庞和眼睛上。她变得更加狂野，撕开了自己的衬衫。于是我扯下她胸罩的前扣，尿液倾泻而下，漫过她那对又大又挺的乳房。她的乳头硬挺地颤动起来，就像一根大麻烟卷。我听见哗啦哗啦的喷溅声。这婊子正被我那根五英寸粗、十四英寸长的巨物在她屁里进进出出，它比你见过的任何小意大利萨拉米香肠都要粗大。这婊子跪着伸手去抓我的鸡巴，连同尿液一起，咕嘟咕嘟地吞进喉咙里。我甚至感觉不到牙齿，全是光滑的嘴唇和舌头。她开始哭喊：“你对我做了什么？我这辈子从未做过这些事！我发誓，在遇到那些混蛋之前，我绝不是这样的人！”她高潮了，像个男人一样喷射，把精液溅得那辆车到处都是。我一把拽起她的裙子，伸手回到床头柜里，拿出了我的巴西马鞭，我全力挥下皮鞭，割进她那又大又美、肥硕颤抖的赤裸臀肉里。她被这突如其来的冲击猛地向前一扑。我再次用尽全力抽打她的屁股。几秒钟过去了。我第三次挥下皮鞭，这次她用那蠕动的肉褶迎向我的鞭梢，我知道她已属于我。我的肉棒在她体内深处剧烈跳动，那根能撑开她的阴户、填满她的肛门、甚至能击碎她下巴的巨物，此刻正深深埋在她口中。我挥动皮鞭，在她那疯狂颤抖、扭动、滚烫的嘴唇上，快速而用力地抽打二十或三十下……你以为我会放过那个美丽的怪胎？这辈子绝无可能！

“你这个海滩上的混蛋！要是你敢抛弃我，我非割了你的蛋不可！是谁教我的，比利？——你才是怪胎！”

“亲爱的，我说过我爱你。”

“是啊！我可没逼你带我去纽约！明格斯，这十年里，我都是他的女人。他现在抽我，听起来很可怕。如果我知道他今晚那样做，我会跟他上床吗？我才不会呢。他打不打我，全看我的心情——我得有那个兴致。这些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他一年也就干那两三次——别提了！哎哟哟！

“总之，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回到刚才的话题吧。明格斯，我不是想用我对黑道那套的了解来给你留印象。但我希望你知道自己要涉足的是什么，因为要是你被抓了，他们会比对付卡彭还狠，毕竟你和我一样是黑人，还带白人姑娘。住在曼哈顿东区，就算你没钱，他们也会觉得你有钱。别跟皮条客混，不管黑的还是白的。你会被贴上标签。白人皮条客很嫉妒。他们会向警察告发你，或者向某个街区混混告发，那些混混可能觉得你蠢到会给钱打点。我教过你一个应对这种情况的好办法。有个大块头——个头跟我差不多但体重是我两倍——在市中心人潮拥挤的地方围着我，想对我施压，结果他直接冲上来揍我。我戴上眼镜，正喊着“耶平”求救，每当他朝我逼近时，我就用报纸——像这样卷起来，看见了吗？——朝他猛拍过去。周围的妇女们恳求他：“放过这人吧！他没伤害你！”不知怎么的，他突然跌倒在两辆停着的车之间。我走开，把报纸扔了，又去街对面的报摊买了一份，照样把它卷起来。然后我又走回去。人们对警察说些“他头撞到

了保险杠上”之类的话，还有人说“活该——那个大块头袭击了那个人！”救护车来了。警方记录了姓名等信息。我腋下夹着那份无辜的小报纸。我找了十个证人，然后拐过街角，径直走过垃圾桶里那份沾满血迹的旧报纸。来，你读读看。“哎哟！该死！我的脚！里面有一根铅管！”“哈哈！ChoPy，这就是关注时事的优势……对了，你几天后就要去纽约了。要是皮埃尔发现是Honey给他介绍了一个半黑不白的黑人贝斯手多娜，他肯定不希望那笔大钱落到你手里。他可能会派人盯上她几周，所以暂时别跟她一起露面。别从一个公寓打电话到另一个，用公用电话，小心点总没错。我可以帮你搞到一些靠谱的联系入，但只要唐娜跟皮埃尔在一起，你就别无所求。查兹，你最好先在酒店住几周，或者干脆让他们先去纽约，你再跟上。让皮埃尔见到李-玛丽和唐娜，就说她正和你住在一起，等着表哥查尔斯来。我敢打赌他会想让你勾引她。如果他真这么做了，那就完了。到时候你就拿到了他的内裤和袜子，乔利。白人约翰最大的兴奋点就是看一个白皮肤的女人和一个黑皮肤的女人亲吻，互相摩擦私处。然后他们还想看一个黑人男人爱抚他们的白人女人，喘着粗气，仿佛他最大的梦想成真了，而她们则在自慰。

“明格斯，这就是我喜欢你的《BiPy Bones》的地方。他谈论性爱艺术时真是妙笔生花。”

“哎，他刚取消了我们的行程。”

“为什么，乔利？”

“别瞎看，比利——我绝不会在敌人营地前给敌人的营

地看。”

“那去找别人吧。让玛玛·古斯派个白姑娘过来，再叫我去——要是他看见我上他的女人，他准会气死。她们就爱看老派南方小伙干那事，一边干一边惊慌地东张西望，生怕白人随时会把他吊死。在南方，他们这么干已经好多年了，就为了找乐子。白人会问：‘你硬了吗，黑鬼？’山姆就得回答：‘不，先生。’“那你为什么没硬起来，黑鬼？我们的白人女人不比你们那些黑得像泥一样的女人们漂亮吗？”“是的，先生！但我没硬起来，因为我没在看。”“那你怎知道她们漂亮，黑鬼？”“因为我妈看了一眼，跟我说她们漂亮。现在我能走了吗，先生，求您了？”“放那黑鬼走吧，这小子挺听话。就是别把你的小弟弟插进任何白人屁里。”“是，老板！”……“行了吧，ChoPy？”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比利，但我可没那种东西那种事，我可不干。”

“好了，姑娘们，赶紧收拾行李。乔利会留在这里陪我和哈妮，直到你们安顿好，和皮埃尔一切就绪。”

“唐娜，你在给那套公寓添置家具的时候，别忘了在另一处也配上一架斯坦威三角钢琴和一架好点的立式钢琴。”

“是的，查尔斯老爷。”“嘿，亲爱的！明格斯，过来这边！查尔斯！”“波特，别叫出租车，我的妻子们来接我了。”“c什么，先生？”

“在那边——那辆车。”

“嘿！抱紧我们，爸爸！”“我们好想你——好爱你，好爱

你！”“我也想你们俩了。你们就像一场美妙的梦，仿佛全宇宙最绝美的佳丽都聚集在一起参加选美比赛“是啊，对吧？这位是我们的司机珀西。这位是明格斯先生明格斯先生。”“嗨，珀西——评委们看不见。通过一个声音在“云端”传来一条消息：“明格斯先生请上前领奖！查兹·明格斯，你将李-玛丽和唐娜这对完美的对立面，融合成了一段理想的爱情。我们授予你一等奖，以表彰你创造了‘博纳伊·李’——这将作为她们的名字！”“哈哈！我们的查尔斯还是老样子，疯疯癫癫的，对吧，唐娜？”“是啊，我们的亲爱的丈夫就是这样。车里东西都带齐了吗？走吧，珀西。”“但为什么唐娜的名字排在前面——为什么不叫莉唐娜呢？”“哦，别说了——我才应该吃醋呢——查尔斯和我本来要结婚的，结果你横插一脚！不过现在我更喜欢这样了。我甚至可能为我们所有人想出了个主意。查尔斯，我们得告诉你一件事——

——昨晚我们试着做爱了。李-玛丽爱我，我跟她亲热了，我们尝试了所有方式。我们渐渐喝高了，我喝伏特加，她喝苏格兰威士忌。完全没喝醉。我们总听到公寓里传来以前从未听过的声响。灯光昏暗。接着，我们开始觉得你真的就在我们身边，说着“等等，宝贝们，等老明一下——”，突然一道奇怪的光芒在地板上闪过。那像是一个发着蓝光的肥皂泡，我们俩都看见泡里有一张小小的脸。那张脸看起来像你，只是眼睛的位置被十字架或加号取代了！李-玛丽吓坏了，我也一样，但我们以为那可能是烛光的倒影。我们凑近去看，发现泡里现在有两张脸——我的和她的。它们慢慢地合在一

起，又化作了一个——那是我们从未见过的面孔，仿佛男女合二为一，我们分不清究竟是男是女。接着你的脸又出现了，这次你的眼睛是闭着的。我不清楚李-玛丽当时如何，但我开始向上帝或某位神明祈求宽恕。我们冲向电灯开关，各自按下了按钮——咔嚓！就在同一瞬间，但灯光并没有吓跑那个气泡。它先是泛起黄光、绿光、紫光，中心亮如水晶球，随后逐渐黯淡下

来，像个微小的彩色气球般在地板上噼啪作响地滑行。

我们动弹不得——我屏住呼吸，祈求燃烧的蜡烛，求它们为了基督的缘故继续为我燃烧……“明格斯，求求你，别再当女巫了！”“你为什么不出去买个捕鼠器呢？”“哦，明格斯，一只长着两张脸的老鼠？”“然后它就‘噗’地一声，毫无声息地消失了！”“不，是伴随着‘砰’的一声。”“我没听到那个声音，李-玛丽。”“我听到了。”“哎呀，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唐娜莉。但昨晚我睡不着，老是陷入那种莫名其妙的短暂小睡中。所以我只能躺在那里，想着我是多么爱你们俩。就在那时，我决定把你们看作一个人——这样我就能在脑海中同时看见你们两个了。”“唐娜！我就跟你说过是他的眼睛！大小和形状就像一颗又大又黑的葡萄，只是晶莹剔透，而且我发誓它还发出了声音。就像把新鲜的苏打水倒入大玻璃杯里，气泡在冰块周围噼啪作响，但声音大约要响十倍。”“爸爸，别这样吓我们。下次要么发张你的照片过来，要么就别来了。不过我希望这件事发生在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有一天，我们要举行一场降神会，或者试着用灵板试试。”唐娜和李-玛丽

带我的儿子去了七十五街的那栋房子，并带他参观了自己的私人住所，那里完全正如唐娜所描述的那样——一间位于底层的一室公寓，配有酒吧、游戏室、花园，还有一架三角钢琴。她们让他独自休息，自己则上楼去了，还调皮地承诺稍后会有“一个大惊喜”。他收拾好行李，冲了个澡换了衣服，试着弹了会儿钢琴，漫无目的地弹了一会儿，心里感到很开心。然后他穿上那件黑色的巴宝莉大衣——当初买它就是因为它和比皮的一模一样——出门去寻找中央公园，结果发现那里离这里不过几码之遥。他在这个地方进行了第一次散步，而这里在他未来的纽约岁月里，将成为他的避风港和逃离现实的去处。唐娜莉讲过的那个故事一直萦绕在他心头。他相信那是一次真实的经历，而且自己以某种无法解释的方式身临其境，他对此念念不忘。我向来都能催眠别人。即便在我迷失了上帝的时候，我也能用音乐催眠——他们会尖叫着冲下过道，从看台上跳下来。就像我和汉普在一起的时候那样。他尝到了这种力量的滋味也是。借助音乐固然容易，但我相信即使没有音乐，他也能掌控那样的群众。当然，我们远不及耶稣基督，甚至比不上佛陀或阿蒙霍特普。斯瓦米·维韦卡南达才算与我同级，而我本赛季甚至都没入选球队。但我知道，我天生就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我该重新审视其中的风险。这双手，是否配得上这份天赋？我见过的那些事已足够让我心生恐惧。比如有次乐队里有人想抽烟，汉普却拒绝了。就在台上——我连看他的眼神都和往常一样——我集中精神锁定他，绝不放过他。现在你该不会告诉我，乐队没能

打起劲是因为我弹得差，就因为我弹贝斯吧？并非如此。其实我当时弹得更好。即便有电吉他音箱、巴克纳的钢琴、震耳的鼓声和开阔的铜管声部，我的琴声依然清晰地穿透到了汉普耳中。他走到我跟前，说了句类似“放松点，盖茨，别那么紧绷。“你和我是一体的。”他笑着，用鼓棒轻敲，尽显表演家风范。我没说话，只是在思考。随后汉普说：“你是我见过最古怪的家伙，站在那儿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却把你的想法通过整个乐队传进了我的脑海。行，行，我懂你了。莫里斯·莱恩拿走那一百美元吧。”于是我意识到自己拥有这种必要时可以动用的能力，并开始培养它。这种能力一直都在，但现在我清楚了自己的立场，它正变得更加强大。我好奇自己能否催眠全世界的妓女，让她们赤身裸体冲上街头，强奸所有在场的男人！她们的淫荡将侵入我们领导人的家中——那些企图征服世界或毁灭世界的疯子，而他们的妻子同样是被人遗忘的女人。我要让这种力量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俄罗斯的女人、法国的、德国的、日本的——警察根本抓不过来，就连女警也会加入其中。然后，当我那些被催眠的女人扑向政府首脑时，全世界都会明白自己身处何地——那就是希特勒只有在狂热的人群或他的女伴埃娃高喊“希特勒万岁！”时才能勃起；那个拿破仑是个同性恋，墨索里尼则是 M6-plus 的瘾君子。戈林是个全天候吸食 H16 石的瘾君子。国王和王室成员沉迷于变态行为和吸食可卡因，却因穷人做了他们自己十倍的事情而将他们逮捕。是时候认清我们的领袖了——正是他们将我们引向死亡，只为逃避现实。

娼妇们，剥光领袖们的衣服！就在今天！遍及全世界！若他们逃跑，就割下他们本该长着乳房的地方。拯救这病态的世界吧，哦，你们这些无价的娼妇！“亲爱的查尔斯，你去哪儿了？——你突然消失了！”“在公园里散步，宝贝。”“惊喜！惊喜！”(c)怎么回事？嘿，李-玛丽，你怎么不告诉我？“这些都是谁啊？”“这可是为你准备的盛会，老爸，我们把你想见的人都请来了，全镇的人都要来。这位是泰迪·科恩。这位是查尔斯·明格斯。”“没错！明格斯，我听说过你，让我来和你跳支舞！”“嘿，泰迪，一大早就见到你真好！”“老兄，你太厉害了，这地方真棒！你这派对风格真到位，瞧瞧你家的李-玛丽——真美！哇！哇！那位是伊蕾夫吗？”“那是唐娜。”“查理，给我介绍个对象？”“不行，泰迪。”“哦，我明白了。哇！天哪！明格斯，看看她旁边那个女人的屁股！瞧瞧那对胸！那个高个子的，挺优雅的——那是谁，李-玛丽？”“她叫简·安德森，另一个是她的室友——她们是大学生。两人都住在帕克街附近。阿彭·伊格尔在哪儿？他想见查尔斯。”“伊格？我在瓦茨听说过他。我喜欢他吹奏次中音萨克斯的方式。”“瓦茨到底在哪儿？”“你没听说过加利福尼亚州的瓦茨吗？”“抱歉，明格斯，我是苹果城人——这可是世界上最棒的城市。你注意到空气有多污浊了吗？哈德逊河、东河、哈莱姆河，全都塞满了肮脏的污水，简直是粪便构成的美丽湖泊。想想看，外面有多少粪便！一千五百万人去上厕所。避孕套、旧避孕膜、堕胎产物，全都冲进了马桶。我从船上就能看到这一切。有时候我的舵卡住了，我就得下去修理。砰！全堵死了。那些

老混蛋。卫生巾。避孕套。死猫。死狗。垃圾。他们不要的东西，冲一冲，哗地一声，全倒进河里！还有空气！呜哇！呼！哇！没错，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所以你是瓦茨人，查尔斯·明格斯。李-玛丽也是那儿的吗？”“是啊，就在那附近，泰迪·科恩。”“对了，我改名了。科恩这个名字行不通了——带着科恩这样的名字，我根本没法跟这些俱乐部抗衡。叫我‘泽迪·查尔斯’吧。”“哦，我要吸大麻了。”“不，只是别再挨饿了。我想攒够钱，这样我就能葬在自己选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把你关的地方。嘿，那个叫简的孩子——不管她叫什么名字——正朝这边走来！”“跟她们在一起的那个油滑家伙是谁？”

“他是个前演说家，一个失业的演员，经营着一家脱衣舞“在 ViPage 里找了个搭档。等会儿你听听这家伙的台词。这些妹子肯定很有钱。光看他那副饥渴的表情我就知道。”“嘿，泰迪。我以前见过这人，但就是想起来……”“这是查尔斯·明格斯——这是他的公寓。明格斯，来见见约翰尼·克雷恩。”“啊，对。这两位年轻女士是你的粉丝。简，你说得对，是查理·明格斯。简·安德森。”“明格斯先生，我非常喜欢您的音乐。这位是我的室友，戴安娜·泰勒。”“嘿，查尔斯，我也认出你了。”“我其实不是明格斯，我是假扮萨夫兰斯基的佩蒂福德。”“简，你是在哪里听我演奏的？”“去年在巴黎。”“不，你没听过。我当时不在那儿。”“我在迪斯科舞厅听过你的唱片。还在爵士乐刊物上见过你的照片。”“唉，除非我掏钱买单，或者找个乐评人兼任我的经纪人，否则我在这儿是不会走红的。事实上，一个贝斯手完全可以抄袭我的风格，当着我的

面演奏，如果他是白人，他靠我的创意肯定会发大财。他可能是个好人，但我没法像他那样赚钱，因为我知道他在蚕食我的饭碗。”“别这么酸，查尔斯。”“嫉妒？像你这样的孩子怎么可能懂这些，简？”“不管怎样，我确实了解你的作品，而且我喜欢你的作曲风格。”——我最喜欢的是《启示录》。有一次，我听过一盘交响诗的录音带，里面有你朗诵的《死亡的寒意》。是大卫·布鲁克曼放给我听的。“宝贝，真希望那盘带子是我自己拥有的。”“女士们，请原谅，我得带明格斯出去一会儿，我们马上回来……明格斯，那个叫简的姑娘怎么样，你注意到了吗？”“注意到了什么，泰迪？”“你看看。”“我正看着呢。”“你喜欢她，对吧？”“哎，泰迪，怎么了？”“WeP，我心里觉得简就是——一个白人版的李-玛丽！你没看出来吗？你肯定看出来了！”“等等，老兄。李-玛丽可是我老婆。”“别生气，老兄。”“你这是在戳我的痛处啊。”“行吧，但你不是有四个女朋友吗？我看到那个唐娜看你的眼神了。她是你

的小三、女友、老婆，对吧？”“唐娜，过来！这是泰迪·查尔斯。他说你是我的老婆，因为他看见你盯着我看。”“我不能看看属于我的东西吗？爸爸，是时候让你见见aP了。泰迪，你来介绍一下他好吗？”“很乐意。女士们、先生们，我想向我们的贵宾致敬——为爵士乐界最伟大的贝斯手之一干杯——查尔斯·明格斯！”“嘘，泰迪·查尔斯！明格斯是个作曲家，而且是非常出色的作曲家。大多数人根本不了解真正的明格斯音乐。问问我的朋友戴安娜——我们在学校的音乐课上演奏了《启示录》，教授还以为那是某位他忘了名字的

古典作曲家的作品呢！”“唐娜，你要去哪儿？唐娜，等等……这有什么怎么了？”“该死，明格斯，我不喜欢她！”“唐娜！坐下。别动。就这么坐着。唐娜，你该不会是……吧？”“嘿，明格斯。”“嘿！你是艾伦·伊格——你真会弹，我超爱你！”“我也喜欢你，混蛋。这位是塞隆尼厄斯·蒙克。”“是啊，是我”“我只是过来看看，让派对气氛更纯正，别全是白人。”“谢了，T……噢，你不是‘小劳伦斯’吗？”“很高兴见到你，明格斯。欢迎来到纽约？”“瞧，蒙克已经在跳舞了，在宝宝面前卖弄劳伦斯！”“我是来自7tfefronoitie的乌拉诺夫。欢迎来到这座城市。”“谢谢您来，乌拉诺夫先生。”“这位是我们的特稿编辑，比尔·科斯。”“嗨，比尔。——我读过你写的一些唱片内页解说。”“你好，明格斯。我是鲍比·格拉登，这位是安乔维斯。”“查尔斯。”“怎么了，李-玛丽？”“我们能单独待一会儿吗？”“现在不行，宝贝——等会儿吧。”“明格斯，这房子里有地方能放松一下吗？戴安娜说她累了，想躺下休息。说实话，我觉得只要我对她和她朋友稍微收敛一点，说不定能搞点小动作。也许我们都能——莉-玛丽、唐娜，你知道的，来个小聚会。就算什么都不做，我也想看看。”“我可不这么认为，泰迪。特别是我的两个女儿。你哪来的这种想法？而且简和戴安娜看起来也不像那种人。”“哇哦！哇哦！那些女子学校里可真够寂寞的。要是能和那些受过教育的淑女们一起开个派对，那该多好啊！”“泰迪，你对美国女性的看法比我还低俗。难道这些荡妇在我面前装出矜持的样子，却在你面前赤裸裸地展现自己？”“嘛，有的有，有的没。”“爸爸，这是我们私人

电梯的钥匙。我想让你上来一会儿，有件要事要跟你说。二楼平台。”“马上就来，唐娜。”“哇哦，唐娜，这可真够呛！这张黄铜床看起来大得足以办个派对！哇哦！哎，不过嘛，我想让一个来自瓦茨区的男人晕头转向，大概也用不了多少功夫。”“明格斯，听着。你知道我们都在你这边，李-玛丽和我。我们爱你。所以我才让李-玛丽去告诉那个你昨晚在一起的女孩，说你正在这儿等着她。我要你干她，狠狠地干她，然后在她脸上嘲笑她，因为我不喜欢那个婊子。把你的漂亮黑屌插进她那处女的屁股里——吸吮她那对大乳房——尽情享受吧。这就是我们送给你的礼物。如果你不这么做，我就离开你。因为如果你今晚不干她，你迟早会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干她，到时候我们之间那份真诚就会消失，就像世上其他人一样。”“哎呀——谢谢你，唐娜，但你完全搞错了。我……哦，对不起——我以为……”“没关系，进来吧，简，我们正等着你。我是唐娜。我注意到你已经见过查尔斯了。你最好小心点，他是个恶棍。他会强奸人。明格斯先生，你为什么要站起来？简肯定见过男人躺着的样子——可能是她哥哥，也可能是她父亲。那么，简，你进来吗？”“嗯，如果……”“哎哟，坐下吧，姑娘，你太明显了！我要走了。明格斯，出来一下……明格斯，别像爱我或李-玛丽那样爱她，听见没？要是你敢，我会在楼下“感觉得到”，然后冲上来把这些门踹开！泰迪！你在这儿干什么？”“c哇哦！哇哦！我这儿有个叫戴安娜的困倦姑娘。“我们往哪走？”“随便选个房间——除了这个，明格斯在那儿忙着。再见，爸爸，我要回去当女主人。记住

我说的。

“我爱你，唐娜。”

“我好爱你，明格斯。”“筒！喂，醒醒！你睡着了吗？”

“哦，抱歉！大概是我有点飘了。我们怎么会在这里？”“如果你飘了，咱们回

楼下喝杯咖啡吧。”

“我其实没怎么飘。我想喝点勃艮第起泡酒。”

<我来点。这里有一部带按键的电话。

“别开灯，明格斯。”

“喂？是酒吧吗？请把一瓶起泡勃艮第酒送到二楼，就是那扇双开门那里。”

“天花板上和那些镜子里摇曳的烛光，不是很美吗？这看起来就像乔治五世酒店的皇家套房……明格斯？”

“哦……你的东西，让我来拿。这里有个衣架。”

“哦，你那安静、如此温柔的手，明格斯……你那充满音乐感的触感。是的，用你的手指抚摸我的脸。嗯……就是这样。嗯哼！……就是这样……你要去哪儿？”

“去淋浴。‘进来吧。今年这个时候，这可比午夜游泳强多了。咚咚。

“是服务员，先生，您点过酒吗？”

“就放在那儿吧。”“好的，先生。”

“哦哦哦，明格斯，蒸汽太大了，我看不清，你？哦！你剩下的部分在哪里？”

“感受一下，宝贝。进来吧。我感受你，你也感受我。“对！

噢，简宝贝！”

“明格斯，别伤害我。”

“那不可能。哦，简——这世上最美妙、最温柔的……”

“哦，这感觉真好，但是——不——别弄疼我”“只是让你放松一下，宝贝，让自然顺其发展。”“保证不疼吗？”“只有舒服的。再靠近点，宝贝，就在这里。肥皂在哪儿？对，把头往后仰，靠在我肩膀上。”“给我打肥皂，洗洗这里！哦哦哦，我肚子有点痒……”“是不是有人在猛敲门？”“是啊……是谁？你想要什么？”“是我，泰迪！让我进去！”“什么？老兄，你疯了！”“外面托盘上放着什么？有吃的。我们饿了。”“随便吃，但别碰红酒。再见，泰迪。”“嘿，太棒了！三文鱼、火腿、鱼子酱……明格斯！哇哦！哇！里面是海豹还是什么东西？”“再见啦，泰迪！……你还好吗，宝贝？”“不疼，明格斯。我感觉浑身放松，很舒服。”“到我这儿来。把肥皂冲掉。现在转过身来。”“哦哦，抱紧我！但这件泳衣从来都不合身，明格斯——你会把我掐死了！”“来吧。拿几条大毛巾盖在床上。啊……能这样舒展身体，仿佛世上再没有哪个男人能伤害任何人……真舒服……”“简……你多大了？”

“太晚了，明格斯，你早该在四十五分钟前问的。我已经足够成熟，知道该怎么做，而且这比我身边发生过的任何事都好。别把我带到这一步后又开始内疚。我早就料到会是这样，早在十八岁之前。我现在二十岁了。这有什么大不了的？”“该死！不知道是谁打到这儿来了……，是吗？”“喂。爸爸，你听得到吗？我是唐娜。希望我没打扰到你了？”“嗯，宝

贝。楼下那是什么动静？”

“蒙克和小劳伦斯正在比舞呢。”

“我听出小劳伦斯的声音了——他踩每一下地板时，那声音都像乐谱上的音符一样。”皮埃尔刚打来电话。说他觉得寂寞，真够讽刺的吧？我要去另一家店了。我会设法甩掉他——我打算垫上沾了番茄酱的 Kotex 卫生巾，如果他不像我认识的某些嫖客那样，他大概会早点回家。如果能甩掉他，你稍后要不要来 Trader Vic's 跟我汇合？”

“还记得比利说过的事吗，说我们不能被看到在一起。”那现在没关系了。皮埃

尔见过李-玛丽。他以为她是是我的，而你才是那个傻瓜。”“哈哈！看啊，唐娜，我得找辆车送这位女士送回家。”法拉利就在门外。”

“哦，是啊，迈尔斯有一辆那种法拉利。”

“老爸，如果你连名字都念不出来，我怀疑你开不来那车。坐凯迪帕克去吧，司机在等着。如果你把楼上那个装腔作势的小贱人搞完了，就下来陪陪其他客人。我待会儿再联系你，亲爱的。”“待会儿见，唐娜……简，宝贝，慢慢换衣服，我会在楼下等你。”“泰迪，玩得开心吗？”“没什么，兄弟，真的没什么。我得回派对去了。刚才我好不容易把她哄得心花怒放，结果她却突然睡着了。唉！我认识的妹子多的是，为什么偏偏要跟这种人搭上？真恶心！”“泰迪，我听见你在外面了，这说话方式合适吗？快进来！我现在完全清醒了。”“泰迪，我不想扫兴，但姑娘们今晚得回回学校了。”“什么？天哪！

偏偏就在她刚睡醒的时候？”“简说他们下周末就会回来。”

“哦，天哪，对，下周就是了。”

“那我下去转转，然后我们带姑娘们去大中央车站，不管那儿在哪儿。你最好把戴安娜叫醒。”

“嘿，科尔曼·霍金斯！你什么时候来的？”“有一会儿了。听说你来了，这事

我怎么可能错过！”“你这儿可真有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这水牛肉是从哪儿弄来的？沃茨那边是在大开杀戒吗？……那是罗伊·埃尔德里奇。嗨，罗伊！”

“怎么了，比恩？”

“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加州小子，乔利·明格斯。你知道吗，你那哥们塔图姆刚才路过，我告诉他你在这儿。他笑了，说你该把那股劲儿都花在音乐上。”

“你是说塔图姆要来？！天哪！咱们去哪儿把耳朵清理一下吧。看那边那架钢琴，我知道他肯定会弹上几首的。”

“我就知道。除了迪兹从后面走过来掐屁股，还能有谁呢。”

“你好啊，明格斯。”“伯德！雅德伯德！”明格斯，见到你真好。我刚才还跟迈尔斯聊过，问过你为什么没早点来。”

“哦，我还没准备好，伯德，只是来串门。打算过来听听你们这帮家伙的演奏。”“随时欢迎

你坐下，明格斯。”

“等我听听你们在搞什么就来。”

“明格斯，是谁请来这么多白人的？”“

大概是我那位白人老伴吧，迪兹。”

“我看那边全是乐评人。”

“老兄，那儿全是人才，你不觉得吗？我看到莱昂纳德·费瑟，他是钢琴手。还有比尔·科斯和吉恩·里斯——听说他们会唱歌。巴里·乌拉诺夫肯定在打鼓，或者什么的，懂吧，就是那种‘tfeffronoitie’的节奏。马丁·威廉姆斯什么都能弹，光看他写的乐谱我就知道。让马歇尔·斯特恩斯弹贝斯，惠特尼·巴皮特负责配乐，约翰·威尔逊来指挥。让那些其他年轻有为的乐评人都去跳舞吧。你愿意为《阿姆斯特丹新闻》写篇关于这场演出的乐评吗？”“我特别想听吉恩·李斯唱歌。卡巴德加·杜吉！唱吧，吉恩·李斯！就在纽约市的舞台上，这样我就能去参加你的盛大开幕式，然后在后台夸夸你，懂吗？”“谢天谢地你没让他现在就唱，因为阿特来了。嘿，阿特！”哦哦！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上帝驾到。当阿特·塔图姆走过时，请跪下。这就是法茨·沃珀说的，明格斯。“是啊，有个白人听见法茨这么说的。他们总是听错话。法茨当时说的是：‘天哪，阿特·塔图姆来了！’法茨的手也不灵光。他才不会把阿特叫成‘上帝’呢。”“为什么不行？阿特肯定跟那位大人物有亲戚关系。”“是啊，伯德，但有关系并不代表他就是‘那位’。不过，他那弹琴最厉害的儿子正朝这边走来呢。还记得《新约》里那个在耶稣受难后出现的园丁吗？在这个世纪，园丁就是钢琴家……嘿，阿特！”“明格斯，你那边怎么样？小子，你能即兴演奏吗？”“行啊，阿特，但我今晚还是想听听，以后作参考。”

听说这边的听众都很专注……伯德正吹着他的小号了。”“来吧，伯德，让我们看看你今晚有什么要说的！”“《情人》。一、二、一、二、三、四……”“该死，迪兹！你这辈子听过这么离谱的事吗？！阿特用左手即兴独奏为伯德伴奏，一边用右手演奏对位旋律，，同时不知怎么的还保持着行进节奏。伯德现在停下来了，瞧他那张圆圆的脸正冲着阿特笑。哎哟。阿特抬头一看。伯德要上场了。阿特还没给他伴奏呢。好像没在拖伯德的后腿。听听那帮混蛋。瞧那边那些乐评人还在互相交谈。根本没听见什么。”

“就像有一次杜克和阿特在‘鸟巢’隔壁的场子对演。他们拼了命地演奏——这本该登上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结果，那篇唯一的乐评却拿那位古巴贝斯手听起来滑稽的名字开起了玩笑。”“来吧，伯德！干掉他们，阿特！老兄，伯德肯定在那儿藏

着另一支萨克斯，还多长了两只手。肯定有。听听那宏大的音色！就像两只猫在齐奏一样。”“是啊，霍克，那气势就像你的演奏一样磅礴。”“听，那儿——一群小鸟在高空啾啾、歌唱、振翅飞翔！听见了吗，明格斯？啾啦啦啦！听见它们飞下来了吗？”“是啊，迪兹，那百万只鸟儿的声音让我想起了我出生那天听到的音乐！”“你嗨了吗，明格斯？”“没有，为什么？”“那你可千万别嗨，不然你会离开这个地球的！哈哈！”“太棒了，伯德！太棒了，阿特！这简直是在让那些外行闭嘴！太过分了！天哪！简直太他妈过分了！太棒了！老天，老天！现在他们完蛋了。看那些乐评人，眨着眼睛拍着手，

装作一直在听的样子。而且伯德走下台时还在演奏！”哈哈！舒格去水牛城啦！哈哈！呵呵！”“查尔斯……”“怎么了，简宝贝？抱歉，各位兄弟。”“不用，明格斯你先走——戴安娜和我回家收拾行李，就在拐角处。你准备好了就过来。”“好的，宝贝。”“明，她是不是和旧金山那个一样？她的头发是不是和她头顶一样吗？”“行吧老兄，够了，你懂了。”“明格斯？”“怎么了，李-玛丽？”“你能来图书馆一下吗？”“当然。抱歉，迪兹……霍克……回头见……怎么了，宝贝？”“唐娜刚打来电话。皮埃尔今晚安排了特别的活动。只有唐娜和我，没有你。真抱歉。这本来是你的欢迎派对——我们三个人本该在一起的。一切都太让人困惑了——我该怎么办？”“做什么？ReJax。一切都很好。做你想去做你想做的事。”“可是明格斯——我不想离开。我爱你。”“我不觉得你是这样，李-玛丽，你只是迷恋一个念头。直到你离开旧金山后，我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对你、对唐娜以及对我自己造成了什么影响。听着比利那番大言不惭的说辞，简直像个圣人似的，我开始起疑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查尔斯。”“这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全都是装模作样。我衬衫口袋里的这笔钱？一万九千七百九十八美元。这不是借的——比菲给我的，他们还给你和唐娜买了衣服。为什么？因为布莱和我关系亲密得像家人一样？我不再这么想了。是因为他想要在自己乘坐的那趟火车上有人作伴。我小时候曾因摔倒而昏迷。有个男孩躺在地上流血。我就是那个孩子，却不是那个孩子。我是在同一个房间里的另一个人，可家人却看不见

我。我仿佛是位与时光同在的智者。究竟是任由那个男孩躺在那里，自己走向无限，还是将我的意识重新注入他的身体，全凭我一念之间。“现在，我能像那天一样清晰地看见你和周围的一切——那天我清楚人们要去哪里，可以凭意念置身于那里，或者坐在他们的车旁，而他们却看不见我。”“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懂的。”“电话，夫人。是唐娜小姐。”“我来接！”“好的，先生。”“嘿，唐娜，她不来了。是啊，她跟我说过了，你可以告诉他她没空——她走了，就这么走了，亲爱的。告诉他，如果他非要去哈莱姆找，就让他自己去吧。”“对不起，但我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插手这件事，你们俩都得走人。还好她还没闹出那场面。”“今晚或者任何大笔钱到手的夜晚，从今往后都不会困扰我们……你说爱，唐娜？我祈求上帝，希望在为时已晚之前，我还能收获爱。你能离开他吗？……是的，她现在和我在一起，但她不会来，我跟你说过了……好的，稍等。”“嘿，唐娜。嗯……嗯。嗯，我会。”“李-玛丽，别走！你不是娼妇。你骗了我，那天晚上你来找我时，我在恍惚中亲眼看见了。”“是的，唐娜，他现在正自怨自艾，但过会儿就会好起来的。是的，大概二十分钟后。没关系——他知道我们爱他。再见……我可以走了吗，查尔斯？告诉我我可以走。因为我要走了。”“为什么？为什么？这已经不是为了我了——我也不让你去！”“好吧，那就说说你的音乐吧。如果打卡上班会让你远离音乐，那你宁愿为此死去。”“我现在不这么想了。和那些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生活在一起，我能在音乐上表达更多——有更多值得书写的东西。”“既然芭芭拉和

她父母都希望你去工作，那你为什么不去呢？”“那时候中断学业还为时过早。我当时根本那段时光。”“明格斯，音乐是无法随时停下来的。我曾经能演奏大提琴协奏曲——现在却连音准都勉强维持。”“李-玛丽，你当初练习只是因为父母逼你，一有机会就立刻停了下来，就像我的姐妹们一样。如果当初花在她们身上的钱，能用来给我请个好老师，我五岁的时候就成名了。”“我可不是什么天才，明格斯。”“你并没有刻意去当。也许我就是。再也没有人能阻止我了。我现在掌握了技巧，通过练习，我的思维能够以同样甚至更好的效果进行思考，就像我花了无数小时钻研一样。现在我无论做什么——在邮局还是其他任何地方——都能在脑海中进行练习。唯一会受影响的，就是耐力和手掌的粗糙程度。”“天才！你想听掌声吗？”“我想知道你和唐娜为什么要让我变得像贝利·邦斯那样有钱。这天赋可不能浪费在当皮条客上。”“行吧，傻瓜。我可没你那么厉害。”“事情变得越来越离谱了，宝贝。”“我撑不住了。我太早爱上了你。我以前也以为自己爱音乐。我不明白，我无法把音乐置于人之上。你能做到。我是你的娼妇，你爱不爱都由不得我。你让我变得离不开你，因为我一直顺从你的意愿。来，让我碰碰你。这玩意儿有成千上万个，但当我躺下时，我只想让这个进入我的身体，而你最好就在后面。除了拉格斯，我从未想过要爱别人，因为他长得像你。但他不是你，否则我早就去他那儿了。”“你说你爱我，李-玛丽，却能把这个送给另一个男人——我的敌人，那个恨我的人？”“哦哦哦！明格斯先生，你真聪明。真狡猾！真下流！而

且今晚好冷。你……tvanf……nnrtre>! 好吧。是因为我跟你一样。就像你和简在一起时那样，是个自由的爱人，而我不想承认那才是我最自然的感觉。某种东西让我感到沮丧、罪恶、迷失，怀疑这会毁了我的灵魂。但如果你告诉我，我因为肉欲，因为以我所有的方式爱着你和唐娜而失去了灵魂，而你却因为刚结束关系的那个女孩不收钱而没犯下罪过，那么我就迷失了，而且乐在其中。在地狱里——无论它在哪里——上下都有许多同伴!”李-玛丽，是你在当女巫，不是我。你才是那个拥有灵魂的人。”我不是在开玩笑，明格斯。你评判他人，只要他们犯了和你一样的罪却稍有偏差，就把他们打入地狱——比如活在通奸之中，但只要拿了区区一毛钱，你就注定完蛋! 你以为我已经失去了灵魂，而你的灵魂才刚刚开始生长。这种压力过去是，现在依然太大了。为了和你在一起，我必须做出选择，而我也确实这么做了。现在我真的想攒下尽可能多的钱——如果能做到的话，像 BiPy 那样赚上几百万。那样或许我就能买通一切，带你逃离这里，去欧洲，或者任何地方都行。我想要你，宝贝，哪怕必须和唐娜、简还有简的那个女人在一起! ——我不在乎。别剥夺我这份真诚，因为我只是在将那些即将化为灰烬和尘土的事物说出来。我不是在自欺欺人。

那部分依然如初，就像我们第一次去湖边旅行时那样“埃尔西诺尔。”“过来，听我说，李-玛丽……来吧，别哭。”“你不爱我，明格斯。你也不爱唐娜。”“那我为什么不欣喜若狂? 我的麻烦就都解决了。“两个婊子! 今晚能赚多少?”

“很多吧，我想。这是派对，是表演。他们想看。”

“去他妈的！让他们上床去，看着他们那袋袋钱袋子去吧！”

“如果你必须靠音乐养活我们，你还会想要多娜莉吗？别说了，我知道答案。你当然爱我们，但你还没成功呢。我爸爸说得没错，对吧？”

“你让我很困惑，但你是我唯一能坦诚相待的人。宝贝，我什么都不知道。宝贝，现在别哭。我们彼此相爱，我会爱你直到生命尽头。哦，那个阴郁的——那个我无法醒来的梦……”

“查尔斯，你难道没看出来——这事已经解决了！你不必

“ake it。”我不希望你不得不这样做，永远都不，只要你还有你那些美梦与噩梦，醒来后你会发现自己所相信的一切。我现在就去拿回那些惹出这一切的人的钱！今晚我回来时，你就把你的梦告诉我。现在我得去换衣服了。而你要把那个女孩送回家。“我们就让这群人闹着去吧，我想没人会带走什么我们买不到的东西——看吧，”林格斯，这就是我想要在世上度过的感觉“李-玛丽——”

“再见，亲爱的。”

c“瞧，老查兹来了！你去哪儿了？我和姑娘们都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她们现在得改

乘晚些的火车了。”“嗨，泰迪——抱歉，我实在没办法。来吧……姑娘们坐后面去，泰迪和我来坐这些可以放平的座

位。”“明格斯，把我送到第五十二街的

车那儿，我得赶去我的船上。我投入太多了，要是那个叫什么名字的飓风袭击这里，我可不能失去它。”

“你不送我们一程吗，泰迪？”

“下周末我们应该还能见吧？”“嗯。好的，泰迪，不过我们先去喝杯咖啡吧。也许再来点培根煎蛋。”“52街和百老汇那家店怎么样？”“太疯狂了！既然我刚到纽约，第一晚干脆去百老汇看场演出吧纽约的第一晚就去百老汇算了。”“好吧，现在就我们三个了，姑娘们——我坐在中间。”“查尔斯，能给我一支烟吗？”“当然。简，你要吗？”“是的……谢谢。我感觉好——该怎么说呢——好怪。我简直不敢相信这种麻木的、麻木不仁的感觉。你觉得这种麻木感是我超我为了保护我不去感受而产生的结果吗？我迷失了自我，因为查尔斯不可能拥有我所理解的那种爱（然而不知为何，查尔斯，现在我感觉自己已成为你创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觉得自己对你的艺术内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记得当初学滑雪并参加第一场比赛时——我觉得这里有某种隐喻——那种初学者迫不及待地想要与专业选手切磋竞技的兴奋感。还是说这完全是另一回事——是原子时代潜意识里对毁灭的恐惧，让我们在追求种族生存的冲动中，变得容易屈从于动物本能和原始欲望？”“明格斯，简的意思是，原子弹的威胁让她觉得，她最好赶紧找个看起来充满男子气概的贝斯手搞点风流韵事，抛开顾虑，还有她的“抱歉，我只是在关珀西的窗户。”“还有她那条汗湿的尼龙蕾丝内裤。在她的梦里，她希望你比野兽

还要狂野，因为她连在厕所里都没抽过纽波特。”“哦，戴安娜！真有意思。”“好吧，那你就按另一种方式去理解。”“如果这就是我的意思——尽管你表达得粗俗——那我并不觉得羞耻。”“我能说句话吗？女士们，请允许我？”“当然可以，查尔斯。”“好嘞。哈哈！哈哈！哇哦！”“明格斯，我……我……”“我知道，宝贝。我也是。”

Olaf 写信给我？“我会上去看你。什么时候可以探视——校园外？”“随时都可以。不过周五我会回来和你在一起。”“我会等着你的。”戴安娜，我想带明格斯去看看我位于大中央车站的私人回声室给你看。”c 去吧。火车上见。“再见，明格斯。”“再见，DJana，回头见……你要带我去哪儿，Jane？”“这是我的秘密基地，是我小时候祖母送给我的礼物。哈，没人知道这个地方。”“这么大的房间里，到处都是这些昏昏欲睡的人，到处都是昏昏欲睡的人在挤来挤去？”“我们走到第四十二街最西边的门，然后在还没走到大房间之前，就在右边。看，你把耳朵贴近那扇弧形的门……就能听到房间里任何角落最微弱的耳语，最细微的声音。”“让我过去那边，对着你轻声说几句，简……你能听见吗？”“嗯……明格斯……”“想想下个周末吧……宝贝。”“哦，太……太刺激了！”“这听起来就像浪漫小说里的圆满结局，查尔斯。男主角摆脱了堕落腐化的生活，与新欢共度余生。”

“不，沃拉赫医生，男主角并没有逃走，我想结局并没有那么简单。他留在了唐娜莉身边，试图让这段关系继续下去，但那已经算不上什么家庭生活了。从旧金山看去，这似乎是

完美的安排，但在纽约的现实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我知道我无法营造那种氛围，那全都是幻想。”

“那个叫简的女孩，她后来怎么样了？”

“虽然没发生什么大事，但遇见她改变了我的生活，最终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我经常想起她，她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存在。我会去见她，或者她周末会来纽约。她总是萦绕在我心头，象征着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但我从未允许自己真正沉迷于这样的人。我们的生活太过不同——她周游世界滑雪，通晓多国语言，拥有各种名贵物品。在她眼中，黑人美国就是那些在聚光灯下鞠躬致意、赢得雷鸣般掌声的著名音乐家。但我渴望她能理解我，于是写下那些试图保持中立的信件。* ”

亲爱的简，我刚才已经告诉你我是如何看待简·安德森这个女孩的，但如果

我问她明格斯对她意味着什么呢？她能描绘出他真实的模样吗？我对此表

示怀疑。我不想冒犯你，这绝不是我的本意，但我……相信你能理解明格斯。但在你体内，在你那美丽而私密的栖息地里，在那里你真实地存在，他就像你一样。像你一样自由而美丽。让我们拿这个明格斯和这个简，稍微改变一下他，但基本上保持她原样。让我们把他送进哈佛音乐学院，让他学学贝斯，给他一个公平的机会。这会让他在这围绕着简的社交圈里更具优势。既然他想追求她，那就给他一艘疯狂的小摩托艇，刚好能容纳两个人，这样既能排除竞争，又能让

他在这片恰如其名、被称为查尔斯河的水域上独自向她求爱。甚至把老明搬到比肯山（Beacon Hill）的豪华地段。这一切或许能让他们走得更近些，但即便如此，仍有成千上万的男士拥有这些甚至更多，而且他们从小就在棕榈滩和圣莫里茨等世界名胜与简相识。这些家伙中总会有一个能对简说：“还记得预科学校那次吗？我花光了零花钱，就擅自从当地车库借了一辆罗普斯，载着约会对象去了纽约，在广场酒店的账单上冒用我叔叔的名字签了字，结果因盗车被捕，我父亲不得不（当然是穿着晚礼服）把我们俩都保释出来，天哪，我那可真是挨了一顿训！”这才是简能理解并觉得有趣的故事。但如果我告诉她，我认识一个帕萨迪纳的黑人孩子，他没有车去参加重要约会，未经允许借了辆车，结果坐了三年牢，出狱时已一蹶不振，这会让简觉得有趣吗？简，虽然我们最近关系亲密，但我甚至都不记得你长什么样了。但我能像你所说的“重温我们的幻想”一样，清晰地回味那段时光，仿佛你就在这里……医生，简和我实在太不一样了，她甚至无法看清或理解我的问题。她总是邀请我去南安普敦之类的地方，参加游艇之旅，还想让我见见她的父亲。他看起来好像拥有了美国一半的财产，而且……我担心他会怎么想、怎么说或怎么做。最后，我问了她。“查尔斯，你什么意思？他会做什么？”她问道。“我是说我的肤色，”我告诉她。她显得非常惊讶。“哎呀，我根本没想过这个，”她说。我不信她。医生，你会信吗？亲爱的简，如果你觉得无法亲笔回复，就打字回复吧。如果你认为可能会引起麻烦，就不用署名；即便你不

这么认为，我也有理由认为可能会出问题。前几天晚上，我正在玩的时候，有个聪明的年轻人过来问我是否认识你。他隐晦地提到了 rxE 家族，说如果我认真对待你，就该明白忘了你才是更安全的选择。他说得极其委婉，但强调肤色与此事无关，只是社会阶层的差距实在太大了！我承认起初我很害怕，但当我打电话给你时，却不知该说什么好。我感到笨拙、尴尬，语无伦次，觉得自己很蠢，最后挂断电话时焦虑得快要爆炸，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虚伪，是不是其实只看中你的钱。对不起，宝贝，我现在知道这些话很蠢。事实上，我甚至不知道拥有那么多钱是什么感觉，所以我怎么可能想要呢。当初遇见你时，纽波特只是我在电影里听说过的地方，而“游艇”这个词我甚至不会拼写，还特意查了字典。我希望简能这样看待我：我们彼此了解对方的内心，而不是通过她的钱和社交地位，也不是通过爵士乐，或是报纸杂志上关于明格斯的那些报道。简和我之间是真实的，没有私心。所以，我既爱又视如挚友的你，请对我更坦诚些。别担心，尽管发张你的照片，并用任何名字。让我们彼此之间永远说真话。足够多的真相或许能澄清许多事情。爱你的查兹。“但你后来还是和——你口中的‘唐娜莉’——查尔斯，住在了同一屋檐下？”“我无法离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他们越是亲密，就离我越远。当我在俱乐部演出时，他们会来听，但在最后一场演出开始前就一起离开了。在家里，情况变得是她们睡在那个巨大的好莱坞大床上。每次我们做爱后，她们就去睡觉，而我会下楼到工作室的钢琴前工作，那时我每晚都在写

乐谱。有时她们会帮我抄写一点乐谱，但事实是，只要我们不在床上，我似乎总是碍事。她们忙于事业，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准备出门，或者等着谁打电话来或上门拜访。即便在床上，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之间能做的事也屈指可数，而且必须让所有参与者都觉得有意义。总之，每当想到女人们和其他男人“上床”这件事，我总会陷入一种“浴缸忧郁”。我们的亲热场面几乎降温到零，而紧张气氛却在不断积聚。有天晚上，我刚为一档电视节目完成配乐，正坐在那里感到失落，唐娜却带着讥讽的语气说：“瞧瞧这无所事事的皮条客。”我说：“去你妈的！——去床垫底下找你的面包吧！”那张好莱坞大床的床垫底下，藏着我塞进去的数百美元——我甚至不知道具体有多少，几千美元，都是她的，全归她们，我根本不要。第二天我看了看报纸，便出门在西五十一路租了一间顶层公寓。

我知道我“不得不另寻一片天地。”“那你和唐娜莉就到此为止了吗？”“不，那还不是结局，但我当时正在寻找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比和两个妓女生活在一起所能找到的更广阔的真理——因为那实际上已经变成了那样：两个妓女和我，而不是一段三人恋情。但要放下曾经那美妙的性生活并抽身离开，实在太难了。当我搬到西区后，我开始试图同时处理所有事情——工作、写歌、教贝斯、减肥。附近一位专攻体重管理的医生给我开了针剂和安非他命片来控制食欲。我服用了几个月，减掉了九十磅，但整个人像上了发条一样，神经已经绷得千疮百孔，有时我觉得自己快要因为失眠而发疯

了。我会坐在窗边，俯视街道，心想也许其他人也都疯了，整条街的人都疯了。我看到街上有一位男士，他总是跳舞——光是绕着街区走一圈，他就要花上将近一个小时，时而倒着踢踏舞，时而来回踱步，时而绕圈，仿佛在努力抵达某个目的地。他肤色呈浅巧克力棕，总是穿着一套和他肤色相近的旧呢子西装，那西装早已磨得破旧不堪。有时他会抬头看见我。我会向他挥手，他也会挥手回应，然后像个破布娃娃一样继续跳着舞沿街走下去，裤子褪到膝盖，T恤露在外面，袜子松松垮垮地挂在鞋上。哦，刚搬到那儿住的时候，我真的很孤独。我真的很想念唐娜莉。“你当时还爱她们吗，查尔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说真的，我想我之所以离开，是因为我嫉妒。我受不了电话铃声，受不了听她们约会，更受不了看她们打扮好去见嫖客。我想独占她们，我受不了这种分租关系。”“你有没有想过，把其中一个甩了，作为解决办法吗？”“没有对方，其中任何一方都无法独善其身——情况已经发展到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比和我之间的还要亲密。我不得不抽身离开。当时我正和一个作曲家团体一起举办音乐会，还在俱乐部和学校演出，人们开始向我推荐学生。有一天，我在费城某所大学演出，音乐会结束后有个女孩在等我。她说自己是古典竖琴演奏家，想跟我学爵士乐，她特意从纽约正好有这事，所以我把地址和电话号码给了她。她叫露易丝。在我家上的第一节课中途，她突然说：“把它弄硬点，我就给你口交！”我被吓了一跳，瞬间就硬了！我从未经历过这种事——那几乎变成了一场永无止境的口交高潮。和

这个女孩在一起太美妙了，我想和唐娜分享，于是告诉了她——她很喜欢和我们一起玩的主意，并策划了整个场景。计划是下次我故意不锁门，唐娜会蹑手蹑脚溜进来，撞见我们赤身裸体，然后气急败坏地喊：“啊哈！明格斯，我抓到你们偷奸了，现在我也来干她！”我们以为露易丝会乐在其中——毕竟她和我单独在一起时，什么花样都愿意尝试。但当唐娜开始脱衣服时，那个女孩突然尖叫起来——“把那个怪胎赶出去！怪胎！怪胎！”奇怪的是，她完全没怪我，只把唐娜骂成怪胎。我感到羞愧，并确信自己一定出了什么可怕的毛病，才会想再把另一个女孩加进我的——“你什么，查尔斯？”“我正要讲‘后宫’呢。这时露易丝光着屁股跑出房间，那身姿真迷人，还尖叫着‘怪胎！’而唐娜却若无其事地继续脱衣服，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接着李-玛丽走了进来，我知道这也是唐娜安排的，但她开口第一句却是：“唐娜，航空公司会打来电话确认去阿卡普尔科的机票预订，”我立刻明白她满脑子想的都是生意——商业性交易。那是我第一次听说阿卡普尔科的事，我一把拽住她，逼她把整件事都交代出来。有人给唐娜安排了一个接头人，一个嫖客，她得去住一家昂贵的酒店，表现得若即若离，无视其他男人的搭讪，直到那个她手持照片的男人出现。然后她得假装爱上他——他想要在朋友面前装成风流倜傥的模样。而为了她这趟在纽约拿了三千美元的出场费，外加一笔开销。于是她动起了脑筋——决定带上李·玛丽，这样要是遇到派对之类的情况，带个黑人女孩去就能多赚点钱！我心想，去他妈的——我又不是比利·邦

斯，哪懂这些门道。“我不是比利，”我对她说，“我又不是皮条客！”“我本来就不想让你去，也不想让你去拉皮条。把这事都算了吧。我是个音乐人，这是我的窝，别带着你他妈的商业计划闯进来！别把李-玛丽扯进来，而且这里没人会接电话！”唐娜开始尖叫：“你就是个皮条客！看看你拿走了我多少钱！”我说：“我跟你说过，你交给我的每一分钱都还在你那该死的床垫底下！”曾经深爱过彼此的三个人此刻正失控地争吵着，我赤身裸体，唐娜只穿着胸罩和吊带袜，李-玛丽夹在中间，我们争吵着却不知为何，曾经的天堂此刻变成了纯粹的地狱！我望着唐娜那苗条的身姿——婉约而不俗气——心想，和她做爱总是像第一次那样新鲜。她会闹出各种场面，但你绝不能把她当成理所当然，像对待露易丝或你花钱买来的婊子那样，只管在她嘴里或屁股里干。唐娜有品位，她就像一位美妙而自由的处女，会与你一同探索每个动作，却绝不会应你的要求重复。每次与她欢爱，都是一连串全新的经历。而且此刻站在这里尖叫的不仅是唐娜，还有李-玛丽——那个童年恋人，也是这个奇特三人组的一员。电话铃响时，唐娜抓起听筒，我听见她说：“是的，TWA 647 航班，从爱奥瓦飞往迈阿密，从迈阿密飞往墨西哥城，从墨西哥城飞往阿卡普尔科——”我知道我必须一去不返，否则我就死定了，尽管放弃唐娜莉也会要了我的命。我知道这一切必须结束，否则我就再也写不出音乐，弹不了贝斯，甚至连钢琴都弹不成了。我我知道，只要和其中一个女人在一起，我的生活中就再也容不下音乐了；而且，没有哪个女人会尊重一个让她觉

得自己的人生除了和她在一起之外别无他物的男人。当你对一个女人说“没有你我活不下去”的那一天，就是她反问“那就证明给我看，只爱我一个人，别爱你的工作或任何其他东西”的那一天。所以当她们冲进我家时，我穿好衣服，关上窗户，锁好门，直奔机场，登上了飞往旧金山的飞机。“查尔斯，你要回 BiPy Bones 了吗？”“我甚至都没联系他，我对那种奔波忙碌的生活感到厌倦，不想再沾边了。我去了那位艺术家朋友那里，像以前一样住进他的工作室。他每天都会来画画，而我则在钢琴前练习。那又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和法尔韦尔在一起时总是如此。后来贝蒂·霍利迪和法茨·纳瓦罗来到城里——那是我和他交谈的倒数第二次。他们为诺曼·格兰茨举办了一场音乐会，我去了剧院看他们的演出。”“明库斯！明库斯！我听说你来了，我就知道你会来的！”“我在这儿有一阵子了，法茨。”“我知道，我听说了。来后台见见大家吧。你*也瘦了不少，对吧，明格斯？瞧瞧我——我跟雅克特合作录了一张唱片，还用‘斯利姆·罗梅罗’这个艺名，怎么样！比莉，这位是明格斯！”“明格斯，亲爱的！你要上节目吗？”“只是来听听的，比莉。”“给我个吻，宝贝——嗯嗯嗯！想演出吗？诺曼在节目里还缺个贝斯手，你知道的？”“那对我可太好了，比莉。”“你和那些姑娘们过得怎么样？”“那都结束了。对一个高尚的人来说，那实在太过分了。”“没问题，宝贝。”“还记得我为你写的歌吗，比莉——《日食》？你从来没唱过那首歌。”“回家把你的贝斯拿来，把歌也带上。你得配合我，因为我是这场演出的主角，我说了算。”哦，根本无法形

容我那小伙子此刻的心情——他内心早已被彻底俘获，沉醉于一位女士在爱乐音乐厅里营造的氛围中。她对着全场观众歌唱，观众们与她每一个音符、每一丝暗示都心意相通；这时有人点了一首绝妙的曲子，而那位早已用她的存在为整个夜晚增光添彩的“灵魂女士”说道：“听到了吗，明格斯，今晚你的《优雅女士》会是什么样子？”纯粹的音乐，没有花哨的服装或花哨的特效，“因为那位女士的衣着、举止和思想都如此优雅。她就是这首歌，人们心满意足，用‘布拉沃！’和‘安可！’来表达他们的喜悦！最后一次谢幕后，昏暗的舞台上传来几声呼唤——“亲爱的，马上就来！”“谁想吃点东西？”——明格斯又感觉回到了家，他收拾好贝斯，等着法茨。两个他曾经认识的女孩走了过来，她们叫鲍比和乔。她们坐在他膝上，依偎着说：“跟我们去吉姆博家吧！”他本想把其中一个留给法茨，但法茨心里另有心上人——那种让你在深夜独处时，将她揽入怀中、融入血液的女子，而法茨已迫不及待想回家。于是明格斯跟着那两个女孩走了，她们和他一直喜欢的女人类型截然不同。鲍比活脱脱像从土耳其画报里走出来的，肤色黝黑，曲线玲珑；乔则身材高挑健壮，一头棕发，胸脯丰满。那晚，他们只是聚在一起闲逛，唐娜莉的记忆被驱散了，至少暂时如此。第二天，我儿子在菲尔莫尔街上经过一个男人，那人穿的西装大了三号，松松垮垮地挂在他身上，褶皱累累。“明库斯！嘿，明库斯！你好呀，宝贝？”“姑娘！胖姑娘！”“该死，明古斯，你干嘛非得叫我‘姑娘’？‘胖妞’已经够难听了。叫我本名西奥多·纳瓦罗有什么问题？”“对

不起，西奥多。”“好吧，现在你可以叫我‘胖子’了，因为我正在变瘦，而且我知道你爱我，明格斯。你不像那些混蛋，他们讨厌我却连自己都不知道。”“我爱你，纳瓦罗先生。”“那就这样吧，因为我马上就要走了。”“行李都收拾好了吗，胖子？”“明，你从那个包里掏出的是什么破玩意儿？”“当然啦，我要去哪儿，就得把想带的东西带走的東西。”“我哪儿也不去，所以什么都不带但还是不害怕像你那样死，明格斯。”“这就是我们之前发生冲突的地方，胖子，当时你一口气吞了那些的德克西德林，外加一把安非他命，然后大喊‘去他妈的上帝’。起初你吓到我了，直到我弄明白过来。当你喊‘去他妈的上帝’时，你其实是在骂你自己。但既然那是无所不在的无形之物，为了去操那个无形之物，你得把它塞进自己体内——因为操的不过是风本身，那其实就是独自操自己。既然你相信根本没有上帝，那你就是在操自己，在自己该死之前就折磨、杀死自己。我甚至无法说服你去看看医生，查查你为什么内出血。”“明格斯，我在流血，因为我想流血。我是故意染上肺结核的，我希望根本没有你所说的天堂或地狱。想想看，如果到了那里，我该有多迷茫，发现那地方也是白人掌控的，天堂里还实行租金管制，而他正是那些贫民窟的帮凶。我会骂他们：‘去你妈的，白人基佬吮鸡天使，就像你们在人间对我做的那样，因为“你肯定别想从我的灵魂里榨取一分钱或房租！”你自己琢磨吧：除非你让那些尘世的白人天使在你身上随地大小便，否则连你的灵魂都洗不白。就像让我把外套给敌人——这在纽约可绝不可能！绝不会是我！把

哪一边的脸颊转过去挨打？去他妈的！明白吗，白人的黑人圣经永远都在敛财，总能逼人做点什么！耶利米书，第十六章，第二十一节——c“看哪，我必使他们知道，我必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瞧，我记得这章这节，因为我有名叫玛丽的女友，在我二十一岁生日那天，她十六岁，我夺走了她的初夜。这节经文就说明了，上帝是白人，因为白人是我唯一知道能让、迫使或强迫人们听从他命令的——主要是我们。我不喜欢任何人让我做任何事。我正打算让上帝带我走，只为能与他面对面。如果他是白人，那我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他，也不愿他在我身边。等白人天使把我从天堂赶出来，我就掏出匕首，趁那恶魔睡着时剥下他的皮，穿上那身黑皮，戴上犄角和尾巴，用老魔鬼的三叉戟直捅进那个白人上帝肥硕富有的老屁股里，找到他的老伴，舔她的屁，狠狠干她一顿，然后让她亲遍我黑乎乎的屁股，同时我用箭头般的尾巴抽打她。看，明格斯？哎，你好像为我感到害怕。别怕，毕竟你所信仰的一切对我来说都不存在。我知道那些满腹仇恨的白人婊子们终将为自己的罪孽受苦，所以我乐意为自己的罪孽受火刑。明格斯，说真的，我并不像害怕回家见到佛罗里达的母亲和家人那样害怕死亡。你该看看基韦斯特那些教堂。白人也有，我小时候曾听见他们在某种怪异的语言里祷告。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拉丁语。想象一下！那些恨黑人的南方白人，明明连读都读不那个白人牧师坐在教堂里，挺着他那粗大的红火鸡脖子，一副虔诚的样子，用拉丁语讲道！我从后门溜进去，想沾点那个

白人所谓的“上帝的神奇灵性”。神父抓住了我，你知道他说了什么吗？上帝可不想让那些臭烘烘的小黑鬼玷污天堂！所以当玛丽把她的处女之身给了我时，我就在那个神父的教堂里，圣母像下，对着他的祭坛大干特干、破口大骂，我得到了那个鲜红的、白人小穴，这可是得到了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南方天主教会许可的。我还弄到了一张主日学卡片上的圣母像，尿了上去，塞进意见箱里，然后玛丽和我一起逃到了纽约……呃，明格斯，你在大苹果城那边出名了吗？“不，不，别瞪我，法茨，现在连在那里玩都不行。听着，当时我们和汉普在一起，我问马克斯·罗奇你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你说我是在帮你扛鼓棒。马克斯说：‘法茨说的是你像基利家的西门那样，和他一起扛十字架，就像当年帮助耶稣的那位黑人西门一样。’他是在耍我吗？”“是啊，29ling。扛着这根棍子，走得比原本该走的更远……那就是你一无所获，或是徒劳自责却无人相助的时候，你拖着疲惫的身躯勉强支撑，却不肯往胳膊里注射那该死的玩意儿来减轻负担。但每当你失去自控力，再次注射时，负担只会变得更重。你被自己拖累，来来回回都恨自己——你多希望不必吸毒，但你扛着这根棍子走得太久太远，深知若独自清醒迈出下一步，那步必将通向坟墓。吸了毒后你会暂时忘却，但忘却的时间越来越短，如今每四小时就要吸一粒半。明格斯，我每天超过十二粒，日夜不停，二十四小时，因为我再也睡不着了。那是一天两百到两百七十美元。“不可能，胖子——你也在耍我吧。”“不，明格斯，我得跟谁说点正经的。你算走运了，大多数人都不像

你，试个三四次就放弃了。真希望我也能像你那样嗨上那玩意儿，这样我就不用再买什么兴奋剂了。嘿明格斯，如果你在东部发了财，那你可真够酷的，因为你看起来可真够破烂的！你穿得像个农民，还是个连种子都没得种的穷农民。米克曼的工装裤，旧毛衣——穿的是什么鞋？哦，我明白了，那是因为你尝到了面包的滋味。”“唉，最近我惹了不少麻烦，看我这副德行也就能猜到了。不久前我去纽约一家夜店喝酒，突然眼前一片白光。我开始能读懂别人的心思，于是向全场人发起挑战。至少有二十个人，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咋干的。我连个划痕都没受，当时醉得一塌糊涂。把那破地方搞得天翻地覆，结果他们把我赶出去后，我转眼又溜了回去。也许我也想死，就像你一样，Fats，但我只有喝醉时才会这么想。某种程度上，这些衣服是我对白人的抗议，我不希望他忘了自己没必要穿得破破烂烂。我现在也不用，但那些底层的兄弟们可负担不起像来听我演奏的白人那样打扮。当他们看到我衣衫褴褛，我会在潜意识里让他们想起那个连播种种子都没有的穷黑人农民，就像你说的。在他们那些昂贵的酒馆里演奏，我穿成这样是为了提醒他们我是谁。他们没资格教我该怎么穿。如果他们穿得更随意，我就穿晚礼服。w
“明格斯，他们掌控着我们，不管你穿得再光鲜，也改变不了主人不会解放奴隶的事实。”“你明天就走吗，法茨？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过几个月我会回来录张唱片。”“到时候见，法茨？”“到时候见，明格斯。”所以现在你又找到工作了，小子，在一个三重奏乐队里，小子，乐队名还挺响亮。领队

是个红头发，小子，吉他手也是个白人，来自北卡罗来纳州。你们在旧金山演出，还录制唱片，乐评家们都写了好评。小子！小子！小子！然后你们就上路了。作为一个非白人三人组合的成员，开车穿越南方是什么感觉？更何况你身边还跟着一个白人女孩？你们是怎么做到的？我来告诉你。首先，你要把头发拉直。这得在出发之前做。你们分乘两辆车，你的女伴和你同车上路。但在抵达下一座城镇之前，当车行至空旷的高速公路上时，你的女伴会换乘另一辆车，假装是其中一位白人男子的妻子，这样你们才能入住酒店。当晚你们交换房间，第二天早上再换一次，这样她就能和她的“丈夫”一起走出酒店。你是怎么进餐厅的？你的女朋友和她的“丈夫”先进去，然后乐队领队把你带进去，十足的白人大佬范儿。你留着直发，肤色不算太深，还跟在一位名人的身边。但门卫直勾勾地盯着你，眼神犀利，拳头一次次重重砸进掌心。他没说什么，但你知道他在想什么，而且他想让你知道。在南方最后一个过夜停留地，清晨醒来发现另外两个白人已经退房，而你独自一人躺在酒店里，老兄，孤零零地与一个白人女性？那种感觉非常危险，就是这种感觉。你收拾好行李，和别人分开下楼，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谢天谢地，没人说什么，他们只是冲你怪怪地咯咯笑。你尽可能快地溜出去，钻进车里开出那个镇子，沿着路开了一段，在一家餐馆前，你看见了领队的车，车里那两个蠢白人小子正在吃早餐。旅程即将结束，所以你不能半途而废。你们开着两辆车一路直奔纽约，和这三人组一起走进上东区一家著名的

爵士俱乐部。你想工作，而乐评人的评价让这一切变得值得——即便收入微薄，他们至少能让你倍感自豪。当“红发三人组”受邀参加一档重要的彩色特别电视节目时，是什么感觉？感觉棒极了。晚上你们在一流的俱乐部演出，白天则在录音棚排练。有一天休息时，你正在调低音提琴，看见房间另一头有个制片人或什么人在跟“红发”说话，两人都在看着你。你觉得哪里不对劲，却又说不上来。几分钟后，有人喊道：“今天就到这里，明天十点见，”大家便都离开了。当你收拾器材时，红发乐队主唱走过来对你说：“查理，很抱歉这么告诉你，但我必须为这次演出找个新的贝斯手。我们在俱乐部还会继续合作，但这次节目里不能用你了。”你会怎么说？你当然会问新贝斯手的名字。他告诉你了。那贝斯手是白人。现在你该怎么办，骂他一顿？大概吧。你记不清自己说了什么。他匆匆离开了。那天晚上他没来俱乐部，派人传话说他病了。之后不知怎么的，你再也没机会跟他说话，他来得晚，走得早。你必须查个水落石出。你开始去他住的地方——百老汇的一家住宅酒店。但前台总是说他不在，甚至不肯帮忙打电话。你始终没能和他商量一下。见鬼，他反正也说不出什么来——谈不来任何正经事，只会聊你约哪位妹子之类的话题。你也不能跟吉他手商量，他从来不吭声。两个蠢白人小子，根本没法跟你沟通。于是你退出了这个三重奏。怎么可能跟说不上话的人一起演奏？你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他不当面告诉你，或者为什么他不直接辞掉电视节目那份工作——有些领队早就这么做了。他太想要那笔钱了。如果他请

了雷德·米切尔或者类似的人来取代你，你甚至可能会相信这跟你的演奏水平有关。但在俱乐部里能行的事，在别处也应该行得通，你觉得呢？这事不难琢磨。以当时电视界的状况，赞助商们很在意“南方市场”，而“混搭”是禁忌。是啊，这世上有些事，没人愿意谈论。我是说，白人都不愿意谈。那么之后你会怎么做？也许你会直接受雇于公爵本人。这就是“英雄乐队”，这是你绝不会退出的乐队，但这次你却因与一位名叫胡安·蒂索尔的长号手兼编曲家发生的一起事件而被要求离开。蒂索尔希望你演奏他创作的一首《波洛舞曲》，这首曲子需要用弓拉奏。你把独奏部分提高了八度，这样低音就不会太浑浊。他不喜欢这样，中场休息时他来到你排练的舞台下房间，评论说你和其他乐队里的黑鬼一样，不会看谱。你问胡安他和其他黑鬼有什么不同，他声称他与众不同的一点在于——他是白人。于是你把他那混蛋揪上楼。你离开排练室，扛着贝斯走向舞台，站好位置。就在杜克挥棒准备演奏《A-Train》、阿波波剧院的幕布升起的那一刻，一个尖叫着、狂呼的蒂佐尔冲出来，挥舞着波洛刀向你扑来。剩下的情节，你主要记得是杜克亲口说的演出结束后，他在更衣室里换衣服时说道：“查尔斯，”他一脸玩味地说道，同时把

卡地亚他将袖口塞进那件精美的手工衬衫袖口里，说道：“你本该提前告诉我一声的——你完全把我排除在演出之外了！至少在你演练那段《》的天空舞段时，也能让我跟上几个和弦。我祝贺你的演出，但你和胡安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们计划的慢板乐章，好让我们来配乐呢？我必须说，我从未见

过如此灵活的大块头——也从未见过谁能跳出那样的惊人跃步！你抱着低音提琴跨过钢琴的那一跃简直气势恢宏。当你退场时，我心想：“这家伙肯定很怕胡安的刀，照他那速度，现在八成已经回家上床睡觉了。”但没想到，你竟扛着完好无损的低音提琴从同一扇门折返。那一刻我还满怀希望，以为你会坐下来演奏，结果你却用消防斧把胡安的椅子劈成了两半！真的，查尔斯，这太破坏性了。大家都知道胡安有把刀，但从来没人当真——他喜欢掏出来给别人看，你懂的。所以我很抱歉，查尔斯——我从来没开除过任何人——你得离开我的乐队了。我可不想再添新麻烦。胡安是个老问题，我还能应付，但你似乎还藏着一整袋新把戏。明格斯，我必须请你体谅地给我一份辞职通知。他那迷人的说话方式，仿佛是在向你表达赞美。你感到受宠若惊，便与他握手并辞职。

恭维。你感到受宠若惊，便与他握手并辞职了。

那之后你打算做什么？你又得从演出开始。也许你会去波士顿，在斯托里维尔（Storyville）演一场小型演出。在波士顿，你会遇到一位名叫纳特·亨托夫（Nat Hentoff）的极具洞察力的人，他在自己的广播节目中采访了你，结果他成了你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几个能真正畅所欲言的白人之一。此后，每当深夜感到心痛时，你便养成了时不时给他写信的习惯。那些看似无解的宏大问题在你眼前浮现，但亨托夫总能深挖问题的内涵并作出回应，用黄色纸张印着大写字母“aP”，宛如电讯社发来的新闻稿。查理，我是这么想的：爱情、真正沟通的困难、渴望找到活下去的理由——这些事情，

只要我还有记忆，就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我承认不敢自诩已达到某种如磐石般稳固的平衡，也不曾为任何人——除了我自己——解答过这些问题。但到目前为止，我发现的是：憎恨他人的根源在于憎恨自己，源于一种模糊的、以某种特定方式，并将这种情绪投射到其他对象上。仇恨是一种破坏性情绪，既无法带来任何好处，也无法创造任何事物，而且它摧毁的那个与比他所憎恨的那个更痛苦、更彻底地摧毁自己。那个充满憎恨的没有意识到，其他人和他一样复杂。并非没有许多人做过邪恶之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确实邪恶……但是，是什么让他们变得这样？没有人天生就是为了毁灭而生的。这听起来很像说教，而这种语气我本想避免，但既然 WF？我们彼此如此了解——尽管主要是通过书信——那我就继续说下去。当一个人开始意识到自己潜能的惊人广度时，他便开始明白，自己一直在为那些已发生、已做、未做之事——无论是针对自身、针对一个种族，还是针对整个宇宙——而浪费痛苦与精力，既自责又憎恨他人。此时他才明白，正如卓别林所言，生命是一种渴望而非某种意义——这正是玫瑰或飞鸟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当他接受了行走、呼吸、仰望天空所带来的纯粹喜悦之后，关于“意义”的疑问才随之浮现。对我而言，一个男人的意义，就是他必须坚持下去的理由生活，就是即便他活上几千年，也永远无法实现自己所有的潜能，永远无法表达或创造出他所能达到的一切。因此，他必须利用现有的时间，为未来而创造，并将过去仅作为助力未来的工具，而非用来磨砺那些束缚其本真的愧疚

与恐惧。或者就像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的一首工会歌曲结尾所唱的那样：我的意思是，放轻松，但要坚持下去。

我不知道这说得通吗，或者有没有用，但这只是我的想法。

NAT.“HePo、Nat，我在贝尔维尤，没法聊太久。这儿有个思想像纳粹的犹太人，叫邦克医生还是什么的，说所有黑人都患有偏执症，而且他知道该怎么治，就是做前额叶切除术。这人是个充满偏见的混蛋，对白人至上主义迷得神魂颠倒，单枪匹马就把全美国的种族融合大局搞得一团糟。Nat，我好害怕，他们不让我走。你得把我弄出去

“等等，等等，查尔斯！你一开始是怎么钻进去的？”q

“牙疼就去看牙医，我以为头疼就该来这儿。”

“你没联系你的心理分析师吗？”

“我记不住他的电话号码。”

“我会尽力而为的，查理，你知道的。我会给他打电话，你的律师是谁？”“马文·卡帕夫金。”“好的。还有其他人吗？”“纳特，你最近见过唐娜或李-玛丽吗？告诉她们我……”“在这儿。拜托。”“查尔斯，我好久没见到她们了。有人说李-玛丽结婚了，唐娜在法国和一个男人住在一起。”“娜特，看看能不能打听一下她们俩有没有人在城里。”“当然，查尔斯——你先别急，别担心，尽量休息一下。”“查尔斯，你那天去贝佩维的时候没给我打电话，真的就是因为这个吗？你记不住我的号码？”“我不知道，瓦帕奇医生。”“碰巧那几天我不在城里——也许这样也好？……试着说说吧，查尔斯，来吧，老

兄，敞开心扉跟我聊聊。”“什么都说不出来。”“我当时很生气。你是在跟我玩把戏。当我两次爽约后，你发信息说我不能再来了，你不记得了吗？是你把我排除在外了。医生，只要我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地、属于自己的位置、属于自己的圈子，你就是我所能成为的一切。你说过那番话后，我不想再给你添麻烦，况且我还欠你钱。当然，当时我并不知道贝内维尤意味着什么——我以为他们只是把你哄上床休息。我心神不宁，精疲力尽，连自己是谁都想不起来，只想躺下睡一觉。我就像个迷路的孩子，周围人来人往，却无人疼爱。我的大脑就像一台发疯的电视机，不断切换着彩色和黑白的画面。我看到一张张面孔和一个个身影，对着我说话——芭芭拉，我的孩子们、唐娜和李-玛丽、经纪人、俱乐部老板，还有你……我路过“鸟巢”俱乐部，本想进去跟那帮老伙计们聊聊，但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他们不会理解的。我心想，如果给谁打电话，他们肯定会以为我只是想博取同情和关注。我继续穿过整个城区，努力回想自己这辈子到底都干了些什么鬼东西。至少我出了大约十五张个人专辑，录制了数百张唱片，在无数俱乐部和音乐会上演出过，在各种排行榜上的名次多得记不清，还写过一些不错的作品，并与我喜欢的人合作过。不久前，我曾与一位名叫帕钦的诗人合作过。他穿着那件猩红色的夹克，坐在十四街一家剧院小舞台上的凳子上——那是一家需要走上楼梯才能进入的剧院。在他朗诵诗歌时，我们在他身后即兴演奏，那些诗我事先都研读过。“外面很黑，杰克——”这是他的一首诗——“外面很黑，

杰克，外面的车站不显示站名，我们像被烧焦的老鼠一样在黑暗中瞎摸，它正从我们四周蔓延开来，那野兽的脚印，一种没人能想象到的野兽。上方某物那双空洞的白色眼眸，那东西根本不知道我们存在。杰克，我闻到了那里的心碎，一种位于万物核心的心碎，而我们在其中根本不值一提。”帕钦是个真正的艺术家，医生，你会喜欢他的。“我相信真理，”他说。“我相信我所有的美好想法，aP人一定也有。我相信万物完美的形态早已被安排好。”总之，我沿着第五十一街向东走，然后拐进第一大道，我想我大概知道要去哪里。我记得那时天色已晚，天气很冷，我甚至没穿外套。我一直走，直到看见贝普维医院的铁门。有个男人坐在一间类似岗亭的小屋里，我走过去问他怎么进去。他没给我开门，我们隔着铁栅栏交谈。我说：“听着，老兄，我已经三周没睡觉了。”他回答：“这可不是疗养院，这里是收治精神病人的地方。”“精神有问题。”“听着，老兄，”我说，“我确实有精神问题。我是个音乐人，我需要帮助，而且我以前看过一本《Gm》杂志，上面说如果你需要帮助，第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就是鼓起勇气去寻求帮助，所以帮帮我吧，老兄！”守门人说：“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如果你只是困了，这里可不是你要去的地方。我在这儿就能看出来你有点累，所以回家吧，老兄，去睡个觉。你没疯吧？”我说：“也许我疯了，也许没疯。”他接着说：“听我的，你真的不想进来。“要是让我放你进去，等我关上身后的门，你第一句话肯定就是‘放我出去，我没疯！’……你说你感觉怎么样？”“就像在云端行走，老兄。但一躺下我就睡

不着。”“想过自杀吗？”“没认真想过，但如果睡不着，我可能会这么做。”“有没有想过会伤害别人？”“除非他们先伤害我。”我抵达时大约是午夜我站在那里恳求那个守卫放我进去，直到天色渐亮。他是个魁梧的黑人，打开大门时依然彬彬有礼地让我进去。刚走到第二道门，我就察觉到了不同——就像“惊喜，傻瓜！”“我们一直在等你，真是特别的病例！”我的朋友——那位守卫说道：“哗哗，那个疯子来了。”话音未落，两个身穿白大褂的白人壮汉——身高六英尺，体重各超两百磅——转眼间就给我套上了束缚衣。我对着守卫喊道：“也许你是对的，我感觉没那么糟了。”“你什么意思，感觉没那么糟！”他冲我嚷道，“你叫我疯子？难道我没听见你求了六个半小时，求着要进来吗？”其中一个穿白大褂的说：“走吧，比尔，把这疯子送去隔离病房。”就在那一瞬间，我明白贝普维绝不是求救的正确去处，因为他们的做法就是“吓唬人，让他们恢复正常”。“你生气了吗，查尔斯？”“没有。愤怒是一种蕴含着些许希望的情绪。我当时感到……”没救了。只要我还在外面，门卫就一直彬彬有礼、举止得体，可现在我进了这疯人院，才发现自己被耍了，于是我便闭口不言，没有做出任何反抗。他们把我带到病房旁边的一间小房间里。灯都亮着，透过玻璃，我看见里面有数百人正在睡觉。BiP 给我解开束缚衣，说：“脱掉衣服，穿上这些。”——指的是背部有扣子的睡衣、一件浴袍和一双棉拖鞋。桌上放着药物，他递给我一粒药，说：“休息一下。离早餐还有一两个小时。”“早餐！我不饿！我三周没睡了！你们不能让我睡会儿吗？”他说：“你以

为这是哪儿，酒店吗？铃声一响，大家就得全都站起来，动起来！”他也把我带到了病房里的一个双层床前。周围的人都在呻吟、打鼾和哭泣。我问他：“我不能住个安静的房间吗？”他说：“单间都是软垫隔间。要一个吗？”只要能睡着，我其实根本不在乎。感觉才过了两分钟，耳边就响起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声音逐渐高涨，人们纷纷苏醒，全都起身了。我连眼睛都没合上。我跟着人群去了洗手间。护理人员态度冷淡疏远，保持着距离，好像觉得疯狂就像一种传染病。我根本吃不下早餐。我想给谁打个电话，随便谁都行，只要能把我从那里弄出来，但他们不让我打。几个小时后，他们带我去见了一个矮胖的男人，身材像温斯顿·丘吉尔，头顶光秃秃的，圆圆的，油光发亮，名字听起来像“邦克医生”。他戴着助听器，而我已经累得不行了我隐约听到他在问问题。他不停地说：“我们贝佩梅（BePeme）的人是来帮助你的，”还有“我来自另一个国家——瑞士。”我的胳膊上长了一个小脂肪瘤，他还发现了之前那位减量医生给我打针留下的针眼。他立刻问我是不是瘾君子。我试图我试图解释，但他并不相信我，从他那副无框眼镜后投来的目光中，我看得出来。接着，我听到他对另一位医生说：“黑人都是偏执狂，不切实际，总觉得全世界都在针对他们。”我问道：“请问医生，您是指地球上的所有黑人，还是仅指“这屋里有黑人吗？”他说：“看来我现在终于能跟明格斯沟通了。”我说：“确实如此，赫尔·多克托尔。请问，我们这种偏执症能治好吗？”他说：“是的，这正是我很高兴告诉你的。“我只需对额叶进行一项简单的手术——叫做

脑叶切除术——就能治愈这种病，到时候你就会好起来。”于是，我在贝尔维尤医院的第一天，没人知道我在哪儿，还没到午饭时间，就被告知黑人都是偏执狂，还被威胁要给我做脑叶切除术!“查尔斯，你知道什么是脑叶切除术吗?”“是啊，这就是我当时那么害怕的原因。很久以前我在《生活》杂志上读过一篇相关报道，当时我就想：‘现在我终于明白巴德·鲍尔那首《玻璃牢笼》的含义了——他们根本不需要切掉他前额的皮肤，就能教会他如何抵御恶魔。”哦，我确实很怕邦克医生，他太急于扑向我，想切走我内心不安的一块。当我走进那个疯子的办公室时，我就知道，哪怕得破门而入，我也得和外界取得联系。(找个地方打电话。我感到彻底孤立无援。这时我看见了“舞者”，他正像在第五十一街那样哒哒哒地沿走廊走着，只不过此刻他和我一样穿着睡衣和浴袍。我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既然他也是我们这些偏执、不切实际的黑人中的一员，说不定他以前也来过这里，被那位赫尔·多克托治好了，这或许就能解释他的行为。我试着一扇又一扇门，直到找到一间空办公室，里面有电话。我进去给娜特打了电话。之后我感觉好了一点，但下午晚些时候，他们告诉我，因为那些新伤痕，我必须在这里留院观察十天。我走来走去……来回走动

……这就是人们在 BePevue 做的事，到处走走看看。我发现了一间艺术室，里面摆着前囚犯们创作的水彩画和油画，还看到了一幅据说是由蒙克画的画——我记得画里画的是一只苹果和一把斧头。那透视感简直像专业画家的作品

——我以前根本不知道蒙克会画画。我借了支铅笔和一张纸——你可以坐在我们吃饭的桌子旁——试着写点能说得通的东西。”

我确实很想继续创作音乐，尽管看起来我似乎已经停滞不前。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我最近向公众发布的录音专辑，至少都是三年前的作品。最近我曾在几家爵士俱乐部演出，但来自纽约以外地区、喜爱我音乐的听众们却纷纷来信询问我为何销声匿迹。然而，在这段看似停滞的时期之前及期间，我始终如一地进行着创作，甚至可能更加投入——正因为鲜有人能听到我的声音，而我的需求是时刻尽可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我一直在工作，创作了未曾被演奏的音乐，写下了未曾被阅读的文字……“但我在那里无法集中注意力，医生。有个男孩坐在我对面，我正读着一本数学书——我能看见书上的方程式和符号。那天早上早些时候，我看见他在走动——个子很高很瘦，头发是浅棕色的，大概只有十八岁。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个国际象棋冠军，还会说七种语言。我想，他是个天才吧。他告诉我，是父母把他送进来的，但他没说原因。他似乎并不介意，性格安静温和，总是忙着做些什么。当他发现我在看他时，问我是否想下盘棋，并拿出了棋盘。我给他看了我刚写下的内容。他若有所思地看了看，然后说，“我没时间听遍所有作品，但我对音乐很感兴趣，也一直关注着行业动态。你说自己没什么产出，这倒挺奇怪的。在我看来，你去年好像出了好几张——让我算算——”他心里默数着“大概有六七张专辑吧。这已经不错了。”

我大为惊讶，但他确实说得对，我这才意识到，去年在我看来仿佛已是十年前的事了。他连续三次将我将死，我看得出他开始觉得无聊了，于是便回到自己的铺位，试着写些诗。一个好标题浮现在我脑海——“多谢你来参加我的葬礼”。“蓝调就像一个在寒夜里行走的人，漫步于永恒之中，从萨顿广场到鲍威里，活着。不！不是活着。他是那段记忆，鲜活却不愿分享，活在我们眼中鲜活的景象里，活着。满足？何必嘲弄？他睡在沾满尿渍的破布上，尿液溅向排水沟，那尿液并非——甚至未必是——他自己的，无意识的渗漏浸透了他衣衫下的胯部，并渗入他衣衫覆盖的其他部位。连他那偶尔被兑换成纸币的乞讨零钱都散发着气味，那是为换取理智、酒水、生命对永恒认知的答案而付出的代价。他敢与女人、美酒、歌声、舞蹈或毒品为伍吗？陈旧冰冷的事实回响着，他活在那些奢华而蒙福的爱之瞬间的间隙中，全是谎言，彼此说谎，而非不幸地聚在一起，以及那些令人憎恶的真相。无论内外，这都取决于——当然，前提是他不是她。该死的忧郁。被钉在融化的洛森步道上，那块敢于拥抱的石头，坚硬如混凝土，想象中的梦境，只为孤独那迟来的勃起，它变得柔美，湿润温暖的泪水回响，与它的共同点相去不远，冰冷的尿液在敢于灼热的死亡中融化，为爱而紧抓生命，期盼着某种回应，哪怕只是我醉醺醺、发烧般搜寻真正女性胯部时所见的泥土、尘埃或人行道，渴望她如我渴望她一般，永不憎恨我，因为我们作为两人，找到了满足的避难所“醉石并排取暖，在我们那些关于‘对立面交媾’的陈腐观念之外。”“瓦

拉赫医生，您明白这首诗吗？”“嗯，查尔斯，这确实是一种非常私人的表达。”“在 BePevue 的第二天，我就累得快要睡死了。我不像别人那样晚上睡觉，而白天一躺下，马上就有人来叫我。虽然没人肯给我药，但我吃完早餐还是回了铺位。刚躺下就听到：“明戈斯！呼叫明戈斯先生！”哦，该死，又怎么了，又是邦克医生吗？但这次是个年轻的实习医生，后来才知道是我的律师的弟弟。天哪，见到他我真是太高兴了！我说：“医生，我要感谢你们所有人，这段经历将伴随我一生。“我真的感觉自己像重生了一样。现在，你们能不能让我出院，让我回家拉上窗帘好好休息一下？”他态度很友善，但说道：“查理，我觉得他们暂时不会让你走的。他们告诉我你费了很大劲才进来的，而且你才在这里待了几天。为什么不趁此机会多学点东西呢？”我告诉他，被关在这里我看不出有什么好处，而且我知道我自己的医生能帮我更多。‘c 我们贝勒梅的使命就是帮助你，查理，’他说——这似乎是那里的口号——‘但你先坐下来，写出你认为自己医生会更合适的理由。’于是我回到铺位上，写了下来。

为什么这比不上由我自己的心理医生进行私人治疗

贝尔维尤地狱！1 光是这个作息时间表就足以摧毁像我这样的夜班工作者。我还没睡着，他们就在我耳边大喊让我起床。2. 不知什么虫子在我身上叮得满身都是。又痒又难受。3. 厕所简直是噩梦。男人们呕吐，大便时还站在马桶上或蹲在马桶上，小便时更是根本没对准。我早就远离了污秽、脏乱、同性恋者和罪犯。我是一名作曲家。4. 邦克医生总说我

是个失败者。我来这里可不是为了讨论我的职业生涯，否则我早就带个公关代表来了。5. 现在我明白了，我来这里其实是出于对医生的幼稚抗议，因为我连续两周没去，他就写信说不能再为我留出时间了。6. 邦克医生每次只跟我聊两分钟，然后就催我走。两分钟内他指望我说什么呢？当我请求多点时间时，他却抱怨自己工作过劳，病房人满为患。我的医生并不工作过劳，他的诊室也不拥挤，而且他不会一直喋喋不休。7. 我已经吸取了教训。请给我一点自由。谢谢你，再见。“哎呀，查尔斯，你这么说我，真是太客气了。”

“没错，瓦拉赫博士，确实是这样。当我去

办公室去交作业时，国际象棋冠军正坐在长椅上等着接受采访。那孩子看起来总是那么沉着冷静，简直无可挑剔。他随身带着一台便携式收音机，说里面正在播放一些很棒的巴托克作品，还让我借来听一会儿。”

亲爱的娜特，这是来自贝尔维尤的简讯。我早就预感到自己人生会走到这一步，

我需要的是一个真正懂得体谅的人，而不是那些领着薪水听人倾诉、经过训

练只会机械反应的“人形机器人”——一台输入相同信息的机器，对我的问题也

能做出同样“精彩”的分析。我刚听完巴托克的弦乐四重奏，哇！促使我写下这

些文字的，与其说是作曲家，不如说是那些音乐家——正如莱茵沙根常说的，

是“演奏者”。他们的名字并未被宣布，只是“茱莉亚四重奏”。本该如此。他们

是优秀的演奏家，他们的名字并不重要，除非他们住在某个地方，拥有门牌号

和电话号码，让人能联系到他们，请求他们某天演奏别人的音乐——也许是我

的，如果我有值得演奏的作品的話。他们很出色，非常出色，近乎完美，是极

具分量的人物。他们拥有瞬间改变听众灵魂的能力，让灵魂因爱与美而悸动——

仅仅是追随笔尖在乐谱上划过的轨迹。聆听这样的艺术家，让我忆起最初的目标，但一种名为“爵士乐”的东西将我带离了正途，我不知是否还能重返。我是

一位极具潜力的优秀作曲家，曾通过爵士乐轻松获得过三次成功，但那并非真

正的成功爵士乐对作曲家而言，有太多令人窒息的特质。我不禁怀疑，是否

还有哪位爵士乐手能与这些“猫”们比肩。有些事错得如此离谱，简直令人痛心。

如今台上那些备受赞誉的“孩子”，演奏水平却差强人意。我本人以及所有爵

士贝斯手，都应当能够演奏小提琴甚至中提琴的乐段，在最室内乐演奏难度极高，但在这个国家，却缺乏激励人们

达到这种巅峰水平的动力。（这并非说那些用琴弓完成近乎不可能演奏的乐手，就能像爵士乐手那样保持摇摆的四四拍。）但如果乐迷们知道，有多少才华正以爵士乐之名被白白浪费，他们定会冲进经纪人和演出经纪人的办公室，告诉他们：绝不接受现在这种垃圾般的演出！如果爵士乐手们能在公园或简陋场所演奏就能维持生计——而不必依赖如今生存所必需的那些大张旗鼓的宣传——还有多少人会留在俱乐部里？捧着那本《Down Beat》，赢取那个奖项，盼着在年老之前能被提名！哦，真想成为像今天听到的那个四重奏里无名的小成员啊！纳特，如果我想做对，恐怕我得离开爵士乐了——这个词留给胡闹的空间实在太大了。

查兹。“在贝普维的第三天，我正坐在体育馆里写一首叫《如果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妻子是你的母亲，你现在本可以成为的一切》的歌——后来我确实录制了这首歌——这时谁进来了？正是唐娜莉——没错，那个甜美火辣、像棉花糖裹着巧克力的女孩就这么走了进来。时隔许久再见她们，那种感觉真奇怪，我几乎都快忘了她们有多美了。面对那些疯子们在场上蹦蹦跳跳打篮球，还有走廊里嘀咕嘀咕的人群，她们却显得泰然自若。在她们的美貌面前，贝佩维对我而言仿佛不复存在。那感觉“简直难以置信，这些女人曾经在我生命中扮演过怎样的角色。她们专程来看我，让我倍感荣幸；而我像父亲或兄长一样向人炫耀她们，更让我感到无比自豪。”

“查尔斯，我很感兴趣，你现在竟然对唐娜莉说得这么

好。还记得你离开她们之后，曾称她们为愚蠢的荡妇、无可救药的家伙，还说她们是在故意毁了你吗？”

“我不得不怪他们。说实话，医生，我内心缺乏安全感，我是黑人，而且我对贫困感到极度恐惧，尤其是独自一人陷入贫困。没有女人在身边，我就无助得害怕面对明天。但我才是那个愚蠢的人，因为李·玛丽和唐娜所做的一切都是认真的，而我却永远做不到。我无论如何都无法像那样仰面躺着，双腿大张，体会为那个有钱人卖身的感觉。当时我很容易就摆出骄傲和轻蔑的态度，对那些美丽的女人说：“我不要你们的肮脏钱！”我从未体会过那种感觉，也从未为了房东或其他任何人那样做过。所以，这算是在贝勒梅发生的一件好事——我重新对她们产生了爱与尊重，也为她们找到了好归宿而感到高兴，因为她们都已结婚，唐娜还生了个孩子。我不知道她们现在在哪里……第四天我得做点什么，于是去找了“棋王”，发现他正坐在走廊台阶上，看着膝盖上那块折叠式口袋棋盘，还戴着耳机听收音机。我说：“嘿，棋王！”他只是抬起手掌朝我示意，连头都没抬。过了一会儿，他挪动了一枚木制棋子，插进棋盘上的另一个孔里，说道：“嘿，波，查理。”我告诉他我有主意了。“要不你、我还有‘舞者’把这些疯子们聚在一起，开所学校？看看周围这些可怜的家伙，看看这乱七八糟的局面。我们三个人加起来就是一所大学——数学、国际象棋、语言、音乐、舞蹈。”他说：“行啊，查理，这主意不错。”于是我便去物色《舞者》这首歌响起，只见他正蹦蹦跳跳地在病房里晃悠，帕普·特·达普·特，鲁贝·

德·塔普·德·巴普·特。“舞者，”我问他，“你能教一帮费鲍斯人我们和切斯正在筹备的棋类课程中的‘步法’吗？”可怜的老丹瑟兴奋极了。他头脑发晕，嚷嚷道：“呜哇！好啊！好啊！好啊！”我找到一位护士，告诉她我们需要一间教室和一块黑板，并说明了我们的计划。她说道：“哦，我觉得这主意太棒了！我明天就去申请。”但不到一小时，邦克医生就派人来找我了。他在办公室里和其他几位医生等着，他们问我这些计划到底是干什么的，又是为什么。我说是为了不让这里的人白白浪费。邦克医生挑了挑眉毛，瞥了瞥其他人，说话时仿佛我根本不在场似的。“明格斯先生打算为我们组织‘贝佩维’活动。容我评论一句，强迫性组织是偏执症的主要特征之一。”我离开了，我们没能得到教室或黑板，丹瑟继续在走廊里来回穿梭、跺脚，国际象棋冠军用七种语言自言自语，而我则回去用视唱练耳*来创作，并把我的想法写下来。我的音乐是我灵魂的见证，它证明我的灵魂正致力于超越精子的坟墓而存活——那是我的*转位，亦或是永恒灵魂的新躯壳。被爱者与爱人，合一，爱。受孕，一加一等于二，等于四，八，十六，三十二，等于你。尤曼，人类，新曼，新人类。我。我那私密的、神圣的认知，知晓与造物主或万物合一的瞬间；我，作为一体，知晓上帝，为爱而活，因热爱而活，并以此为生，这便是生命自身的秘密，在生命中、在生命里，生命爱着自己，爱着生命本身，无论善恶，因为拥有这生命本身，让它活着，让它成长，见证它、成为它、凝视它、爱它，并知晓正是你我使其如此，因我们各自以自己的

方式去爱它。而这正是那思想之所以存在的原因在我们人类之中，若我们愿意去体悟，便会知晓：我们正是那神圣孕育的隐秘认知——作为爱的表达中两种对立力量，从虚空与时间的无中生长为合一。而我们这个既知晓又谈论这一切的宇宙，正是孕育着生命与死亡所有知识的创造性智慧之母体。孤独、寂寥、孤单的生命，活着且怀着关怀，试图与自身交流或对话，探讨关于自身创造的圣洁认知，却无法直接与自身对话，只能通过我们内心的思维，诉说那些关于知与不知的个人圣洁秘密。生命诞生于虚无，诞生于时空之中，或是诞生于我们所能理解的“我”与“我”与“我”之间，但它的诞生绝非源于“我”加上等同于“我”的结合——无论是某种存在与虚无的交融，还是爱与爱的交融，从而活生生地降生于此生，作为知晓自身开端的“一”，其开端不再是威胁，正如其知晓；而其知晓的终结亦如其开端，从无到无，唯存知晓。在此期间，永恒的化身便是证明，见证了我生命的坟墓与转世。日子似乎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的儿子早已不再计较时间，但某天午后，他发现自己正坐在一间从未被叫去过的办公室里，隔着一张办公桌面对一位女士。她是一位迷人的女性，可能是院内的精神科医生，甚至可能是科室主任，显然是个重要人物，名叫朱厄尔医生。当他穿着那件宽松的浴袍坐在那里时，她用同情的目光看着他。“明格斯先生，我理解职场生活对一个人来说可能充满复杂性，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继续生活下去，并靠自己解决人生中的问题，不是吗？我刚才在外面和您的心理医生瓦帕奇医生谈过，我们决定可

以由您的亲属接您出院。如果您在这座城市有亲属，现在就可以给他们打电话，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会给布鲁克林的叔叔打个电话。他叫费斯·威廉姆斯。”“他真的是您的亲戚吗？”“他娶了我母亲的妹妹。朱厄尔医生，希望您不需要出生证明、结婚证或人身保护令吧？”她轻轻一笑。“我们只是想在这里在贝尔维尤医院。”“信息部，给我费斯·威皮亚姆斯的电话号码，地址是长岛牙买加沃尔瑟姆街365号。喂，菲尔？明格斯。费斯在哪儿？哦，见鬼，好吧，你来就行。过来贝尔维尤帮我办出院手续，行吗？别等到明天——noir！-“好的，医生？好的，菲尔表哥，回头见……对不起，朱厄尔医生，我迫不及待想换上自己的衣服了。”“嘿，菲尔，发疯的感觉是不是很美妙？贝尔维尤那里的景色跟这扇窗外的景色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这儿的景色才叫狂野！街上唯一缺的就是‘舞者’了，那家伙八成没人保释他，可怜的混蛋。把那壶酒递过来。”“是啊，查尔斯表哥。咱们把几个妹子叫过来，好好玩一场吧。”“回头见，菲尔，我得先适应一下自由。说到妹子，你知道吗？我本可以过上王公贵族般的生活，但我就是融入不了那种圈子。”“什么圈子啊，查兹？”“别管了。我敢打赌天堂是存在的，表弟。”“那我们打个赌，赌点你能拿得出结果的东西吧。”“好吧，那就干杯，为死亡干杯——那正是他们俩。所以先别管那些猜谜游戏和那些信条了，现在我只想从休息中再休息一下。我厌倦了去想那些与我无关的事。你认识蒂米·罗杰斯吗，菲尔？”

“把酒递过来。当然，我认识蒂米。‘人人都谈论天堂，却

没人愿意死去’，那是蒂米的歌。‘你知道吗，我觉得贝佩维对我挺有帮助的。当我想到那些被困在牢笼里、无助的人们，外面的人怎么可能再让我烦心呢？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会把

那些铁栅栏带在身边在脑海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老兄？”“那些栏杆象征着对别人的支配权，那种让你乖乖站着、任人摆布的权力。难怪我身处这真正的疯狂之地时，反而感觉好多了？看见下面那个正等着过马路的家伙了吗？看看他的脸，他可能正在策划谋杀，八成就是。我真好奇‘舞者’和‘国际象棋’会怎样——如果他们疯了，那也绝不是这种疯法。曾有个老头，每天都用那架假想的电话跟艾森豪威尔总统聊天。病房里的家伙们听腻了他敲打那条红线的声响，就会大喊：‘住手！“你那儿根本没有电话！”他会用一种充满怜悯的眼神看着他们，说：“你们是说你们从来没见过这种小电话吗？你可以跟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说话。总统也有一个。他能听到我，我也能听到他！”“说不定他能听到总统的声音，查兹。”“有可能，菲尔，是有可能的。咱们去街角那家餐厅，尝尝那里的法式料理——那绝对能让你精神一振！”“快钱”酒吧里照例人满为患，门外停着几辆带司机的轿车，紧贴着黑暗街道上堆积如山的积雪，引擎开着以保持车内温暖。我的那小子又回到了曼哈顿下西区仓库区深处的一家小型俱乐部里玩乐。贝佩维似乎已成遥远的往事，瓦帕奇医生再次掌控了自己的头脑，而女人成了他逃避现实的出口。对于那些想在乐队舞台上体验一番人生风流的纽约本地及外地名媛，以

及挤在吧台周围的单身男性顾客来说，这家俱乐部无疑是本赛季的热门去处。在人满为患的夜晚走进俱乐部，看到明格斯坐在一张桌子旁，身边围着六七个女孩，有的依偎在他身旁，有的坐在他膝上，或者他正坐在她们膝上，这根本不算什么稀奇事。老板卡利加里先生称他为“儿子”，他的两个儿子则称他为“兄弟”。他们与他签了一份合约，规定无论当时谁在演出，他都可以随时带着乐队回来。如今，查尔斯感到完全自由，不仅觉得自己不输给任何白人，甚至比大多数白人更胜一筹。他找到了音乐的归宿，一个能为真正渴望聆听的人们演奏的地方。但人生处处都有坎坷。我这孩子总觉得警察局似乎特别喜欢骚扰那些将种族融合氛围表现得过于张扬的俱乐部——就像那晚，他透过男洗手间隔间的缝隙，看见一名身穿制服的警察从洗脸盆里拿走一块肥皂塞进兜里。正如警察刚一走出，我那小子就找来一块肥皂，迅速在脸上抹了层泡沫，然后冲出去面对正在开具“男厕无肥皂”罚单的布鲁先生。也许他是在那个夜晚察觉到的——当时另一名警察走到大窗外，掏出阴茎就在顾客面前小便；又或者是在另一名警察若无其事地把烟头扔在地上，随后“发现”了它并开出违规罚单的时候。也许是因为那些装在棕色纸袋里的钱，作为“三明治”送给巡逻警察；又或许是因为当他在白人女士那里“免费”时，他看到警察脸上写满的那些表情。也许当他谈论这些事时，根本不在乎谁听见，这也让人很不爽。

今晚，那位身材高挑、蓝眼睛、留着短金发、有着他一直喜欢的棱角分明脸庞的实习护士，正和她的两个女朋友坐

在四号桌。她们特意从怀特普莱恩斯赶来听明格斯的演出，此刻兴致高昂。他在两段演奏间隙加入她们时，大家正因些许小事开怀大笑。她二十出头，父亲是位送奶工，正在威彻斯特的护士学校读书，热爱爵士乐，名叫朱迪。我那小子问能不能送她回家。“一路开到威彻斯特？”——太棒了，但他还得把罗克珊和玛丽·露也送回去，行吗？她一边调情，一边问了他许多大胆的问题。他喜欢她那开朗的性格。但当那位英国乐评人走过来请求采访时，她却突然安静下来，饶有兴致地听着。“明格斯先生，请原谅，我看您非常忙碌，但我能否为我的报纸问一两个问题？比如，您对爵士乐有什么看法？”“老兄，你听听就知道了，全都在里面。”“不，其实，英国的读者想知道您的看法，就几句话就好？”“嗯……反正我可以跟您说说我今晚的感受。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自‘小鸟’去世以来，除了当时被忽视的那些同时代人——蒙克、马克斯、罗平斯、巴德，还有其他人，甚至可能包括我。当时伯德演奏的正是如今人们所称的前卫爵士乐——将大七和弦与小七和弦并置，演奏偏离主调四度的音程，诸如此类，而人们却说他“吱吱作响”。“不过，如今人们终于听懂了那些‘吱吱’声的含义。这种自由即兴的玩法并非新鲜事——省略小节线和调号。我早就在这么做了，杜克在我之前就这么做，再往前还有杰利·罗宾斯。早在1942年我就写了《What Love》，当时和巴迪·科莱特、布里特·伍德曼一起演奏过。最近有几位铜管乐手看了乐谱，说这曲子根本没法演奏——‘太怪异，太难了’。”

“你现在会如何描述自己演奏的音乐风格？”

“过去曾有一个词——‘摇摆’。摇摆是单向的，是线性的，一切演奏都必须带有明显的节拍，这非常局限。但我使用‘圆周感知’这个术语。如果你在脑海中将节拍想象成存在于一个圆圈之中，那么即兴发挥就会更加自由。过去人们总以为音符必须落在节拍的中心点上，像节拍器一样以固定间隔旋转小节，节奏组的三四个人都强调同一个脉搏。那就像游行音乐或舞曲。但试想每个节拍都被一个圆环包围——每个人可以在圆环内的任何位置演奏音符，这会让他感觉拥有了更大的空间。音符可以在圆圈内的任何位置出现，但对节拍的原始感觉并未改变。如果乐队中有人失去信心，就会有人再次敲出节拍。这种脉动就在你体内。当你与持有这种观念的音乐家一起演奏时，你可以随心所欲。任何人都可以停下来，让其他人继续。这就是所谓的“断奏”。过去，当乐队里出现自以为是的演奏者时，我们会这么做——干脆停下来，那个差劲的乐手就会被淘汰。”“明格斯的扩展形式呢？”“我使用扩展形式和延展和弦已经，而且我也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我的灵感来自西班牙和阿拉伯音乐。你知道，踏板音还能发挥出更多可能性——在不断变化的和声下方保持一个音，而在这个音之上，调性可以变化，从而产生各种效果。”我儿子在桌子底下用脚碰了碰朱迪的脚。“就这些吗？”他问那个英国人。c 那英国爵士乐呢？我们有那种感觉吗？“如果你说的是技巧和音乐造诣，我想英国人可能和别人一样出色。但他们为什么要演奏爵士乐呢？这是美国黑人的传统，是他们的音

乐。白人没有资格演奏它，这是有色人种的民间音乐。我跟莱因沙根学贝斯的时候，他教我弹古典乐。他说我差一点就到了，但总也抓不住精髓。于是我带了保罗·罗伯逊和玛丽安·安德森的唱片去下一节课，问他觉得这些艺术家是不是抓住了精髓。他说他们不过是黑人，在唱那些对他们来说陌生的音乐。没错，白人社会有自己的传统，让他们把我们的留给我们吧。你们有莎士比亚、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耶稣基督和盖伊·隆巴多，但别忘了，爵士乐是我们创造的，而且当今世界所有的流行音乐都源于此。英国佬听我们的唱片并模仿，为什么他们不发展出自己的东西？白人拿走我们的音乐，从中赚的钱比我们过去或现在赚的都多！我的朋友马克斯·罗奇在许多评选中都被票选为最佳鼓手，但他去同样的地方演出时，所得报酬还不到巴迪·里奇的一半——这算什么鬼？那些商业人士忙着追逐什么东西在市场上火，却把那只给他们下金蛋的鹅掐死了。他们害死了莱斯特、伯德和法茨·纳瓦罗，他们还会害死更多人，可能包括我。我永远赚不到钱，也永远要受苦，只因我总是 不加掩饰地痛斥经纪人和骗子——今晚我只想说说这些！

我那小子一上台就心想：“我当初这是怎么想的？”他工作时不喜欢谈论严肃的话题，因为这会打断乐队在曲目间本应自然延续的氛围，于是他气冲冲地回到乐队台，一开场就以《贝克维尤回顾！》这首曲子开场，并以狂暴的快节奏猛烈地敲击着。乐手们以一股巨大的爆发力回应，铜管乐器奏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狂乱乐句，在八度音阶间上下跳跃，末尾又与

全音符乐句紧密相连。这简直是一场疯狂的演出。

打烊时，那位实习护士和她的朋友们还在等候。他先送其他女孩回家，因为这个叫朱迪的女孩总是笑个不停，也总能逗他发笑，而且她还挺有魅力的。但当她告诉他自己刚和男友分手时，她流下了几滴眼泪，这让他心头一紧——那个男友的名字也叫查尔斯。他们一致认为，尽管彼此都需要异性，但谁都不会再谈恋爱了，理想的生活就是一种平和友善的关系，外加大量亲密接触。黎明时分，他们仍在护士宿舍附近兜风，并表示他们显然是那种应该结为连理的人。

“如果你能重活一次，”朱迪问我的男孩，“你会怎么做？”
人生重来一次，你会怎么做？”

“这简单，”明格斯说，“我会当个皮条客，而且规模更大，比我那个在旧金山的表弟比利·邦斯强多了。在 aP，我不会涉足音乐或女人，除非它们能为我带来好处。我活着的唯一动力就是赚取金钱，以此买通一条出路，逃离这个正在自我毁灭的腐朽社会——它一边试图弄清楚该如何处理自己所催生的这种新型“黑人”，一边却在自我毁灭。但我不会与黑人或白人扯上任何关系，我会成为这颗地球上“无种族”人群中的一员。当这个野蛮社会中的一派着手炸毁另一派时，我会在某个异国他乡吃着鱼子酱，阅读新闻，唯一的目的是找出下一站该去哪里，以便永远比那些混蛋领先一步。那些想打架的人。但我会随身携带一把上膛的 45 口径手枪，以防发生任何个人冲突；我的妓女们不会有种族歧视，会完全赞同我的观点，她们也会携带 45 口径的自动手枪。我特意提

到 45 口径，因为那意味着来真的——我不会为了虚张声势而带枪，如果不得不使用它，我希望它能打出一个无法修补的巨大弹孔。我要活着享受生活，而不是说教或传道。我不会相信“爱”之类的狗屁，也不会跟任何谈论“爱”的女人扯上关系——跟我在一起的女人必须承认，她爱的只有钱。我会把音乐当作爱好，只为无种族之分的圈子里那些亲密的朋友演奏。我会为了好玩去学贝斯，但不会参与商业竞争。如果我的银行账户撑得住，而且我喜欢那种圈子，我甚至可能会成为一个瘾君子。如果让我重新活一次，我就会这么做。那个叫朱迪的女孩笑了。她觉得很有趣，也很开心，但她根本不信这些话，否则她怎么会嫁给他，并为他生下两个最小的孩子呢？“查尔斯，你最近睡得怎么样？”“……‘有时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像是被诅咒了一样，医生……’”瓦拉赫。我无法像其他人那样一觉睡到天亮，总是断断续续地睡一会儿，醒来时依然感到疲惫。有时我干脆放弃，连尝试都不想了。昨晚，我开始回想与法茨的最后一次见面。当时我在好莱坞的冲浪俱乐部工作，他去那里录制唱片，顺道来找我……“跟他说声‘嘿’。演出结束后，我们在‘鸡舍’吃了点东西，然后我开车送他回中央大道的邓巴酒店，我们在车里坐着聊了一会儿。现在我想，他才是那个从心底里最懂我的人，我也挺欣赏他的。他活着的时候我们没怎么见面，但每次交谈都意义非凡，说不定他是我这辈子最亲近的尼恩德。”“明格斯，你刚开始聊你打算写的书，转眼就变调，扯到完全不相关的事，什么听不到同城朋友的心声，给老汉普施催眠术，还有那些诡异的

东西。但你讲的那些婊子和妓女让我特别感兴趣，那段本可以大做文章的，我希望你继续讲下去，跟我说说那部分。”“我还没讲到那部分呢，法茨，或者说我可能已经跳过了。要理解那部分，你得先搞懂开头。所以听我说。”“你可别想让我上楼去嗨。太棒了，宝贝，行，去吧！”“这讲的是一个像你曾经那样坚信不疑的孩子。他生来就怀有信仰，但随着成长，周围的一切——从父母、姐妹到老师，每个人似乎都在说他所相信的并非如此。当然，他们嘴上说自己相信，也会向全能的上帝和耶稣基督祈祷、哭诉，但那不过是每周在教堂里度过的几小时中的片刻而已。于是，不知不觉间，他分裂成了两个自我，一个与另一个同样真诚；随后又变成了三个，因为他能抽身旁观那另外两个。原因在于，他怀疑那些不信的人或许是对的，世上根本没有什么值得相信的。但如果他接受了这种想法，并抛弃了那些美好、真诚、善良的事物，他将失去本可以获得的一切——只要他从未失去对“相信”本身的信念。”“明格斯，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他必须同时抱持着对怀疑的信念，以及对信念的信念。真正的探索始于那个孩子意识到自己拥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完整自我——就像男人与女人那般迥异，它们本属一体却形貌各异，是完美的对立面，却能彼此交融，形成一种崭新的完美。听着，法茨，假设你给一个人看一块镂空了大小各异孔洞的大木板，然后带他去木材场说：‘帮我找块和这块木板匹配的板子。’他找不到一块孔洞完全相同的木板。但随后一个孩子手里拿着五块木板片走到你面前，说：‘在这些木板片和你的木板上装上铰链，

再加装门把手和门闩。把这扇门放在你想放的地方。当你渴望虚伪时关上某些门，当你渴望真理时打开某些门。因为我深知，除非你同时锯出两块具有相同真理的木板，否则我绝不会天真地以为能靠偶然或运气找到另一块与你木板真理相匹配的木板。”“什么，明格斯？你是先知还是什么？那是哪种板子？是白板还是黑板？”“我可不是在向你推销什么，胖子。是你让我告诉你。”“演奏完吧，宝贝，为老胖妞的灵魂献上你最精彩的独奏。不过听听我刚才说得对不对：两个本该属于彼此的自我，却长得不像，就像男人有根肉棒，女人有个屁。”“我试图谈论的是对立面，法茨，两个截然相反的事物。绝对的完美或绝对的不完美，当它们各自独立、彼此分离地接受评判时，都堪称完美。而破坏，恰恰始于‘竞争’这一概念本身。”“来吧，明格斯，尽情摇摆吧，宝贝！我不会问毁灭始于‘较量’这一概念本身。”“动物-恶魔般的‘我’与神性之我之间的较量与竞争，让人觉得一方的存在而存在。”“听着，明格斯，我不想烦你，但为什么每次像我这样的人请像你这样的人解释上帝——G-O-D——的时候，你们这类人总是先来那套离谱的鬼话，用寓言说话，讲些荒诞的故事？为什么他们不能像我一样简单明了地说出来？我是法茨·纳瓦罗。我身高五英尺九又四分之三英寸。长得像个墨西哥人，顶着一头卷曲的头发。以前体重三百磅。现在才一百一十磅。据那个不喜欢我的白人说，我属于黑人种族，而我比他更讨厌他。但你讲得这么慢，等你讲到上帝会不会上厕所的时候，我早就死掉了。”“胖子，你总是把话题扯回你那儿，所以才花

这么久。我刚要讲，你就冒出个问题。要是不回答那个，我刚才讲的就没道理了。”“行，那你先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总要扯那些跑题的废话？”“好吧，法茨。如果你要从纽约去加利福尼亚，而且你知道加利福尼亚是存在的，你就不会到处乱猜。

你会查清楚它位于哪个方向，然后找到……”“地图上标在哪里。”“他们有通往天堂的路线图吗？”“我有一份，但你得自己画。除非你拿出铅笔，选出你认为最好的路线，否则光是盯着纽约市，目光又跳到加利福尼亚，无论你有多么丰富的想象力，都到不了那里。至于你提到的那个地方，现有的那几份地图既陈旧又翻译得古怪，你不能指望有头脑的人会去用那种市面上卖的地图。”“你是说圣经、羊皮卷、石头之类的东西吗？”“是的，而那些日益对自己产生怀疑的现代圣徒，却未能给我们带来任何新的指引或启示。人类与神圣法则沟通的能力，难道今天比基督时代及更早时期还要弱吗？他说：‘你们寻求，就必寻见……你们也有能力成为神的儿女。’难道这些话不正是表明，我们不应为了让教会像中国人洗衣服那样来处理我们的生活与罪孽，而背弃上帝吗？但教会却挥舞着魔法棒说：‘人可以杀人或做任何事，并通过忏悔来赎罪，而无需放下电视机去与“神圣之灵。”’明格斯，你又来了。我问的是上帝，G-O-D。他有多重？他在哪里？有多远？”“胖子，五加五等于多少？”“十，宝贝。”“可能是二十。”“不可能，明格斯。”“有可能，胖子，你这么限制自己可真蠢。你没问‘五个 trhaf’是什么意思。我想到的是五对已婚夫妇，男女各一，

乘坐 PuPman 车厢。他们上车时是作为夫妻，清点人数时却被算作个人。所以我指的是五个‘二’和五个‘二’，也就是二十。答案可以是搜索者想要的任何形式——五对二、五对三、五对五，随便什么。上帝是各部分相加、相减、相乘、相除后的结果。单单十不等于上帝，二十也不等于。那么，任何有理智的生物怎么能从答案开始，就称之为总和呢？法茨，你告诉我，你从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所获得的全部知识，等于零——零。你的数学对别人毫无害处。但别忘了，有一次，当你站起身来，从你那重达三百磅的跛脚中，通过你自己的肺部，迸发出一阵美妙的声响，仿佛是元素们相互碰撞的声音，而你的号角改变了“风啊！而现在你却求死，只因你认定自己在这个世上连个屁都不如。我很抱歉，胖子。但我向来忠于自我，足以辨别谎言——哪怕是我自己说的——而这便是唯一必要的真相。你的号角从未对你撒过谎。你比我更懂得去爱，正因如此，你才渴望死去。只有你能改变这一切。”“你的意思是，就算我不信，你也要说我相信？”“是的，而且我说你比那些信徒更虔诚，那些信徒明明……”一想到可能没有上帝，他们就不敢想象。他们是出于恐惧才去教堂的，而教堂却说：“来这里寻求宽恕——但别改变！继续酗酒、贫穷、衣衫褴褛——我们需要你们这些蠢货，去打我们的仗，为我们所宣称存在的上帝杀人！”“明格斯，你是共产主义者还是什么？”“我说的这些，自人类首次走出洞穴起就存在了。在石器时代，当其他人拿着棍棒互相殴打时，就有人这样思考。我和伯德讨论过这个。”“伯德相信上帝吗，明格斯？”“你他妈的

知道他会有的。总有一天，我们这些被看不起、被排挤的爵士乐手，得让那些去教堂打卡的伪善者们看看，像蒙克和伯德这样的人，是为他们所信仰的事业而死。这本该是圣徒的职责，可他们忙着盖教堂，哪有时间管你我。懂吗？你说你快死了，而且心知肚明，法茨，你并不害怕。那你为什么不现在就死？既然你知道没有上帝，那你便拥有了上帝的力量。没必要再拖延——别再用思绪把自己折磨至死。去吧，法茨，你知道你是对的，根本没有上帝。你比基督、佛陀、苏格拉底、柏拉图、穆罕默德、伯德、犹大、明格斯、卡萨尔斯、斯特拉文斯基、本杰明·弗兰克林、维韦卡南达和诺曼·梅勒都懂得更多！你知道没有上帝，除了其中几个蠢货之外，你比任何人都更清楚！经纪人、乐评人和国会议员。但我觉得这对你来说是件幸事，因为你带着那种自杀情结来到这里，仿佛这很独特似的，而你才一百一十磅重，我几秒钟就能满足你的愿望。但我知道这是错的，我知道我生来就是生命本身的延伸——整个户外景象，天空、月亮、太阳、宇宙、太空，整个景象就是我。我记得有一次我正这样跟伯德说话。突然他说道：“明格斯！别吸那口气！”我没吸。他的心神与我的思绪相通，当我感到该再次呼吸时，他说对我说：“那口气也别喘。”我没喘。几分钟后，我对他说：“我为什么要为你死，伯德？你“事情发生后，你根本不会相信，你会以为那只是个意外。”“不，我不会，明格斯，”伯德说。于是我开始为他而死。他的眼中泛起了泪光。他说：“别白白牺牲自己——反正也没什么用。”后来，伦尼·特里斯坦诺和我以及伯德

一起讨论了这件事。那是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附近——克里斯蒂的俱乐部，也就是埃迪·克恩的俱乐部。特里斯坦诺正声称自己是无神论者，我记得埃迪打断了他，把他的十字架给了伦尼。埃迪这么做是因为他以为我和伯德是在试图摧毁伦尼，而实际上我们是在试图拯救他脱离他的不信。当伯德看到埃迪把十字架给了伦尼，他开始对着埃迪哭喊：“你是白人！你是白人！你来拯救你那个盲目的白人兄弟，让他脱离黑魔法那冰冷无情的魔爪！你把十字架从脖子上扯下来递给那个盲人，因为你只看到他的眼睛，却看不到他的灵魂。你本该把十字架给我——我是在诉说爱！莱尼说的是仇恨！把十字架给我，给我点什么，好让我把它交给明格斯——他会为我而死！明格斯！明格斯！”伯德一拳砸碎玻璃门，随即昏了过去。我把这位倒下的美丽巨人扛上肩头，把他送到了他的车旁。我记得那晚他哭得如此伤心。“明格斯，摸摸这件大衣。这是什么，明格斯，“这是什么？”“我不知道，伯德。”这是喀什米尔羊绒，世上最上等的羊毛。明格斯，再摸摸我的外套。这是什么？”“喀什米尔羊绒，伯德。”“明格斯，这外套可不是什么破玩意儿！这是来自西藏山区的死山羊毛。山羊毛外套，明格斯！山羊毛大衣！”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美妙的东西似乎总能幸运地在我身边出现。但当时我就在伯德身边，看着莱尼试图向他证明上帝不存在。而伯德说：“你确定吗，莱尼？这个职位空缺？我要了。跪下，特里斯坦诺。感谢我给予你的一切。跪下吧，你这灵魂里连一双眼睛都没有的瞎子。去崇拜那只无翼而飞的鸟！”如果不是埃迪·克恩打

断了，莱尼那晚说不定就在那里了。“明格斯，谁是上帝？”“没翅膀的鸟，混蛋！鸟！”“明格斯，我现在瘦了这么多，减了这么多体重，我现在能飞吗？”“不然你还能怎么从脑子里逃出来，胖子？”“明格斯，你是个婊子，个吃人的婊子。”“你几乎说中了——我本可以是个女的。我有三对奶子，你懂的。”

你有吗？

在中世纪，他们会在我出生时就把我当作巫师烧死我了。”“明格斯，第三个乳房在哪里？”“它总是在右边或左边的乳房下方。”“哦，我懂了。我还以为它可能在中间，那样的话，那样会破坏风景。那真是黑暗时代啊，明格斯。他们烧死了多少人？”“什么？”“女巫！”“大概几千吧。”“几千？”“大概两千吧。”“让我算算。三乘……想想我们本可以吸多少对奶子啊！”“不，胖子，她们是婴儿。”“哦。好吧，明格斯，所以五加五不等于十。是三十，因为我想到的是五个三和五个三。懂吗？现在再给我讲些故事，把我吓得要死。”“你根本不听，法茨。你在精神上正在死去，因为你想自杀，所以才在自取灭亡。”你不可能连续五六晚都不睡觉。这就像在跟一个把剃刀架在自己颈动脉上的人说话——当第一股鲜血喷涌而出，告诉他死亡已近在咫尺时，我正伸出手想阻止他，而他却依然没意识到，握着剃刀的正是他自己的手。“我会的，明格斯。但我死的时候想看着我的敌人，看看他们意识到失去一个固定客户时那副表情。我出去戒了毒，干净利落地回家。结果马上就有个肮脏的混蛋往我胳膊上撒尿，让我去免费吸一管，因为他知道下次我会去敲他的门求他收留我。明格斯，

千万别当瘾君子。这世道太肮脏了。他们利用那些天真无邪的男孩女孩，把他们压在泥潭里，以此引诱更小的孩子染上毒瘾。”“谁要是敢动我或我的家人，胖子，我绝不会停手，直到把那家伙、他的姐妹兄弟、父母，还有把他带到这里的医生护士全都收拾干净。只要有人违背我的意愿对我的家人动手，那一天，DGinger 就会变成个同性恋——所有人都会完蛋！”“哦，你就是这种基督徒绅士啊。你不愿‘另一边脸’吗？”>，“那些比我更接近上帝的伟人，也曾转过脸去。不，我真心相信那一天终将到来。如果祂或祂的父亲不伸手阻止我的手，那一天就会到来。”“哎，明格斯。就在你开始打动我心的时候，我还没反应过来，我就把你搞垮了，你又失去了信仰！”

“胖子，我一开口，你就扭曲我的意思！如果一个人连那些地方是否存在都不相信，你又怎么可能给他指路去加利福尼亚或圣地呢！”“明，我感觉自己完全置身于你所说的那个圈子之外。就像有些孩子有冰淇淋吃，而我没有，我只是看着他们。直到今天我都不吃冰淇淋。对我来说，那根本不存在。没有冰淇淋。但当我诅咒上帝时，我并不是想伤害你。因为我爱你，我发自内心地爱你。这就是我要离开的原因，因为白人，还有世上的人，都不懂得爱。去他妈的。明格斯，我并不想死，但我正在死去，而且我不害怕。我这辈子做对了一件事。我真的爱过，你知道我爱过。”

“法茨，我能再试一次吗？听着，你做好你的——自己做的吗？”

“不。我老爸干了我老妈，把她搞大了肚子，就像你老爸

干了你妈，他们老爸干了他们妈那样。”-

“你是说它一直都是这样吗？就像那棵树，它一直就是那样吗？”

“不。那是一粒种子，就像我曾经是那样。地球上的所有事物曾经都是一粒种子。一定是的。如果我曾经是一粒种子，那么万物曾经也都是一粒种子。”

“那地球呢，法茨？它以前也是某种东西吗？”

“这合乎情理。”

“那这地球和这些植物的母亲？”

“是啊……嘛，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明格斯……地球、星星、月亮都是‘小宝宝’，因为它们都在妈妈肚子里，而那个‘妈妈’就是宇宙。”

“但宇宙外面是什么，法茨？”

“她的肚子和腿，等等。上帝的老伴？——她可真是个大块头。”

“那在宇宙之外，在太空中，又是什么？”“他后宫里的其他女人？如果没尽头，那他肯定有不少老婆。”“谁啊，胖子？”“天哪！那不是我们想在我死前找到的那只猫吗？”“是啊，但我还没提到祂呢。你为什么你提它呢？”“明格斯……如果我能出去，你大可放心，我一定会设法让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你可真是只深信不疑的猫。你之前在精神上就完全相信我会和你一起飞向太空，以至于我差点忘了。你觉得，相对于外面的那些其他宇宙，这个宇宙的物质究竟有多么不成熟？”“我想说，这和地球人相比同样为时过早——毕竟那位为了拯救

全人类免于对未知的恐惧，一次又一次牺牲自己的‘人’。”“你的意思是，他死去是为了拯救伊克丝，明格斯？”“还有你。”“我想我多少有点害怕死亡会带来痛苦之类的，也许就像被车撞到那样。但不知为何，一想到太空和那些，虽然听起来很可笑，却感觉自己比以前拥有了更大的空间，就像中央公园对一只松鼠来说有多大？对它来说已经足够大了。那对它来说，远比它自己需要的要大得多。就像我开始觉得，即使是这颗地球，如果人类能爱自己的兄弟，那对人类来说也远比自己需要的要大得多。”“胖子，关键就在这里。爱。”“那你不用再为我担心了。多操心你自己吧。我已经尽了我的爱，结果他们还是杀了我。好吧，明格斯，保重。我爱你。”“我也爱你，法茨。回头见。”“也许吧，也许吧。但眼下这感觉更像是永别。”“我就是说这个。所以……回头见，听见没？”“我懂。明格斯，你觉得什么时候该动笔？”“我不知道，法茨。大概得等我写下来才行。这是‘那家伙’给我的命令。”“回头见，明格斯。”“回头见，姑娘……”

—— 终 ——